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路谜踪

(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一章 一诺千金

无元七三四年八月十七号

十数日前，陈信与外星怪物尤嘎大战，几经艰辛之后，才突破了突破自己的极限，将尤嘎在那不知名的星空中击成粉碎。

回到地球之后，陈信在联邦的庆功大会见到了由圣殿武士长练兆诚带来的林颖雅，心里不禁高兴万分，打算宴会刚束后与林颖雅好好的四处走走。没想到宴会刚结束的晚上，黄祥与叶宇开就急匆匆的来找陈信，告诉陈信第二天将开始与联邦研究与凤凰星缔结的事宜，陈信无奈之下，只好在联邦为自己准备的饭店与黄祥等人住了下来，林颖雅见陈信忙碌的样子，加上似乎媒体也开始注意她的存在，只好呆了两天就先回圣岛。

众人与联邦商讨数天，总算是准备全盘开放，不过联邦议事长吴安作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将开放时间移到一年之后，在这一年中先全力进行宣导，并将凤凰岛、白鸟星两边的政府建立好，另外还希望能保留审核居住地点的权力，据说是希望迁回之人不要一窝蜂的往人口密集的地方涌去，黄祥等人心想这也不是过分的要求，终于表示同意。

今天谈到的内容是往来通关的审核，以及需要准备的资料等事务，陈信听的气闷，在休时息对黄祥交代了一声，趁黄祥还来不及反对的时候，住空中就冲了出去，反正追也追不上，黄祥只有望空兴叹，摇摇头任陈信去了。

陈信冲上半空，心想既然溜了出来，干脆去南极洲找父母，但是不知道现在爸妈干什么，还是先以收发机联络一下。

当陈信按下收发机的时候，嘴角不禁泛出微笑，因为陈信感应到饭店中的小刚、小柔两只蝠虎也发现自己溜了出来，正向自己的方向冲来。

不久陈信的收发机上传来母亲的声音，陈信连忙说：“妈，是我。”

“小信！你怎么有空？”陈信的母亲吓了一跳，天讯上才说陈信等人与联邦正在开会，陈信怎么突然有时闲按收发机？

“我偷溜出来的。”陈信说：“你和老爸现在在作什么？”

“看新闻啊。”陈信母亲说：“你爸爸也在。”

“这样好，我马上去一趟，您先把屋顶的门打开。”陈信交代，陈信母亲虽然意外，当然仍是连声说好。

这时小刚、小柔也已经赶到，正绕着陈信打转，陈信结束了通讯，招呼两虎一声，一人两虎立刻划开天际的住南极洲飞去。

过不了多久，陈信飞到了南极洲，将速度略为减缓，往父母所居住的地方飞去，就快到的时候，忽然感觉到父母的居所外似乎有数股强大的能量源，心里一惊，连忙加速冲过去，果然在到达之前，由屋子的四面同时各冲出了一道身影，拦住陈信的方向。

陈信停了下来，才松了一口气，原来眼前都不是外人，是四名地球巡逻队队员，也就是原来的特殊部队。当然这时他们也认出来是陈信，两方一交谈，才知道联邦那派出他们轮班保护陈天豪夫妻，陈信向他们道谢之后，与蝠虎冲人家中。

陈天豪夫妇这时在家中，见陈信到了自然免不了嘘寒问暖一番，过了片刻陈信才疑惑的问：“奇怪了，老爸今天不用去军区上班啊？”

陈天豪摇摇头，佯怒瞪了陈信一眼，陈信母亲一旁代答说：“你爸退休了。”

“退休？怎么回事？”陈信豁然不解，军中退休的年纪是八十到一百岁之间，将官还可延到一百二十岁，何况自己父亲才六十多岁，正是青壮年，怎么会退休的？

“还不是你？”陈天豪说：“有这么个英雄儿子，谁还敢用我？”

陈信搔搔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母亲在一旁说：“所以你爸爸背连升三级，成为一级将官后以特案退休，现在退休金都用不完。”

“这样也不错啊。”陈信只好忍着笑说。

“不错才怪。”陈天豪瞪着眼说：“你的名气太大，搞的我到哪里都沾了光，只好闷在家里。”

陈信知道自己有所成就父亲当然高兴，但是父亲却是最不愿意靠关系或是要特权，就算是沾自己儿子的光也不大愿意。

这时陈天豪摇摇头说：“当初搬来南极洲，是想这里环境不错，四、五十年后可以在这里养老，没想到现在就被逼的养老了。”

陈信灵机一动说：“爸、妈，你们要不要搬到凤凰星去？”

“凤凰星？”陈天豪夫妻一愣。

“对啊。”陈信说：“凤凰星上环境比地球任何一个地方都还好，爸爸知道啊。”

陈天豪就是被陈信由凤凰星救回来的，当然知道凤凰星的好处，听陈信这样说，点点头说：“凤凰星的环境确实不错，就是原始了一点……你真的要我们养老啊？”

陈信想想说：“应该是不会多原始，联邦和我们开会就打算花这一年中将凤凰星开发成度假星，首先集中全力建造一个以娱乐业为主的大市镇，然后要辟出数百个风景点环绕在市镇的周围，随着人口的密集，那个市镇将会十分的热闹，而想出去休闲又是十分的快速。”

“你觉得呢？”陈天豪转头问老婆。

“这么远……我有点舍不得地球。”陈信母亲说。

“不然过一阵子，再说好了。”陈信无所谓的说：“我是觉得那里的人都很不错。”

陈天豪突然问：“小信，你以后打算作什么？从政吗？”

陈信猛摇头说：“我受不了，这种事不是每人都能作的。”这些天陈信的教训够多了。

“那你‘领导教育’还要不要念完。”陈天豪继续问。

陈信想到自己那时才念到中级班就被联邦征调到凤凰星去，一年多下来发生了这么多事后，恐怕自己想回去上课也怪怪的。

陈信还在沉吟的时候，陈信的母亲说：“小信，你现在又是宗主又是荣誉议事，有办法念完吗？”

陈信摇摇头说：“等这次的会开完，我就把这些事都辞掉，看有没有地方能念书的……啊！糟了。”陈信忽然想到一件事。

“怎么了？”陈信母亲关心的问。

“再过十几天我还要去一趟圣岛。”陈信想起了当时练兆诚武士长的交代。

“我知道了。”陈天豪会错意的说：“你有个女朋友在圣岛上嘛。”

“对了”。陈信母亲跟着微感不满的说：“天讯说你有好几个女朋友，你怎么一个也不带回来让妈妈看一看。”

陈天豪点头同意的说：“我们即然养老，我看你干脆结婚算了，再生个儿子，我们来个含饴弄孙。”

怎么扯到这件事去了？看父母越说越带劲，连含饴弄孙都出来了，陈信连忙说：“不是啦，是圣殿的长老有事找我。”

陈天豪见陈信这样说，才被转移了注意力，陈天豪疑惑的问：“找你作什么？”

“我也不知道。”陈信说：“当时他们帮我通顶的时候，曾说可能还有事要找我帮忙，我也答应要帮忙的。”

“这个忙恐怕不好帮。”陈天豪摇头说：“连圣殿都要找人帮忙的事情一定不简单。”

陈信默然，心里也知道不会是什么简单的事情，片刻后陈信母亲忍不住又问：“小信啊，天讯报导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什么是不是真的？”陈信由沉思中回过神来，一时不知道自己母亲在说什么。

“你妈是说你到底骗了几个女孩子？”陈天豪笑着说，似乎颇觉得意，大有虎父无犬子的感觉。

“天豪你别乱说。”陈信母亲转头对陈信说：“本来说一起去凤凰星的有两个女孩，但是后来听说又分手了，还有一个把记者揍了一顿，叫赵……什么来者？”

“赵可馨？”陈信讶然，把记者揍一顿？

“对，就是赵可馨，她功夫可高了，另一个似乎也不错，记者老是追不到她。”陈信母亲接着说：“另一个新的还不知道名字，似乎躲到圣殿里去了，听说会发光嘛，小信你可不要三心二意，天讯都会报出来的。”

陈信越听越头大，老妈怎么这么清楚？只好老实的呐呐说：“圣殿里的是林颖雅，我和她在南岛就认识了……唉，别提了，想到就心烦。”

陈信想到造成三人的困扰，还被媒体追逐，都是自己心意不定的结果。

陈天豪夫妇见陈信这个模样，也不好说下去，只好说：“小信……你这次可以停留多久？”

“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呆久一点……”陈信才说完腕上的收发机就响了起来。

“陈宗主、陈宗主。”是黄祥的声音。

“我是陈信，黄宗主吗？”陈信开机说。

“陈宗主，会已经开完了，你什么时候会回来？还是我和叶宗主去向您报告一下？”黄祥说。

陈信哪里好意思让黄祥过来，只好说：“我回去好了，一会儿就到。”

“好，我们在您的房中会议室等您。”黄祥随即收了线。

陈信关机后无奈的望向父母，陈天豪倒是很能体谅，点头说：“有事就去吧，反正你飞回来很快。”

陈信点点头，与两只蝠虎穿出屋顶，向新大陆的联邦中心飞去。陈信急匆匆的赶回饭店，饭店外天上天下布满了记者，陈信多亏了蝠虎突围，才顺利的穿过人墙，进入饭店。

陈信回到房中，一进门见到黄祥等人都在房中等候，连忙致歉说：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我刚去南极洲一趟，看看我的父母。”

“也没等多久。”三位大将之一的李如铁大将笑着说：“一来一住速度这么的快，也只有陈宗主办的到。”

陈信不好意思的摇摇头，转过话题说：“黄宗主，今天开会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陈宗主。”黄祥点点头说：“本来也没什么事，但是就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吴安忽然把我和叶宗主拉到一边，低声的说了一番话。”

陈信望向叶宇开，只见叶宇开点点头说：“吴安是说圣殿的田执事有讯息传来给他，说陈宗主在数天之后就会去圣殿，之后不一定会有空，要我们在计划的时候考虑进去。”

陈信疑惑的皱起眉头，这是什么意思？

风书雄见陈信不明白，按着说：“圣殿是担心我们在计划的时候将陈宗主考虑了进去，到时候宗主又无法分身，我们与联邦的计划就会白拟了。”

陈信似乎明白了，点点头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件事结束之后，我不干宗主也不干议事，你们应该本来就没把我安排进去吧？”

黄祥等人对望一眼，似乎有些尴尬，陈信眼见不对，连忙问：“又怎么了？”

黄祥这才说：“陈宗主，本来大家的意思是既然你、我和叶宗主都要回到地球，我们在凤凰星上的宗主名号，在这件事完成之后也可以去掉了，没想到前天与凤凰星上的蓝宗主联络时，他却坚持不同意，他的意思是就算我们不想管事，他仍然要给我们这些权力，尤其是陈宗主。”

蓝任在想什么？陈信不禁皱眉，这时一直没开口的黄吉忍不住说：“蓝宗主是说，要是什么时候他出问题，还要大家帮忙。”

黄祥回头一瞪儿子黄吉，皱眉说：“你真是口没遮拦，蓝宗主是在说客气话。”

黄吉缩了缩头，没敢再说。

陈信听见黄吉转述，心想这确实是蓝任的说话方式，一摊手认命的说：“只要这个名称一天不去掉，事情就没完没了……对了，那荣誉议事的事情呢？”

叶宇开忍不住微笑说：“说实在话，陈宗主您是绝对辞不掉了。”

“又怎么了？”陈信不禁叫苦。

黄祥捋须一笑说：“他们是有苦难言。”

“怎么说？”陈信不懂。

风书雄大将按着说：“要是领导团同意了您的推辞，地球上的民众一定会认为这是权力斗争下的结果，领导团只怕会吃不完兜着走，陈宗主，现在您是众望所归啊，要是下次您参加选举，肯定能拿下议事长的席位。”

陈信沉默下来，怎么自己计划的事情一件也办不到？黄祥见陈信的模样，按着说：“结果我和叶宗主也沾了您的光，他们一样不让我们辞退。”

“陈宗主，您要小心。”风书雄忽然说：“要是我没估计错误，吴安应该会想办法降低您的声望。”

“没错。”黄祥说：“虽然陈宗主对权力不萦于怀，但要是被人当作假想敌，自己却毫不防范，一不小心就会身败名裂。”

“黄宗主……”陈信皱眉说：“别说的这么可怕好不好？”

“黄宗主不是在开玩笑。”叶宇开说：“陈宗主，这事确实不可不防。”

“那你们要我怎么办？”陈信越发头大。

“交给我们办就是了。”黄祥说：“我们会有计划的，还要请您之前的几位战友来帮忙。”

“王仕学和那雷可夫他们？”陈信意外的说：“您要找他们……干嘛？”

“我们想，既然陈宗主对权力没有兴趣……”风书雄说：“我们乾脆在地球上另找一处地方，建立一个与圣殿性质相同的场所，试着发扬武学，毕竟这两百年来，陈宗主是唯一一位在圣殿体系之外自行修炼，而又能卓然成家的人。”

“没这么伟大吧？”陈信咋舌说：“不只是黄宗主帮了我许多忙，圣殿的几位长老也帮我打通了最后一关啊。”

“因为陈宗主的修炼方式，与圣殿或联邦甚至我们都大为不同。”黄祥说：“为了让地球回到百年前百家争鸣，武学兴盛的繁荣时代，我们必须多创造几个不同的流派，这件事只有陈宗主才做得到。”

陈信毕竟对黄祥心存敬意，也不好坚拒，想了想又说：“这样地球上不是又出现了一处主权独立的地方吗？联邦会同意吗？”

“他们才求之不得呢。”叶宇开哼声说：“联邦只怕我们留在地球跟他们抢权，现在我们自愿独立出来，以后除了武力侵略，再也没有适当的管道夺去权力，他们哪会不同意。”

“那我不管了。”陈信决定不理睬，自己始终不是这个料子，想不到这么多，要是薛乾尚来就好了，陈信忽然想到，说到能信任的人，当然是薛乾尚合适，于是陈信接着说：“你们既然要我找的战友，别忘了薛乾尚，他天机数造诣极高，另外……反正我到时候要去圣殿，你们计划的时候别忘了这一环。”

“只要您同意就好。”黄祥一击掌，站起身来说：“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就是了。”

陈信看着众人鱼贯而出，不禁摇了摇头，现在才了解什么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无元七三四年九月一号

陈信与圣殿相约的日子也近了，加上心中又牵挂着林颖雅，陈信见与联邦商议的事情大致完备，向众人告了罪，趁外界都没注意的时候，悄没声息的带着两只蝠虎离开了联邦中心，住新大陆南端的圣岛飞来。

因为陈信事先已与田执事联络过，当下别无阻碍的飞抵圣殿中心的广场上空，陈信一面下落，一面见到下方已有数人在承恩塔前等候，一人更是向上迎了上来，陈信双目一亮，那人飞起还随身散发着光芒，不是林颖雅是谁？

两人迅速的在空中相会，不禁紧紧的拥在一起，拥抱片刻，陈信才放松林颖雅，目光深情的凝视着伊人，轻声的说：“颖雅，你的功夫又进步了。”

林颖雅微微一笑，摇摇头说：“还差的远呢。”

小刚、小柔当初见林颖雅身上也能发出光焰，对林颖雅就格外亲密，如今见到久未见面的林颖雅，也兴奋的靠过来磨磨蹭蹭，林颖雅见状，揉了揉两虎的大头，愉快的打招呼：“小刚、小柔，好久不见。”

小刚、小柔兴奋过度，住外一个翻滚，蓦的巨口一张，两声虎啸划破天际，远远传了出去，陈信与林颖雅见两虎顽皮，正含笑注视的时候，陈信

忽然察觉不对，两虎这一下大吼，岂不是通告全岛自己来了？

果然下方圣岛的房舍中逐渐起了骚动，一道道人影冲了出来，陈信不敢再迟疑，连忙牵着林颖雅加速落下，一面说：“小刚、小柔别吼了，快下来。”

两虎吼的正高兴，见陈信忽然这样吩咐，只好闭上了嘴，乖乖的随着陈信下落，一面大摇虎头，不懂陈信在担心什么。

陈信落下，见下方迎接的众人中，除了田执事、练兆诚武士长之外，最令陈信意外的是连彭长老也来了，陈信连忙一一问候，众人一番答礼之后，田执事首先说：“陈宗主真是信人，这么早就来了。”

“要不是俗务缠身，陈信早就来了。”陈信回答。

“恐怕陈宗主不只是为了这个约定吧？”练兆诚向林颖雅挤挤眉，消遣了一下陈信，林颖雅不由得脸上有些泛红。

陈信见状一笑，紧了紧牵着的小手，忍不住又与林颖雅对望了一眼，彭长老见状干咳一声，接着说：“既然如此，陈宗主先与爱侣小聚数日，九月五号我再来接宗主入塔。”随即转身飘然而去。

于是田执事将陈信安排到穹庞楼中另一间更大的房舍中，这间房中还分内外两厅，据田执事说是为了蝠虎特别准备的，陈信见圣殿准备的妥当相当的，也只好老实不客气的住了下来。

当晚，陈信先千方百计的让蝠虎留在房中，再由林颖雅领路，往林颖雅的家中飞去，准备见一见林颖雅的父母，陈信当然没有忘记林颖雅的生父其实是林田昊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想起来就麻烦，陈信也只好先搁在一旁。

两人等到夜幕低垂、四下无人的时候，才由圣殿中飞起，往山下飞去，陈信发现林颖雅的速度果然是快了许多，当时因为刚刚接受陈信的内息，一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吸纳融合，但经过了近四十天的运行，终于能顺利的灵活运用，加上光质化的能量本就极适合于快速的移动，林颖雅现在要是不比身法，单较速度的话，只怕还不弱于黄祥。

两人迅速的抵达了林颖雅的家，林颖雅的父母早已在门外等候，为了怕被人发现，一见面大家还来不及说什么话，林颖雅马上把众人连拖带拉的扯进屋中。

进入屋中陈信才来的及说：“伯父、伯母你们好。”

陈信仔细一打量，林颖雅的母亲自然是早就见过了，没想到父亲也不陌生，陈信认得是圣殿中阶武士中的林闯图，之前与陈信在北极和外空长征的时候有过数面之缘。陈信忽然想起，那时在北极冲出地底，林田昊自报名号的时候，林闯图一听之之马上神色大变，当时练兆诚还以为他受了伤，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果然这时林闯图向陈信一躬身说：“我是林闯图，陈宗主您好。”

陈信连连摇手说：“看在颖雅的份上，伯父您千万别这么叫。”

“对啊。”林颖雅依着陈信说：“爸，你叫他阿信就得了。”

“我叫阿信也习惯了。”林颖雅的母亲廖霞说：“阿信，不嫌失礼吧？”

“不会，不会！”陈信连连摇头。

“我也是叫宗主习惯了。”林闯图说：“没关系的，大家各叫各的好了。”

林颖雅笑着对陈信说：“我妈你早就见过了，这位就是我失散了二十年的老爸，现在是圣般的中阶武士。”

陈信听到这句话，心神不由得想到林田昊，脸上的神色不由自主的有

点古怪，林闵图与廖霞也同时将笑容收了起来，林颖雅见三人怎么忽然间都沉默下来，转着头望望三人，突然猛力的拉了陈信一下，低声说：“信，你在干嘛？”

一扯之下陈信回过神来，连忙摇摇头说：“没事……没事。”

林闵图与廖霞这时也察觉自己失态，脸上也堆出了笑容，林闵图说：“都忘了请陈宗主坐了，请坐、请坐。”

“对啊，颖雅去倒杯茶来请客人喝啊。”廖霞也连声说。

林颖雅闻声点点头，离开陈信住厨房走去，陈信坐了下来，望望眼前的伯父、伯母，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时还是廖霞先开口：“阿信，你这次来到圣岛是要忙什么？”

“是圣殿要我来的，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陈信回答。

“听说是长老请宗主来的。”林闵图见陈信点点头，接着说：“说不定是为了承恩塔顶的秘密。”

陈信听练兆诚提过这件事，但是当时练兆诚要求听到的人当作没听过，只好装迷糊说：“承恩塔顶怎么了？”

林闵图压低了声音说：“这在圣殿中也是只有最高层才知道的机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听说是跟无祖的失踪有些关系。”

“你们在说什么啊？”林颖雅这时正好端茶出来，见父亲与陈信神秘兮兮的低声说话，忍不住抗议的问。

林闵图也没打算瞒林颖雅，将刚刚的话又说了一听，紧张的拉住陈信说：“阿信，你不会去了以后出失踪吧？”

“哪有这种事。”陈信说：“你别瞎操心。”

“应该是不会。”林闵图说：“据说也不是立刻就失踪的，有些人过了一两年才忽然消失。”

一、两年才失踪也不行啊，林颖雅抓的更紧了。

“那密室里面到底是什么？”陈信忍不住问。

“没有人知道，知道的都失踪了，失踪前也不肯说出来。”林闵图说。

“难道长老团也不知道吗？”廖霞在一旁听了许久，这时也插嘴问。

“不知道。”林闵图摇头说：“那几位长老只负责考核他人有没有能力进入密室，好像也没有人敢冒大不讳私下进去。”

林颖雅这时更为担心，紧紧拉着陈信不放，脸色都苦了下来，陈信拍拍她的肩膀说：“颖雅你紧张什么，圣殿找我又不是为了这件事？”

话虽然这么说，陈信心里也知道大概是八九不离十了。

廖霞这时担心的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不是无祖的圣地吗？难道里面藏着什么奇怪的妖怪？”

“你怎么这么说。”林闵图摇头说：“不可能的，只是每一个出来的人都不肯说里面藏些什么。”

林颖雅越听越怕，摇摇头说：“别提这个了……阿信，你要小心一点。”

“我会的。”陈信向林颖雅点了点头。

廖霞见林颖雅不想再提这件事，转过话题说：“对了，阿信，没想到一年多不见，你的成就已经这么大了。”

“说起来，地球上亲眼看过陈宗主施展功夫的还并不多呢。”林闵图有点得意的点点头说。

“我们还不是看过。”廖霞说：“当时陈信对付那个怪物，大家在天讯里

都看到了。”

“那是录影的。”林闵图说：“哪里比的上亲眼看，当时在北极大家心里都以为死定的时候，就看宗主右手忽然爆出一条光柱，转眼间就通出了一道千多公尺的大洞直通地面，那时候的感觉……啧啧，没看到的人是不知道的。”

“有你得意的。”廖霞不再理会林闵图，转过头望着陈信说：“阿信，颖雅有没有见过你父母啊？”

“还没有。”陈信回答。

“也该见个面，”廖霞说：“我们两方的父母有空也可以见见，你们两个以后的事情也该谈一谈。”

陈信与林颖雅听到廖霞忽然提到这件事，两人不禁都有点手足无措，陈信有点尴尬的回答：“我母亲也有提到，我会安排的。”

“不愧是作大事的人。”廖霞说：“我相信你未来也会有计划的。”

林颖雅听到这里也不好意思坐下去了，起身避到了房中。

陈信哪有计划？暗暗的伸伸舌头，将黄祥前些日子向自己提的计划搬出来，略为说明了一下。

廖霞听了还没说话，林闵图倒是先说话了：“这我赞成，陈宗主的武学独出一格，当然应该自行开宗立派，不过联邦会同意吗？”

陈信点点头说：“黄宗主等人的意思，是认为联邦会乐见其成。”

“这样也不错……”廖霞望了望林颖雅的房门，忽然压低声音说：“阿信，伯母有一件事要问你。”

“伯母请说。”陈信跟着放低了声音，心里不禁疑惑起来。

廖霞按着说：“前些天，颖雅她爸有来找过我。”

廖霞陡然这么一说，陈信一头雾水的望望林闵图，见林闵图也收起了笑容低下头来，才忽然想到廖霞说的是林田昊，陈信一震之下，开口说：“林总队长？”

廖霞点点头，陈信接着问：“他来找您了？”

“他是为了担心颖雅才来的。”廖霞说：“你也明白，田昊才是颖雅的父亲，他跟我说，他曾告诉他与颖雅只是普通朋友，没想到天讯越报越像是真有其事，加上回到地球的庆功宴上，练武士长又有带颖雅去见你，他心里很担心，又不好直接问你，只好来找我。”

陈信心里大为惭愧，自己应该先向林田昊解释一下的，廖霞接着说：“我们还是不打算让颖雅知道，不过我还是要问清楚，你不可以……”廖霞顿了一下，一时之间似乎想不到比较好的措词。

“伯母您误会了。”陈信深吸了一口气，清晰的说：“其实我也不是打算瞒着林总队长，不过当时确与颖雅还没在一起，后来两人在一起之后，我也没敢再三心二意，只是不好主动向林总队长解释。”

“我明白。”廖霞点点头似乎是释然了，接着说：“我当然信的过你，以前找就觉得你这个年轻人挺靠的住的，另外……我和田昊都不想让颖雅知道这件事，这就要麻烦你了。”

“我不会说的。”陈信点点头，望望时间差不多了，陈信接着说：“伯父、伯母，我先回去了。”

“自己要小心。”廖霞向陈信笑了笑，扬声对屋内说：“颖雅，陈信要走了，送送他吧。”

林颖雅闻声出来，脸上红潮犹未退，望了望父母，低下头牵起了陈信的手，相偕向外走出房门。

两人到门外一看，见四下无人，忍不住相拥了起来，陈信抱着怀中的娇躯，心里一热，忍不住说：“颖雅，今天跟我回去。”

林颖雅脸一红，挣开陈信的怀抱，转过了身子，咬着下唇低声说：“要死了，怎么……怎么可以？”

陈信也知道不大可能，将林颖雅又拥入怀中，亲了亲林颖雅的耳垂，轻声的说：“颖雅，我好想你。”

林颖雅转过身来，双手缠住陈信的脖子，两人的身子紧紧相贴，热吻了起来，过了好片刻两双嘴唇才缓缓的分开，林颖雅望着陈信，摇头说：“信，我也好想你……这件事情忙完了之后，我不要你再离开我的身边了。”

陈信紧抱着怀中的佳人，轻声说：“不会的……不会的。”

“信……每次和你分开，我总是十分的难过……别再让我受这种折磨了，这样还不如没有在一起……”林颖雅喃喃的说。

“傻姑娘。”陈信疼惜的说：“我也不想的……”

过了许久，林颖雅终于再一次的推开了陈信，摇头说：“你真的该回去了……我明天早上再去找你。”

陈信点点头，目送着林颖雅慢慢的退入门中，这才腾起飞回圣殿，心里一面回想着两人间的点点滴滴，回到房中，忽然间想起来薛乾尚在凤凰星上说的一段话：“如果你想平平淡淡、安祥度日，颖雅将会是你的贤内助，如果你想浪迹千里、四海巡游，许丽芙将会是你的良好港湾，如果你想在社会中名利双收，成为风云人物，赵可馨将会是你的最大帮手。”

想到这些，陈信突然间冷汗直冒，林颖雅刚刚说的话，明显的表示不愿常常与自己分开，若是这种情形不加以改善的话，两人间说不定会有问题，陈信心里又想，自己真的能够平平淡淡、安祥度日吗？

陈信摇摇头，不再想这些烦人的事。

无元七三四年九月五号

与林颖雅快快乐乐的过了四天，到了九月五号，彭长老果然一大早就来到陈信的房前，陈信感觉到彭长老的靠近，马上向外迎出，一面说：“怎么好烦劳长老亲自过来。”

彭长老点点头：“陈宗主，水域星一役，似乎功夫又增进了不少。”

“水域星？”陈信疑惑的问。

“联邦取的名字，就是那个有外星生物的星球。”彭长老说：“陈宗主大展神威，圣殿中人同感骄傲。”

“不敢……”陈信望了望彭长老，微笑说：“恭喜彭长老。”

彭长老一愣，随即展颜一笑说：“陈宗主看出来？见笑、见笑，倒是宗主现在体内浑沌一片，令我惭愧不已。”

原来陈信定神之下，随即一眼瞧出，彭长老就在这一两个月间，已辟出了第四个气海，这等于是将功力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自然是值得恭喜，彭长老自身事当然清楚，但是现在眼前的陈信，已不像当时初来圣殿时的一眼就能看清，于是彭长老也将自己感觉到的说了出来。

两人不再多说，同时腾起身住承恩塔飞去，这次两人直上六楼，到了大楼，许久不见的三位长老依然盘膝坐在楼中。

陈信施礼说：“张长老、董长老、连长老，三位好，陈信来了。”

三位长老同时飘身而起，对陈信还了一礼，张长老首先说：“陈宗主月余不见，功力精进若此，令人又惊又佩。”

“多亏三位的大力帮助，不然陈信哪有今日？”陈信回答说。

“少年人谦逊是美德，但是太过就虚伪，”董长老大声的说：“我们虽然有帮忙，但是能有今天还是靠你自己的机缘和悟性，今天还要请你帮忙。”

“如有所命，陈信莫敢不从，不知道何事用的着陈信？”陈信是十分敬佩眼前的三人，这才说出了这么难以转圜的话。

连长老摇摇头说：“别说的这么坚决，虽然你愿意帮忙，也不该由我们告诉你什么事，首先要请你上七楼见见长老团，他们会对你做一番说明。”

“楼上还有其他的长老？”陈信讶然的说，他一向以为三位长老加上彭长老就是所谓的长老团了。

彭长老笑笑说：“我只是长老团中对外的喉舌。”

张长老按着说：“我们三个也不过是长老团的门户而已，真正的长老团向来不见外人的……我们再修炼个二十年，也许能登上七楼。”张长老说到这里不禁有点唏嘘。

陈信将心神向上延伸了上去，果然如同当时夜宿圣殿时的感觉一样，上面有一股使自己心神无法深入的内息防御着，当时自己还以为是三位长老联手造成的，现在自己的能力又有提升，果然感觉到是不一样层次的能力，而且距离这么近，陈信居然仍是无法察觉楼上到底有多少人。

陈信望望眼前四位长老，再四面一望，却找不到通往七楼的楼梯，就在这时，只见上方一块石板正缓缓的移开，陈信不再迟疑，起身向上往洞口前进。

陈信正往上飘飞到接近洞口的时候，没想到当头一股压力忽然出现，使陈信的身形整个凝滞了下来，这股能量柔而不放，只防御却不伤人，陈信的身形被硬生生的止住，陈信往下方的四位长老一望，只见他们的眼中充满着期待，张长老还向陈信点了点头，陈信心里知道这只怕是第一个试验，当下全身加劲，勉力往上方推进。

过了片刻，陈信又上升了一公尺，但是越往上冲，压力却是成倍数的增加，陈信又不敢催出掌力，深怕一个弄巧成拙，将这座塔给毁了，只好将两手举起，把内息运到双掌、双臂上，试着将这股能量缓缓的破开，果然随着陈信输出的内息逐渐的加大，横梗在身前的能量也逐渐的裂出缝隙，使陈能够继续的上移。

陈信又前进了半公尺，两掌已经穿过了洞口，但是这时臂掌间的内息已达极限，再是要加催下去，陈信怕自己的内息会不受控制的冲出，要是这股能量无法防御的话，承恩塔将会被轰出个大洞。

正僵持在那的时候，陈信忽然想到自己还有一招，于是缓缓将左手内息逐渐的转阴，右手内息缓缓的转阳，两掌一合，阴阳劲力虽留于手内无法汇合，不过相吸引的特性依然存在，正保持均衡的时候，陈信忽然微微一个旋身，随着这股势子，身形被带的快速旋转了起来，藉着这股旋转的劲力，陈信再向上一提，终于势如破竹的全身冲上了七楼。

陈信将两手的劲力一松，收回内腑，望望眼前的第七楼，陈信不禁吃了一惊，向下躬身拜了下去。

第二章 密室玄机

陈信一冲到七楼，四目一望，七楼内不像六楼一般全无隔间，陈信所站立的地方是一处约三十余公尺方圆的厅堂，四面一共有四十张椅子，每个角落各有两扇门，分别通往不同的方向，这时坐着三十来位白发长须的老者，但是如同田执事及之前见过的长老一样，陈信完全看不出来这些人的年纪，乍一见到他们的须发，一定认为对方的年纪极大，但是细细一看，每位的脸色又极为红润，有的还光滑的如同婴孩，配合起来十分奇怪。

到了楼中，防御的能量不再作怪，陈信的心神马上向四面散了开去，却发现楼中环绕着自己约三十来人中，自己无法看透的就有二十来位，就像彭长老看不透陈信一般，陈信知道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二十来位至少不弱于己，甚至比自己还高明，加上对方一个个年高德邵的模样，陈信不再迟疑，向下躬身说：“晚辈陈信，拜见诸位长老。”

心中一面在想，当时自己根本不需要拦住尤嘎，它要敢来地球，一定会死的非常难看。

一个声音悠悠的传了过来：“陈宗主无须多礼，请起。宗主果然不凡，竟能如此进入本楼。”

陈信抬头一望，见是右方一位老者说话，心想自己已经想尽办法才钻了进来，这位长老莫非是在消遣自己，于是转过身对老者说：“惭愧，陈信差一点便上不来。”

“陈宗主，”老者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六楼大厅中不断的加速，最后才一鼓作气冲上来的，如您这般慢慢挤上来的从未见过，不由得我们不佩服。”

陈信这才知道自己选了笨方法，难怪六楼完全没有隔间，原来是给人加速用的，陈信一点也不得意，心中只有窝囊的感觉，于是转过话题问：“不敢当……却不知召见陈信所为何事？”

那老者微笑着说：“陈宗主可曾听说过，承恩塔顶有密室之事？”

“陈信曾听人提过。”陈信有点惊讶的想，要是自己是因为到达了这种功力才能进去的话，眼前少说也有二十几位有这个资格，难道大家的猜测都错了吗？

“我们在数月前，察觉陈宗主到达圣岛，心中便十分的欣喜。”老者接着说：“想近两百年来，无人能有资格获得无祖传承，一直是圣殿中人十分忧心的事情，虽然陈宗主自己别开蹊径，但实源出一脉，今日得见宗主登楼，实令我等深感不胜之喜。”

“恕小子疑惑……”陈信说：“诸位中较陈信能力为高的所在多有，为何在两百年间竟无一人能入密室？”

老者望望左右，摇摇头说：“这就要看无祖留下的命令了，无祖在密室入口留下两个条件：其一，能凭己身能力经此洞口登上七楼者，这一点不难索解，但第二点……就令人深觉匪夷所思了，条件是……能量能够光质化者。”

“什么？”陈信讶然的说：“光质化？”

“陈宗主应该明白，近两百年来，地球上无人光质化，虽然我等不明白

光质化的必要性，但是无祖既然有言在先，我们也只好照遵。”老者有点无奈的说。

原来如此，陈信这才明白，为什么六楼的三位长老当时要耗费功力替自己治疗，为什么当初彭长老提到光质化之时，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陈信不禁疑惑的问：“这位长老……这么多年来还是一直找不到光质化之谜吗？”陈信不知对方姓名，只好这样称呼。

老者点点头说：“十余年未出此塔，倒忘了礼节……我姓何，是在座中最晚进来的。”

何长老接着说：“我们直到现在才勉强找出一个共通性，那就是在圣岛的历史上，除了无祖之外，每一个光质化的前辈，都是在五十岁前达成光质化，不过……说起来，这个巧合与光质化到底有没有关系还不知道。”

谈到武学知识，陈信自然瞠目以对，陈信心想，这些长老在此清修数十年从未出塔，他们都想不通的事情，自己也不必多费心神了，不过这时，陈信忽然想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既然这样，他们如何认得自己？陈信连忙说：“对了，何长老似乎早知陈信要上塔来？”

何长老不答反问说：“陈宗主一个多月前在六楼通顶出关后，似乎曾有一晚尝试将心神感应到承恩塔中，却意外的受阻？”

陈信想起那夜第一次将心神外放，确实在承恩塔外被阻，只好点头。

何长老接着说：“陈宗主刚刚由六楼上得此楼，是否有感觉到一股阻止上楼的气劲？”见陈信又点头，何长老又说：“陈宗主可有察觉那股力量是由何而来？”

这话不说就罢了，一提之下，陈信果然想起刚刚那股力道真是来无影、去无踪，与一般的内息大不相同，一时之间想不出其中的关窍，陈信只好说：“难道是某位长老研究出独特的发劲方法？”

何长老摇摇头说：“不，其实刚刚几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进塔之后的疑惑，后来才知道，这座承恩塔的七楼，以及八楼的密室，外面虽然也上了漆，乍看与下面六层似乎相同，但是事实上，七楼、八楼与下层的结构大为不同，那股力道是这栋楼自己出现的。”

陈信完全糊涂了，疑惑的说：“自己出现的？”

“七、八两楼，似乎拥有着自己的内息……”何长老有点迟疑的说。

“啥？”陈信张大嘴合不拢来。

何长老摇摇头叹口气说：“也只能这样解释了……这栋楼有股能量环绕于外，使楼外没有人能知道楼内的状况，但是我们却仍然能察觉外面的情形，所以今日见到陈宗主进来，我们并不觉讶异。”

“真有……这种事？”陈信忍不住问，又察觉自己这样说似乎有点失礼，连忙住口。

何长老见陈信欲言又止的模样，开口说：“也难怪你不相信，每一位刚到的时候，都不相信这件事，但是直到我们发觉，当有人想出去的时候，却有一股比进来时还要强大数十倍的力道阻挡着，所以数百年来，除了进入密室的人可以由其他方式离开，进入七楼的长老团，没有一个能离开此塔的。”

陈信傻傻的点头，这时不禁又庆幸当时把尤嘎宰了，不然地球空有这么多的超强高手，却不能出马对付尤嘎，那不是一样没用？

陈信想了想，才说：“但是事实上我现在光焰已经不会外溢，各位从何

而知我是光质化的，难道不可能是滥竽充数？”

“先不说一个多月前您光焰外溢，我们自然能察觉到，就算我们不知道，这也不用我们查验。”何长老说：“只要陈宗主进入密室就知道了，密室前自有检验的法门。”

陈信心想自己的疑惑已经解开大半，再来就是密室之谜了，现在最好是快刀斩乱麻，于是陈信点点头说：“既然如此，就麻烦何长老指引密室的方向。”

“理当如此。”何长老维持坐姿，飘身上浮，向后方的一扇门飘去，陈信见状不再迟疑，向四方做了一个罗圈揖，随着何长老的方向追去，只是陈信一出门口，却发现其他三十来位的长老，也一个个的飘起，跟着自己的身后飘行。

承恩塔七楼的通道并不狭隘，不过七转八折的变化无穷，四面一间间无门无户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没多久，何长老就领陈信飘到一间大小类似刚刚的厅堂，不过这里倒是一张椅子也没有。

何长老停了下来，就这样浮在半空中说：“陈宗主，到了。”

这时候陈信与其他的长老也陆陆续续鱼贯的进入，陈信抬头一望，果然上方又有一个如同刚刚上得七楼的洞穴，只不过这次是通往八楼。

陈信看看上方漆黑的洞口，回过头来说：“何长老，就是这里吗？”

“没错，就是这儿。”何长老说。

陈信不再多说，向上一腾，果然这次接近洞口的时候，就有一股极强的力道挡在前方，这股力道确实比起上七楼时的力道强多了，要是下楼时的力道也是如此，难怪没有人能出楼，不过陈信自然心知肚明，自己确实确实是光质化的内息，既然这样，这股力道就应该不会作怪，于是陈信微微加劲，继续向上挺进。

果然陈信内息一运，忽然间那股阻碍的力量如汤泼雪般的消融出一个空隙，陈信不再迟疑，向上一加速，转眼间没入了八楼，三十余名长老团的长老，见陈信如此轻易的没入密室，摇摇头叹息一声，一个个沉默塑目的自行散去，回到数十年来不变的平静生活中。

却说陈信上得八楼，稳稳的站定，眼前是一片漆黑，陈信四面一望，看不出所以然来，心想这一层楼既然名之为密室，八成连窗户都没有，难怪连一点光都透不进来，最奇怪的是连洞口下方七楼的光芒也无法穿过身旁地上的入口，所以陈信这时一时之间，连进来的洞口都见不到了。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之下，陈信不敢移动，伸出双手向四面稍稍探索，却又空无一物，陈信没有办法，只好将自己身上的内息往体外缓缓的散发，随着内息的外散，光芒也逐渐的透出，向四面散去。

以陈信的功力来说，当然只要一点点的光芒，就能秋毫毕见，这时既然已能见物，陈信四面一望，想看看无祖当年留下的密室是什么样子，哪知道就在忽然之间，陈信眼前闪起一片光华。

这明明不是自己内息所造成的，陈信讶然间将自己的内息收回，四面一打量，心想莫非是有什么开关被触动了？心里有点紧张。

这时陈信四面望去，这里就像六楼一般，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隔间，只在中心孤零零的放了一张桌子，陈信往桌子走去，一面四面打量，发现这里的墙壁果然与下面几楼大为不同，质料似乎非金非木，是一种悦目的乳白色，由四面圆弧形的向上到顶端集中，那里应该就是塔尖了。

陈信这时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怪异的感觉，一时也想不通自己在奇怪什么，反正无祖也应该不会害人，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

于是陈信走到了空无一物的桌旁，见到这张桌子与地面紧紧的连接，质料似乎也相同，成圆弧形的微弯，一点都不像由楼外搬入，反倒象是天生这个地方就有一张桌子的感觉。

陈信站在原本应该有张椅子的地方，双手抚摸着桌面，倒是光滑的很，陈信将双手支在桌面，抬头上望，忽然想清楚自己刚刚觉得怪异的地方——这里明明没有灯光，光芒是由何而来？

陈信正东张西望的时候，忽然觉得身后有异，回头一望，自己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不知是人是妖？还与陈信的高度相当，陈信大吃一惊，自己被这东西欺近不到一公尺才察觉，这还得了，马上一个纵身跃起，空中一个翻转，双手运足劲力的瞪着那东西。

这时只见那东西居然缓缓的变形下融，无声无息的往下方的地面沉入，陈信仔细一看，这东西……好像是椅子？难道……

陈信于是站在桌前，又将双手按上桌面，果然那张奇怪的白色椅子又慢慢的向上浮起，难怪这么无声无息，陈信摇摇头心想，真是自己吓自己，于是再纵身回到原处，在那张椅子上生了下来。

说也奇怪，这椅子明明与桌子似乎是同一种质料，但是为什么一个光滑而坚硬，一个却舒适而柔软？这种会变形上浮的东西，陈信之前只有在卓卡上见过，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当然了解卓卡本来就是以一种不定形的智能元素为中心所制造的，所以才能这样，难道这里也是这样吗？不过也不对，卓卡明明是在无元六世纪才研发出来的，这里一定是别的东西。

陈信坐下不久，心中一面想，这里到底有什么指示，难道要自己坐在这发呆吗？正犯嘀咕的时候，眼前的白色桌面忽然一阵明暗变化，缓缓的向上立了起来，陈信这时也不管椅子会不会又不见了，忙不迭的松开了手，只见这张桌面向上立起了约六十度，而且由白变黑，更有一种透明的感觉，说来有些矛盾，黑就不该是透明，但这个竖立在陈信面前的桌面确实使陈信有这种感觉。

这时那一片黑中忽然出现了点点的光芒，缓似宇宙中的星光，陈信这时有点领悟到，这张桌面说不定还是一种萤幕，果然忽然画面一变，出现了一张脸孔，陈信一愣之下向后一退，身体撞到了椅背，只见眼前的人微微一笑说：“你好，我是吴定岳。”

陈信双目一瞪，心想这真是漫天大谎，无祖的模样谁不知道，不谈别的，眼前的人顶多才六十多岁的青年模样，怎么可能是无祖？

“我知道你不相信。”那人似乎知道陈信心里的疑惑，接着说：“无元二六一年，我初步悟通了生命与宇宙能量的关系，身体不再被动的吸纳能量，进而活用调整自己的身体，随着时间过去，我越来越年轻，反而对一般的人民造成困扰，于是我乾脆将承恩塔顶端两楼，使用我所制造的生命体改建，在二八三年之后，我与部分的弟子假作失踪，隐居入此塔。”

原来是这样，难怪没有人知道无祖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陈信心里又想，这栋楼是生命体？无祖岂不是作出与卓卡相似的东西了？不知道能不能飞？还来不及多想，这时眼前的画面继续说：“之后，为了解决我两百多年的困扰，我决定出发寻找当初助我功成的人，当时他曾不经意的提到，他必须往空间与空间的裂缝中前进，于是我与众人花了近百年，

却在太阳系中同时发现了两个裂缝，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与众弟子分头往两个方向寻觅。”

果然无祖是飞离了地球，两个裂缝应该就是指空间交换窗了，陈信一阵兴奋的想，那凤凰星上的虎王、虎后遇到的确实是无祖？

“我心里知道，后代的人类中必定也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出现，比如说现在正在听我说话的你……”

无祖接着说：“我希望你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但是我当然不能白请你帮忙，这就牵扯到光质化的问题了……据我所知，光质化似乎在内息增长速度极快的人身上才会出现，也许是身体无法完全适应，所以只好以这种方式消散，虽然这样限制了进来的人数，不过相对的，我并不希望所有能力高强的人都依着我的步伐走，这也许可以算是一种分隔的方法。”

陈信心中想着，难怪刚刚那位何长老说，纪录中每位光质化的都十分年轻，自己能进来应该也是因为不断的进步，身体才出现相应的变化。

“这里我设计成能入不能出，目的有二，第一，当修练到能够进入此楼的人，基本上生命都会延长许多，能力也极大，尤其圣殿中人，若是以圣殿为名兴风作浪，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大部分的圣殿中人必须在达到这种程度之后，进入此楼中修练。而圣殿外的人，若是自行修练到足以进入此楼，除非内息是以光质化成长，加上心性足堪信任，将另有方式出困，不然无须邀入楼里，我等并没有强迫外人在此楼中修练的权利。第二，你现在身处的这种生命体，其有吸纳内息的能力，楼中诸人修练之时，自然有内息进出其间，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多余的能量就储存起来，除了运用来保护主体、产生阻隔的能量外，其他多余的能量，我希望能赠与我们的后继者，使你能够更有能力去应付困难，但是因为这种生命体的能量是以光质化而存在，若非本身即为光质化内息的人，将无法承接，除非你并非光质化，却仍能冲过防线而上……若是真有，我想他不需要这些能量了。”

陈信点点头，难怪要光质化的人才会被选进来，原来是无祖想来个临别赠品，以七、八楼之间的能量强度来说，要是不是光质化也能进来，那比起自己强上数十倍了，要是真有这种怪物，还真不易想像。

无祖继续说：“此楼的防护机制，将在两种情形下解除，第一种，圣殿中的首脑发现遇到除非楼中之人无法解决之事，我当初有留下解除的方法，圣殿的首脑可以依法解除。第二种，当地球已经向外拓展殖民地的时候，这代表空间的裂缝已经被察觉，这件事就无须再瞒，外空的探险也不再需要以此为起点，在楼中修练的人也该能离开此楼，以免殖民地受到外星生物的攻击却无法防范。”

陈信大叹一声，无祖也算是想的周到了，就是没算到这两百年来没人进来八楼，偏偏外星人的拓展又是这一百多年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件事今天自己应该要作了。

“等一下画面上会出现选择的选项，若是时机已至，请将这栋楼的机能解除，并对世人略加说明，若时机未至，希望这件事情能予以保密，避免地球上不必要的混乱，请选择。”

这时画面忽然消失，只留下了两个圆形的图形，一个上面写着：“维持原状。”另一个写着：“解除机能。”

陈信不再迟疑，伸手往从没有人选过的“解除机能”按下，只见桌面迅速的恢复原状，四面的光芒忽然强烈了起来，陈信四面张望，不知道会发

生什么事情，就在这时，陈信终于发觉这些光根本是这楼散发出来的能量，难怪没灯，只不过陈信这时没空得意自己找出解答，只觉得四面所有的能量正往椅子上的自己集中，由各个毛孔、经脉渗透进来。

这就是无祖所说的赠与了……陈信本想乖乖的承受，但是这些能量把陈信全身的所有感觉神经都触动了，陈信全身又痛、又痒、又冷、又热，一忽儿某处有羽毛骚动的抽痒，一忽儿又有如针刺般的疼痛，而冷热的感觉更是真切，彷彿自己小时候护体内息未成之时，遇到冷会颤抖、遇到热会流汗的感觉，陈信无可忍耐，将内息向外一催，心想大不了不要接受就是了。

没想到就在陈信体内的内息与外界的能量一交锋之时，居然不是将那些能量排出，而似乎是牵引着那股能量往身体中钻入。不是陈信体内的内息不听话，而是那股能量强到了陈信的内息根本无力与抗，毕竟是两百年来数十位前辈的累积，加上只要能在此楼中修练的长老，功力只怕都不弱于陈信，这些储存的劲力一放出来，陈信有力难施，只好随他去了。

还好的是，至少那些难过的感觉不再出现，看来这是一开始那股能量在寻找入口时的方法，现在随着陈信的经脉而入，就不再在体外肆虐了。

这时陈信感到原本充满体内躯干、浑沌一片的内息，现在被积压到小腹丹田处，左冲右突无法动弹，陈信的内息本来已足够凝练，这时被如此挤压，直将那股内息压缩的恍若实物，然而越是挤压，内息向外的力量自然就越强，但是外在的能量也同时相应增强，就是将陈信的内息压制的无法动弹，反正现在也不再难过，陈信静下心来，身体放松，观察这些能量到底想干什么。

过了片刻，陈信原有的内息似乎逐渐的乖顺，逐渐习惯于现在的状态，开始缓缓的旋转起来，将外在的能量逐渐的转化为相同的内息，并逐渐的扩大。

陈信这时有点领悟，这股与当初自己在凤凰星凝练能量时的方法有点类似，当时是所谓的“气化液滴”，现在岂不是想把这些凝如水银的内息再转化为恍如固体，这样储存的能量就能更增加了。

陈信转念又想，但是现在自己能量的补充已经极快了，储存再多能量又有有什么用？一掌挥出还是只有这样的强度，不过现在想了也是白想，自己仍然动弹不得，反正内息增加总不是坏事，陈信也不管了。

直到后来，陈信乾脆放松了身体等到结束，过了不知道多久，陈信体内终于完全充满这种凝固的能量。

陈信本来以为这股能量应该会放过自己，却发觉这些能量依然故我的试图挤进自己的身躯，所以陈信仍然不敢有丝毫的移动，又过了好一会儿，这股能量似乎终于死心，顺着自己的经脉缓缓的退了出去。

陈信坐直了身体，一时之间也感觉不到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望向萤幕，画面一转变，无祖的脸孔又出现了，只听无祖说：“这个书面出现，代表这两层楼的功能即将解除，既然如此，因为能赠与的能量与每个人当时的修练程度及身体的资质有关，相信你一人并未能使所有的能量消耗完毕，我希望你不要急着离开，先帮助圣殿中人选择其他光质化的人，虽然他们也许能力未必如你一般，但是他们若有资格吸收这股能量，也许对地球的未来也会有些帮助，从现在开始，两道封闭的入口都不再有能量阻挠，你可以由原路下楼，等到能量完全消耗完，这个生命体将回到无生命的状态。”

随着眼前的画面消失，陈信站了起来，这时椅子却不再收回，满室的

光芒又慢慢的淡了下去，不过这时，陈信已经可以看到七楼透上来的微微光芒，陈信不再迟疑，飞身往通往七楼的洞口穿入。

陈信一进入下方，却见厅堂中，三十余位长老又已经聚集，一个个面色惊奇的望着陈信，陈信讶异的说：“诸位长老……”

何长老打断陈信的话，抢着说：“陈宗主，我们发现能感受到楼上你的气息，于是不约而同的集合到这里，而你居然由这里出来，这都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陈信点点头笑着说：“因为时机已至，所以这栋楼的防御功能已经解除，现在大家都可以下去了。”

这时其他的长老终于忍不住说话了，一个个连声问：“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见陈信连连点头，长老们不禁议论了起来，不过这些长老最少也呆了数十年，就算原来是急躁的性子也被磨去了火性，所以慢慢的也都沉静下来，目光转到了一位长老的身上，陈信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发现这位长老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胡子、头发、眉毛都特别的长，发长及地、须长及腹，眉毛更是已经垂到耳根。

只见这位长老这时正低着头沉思，陈信虽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望着这位，但是这些人八成都百来岁以上了，自己有点耐心是应该的，于是也只好不作声。

过了片刻，何长老终于开口说：“柳长老……您怎么说？”

原来这位姓柳，陈信心里想，这人八成是这些前辈中的大前辈，不知道有多老了，只见这位柳长老闻声慢慢的抬起头来，望向陈信说：“进来两百年了，没想到还能出去。”

陈信这下真的大大吃了一惊，这位柳长老岂不是有三百岁了？只听这位柳长老顿了顿说：“相信陈宗主必然有一番故事要告诉我们……”

陈信连忙张口要说，这位柳长老却又不缓不急的说：“不过……这件事自然应该要禀明圣主，我们还是先下去吧，在六楼见了圣主再麻烦陈宗主一起说。”随即转身往外飘去。

圣主又是谁？虽然想问只怕现在也没人愿意回答自己，陈信只好糊里糊涂的吞下了满肚子的话，乖乖的随着诸位长老下楼。

到了六楼，因为六楼的三位长老也一样忽然能感受到楼上发生的事情，这时已经全部站起身来，又惊又喜的等着众人下楼，陈信排在后面，却听得张、董、达三位长老喜不自胜的不断与飘飞下楼的长老问好，陈信下来的时候，正好听到张长老高兴的说：“诸位大喜，我已经请彭长老去请圣主、左辅、右弼三位，相信马上就至。”

柳长老点点头说：“很好……听你的声音，你是张长老，请问现在的圣主是几世？”

“七世。”张长老有点迟疑的说：“刚刚听见您姓柳，又已经进入圣楼两百年，莫非您是……当年辅佐五世的柳左辅清旋公？”

柳长老有点讶异的转过头来，打量一下张长老，点点头说：“我正是柳清旋，你是……？”

“清旋公……”张长老向下一拜说：“在下张度，是当年清旋公门前的侍卫。”

“原来你是张度……”柳清旋长老沉思片刻，才点头说：“那时你才三、

四十吧？我都不认得了……我在上面常观察，要不是你夹脊下方那里有点阻塞，早二十年就已经上来了，不过有现在的成就也很不容易了。”

“何长老比我还小三十岁，却比我……”张度长老低下头来，叹口气说：“张度惭愧，我还早十五年进入圣楼……”

何长老连忙说：“张长老太谦虚了，这件事我最清楚，百多前我们护卫新无皇回圣岛时，遇到狙击，您夹脊附近的经脉就是在那一次负伤的，这是光荣的伤痕，小弟哪里能比。”

陈信听这些老前辈谈起往事，仿佛在听人讲古一般，夹脊又是哪里？

柳清旋点点头说：“这是小事，等拜见圣主之后我帮你治治，很快就能痊愈了，当然你要是能够通顶的话，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解决，提到这里，倒是你想出来的通顶方法还不错，虽然有些误打误撞，总算是恰好帮陈宗主达天人合一的境界，而我们也多亏了陈宗主才能下楼。”

陈信正想解释这不是自己的功劳，但是却感到彭长老与另三个人，正异常迅速的穿入承恩塔，一层层的飘了上来，这八成是他们说的圣主到了，陈信只好又忍了一下，反正不用多久，他们就会上到六楼。

果然不久之后，四个人迅速的穿入了六楼，陈信只识得彭长老一人，另外分别是一位面容温文的中年人与两位身着白衫的老者，只见彭长老大声的说：“圣主驾至。”

众长老同时躬身说：“恭迎圣主。”

那位中年人面色有点激动的点头说：“大家无须多礼……哪位是清旋公？”原来这人就是圣主？陈信没想到圣主这么年轻。

“老朽正是，参见圣主。”柳清旋上前一步，两手微微一拱。

“清旋公千万不可如此。”只见这位圣主，足未离地，迅速的贴地一滑，扶住了正要躬身的柳清旋，一面说：“今日得见诸位，实是不胜之喜，我以圣主之名宣布，从此之后诸位长老无须参拜。”

这人倒是挺没有架子的，陈信对这位圣主不禁有了些好感，而且刚刚一个滑步前移，做的迅速无比但又一点火气也无，足见功力高深，陈信凝神打量片刻，想了解这位圣主的深浅，却是看不出所以然来，心里不由得又是吃了一惊，看来这位圣主也不是泛泛之辈。

这时一位随圣主上楼的老者前进说：“当年柳左辅在圣主五世过世后坚持退入长老团，两百年来在圣殿中早已成为美谈，施良牧现愧为左辅，也常以清旋公之胸怀自勉。”

这位施良牧独特的是满头的白色卷发，一片大波浪的往后飘扬，容貌清雅，想来年轻时必定是美男子，他既然是左辅，另一位一定是右弼了，陈信往另一位望去，只见这位老者与众人全不相同，虽有白眉及点点白须，但是脑袋上却一片净空，光亮亮的秃顶煞是显眼，两眼更是有如铜铃一般，这时正紧闭着嘴不吭一声。

这时柳清旋点点头淡淡的说：“施左辅客气了。”

施良牧接着指着秃顶老者说：“这位就是赫中行右弼。”

赫中行向四面一抱拳，点点头也不多言，似乎是决定今天不说话了。

“赫右弼向来少言，诸位别见怪。”圣主接过话来，转过头对陈信说：“这位想必是陈宗主，吴承天今日终于得见，实在万幸。”

原来圣主叫做吴承天，陈信见众人注意到自己，也不好继续装傻，只好点点头说：“在下陈信，见过圣主。”陈信从没听过圣主这号人物，不过见

大家都这么毕恭毕敬的，也不敢失礼。

吴承天点点头说：“宗主无须如此，我们各为一方之主，理应平起平坐，一些客套话也不必多说，承天想听听宗主在密室中的经历。”

这些本来就是要说的，陈信于是原原本本的将自己进入密室后的经历说了出来，诸位长老听到无祖制造出这种奇异的生命体，不禁一个个惊叹了起来，倒是圣主吴承天依然不为所动。

陈信见到吴承天这么沉得住气，也不禁佩服，心想这人不愧是圣殿之主，但是佩服归佩服，陈信口仍未停的将后续的事情一一道出。

陈信说完之后，柳清旋第一个说话：“陈宗主，恕老夫失礼，似乎在您挥洒之间并没有能力增强的感觉？”

陈信连忙点点头说：“柳长老此言正是，陈信也觉得似乎没有什么用，不过内息的含量确实是增加了……”陈信自己也糊涂。

柳清旋点点头说：“既然有增加就有道理了……陈宗主已达通顶的境界，老夫也不过如此……自然是看不出内息的强度，相信无祖的赠礼必然有用的。”

陈信这才明白为什么在长老中，有二十几位的能量强度看不出来，原来功力一达通顶，他人也只能看出浑沌一片，只能由外在的表现来猜测了，这么说圣主等人也达到这种境界了？不过柳清旋为何说他也不过如此……难道还有不同的境界？

吴承天这时低头沉思半晌，忽然抬起头来，口唇微张，陈信察觉一股气劲若有若无的向外喷射，直往楼外射去，心神自然而然随着过去，却发现这股劲力直到另一栋大楼的一间房中，才蓦的散开来，原来是吴承天在传话，只听他说：“田执事，烦请承恩塔六楼一会。”

陈信也感受到田执事就在那间房中，于是点点头说：“我之前只知道圣殿中有田执事，一直不知还有圣主等人。”

“田执事是负责对外的一切事务。”施良故应声说：“圣殿中有圣主，左辅、右弼等数十位各司其职的人员也不是秘密，不过确实知者不多。”

吴承天这时有点疑惑的看着陈信说：“陈宗主，您这时提到田执事……莫非……”

陈信不知道吴承天在说什么，接口说：“我听到圣主召唤出执事……”话一出口，陈信只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连忙住口，心想是不是自己说错话了？

众人一阵难堪的寂静，还是柳清旋首先出声：“陈宗主观思能力竟然如此高深？”

陈信也愣住了，疑惑的说：“不是大家都行吗？”陈信心里认为这层楼中的人应该都可以，刚刚才这么平淡的说出来，没想到大家居然这么大惊小怪？

柳清旋见陈信说的如此轻松，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接口，还是吴承天接着说：“陈宗主，我们一般人功力再高，只能感受到其他的能量体，要是听的到某一处地方的声音，一定要将心神集中过去，相信宗主不是恰好将注意力集中在田执事的办公室中，也就是说陈宗主是依着我传音的路线找到的？”

陈信一点头，施良牧接着说：“这就奇了，我们最多只能感受到圣主微吐能量传音，但是这么小的能量陈宗主居然能不断追寻着，看来果然如清旋

公所说，宗主的观息能力已经出神入化了。”

陈信这才想到自己从一开始就习惯于注意能量的去向，而一般人似乎总是不注意，随着年岁渐长，功力虽然越高，这种能力似乎就逐渐的失去了，也许是因此自己才分辨的特别清楚，不知道年纪大的时候会不曾也退化了？

事实上陈信不知道一般人修练功夫之时，一开始根本无法发现对方内息的变化，只能注意招式的变化，后来内息逐渐的增强，逐渐能察觉对手内息的时候，往往细微之处不大能看的分明，而陈信却是脱离武学常轨，在丝毫不会招式时就拥有极高的内息，所以才莫名其妙的多了这种能力。

这时田执事已经穿入楼中，见到这群人不禁又惊又喜，众人一阵混乱，也忘了陈信所展现的奇能，只听田执事对吴承天说：“圣主见召，不知有何指示？”

“田执事。”吴承天缓声说：“我想与吴安议事长会面，希望你安排一下。”

“遵命。”田执事躬身回答。

这时吴承天转过头来对陈信说：“陈宗主，我想既然无祖认为应该现在是公布的时机，我想与吴安议事长商议一下这件事情，不知您意下如何？”

第三章 神游物外

陈信见吴承天如此询问，点点头说：“圣主要不要先上八楼看看？”

“也好。”吴承天转身向长老们说：“诸位先由田执事安排一下，我先与陈宗主上楼一趟，陈宗主请。”

在众人躬身送行之下，吴承天向着通往七楼的洞口飘去，左辅施良牧、右弼赫中行也立即随侍在后。

陈信虽然急着要出去见林颖雅，但是见到吴承天相邀，也不好不去，反正耗不了多少时候，于是与吴承天谦逊了一番，相偕上楼。

四人一到楼中，无须陈信再运功力，立即由四面通出微微的光华，吴承天不再多说，坐入了上升的椅中，这时桌面上无祖的形象又出现了，依然将一开始对陈信说的话又说了一次，不过当然不再有选择是否解除功能的选项出现，没多久，光华一闪，又开始向坐在椅中的吴承天集中。

陈信站在一旁，见能量逐渐增强，向着吴承天涌去，连忙说：“圣主，无祖不是说要光质化才行？”

“无妨。”吴承天摇摇头说：“柑信就算无益亦不当有害。”陈信只好闪远一点，免的干扰到系统的运作。

过了片刻，光华逐渐散去，吴承天颓然的站起身来说：“果然还是要光质化才行……去哪里找这种人呢？”看来是并无效用。

施良牧踏出一步说：“禀圣主，据报圣岛上另有一位光质化的人才。”

“哦？”吴承天有点意外的说：“我怎么没听说？”

“也是这个月消息才传上来的，不过那位少女虽已光质化，但还达不到进入七楼的条件，所以并未上禀，不过……据说与陈宗主有关，这件事还要请教陈宗主。”施良牧接着转过目光望向陈信。

陈信只好点点头说：“施左辅说的莫非是林颖雅？”

“正是。”施良牧点头说：“据说月余前宗主将她带离圣岛，这位林小姐

回来之后就光质化了，而且功力徒增，想来可能多少与陈宗主有关……”

施良牧问的已经算是极为客气，不过陈信想起那些日子还有点不好意思，顿了顿才说：“因为我与颖雅是……好朋友，我以逆元通脉术助她一臂之力，没想到之后就光质化了。”

“逆元通脉街？”吴承天似乎吃了一惊，“宗主精通阴阳两气，难怪对异性施为也无妨，这样一来，这位林小姐的原有内息全部换成宗主提供的能量，难怪会光质化，可是……这不能算是找出办法了。”

“禀圣主……”田执串的声音忽然出现：“吴安议事长将于九月十号到访。”看来也是将内息送上来的。

“还有三天……”吴承天沉吟着说，陈信倒是吓了一跳，这么说自己在这里呆了两天了？只听吴承天接着说：“陈宗主，不知道您放不放心让那位林小姐试试看？”

陈信一阵迟疑，想了想才说：“这要问她本人……”

“也好……”吴承天说：“这件事还要麻烦陈宗主帮忙，无祖既然这样交代，圣殿自然会尽力协助陈宗主。”

陈信这才想起无祖希望自己能助一臂之力，不过这要如何助法？陈信心中一点影儿也没有，也不知道无祖还活着没有……

还在思索的时候，吴承天接着说：“相信宗主也想休息了，我也必须招待终于出关的长老团，承天先行告辞，若有任何事情，宗主可请田执事转达。”

陈信由沉思中惊醒，连忙点头说：“多谢圣主。”

吴承天不再多说，与两位殿中重臣飘离密室，陈信见状不再迟疑，也随之向下飘落。

陈信飘到六楼，这时六楼人群已经散尽，除了张、董、连三位长老外，只留下田执事一人，见到陈信下来，田执事微笑说：“宗主又替圣殿解了一谜，田某感激万分。”

“田执事别这么说，”陈信摇摇头说：“无祖的话你们也听到了，只是时机刚好而已……对了田执事、几位长老，你们不去楼上看看？”

田执事摇摇头说：“以我的职分，只能上到五楼，今日能上六楼是圣主的大量，岂能逾越，圣主现在正招待长老们，委我侍奉宗主，不知宗主有没有吩咐？”

“没有、没有……侍奉两字陈信万不敢当，我自己来就好了。”陈信顿了顿又说：“既然是招待，张长老几位怎么没一起去？”

“是我们自愿留下来的。”张长老说：“现在承恩塔顶的能量不再防御，自然需要有人看守，多谢陈宗主的费心。”

“既然如此，陈信先行告退，以后有暇再来拜望三位长老。”陈信与田执事再打了个招呼，随即飘出承恩塔，直往圣殿外飞去。

陈信一出塔，盘旋在塔外的小刚、小柔一声虎吼马上冲了下来，陈信自然知道它们就在外面等候着，只是刚刚实在不方便与它们会面，再加上陈信进入此塔之前，就千万交代过两兽不可胡来，总算是没出什么差错。

两兽在陈信身旁环绕着飞动，一面还不时纵声长啸，这时陈信忽有所觉，连忙一个转身往后山飞去，两兽不再胡闹，跟着陈信的后方追去。

原来陈信刚刚感受到林颖雅忽然将内息微提，并且绕过圣殿往后山断崖处移动，陈信知道林颖雅是听到两虎的欢啸声，于是向自己作了个讯号，准备在后山相会，陈信自然不敢迟疑，还早一步到达后山，不久林颖雅迅速

的飞抵，一道光华闪了过来，让陈信想起圣主吴承天拜托的事情，心里不禁有点为难。

说起来陈信当然愿意见到林颖雅的功夫更高，但是接受了无祖赠与的能力就等于多了一份责任，而这份责任又不是很容易解决的，加上林颖雅一向并不喜欢陈信这么东征西讨的，所以陈信想起这件事是愁多于喜。

但是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与林颖雅一见面，陈信还是老老实实的将这件事情说个明白，一面询问林颖雅对接受那些内息的看法。

林颖雅听完好一阵子不作声，望望陈信又低下头来，陈信心觉不妙，无奈之下只好挤话说：“颖雅，你要是不喜欢也没关系……现在这样修炼下去成就一定也不小。”

“不是这个问题。”林颖雅终于开口说：“阿信，问题在你是不是又要离开地球？”

陈信搔了搔头，一时难以作答，自己要是追寻无祖的脚步，势必要离开地球，林颖雅这时这样说，明摆着是不赞成。

林颖雅见陈信不答话，有点生气的说：“阿信，你答应过我，以后不会再离开我身边的。何况……何况那些去的人又没有一个人回来的，你……不要我了？”

“你不要这么说……你想想看我能拒绝吗？”陈信一个头比两个大。

“你不能拒绝的……”林颖雅摇摇头难过的说：“你从来就不懂得拒绝。”

“颖雅，你怎么这样说？”陈信莫名其妙。

“难道不是吗？”林颖雅抬头大声说：“作宗主、作荣誉议事、去水域星杀怪物，哪件事你知道拒绝的？离开地球一年，回来就带着两个女朋友，还不是因为你不懂得拒绝？”

这不是翻旧帐吗？陈信有点不高兴的说：“过去的事情说好不提了，你现在这样……这算什么……？”

“好！不提就不提。当时你不知道我的心，离开地球我也不来怪你，现在你知道我喜欢你，而且……而且我们……”林颖雅脸一红一咬牙接着说：“你又要离开地球，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

陈信见林颖雅的模样，心也不禁软了下来，轻轻搂着她说：“颖雅，不然你跟我去，密室的内息对我来说虽然没有大用，对你应该很有帮助……你不想和我去吗？”

见陈信这么温言软语，林颖雅眼泪流了下来，呐呐的说：“难道我不想和你去？可是难道我就这样把我妈一个人丢在这里？何况……我多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伯母怎么会是一个人？”陈信安慰说。

林颖雅缓缓挣开陈信的怀抱，轻声的说：“我错了……你不是属于我的……我太天真了。”

陈信望着林颖雅退开两步，心痛如割，心里人神交战，真想就此答应林颖雅，但是自己怎么能这样做呢？不要说当初就答应了三位长老，现在又接受了那股不知道怎么用的内息，更无从拒绝，但是见眼前的佳人如此伤心欲绝，陈信头大了起来。

“我才不放心。”林颖雅低声说：“他能把我们母女丢下二十年不闻不问，谁知道能坚持多久……”

陈信不禁想到当初林闵图不知是编个如何的理由骗过颖雅，而林颖雅

事实上的生父林田昊当年又确实是没办法照顾她们母女，这算起来真是一笔糊涂帐。

林颖雅抬起头望着陈信，目光中闪现着泪滴，依依的说：“陈信，你现在的荣誉已经够多了……而且你又说圣殿中比你功夫高的前辈很多，你就算是为了我，为了我少做一次英雄……好不好？”

陈信只想点头说好，但是就是张不开嘴，好不容易挣出一句话：“颖雅……你让我为难。来，”走向前牵起林颖雅的手，柔声说：“颖雅，你知道我是爱着你的……但是你也明白我当初答应过别人，你替我想想，我能怎么说？”

林颖雅抬起头望向陈信，苦笑摇了摇头，将手从陈信的掌中抽出，缓缓的拭了拭泪，强笑着说：“阿信，这个问题不该问我，应该问你自己……你真的愿意回到平凡，做一个普通人吗？”

“为什么你一定要我做一个人？”陈信忍不住问：“颖雅，难道现在的我就不能爱你吗？”

林颖雅摇摇头，往通往前山的小径走去，一面说：“现在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还是要走……”

走了数步，林颖雅回过头来说：“阿信，长痛不如短痛，你别责怪自己，是我不对。”

陈信万万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连忙说：“颖雅，你别这样……”

林颖雅摇摇头，止住陈信的话又说：“阿信……别再来找我了……对不起。”随即腾身跃起，如一道流星一般的往山下投去。

陈信要追自然追的上，但是不知怎么双脚就是不听使唤，片刻后陈信默然跌坐在山崖旁，哑然无声，小刚、小柔目见两人的争执，虽然并不是完全明瞭，也知道陈信现在是十分伤心，于是缓缓向陈信靠了过来，在陈信身旁趴了下去，两兽一人就这样安静地坐在山崖旁，不出一声，静静的听着下方海浪拍打岩岸的声音。

无元七三四年九月八号

陈信直坐到东方天际泛白，依然没有离开的念头，脑海中穿梭来去的尽是林颖雅昨夜说过的话，不过除了这些以外，陈信的脑中就是一片空白。

这时陈信呆呆的看着东方的海面上太阳正一点一点的冒出头来，约烂的色彩布满了东方的海面与云彩，红色、黄色、橙色，巧妙而迅速的改变着分配的比例，但是每一刹那却又都是那么的完美，陈信的注意力慢慢的被吸引过去，心情也慢慢的平静下来。

这时一些不知名的鸟，正由北而南的越过海面，缓缓的穿过陈信与太阳之间，待鸟群飞了一段距离，陈信才发觉太阳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完全跃了出来，整片柔和的光芒正向四面八方洒了下去，约丽的色彩也同时无声无息的消散，只有上方飘过的云似乎是不舍得，仍然在边缘处妆点着一些美丽的色彩，包裹着中央反映出来的金黄。

这时由陈信后方传来声音：“陈宗主……”

“有事吗？田执事。”陈信自然知道来的是田执事，但是现在自己的目光舍不得离开眼前的风光，于是陈信没有回头，依然望着东方。

“禀宗主，圣主想知道那位林小姐……”田执事向来少见陈信这种模样，一时有词不达意。

不过陈信当然明白田执事的意思，叹口气说：“就烦执事禀告圣主，陈

信无法说服她，实在抱歉。”

“宗主言重了。”田执事连忙说：“圣主也只是表达关心之意而已……我就不打扰宗主了。”随即往下飘身，离开了断崖。

陈信这时已经将难过抛开，心神集中到眼前的世界里，太阳在天空缓缓的散发着热力，整个地球的一切同时在承受着这股热力，眼前的海面，正有部分的海水在偶然的时机里得到这股能量，忽然间变化为气体，向上方缓缓的腾去。

陆地温度逐渐的升高，海面温度也逐渐的升高，但是海面温度上升的速度就是比陆地要慢，于是地面的空气缓缓的上腾，海面的空气也不甘寂寞的涌过来补充，微带湿气的海风就在陈信的脸上、身上柔和的吹抚过去。

陈信在极为舒适的情形下，掌握着四面八方每一个生命或是无生命的变化，身旁的小草正在生长，奋力伸展着身体接受着阳光，将吸收的能量与体内物质结合，产生微妙的变化。

陈信忽然间似乎悟到了什么，但又不大分明，陈信知觉扩散到整个山丘，感应到每一个动植物连人在内，全身都在不断的产生变化，除了一些功夫较为高强的人类，在陈信的知觉延伸靠近时会自然而然的排拒之外，一切的变化都在陈信的掌握之中，而对于不能观察的对象，陈信也不在意，就这样绕了过去任知觉继续的前进，忽然间陈信的心情整个的活泼起来，体会到整个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情绪。

陈信就这样放任着心神，慢慢的进入无思无虑的状态，彷彿以前静坐修炼的时候。陈信不需要静坐已经很久了，没想到今日得空竟然又能回到那种令人舒适愉悦的状态，陈信的心神在四面盘旋了许久，忽然又慢慢的向内收回，然后沿着一个绝妙的弧线往天空散去，整个散入虚空，彷彿自身已经不存在，不知是化为空气、还是雨雾，彷彿消失又彷彿无所不在，陈信也不知是真是幻，自己彷彿融入了整个地球的血脉中，感应着地球的生命与跃动。

却说田执事见陈信奇怪的头也不回，也只好回到圣殿地下的侧殿对圣主吴承天据实以报，吴承天听到消息也不禁讶异，对随侍在身旁的施良牧说：“施左辅，你的看法如何？”

施良牧躬身说：“禀圣主，属下与陈宗主向无接触，不过据田执事的报告看来，陈宗主可能与情侣产生了冲突……照理来说，那位林小姐对自己有机会增强功夫应该不会不快……莫非是对陈宗主又将离开地球有了意见？”

施良牧不愧是圣殿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一番话说出来竟是猜个八九不离十。

吴承天自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转头问赫中行说：“赫右弼，你说呢？”

赫中行也一个躬身说：“禀圣主，属下认为直接问陈宗主最快。”

“也有道理……”吴承天思索说：“昨晚一见，陈宗主该是不善巧言掩饰的人，不过这样会不会有些失礼？”

“不然这样吧。”施良牧接着说：“等一下我们会集中圣殿中的大臣与柳长老等人会面，那时藉庆祝为名邀陈宗主过来，再旁敲侧击看能不能弄清楚。”

“也好……”吴承天说：“田执事，这件事安排好了吗？”

“禀圣主，安排好了。”田执事说：“诸位大臣与平时相同，将于七点集合于大殿，属下将在七点三十分请诸位长老出席。”

“麻烦你了。”吴承天说：“既然如此，邀请陈宗主一事，就麻烦施左辅

一行。”

“属下遵命。”施良牧向吴承天行礼后，将卷发往后一拨，往殿外飘去。

吴承天不再多说，与赫中行、田执事两人相偕穿过回廊，往大殿前去。

圣殿的议事场所，无论是大殿、侧殿或是圣主休息的寝殿，都是建筑在圣殿之下，对外来说圣殿下方深有三层，但是吴承天自然知道，其实圣殿地下不只三层，下方还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物，这些都是当初无祖为了地球的未来所准备的，除了圣殿的高级人员之外，全世界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吴承天到了大殿旁的休息室，自然有侍奉的婢女奉茶递水，田执事与赫中行已经先去殿中等候，与其他的群臣叙话，过不多时，一位年轻的侍卫进入室中，对吴承天说：“禀告圣主，除施左辅之外，其他的群臣已经到齐。”

吴承天点点头站起身来，忽然似乎想到什么事，转头对侍卫说：“长风，听说你认得陈宗主是吗？”

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练武士长之子练长风，一个月之前练长风知道了陈信与林颖雅之事，心丧若死，最后终于决定进入圣殿底层工作，论资格练长风自然是绰绰有余，不过这份职务因为每月只有两天能回地面，通常都是轮班进入，练长风就是看中这一点，他不希望自己再见到林颖雅或是陈信两人的任何一人，所以才主动长期留在地下。

只是没想到今天圣主忽然间问起这件事情，练长风又不能不答，只好躬身说：“禀圣主……属下确实认得陈宗主。”

“听你的声音似乎颇有怨意，怎么了？”吴承天心细如发，瞧出不对。

练长风微叹了一口气，摇头说：“禀圣主，其实也没什么……属下喜欢了一个女子，但是她现在与陈宗主在一起。”

“就是那位林小姐吗？”吴承天点点头说：“难怪你主动调职，你死心了吗？”

“属下有什么可以和陈宗主比的……”练长风苦笑说：“……再加上除了这件事情之外，陈宗主的许多行事也令人心服，我的父亲又是他救的……”

“等一下……”吴承天忽然说：“……你说除了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

“圣主……”练长风有点迟疑。

“直说没关系。”吴承天坚持。

练长风只好说出心中的不满：“陈宗主当初说他与颖雅原本就认识，两人之间也没有感情，还说要帮助我和颖雅，因为当时陈宗主在凤凰星上还有两位爱侣，我不疑有他，对他十分感激，没想到有天他将颖雅约去南岛，不知怎么……颖雅回来之后就光质化了……后来陈宗主也与原来的两位女友分手，这还是我的父亲亲眼见到的。”

“所以……你觉得他骗了你？”吴承天说。

“禀圣主，属下心想，陈宗主有话就直说，为何要出尔反尔，不过……当时颖雅与我已经逐渐越行越远，事到如今我也只有自认倒楣，没话可说。”练长风黯然的说。

“别把这件事一直挂在心头……”吴承天沉吟了一下说：“陈宗主这件事是做的并不完善……不过你的能力也接近低阶武士了，别为了这种事情荒废了练功。”

“是，多谢圣主。”练长风万分感激。

“好好加油。”吴承天拍拍练长风的肩，一面向大殿飘去，一面心想陈信

难道年纪轻轻就性好渔色？不过看来又不像……说不定是误会，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每个人心里转的念头只有自己知道，还要多观察。

吴承天到了大殿，阶下大臣分成两列，整整齐齐的往下排了过去，一共三十余人，练长风的父亲练兆诚武士长也在其中，众人见了吴承天出来，一起恭声说：“恭迎圣主。”

“诸位免礼。”吴承天依次望了过去，点点头说：“诸位应该知道，等一下田执事会将长老团请来与大家相见，今日的议程时间就略为缩短，不知道诸位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报告？”

“禀圣主。”一位身躯微胖，红光满面的中年人越众而出说：“承恩塔七楼的长老团，数百年来一直是以隐居的方式生活，现在要是将消息传了出去，会不会引起轩然大波？”

“难怪屠骁骑会有疑惑……”吴承天见是十二骁骑之一的屠雅权提出问题，心想这说不定也是众人的问题，于是接着说：“诸位有所不知，无祖对此事早有计划……”一面将无祖留下来的说明向大家说了一遍。

众人听了之后虽然啧啧称奇，但自然并无异见，不过这时由殿外飞身飘入一人，一面冲入一面说：“禀圣主，施良牧有事上禀。”

吴承天见是刚刚自己派出去请陈信的施良牧，这时急匆匆的回来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说：“施左辅请讲。”

“禀圣主，属下刚刚去后山断崖，想请陈宗主一会，没想到……”施良牧欲言又止，见吴承天望着自己，只好接着说：“……陈宗主他似乎变成了个空壳……”

“空壳？”吴承天疑惑的说：“施左辅，你在说什么？”

施良牧镇定了一下，吸了口气说：“禀圣主，属下刚刚飘行到断崖，见宗主静坐于崖边，于是出声招呼，一面向陈宗主靠近，没想到陈宗主完全不理睬属下，而那两只异兽却阻住我的去路，似乎不让我过去，属下不想与陈宗主失和，并未与两兽计较，止住脚步再呼唤了陈宗主几声，陈宗主仍然不作答理。属下心知有异，仔细一观察，却发现陈宗主身体虽在，体内的内息却彷彿流泄一空，以观息之术看来，那里根本没有人在。”

“竟有此事？”吴承天不再迟疑，内息向外散了出去，往断崖的方向搜索，果然只感受到两虎的气息，没有陈信的踪影，不禁疑惑的望向施良牧。

这时在殿中也有近十人能够到达这种境界，自然在刚刚也同时将内息往外散出，同样感受不到有人存在的感觉，右弼赫中行首先说：“施左辅，陈宗主真在那儿吗？”

“当然是真的。”施良牧自然知道众人心里的想法，接着说：“圣主是不是亲自去看看？”

“自然要去……”吴承天想想说：“田执事，请长老们一起去。”转头又对群臣说：“诸位各归本位，我与柳左辅、赫右弼及诸位长老去看看，麻烦练武士长亲自指示侍卫，将断崖的方圆十公里封锁起来。今日的晨议就到这里，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随时禀上来。”

吴承天随即往外飘飞，施良牧与赫中行立即腾起追随于后，田执事飘身向着后殿长老聚集等候之处飘了过去，其他的众人只好四面一散，各自回到自己办公之处。

不久之后，田执事与长老们赶到断崖，果然见到陈信一个人闭目坐在崖上，面对着东方，两虎正对圣主吴承天等三人龇牙咧嘴，不让他们太过靠

近。

柳清旋一见这种情况，双目突然一亮，加速往前冲，小刚、小柔见状不再客气，两声虎啸一扬，双双飞起往柳清旋扑去，柳清旋可没见过这种怪物，两股劲力轻轻一堆，想将两虎推开，没想到两虎四爪蕴含着先天真气，向前一挥将柳清旋的内息如裂帛般的划裂，往柳清旋冲了过来，柳清旋吓了一跳，冲势一止，将内息鼓荡于外，弥天盖地的将两虎一阻，随即返身往吴承天的身旁落了下去。

吴承天见状连忙说：“清旋公来的正好，不知道陈宗主现在是怎么了？”

柳清旋又望了望陈信，才回过头来向吴承天躬身说：“老夫失礼了，拜见圣主。”

“无妨……”吴承天说：“……还要麻烦清旋公。”

柳清旋沉吟了一下，有点迟疑的说：“圣主请稍候。”一面闭起眼睛将心神缓缓的往陈信的方向敬了过去。

在场的众人其实都已经试过以观息的方式观察陈信，不过就如施良牧所说的，陈信现在彷彿是个空壳子一般，全身的精气神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时由三百余岁的柳清旋仔细一查，要是也查不出来，恐怕就没有人知道原因了。

众人屏气凝神的等着柳清旋说话，过了好一阵子，柳清旋才吁了一口气，摇摇头回过神来，叹声说：“禀圣主……”

“清旋公请说。”吴承天有点发急。

“这好像是传说中的悟道……但是属下也不敢确定。”柳清旋迟疑的说。

“什么悟道？”赫中行忍不住说：“从没听说过……”

“不是没听说过……”柳清旋说：“……无元四世纪之前，有几位功夫极强的前辈，都有一段时期曾消失不见，这在史上有记载的，也是数百年来未解之谜。”

众人同时想起柳清旋所提的前辈人物，每一个在历史中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确实都曾经在一段时间忽然消失，无论敌我都找不到他的踪影，也就是说在地球上连一丝气息都感受不到，本来柳清旋一直以为这世上还有其他的地方有类似承恩塔顶楼的建筑，就像老人们进入之后从此没有人能察觉他们的存在，不过这时候见到陈信这般模样，似乎又多了一种可能性。

吴承天见状，疑惑的说：“清旋公，如果真如您所说，陈宗主要悟……悟多久？”

柳清旋摇摇头说：“如果真是这样……时间有长有短，短则数日，长则数年。”

“清旋公这样一提，我想起其实纪元前也有这种纪录……”施良牧开口说：“数千年前的几位宗教创始人，基督、释迦牟尼等人都有过这种纪录，另外传说约两千年前，在古中国也有一位叫做达摩的悟了九年，还是没有成功。”这些人的姓名现在的人知道的极少，施良牧也算是博学多闻了。

“九年？”赫中行张大了嘴，秃顶在艳阳下反射着日光煞是光亮。

施良牧望向圣主吴承天说：“这样的话……无祖一事……”

吴承天转头望向柳清旋说：“清旋公，难道没有办法唤醒陈宗主？”

“禀圣主，经施左辅的提醒……”柳清旋望望四周，忽然将内息逼成一缕传入吴承天的耳中接着说：“……属下记得下层的文渊室，似乎有提到这

种事情的书。”

文渊室是在地下层的一处密室，更在三层之下，柳清旋两百年前身为左辅，所以曾经进去过，但是这件事自然属于最高机密，柳清旋提起时只好以传音告知。

“既然这样……田执事！”吴承天扬声说：“这两只蝠虎的防御范围似乎是二十公尺远，想办法在不惊扰它们的情况下，架一个遮阳避雨的棚子，罩住陈宗主。”

田执事傻在当场，这里是孤零零的一处断崖，如何在二十公尺外建棚子？但是圣主既然吩咐了，自己也只好连声应是，吴承天想了想又说：“这几天你还要忙吴议事长来访的事情，这件事交给练武士长好了。”

“是！属下会转知练武士长。”田执事见烫手山芋不在自己手上，心情又轻松了起来，哪知吴承天接着说：“通知一下陈宗主的亲朋好友、天讯媒体，这件事在圣岛上发生，我们责任是推不掉的，你斟酌一下该说的和不该说的，等一下给我一个报告。”

这件事麻烦更大，田执事也只好认了，见圣主离开，只好不甘愿的腾身向练兆诚防守的十公里外小径飘去，一面开始伤神自己要编一个怎样的情节。

田执事飘下山崖，找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练兆诚，将练兆诚的任务交代清楚，转身就要飞回圣殿，这时腕上的收发机忽然传出声音：“田执事、田执事。”

“请说。”田执事虽然正在心烦，仍然应答。

“禀告田执事，黄祥宗主与叶宇开宗主说有事要与陈宗主商量会抵达圣岛，他们在询问陈宗主出塔了没有。”那端回答。

“什么？”田执事这下一个头两个大，自己还没想好理由，黄祥等人不像陈信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一定会引来一大堆的媒体记者，加上两天之后吴安议事长又要来，这下会来圣岛的记者不知道有多少。

那端的人不知道田执事在烦恼什么，接着问：“禀告田执事，我们是不是依然替他们安排房舍？”

“好的……”田执事强定心神说：“就让黄宗主他们住原来那几间吧。”

“禀田执事……这次来的人更多。”那端说。

“怎么说？”田执事纳闷的问。

“这次不止黄宗主等人来，据黄宗主手下的风大将说，还有几位陈宗主以前的战友会一起来，全部的人数大约是……十二、三个。”

黄祥找这些人来干什么？田执事心中虽然疑惑，仍然要处理：“还是安排在笃庞楼吧……陈宗主虽然没有在原来那层居住，应该没有关系。”

“是的，我会处理。”那端结束了通讯。

田执事这时已经飘入圣殿，急忙向圣主吴承天报讯去了。

当天中午，在新大陆联邦中心的黄祥等人，正在饭店顶楼的客运卓卡中等待着，才进入卓卡没有多久，黄吉就忍不住嚷嚷：“为什么要坐卓卡？飞过去又慢不了多少？”

风书雄回答说：“黄吉，黄宗主是担心陈宗主的战友没有办法飞这么远，所以才向联邦借卓卡用。”

“那他们坐卓卡，我们飞过去不就好了？”黄吉不甘愿的说：“好不容易回到地球，却一直没有机会好好逛逛……”

“你又在啰唆什么？”黄祥一瞪黄吉说：“闭上嘴坐好！”

黄吉还是怕老爸，缩缩脖子不再说话。

一会儿之后，谢日言与科芙娜首先到达，两人上了卓卡先向众人一揖说：“晚辈谢日言与科芙娜见过各位前辈。”

谢日言施礼就极为流畅，但是科芙娜免不了有点不大自然，毕竟不习惯。

“别客气，先坐下吧。”黄祥点点头说：“我们还要等几个人。”

谢日言与科芙娜相视一笑，选了个位置坐下，前脚后脚的那雷可夫与肚子微微隆起的李丽菁也掠入卓卡中，那雷可夫可没有这么懂规矩，同大家挥挥手说：“大家好……”

随即往谢日言走去说：“……你们也来了？”

科芙娜起身拉着李丽菁说：“丽菁，你不是有三个月身孕了……你还来？”

“对啊。”那雷可夫唉声叹气的说：“科芙娜，你也帮我劝劝丽菁，叫她在家修养她就不听，硬是要凑热闹，我说晚点再来她就是不肯。”

李丽菁杏眼一瞪一拳挥了过去，但是现在那雷可夫功夫也不同以往，身体微微一侧闪过了这一拳，李丽菁也不管有没有打到，转头对科芙娜说：“不过就是生个孩子嘛……有什么大不了！陈信开宗立派的事情要是没有参与，那不是呕死了……咦，陈信呢？”

风书雄适时的说：“陈宗主他先去圣岛了，我们就是要去圣岛与他会合的。”

“喔……”李丽菁点点头说：“我才想陈信怎么变的这么大牌，有事要找我们居然请别人传话？我正想来好好的奚落他一下……”李丽菁也不管风书雄笑的有点不自然，自顾自的说。

“丽菁……”那雷可夫猛摇手。

“干嘛？”李丽菁回过头来，不懂那雷可夫在摇什么手。

那雷可夫这才低声说：“你说话别这么不客气……”李丽菁回了一个白眼，不过倒是也没再作声了。

这时黄吉忍不住说：“你们功夫都不错耶。”

黄吉见到刚刚李丽菁出拳、那雷可夫闪避的动作中，发现这两人的出招虽然普通，但是速度却是极快，显见功力不弱，彷彿当日在雾灵谷中初见的陈信，事实上陈信当时已经明白了无祖前册中“气流百脉、流转堆积、大海纳川”等数句玄奥难明的话，较之今日的谢日言等人其实还要高出许多。

谢日言点点头说：“我们虽说与诸位相差仍远，但今日有此进境还多亏陈信兄帮助。”

“这就难怪了……”黄祥也有点兴趣的说：“……原来是陈宗主帮的忙？我看各位的内息通而未聚，尚有极大的空间。”

在陈信与黄祥初次相见之时，陈信已经在雾灵谷中悟出了“气凝液滴”的道理，所以内息的凝聚程度更高，而谢日言等人虽然这段时间内各有增益，毕竟还没有悟到这方面的理论，不过黄祥这么一提，谢日言与科芙娜同时领悟到了一些东西，不禁沉思了起来。

李丽菁没有立刻想到这么多，直接一笑说：“老爷爷，我就是想问陈信，为什么我们的内息含量一直无法提升？”

黄祥见了这些年轻人也十分高兴，不作保留的点点头说：“我们到了圣

岛应该就可以见到陈宗主了，凝聚之法各家各派皆有不同，但不外乎以提高压力来产生密度，长此以往自然能逐渐凝练。”这么一说大家都更清楚了，连那雷可夫都静了下来，思考着体内内息状态。

就在这时门外又有两人手牵手的穿了进来，众人抬头一看，李丽菁首先霍然站起，叫了起来：“丽芙妹子……可馨，你们也来了？”她万万没想到两人还愿意来帮陈信？

第四章 圣殿苦修

黄祥见到两人，居然也站了起来，惊异的说：“两位……”却一时接不下去。

原来黄祥发现两人的功力居然远远超过先到的四人，连黄吉等人都似乎有所不及，不禁吓了一跳。

李丽菁见到两人穿入的速度马上就知道比起自己强上许多，她可没有什么心机，直接冲口而出说：“陈信还有偷教你们？”

许丽芙有点害羞的轻声说：“我都是可馨姐教的……”

“其实也不是陈信偷教过我……”赵可馨说：“当时我和丽芙初功成的时候，一面由冰洞中出来，陈信就一面提醒我以后要记得凝练内息，我本来也没注意，回到地球后才忽然明白他的意思，也所以在凤凰星一直没有向大家提起。”

提到陈信，赵可馨与许丽芙的脸上不由得有点黯然。

李丽菁一看心中自责，连忙说：“我没有怪你们……嗯，这位老爷爷刚刚就提醒了我们。”

赵可馨转头望向黄祥微笑说：“这两位一定就是黄宗主了、叶宗主，三位是李大将、风大将……”

“我是黄吉。”黄吉急忙插口说。

“黄古……就是陈信在雾灵谷遇到的野人？”那雷可夫冲口而出，才发觉不对，想转却转不过去，只好尴尬的笑了两声。

黄吉乍听之下也有点愣住，想想自己当时的模样，搔搔头说：“我那时确实是蛮像野人的。”

“现在也没多懂规矩。”黄祥在一旁说：“我这个孩子当初是被陈宗主救出雾灵谷的，陈宗主实在是帮了我们很多。”

那雷可夫见黄吉没有怪罪自己，还自嘲了两句，不禁大起好感说：“这位大叔，有空说说雾灵谷中的有趣事情吧？”

“说当然没问题。”黄吉一翻眼说：“可是最好叫我大哥，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大叔。”

那雷可夫马上从善如流，大哥叫个不停，两人大是相见恨晚，黄吉兴致一起，就要将陈信大战火龙的事情加油添醋的重说一次，黄祥忽然说：“大吉你先等一下，风大将，还有几位？”

风书雄微微躬身说：“稟宗主，还有一位。”

“王仕学居然会一个人来，张婷不来吗？难道也……”李丽菁心想王仕学与张婷算是众人中第一对情侣，不会像陈信一样在感情上出了问题吧？

“不是他们两人。”风书雄说：“是薛乾尚，王仕学说他现在要准备从政，没有办法参加大家的壮举，托我向大家表示歉意，另外像古为年等人说自己大概帮不上忙，大都拒绝了。”

“原来是军师……”李丽菁有点索然，王仕学有时会与自己斗斗嘴还蛮有趣的，但自己却怎么样都说不过薛乾尚，可是他料事确实是蛮准的，有时也不得不佩服。

说人人到，薛乾尚正慢慢的走入卓卡，一面说：“诸位对不起，我来迟了。”

风书雄摇摇头说：“不算迟了，一路转搭卓卡过来也辛苦你了。”薛乾尚是在座中唯一一个不会飞的，由南岛过来要越过大半个地球，自然快不了。

“这是应该的。”薛乾尚坐了下來说：“我是最后到的吧？”

风书雄点点头坐上控制座，将手一伸说：“我们出发。”

只见卓卡缓缓的将门关上，慢慢的向上浮起，随即猛然加速往圣岛的方向喷射过去。

下午众人到了圣岛，赵、许两女本来心想就要见到陈信，不由心中忐忑，没想到迎接他们居然只有田执事一人，在田执事略为说明发生的事情之后，众人吃了一惊，立刻由田执事领着往圣殿后方的断崖飞去。

众人一到断崖，眼见陈信毫无所觉的坐在崖上，一些圣殿武士正在数十公尺外架设各种骨干，大概就是出执事所说的搭棚子，许丽芙首先往前冲，一面大声叫：“大哥……”

小刚、小柔自然认得许丽芙，但是两兽虽然并未咆哮，仍然纵身挡住了许丽芙的去向，许丽芙一楞停了下来，眼睛不争气的留下泪来说：“小刚、小柔，我不能过去吗？”

小刚、小柔同时摇了摇大头，小柔更是向前一拱，将许丽芙向后又推了数公尺，赵可馨见状闪到许丽芙身旁，轻声说：“丽芙，先退过来。”随即拉着许丽芙后飘。

这时谢日言与那雷可夫扶着薛乾尚也已经飞到，那雷可夫一见到陈信现在的状况，忍不住叫：“陈信……陈信……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你又在胡说什么！”李丽菁忍不住骂起那雷可夫。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黄祥不管这些小朋友的打打闹闹，问起田执事。

“今晨……我来见陈宗主的时候他还没有入定，不过那时宗主就已经在面对着东方凝视着，后来我与圣殿中的人员过来，长老们才有了些推测……”田执事顺便将众人的猜测说了出来。

“我有一事请教田执事。”一直沉默着的叶宇开忽然说：“陈宗主应圣殿之邀来到圣岛，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何事？”

田执事心想既然圣主交代，承恩塔顶楼密室的事情即将公布，现在告诉黄祥等人应该也没有关系，于是将陈信来到圣殿数日的事情说了出来，不过田执事也不大清楚无祖交代的事情，也只好粗略带过。

“这么说……”风书雄说：“陈宗主昨晚离开圣殿之时还没有异状？”

“是的……”田执事想起除了自己之外，最后一个见到陈信的就是林颖雅，这事还要问她才对，何况陈信提到林颖雅时又不大对劲，于是点点头自语说：“对了，该问问她。”

“问谁？”赵可馨功力既高，站的又近，听到田执事说的话，马上追问。

田执事迟疑了一下，才说：“宗主昨晚曾与林小姐见面……两人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林颖雅？会发生什么事。”那雷可夫摇头说：“他们是情侣耶？”

“这样吧。”薛乾尚开口说：“我与颖雅也算旧识，就烦田执事指引一下，该如何才能找到颖雅。”

田执事点点头说：“也好，不然我先带诸位到休息的房间，再请林小姐前来。”

这时练兆诚武士长刚与一些侍卫运了批建材过来，见到黄祥等人自然前来招呼，他一面大声说：“陈宗主一定没问题的，八成又是在练什么特殊的功夫了。”他对陈信具有充分的信心。

听到练兆诚这样说，那雷可夫也附和的说：“对，陈信又不是第一次吓我们了。”虽然说的不是十分清楚，不过大家想起以前的往事，陈信确实有好几次闭关的纪录，心情也变的比较轻松一点，于是顺应着田执事的安排，往圣殿中行去。

无元七三四年九月十号

薛乾尚与林颖雅会面，虽然知道了两人间关系的变化，但是似乎也没什么大用，黄祥等人更是一团乱，本来要以陈信为首开创一番事业，没想到陈信居然神游去了，又不知道要等多久，圣殿方面又语焉不详的，不知道有没有阴谋。

还好昨夜田执事对众人说，第二天吴安议事长就会到达，到时圣殿会一起做个简报，众人也只好按耐下焦急的心情，好不容易吴安抵达，黄祥等人也被请到承恩塔五楼，过了片刻，吴安进入了承恩塔，随行的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地球巡逻队总队长林田昊，也就是林颖雅实际上的生父，至于其他人倒是留在楼外并未进来。

众人会面依例略作寒暄，尤其是练兆诚与林田昊两人曾一同出生入死，见面更是格外亲切，过了片刻众人依序落座，田执事对等待着的众人说：“诸位且请稍候，圣主与柳长老将会亲自过来解说。”

黄祥与叶宇开两人吓了一跳同时站起，黄祥迟疑的说：“圣主？”

原来黄祥与叶宇开都是百多岁的年纪，自然听说过圣殿中的首脑称之为圣主，向来不见外人，没想到今日圣主居然亲身出现，岂不让两人吃惊？

至于吴安却是早知圣主动邀自己来访，早已惊讶过了，另外那雷可夫等众人倒是不知者不惊，依然稳稳的坐着，没当他一回事。

“是的。”田执事说：“圣主认为兹事体大，圣殿不可如往常般故步自封，所以决定亲自出面。”

“那位柳长老又是谁？”吴安虽知道长老团也开禁了，不过对柳清旋没什么概念。“老夫不过痴长数载，议事长无须挂怀。”这时楼中忽然传出声音，吴安东张西望的不知声音从何而来，倒是那雷可夫等见识过陈信也有这种功夫，反而不大吃惊。

就在这时，吴承天与柳清旋两人忽然出现在六楼，连林田昊都看不清这两位是如何上楼的，一惊之下不禁心想，这两人只怕不弱于陈宗主。

只见这时吴承天向众人点头为礼，一面说：“在下吴承天，有劳各位久候。”

“老夫柳清旋。”柳清旋向众人拱拱手，两人同时入座。

吴安首先站了起来说：“本人吴安，现任领导团议事长，圣主召见在下

是在陈宗主之事发生之前，却不知所为何事？”

吴承天也不再客套，将陈信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其中当然特别提到无祖交代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座的众人都是第一次听到，真是又惊又奇，而后陈信到底为什么忽然进入了现在的状态，吴承天却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众人听了之后都沉默了下来，片刻之后吴安才首先打破沉寂说：“圣主的意思是……要将这件事情公布出去？”

“是的。”吴承天说：“既然无祖建成此塔，希望能提高部分光质化人物的内息，而且我们也有这个义务派出些人手帮助无祖。”

“可是事隔数百年……”吴安说：“无祖总不会还活着吧？”

“机会虽渺茫……”吴承天说：“但也不是不可能，这位柳长老就已经三百余岁了。”

“什么？”众人望向白发苍苍的柳长老，皱纹也没有特别多，怎么会三百多岁了？吴承天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吴安这时不好表示怀疑，只好说：“不知道圣主希望我帮什么忙？”

吴承天说：“我估计承恩塔顶的内息至少还可以帮助七、八个光质化的人，但是除了陈宗主外，现在已经光质化的只有……那位林小姐，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似乎对这件事情兴趣缺缺，我们也不能勉强。”

“诸位。”薛乾尚忽然说：“在下有事报告。”

薛乾尚在这种场合中角色实在极轻，但是又不能不说，只好开口。

田执事连忙接口说：“禀圣主，林小姐这两天只肯与这位薛乾尚小兄弟会面，他与陈宗主及林小姐原来都是好朋友。”

“原来如此……”吴承天微笑点点头说：“薛先生请说。”

“林颖雅她与陈信见面时，两人对于陈信是否应再度离开地球起了争执……算是不欢而散，所以才会对这些赠与没兴趣，我想她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就算接受，她也不放心离开她的家人。”薛乾尚说。

林田昊这才知道刚刚大家说的林小姐就是自己的女儿颖雅，脸色不禁变了，当时来找廖霞谈过之后就没再联络，不知道陈信到底与自己的女儿产生什么冲突，这时想想忍不住说：“我与这位林小姐的长辈有点渊源，我再去试试看好了。”

“不论她同不同意其实都无妨……”黄祥摇头说：“……陈宗主要是一天未醒，这件事情也不能解决。”

吴承天望向柳清旋，柳清旋向吴承天点点头，转头对众人说：“其实是有办法叫醒陈宗主的……”

众人一阵哗然，这不是废话，那你不早叫？只听柳清旋接着说：“……但是陈宗主现在进入这种阶段是极少有的事情，要是贸然将他叫醒，不但这次绝对无法悟道，以后也未必会有进入这种状态的机会，而且……”

柳清旋迟疑了一下说：“叫醒的方法是根据无祖搜集的古书所载，到底有没有用还不确定，要是失败了，唉……”

众人面面相觑，柳清旋这么一说，没有人敢提出叫醒陈信的建议，吴承天望望众人说：“所以我的意见，希望能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先以各种方式将这件事情传播出去，然后我们想办法产生光质化的人物，并结合无祖研发出来的特殊物质建造一艘卓卡，以供陈宗主日后出征之用。”

吴安摇摇头说：“其他的还好办……光质化这可不是说有就有的。”

“无祖曾经提示。”吴承天说：“光质化可能与极快速的增强内息有关，

而根据圣岛的纪录，光质化的人物通常都是在五、六十岁青年之前就达到光质化了，比如说……这几位年轻人就很有机会。”

这下说到了自己，谢日言与科芙娜的眼睛不由得发出了光彩，兴奋了起来，吴承天接着说：“不过速成毕竟有风险，圣殿长老团愿意在旁出力辅佐，尽力维护，相信风险可以降到最低。”

“晚辈谢日言，希望能有机会。”谢日言忽然站起来说。

“好的，谢小兄弟请坐。”吴承天微笑说：“当然诸位与陈宗主本有交情，相信最为合适，不过这件事，事关地球的未来，最好以公平为原则，还是在公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再作甄选……”

谢日言听到了不禁满心失望，低下了头。

吴安也不管谢日言心情如何，接着说：“圣主的意思是……先公告、再征选、然后这些人再由长老团教导，最后达到光质化能力的人就能到八楼承受能量，再配合陈宗主出发。”

吴承天点点头说：“吴议事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打算等到最后关头，陈宗主要是仍然不醒，才试用那个方法，我这里拟了一个时间表，我们先行公告，三个月后举办征选，期以半年的速成，最后成功的人再上八楼，这些事希望能在一年内完成，当然圣殿也会在这一年内将新的卓卡建好，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这样也好。”黄祥心想领导团说凤凰星的移民要一年的宣传时间，刚好一起处理。

而吴安也没有意见，地球上的武学衰败已经到了一个阶段，难得圣殿要派出人力来振兴，不过会不曾藉此图谋政权？此事不可不防。

吴承天见谢日言一直低着头，笑着说：“谢小兄弟。”

“是。”谢日言连忙抬起头。

“既然已经来到圣岛，长老们在前三个月也没有事情，你们就留下来吧，到时候再一起参加选拔。”吴承天微笑说。

天下还有哪里找得到更好的师傅？谢日言与科芙娜一起跳了起来，高兴的连连点头。

一旁的那雷可夫低声对李丽菁说：“丽菁，再过三个月你的肚子更大了，我们还是放弃吧？”

“大一点有什么关系？”李丽菁一撇嘴说：“要回去你自己回去。”那雷可夫愁眉苦脸、搔头摸耳的想不出办法，只好坐着乾着急。

薛乾尚的功夫现在沾都沾不上边，心想没有自己的事，起身说：“我想我可能没有机会了，这样吧，黄宗主有需要我帮忙时我再尽力。”

“谁说没机会的？”柳清旋忽然说：“要是你有心，我收你为徒。”

柳清旋见到薛乾尚虽然是在座中功夫最低的，但是换句话说就是最容易塑造的，圣殿中想找到这种人还并不容易，既然有缘，加上薛乾尚人品极佳，柳清旋一时兴起说出了收徒的话来。

薛乾尚听见先是一愣，答不出话来，而柳清旋长老话一出口也有点自觉孟浪，要是被拒绝岂不丢脸？紧接着说：“若你没兴趣……那便作罢。”

怎么可能没兴趣？功夫不如人已经太久了，薛乾尚不再迟疑，立刻拜伏于地说：“弟子薛乾尚拜见师傅。”

“好、好，起来。”柳清旋一笑说：“你们几个年轻人等一下也跟我来，我替你们找师傅。”一面望向赵可馨与许丽芙两女说：“噢，两个小姑娘功夫

也不错喔。”

练兆诚一看不对，总不能让长老们都收外人，连忙上前说：“恭喜柳长老收得资佳弟子……”

“我知道你的意思，”柳清旋心情正好，笑着说：“你从侍卫中选出几个三十岁左右，资质不错的，我也替他们找师傅，现在都闲着没事了，替他们找找事情忙一忙也好。”

练兆诚大喜，躬身应是，这下自己儿子练长风不就有机会了，这些老古董在七楼一关数十、数百年，整天闲着没事，就算没有光质化，功夫也一定大进，一定想出一大堆精妙的功夫，这种机会可是千载难逢。

“我可不可以啊？”黄吉听了半天忍不住想凑一脚。

“这……”吴承天有点为难的说：“您今年……贵庚？”

“圣主别理会他。”黄祥连忙说：“我这个儿子确实七十多了，不过还是不懂事。”转头对黄吉说：“别胡说八道。”

黄吉不敢再说，不过心里就是不信邪，心想七十岁就不能光质化了？反正你们说要速成嘛，我自己试。

田执事见诸事妥当，点点头说：“吴议事长，现在记者们已经群集圣岛，不知道您觉得什么时候举办记者会比较好？”

吴安想想说：“就明天好了，麻烦田执事通知了。”

众人不再有意意见，各自散出，林田昊自然是快马加鞭的赶去林颖雅的家，黄祥等人干脆帮着圣殿武士建棚子，自己也搭了几间小屋在附近住了下来，而谢日言等七人被柳清旋带进圣殿下层修练，更不知道在吴安第二天宣布之后，在整个地球上引起比陈信等人初来之时还要盛大的修练武技风潮。

无元七三五年六月十五号

前三个月，在长老团的加意栽培之下，薛乾尚、谢日言等人果然顺利的取得继续留在圣殿修练的资格，同时留下的共有二十位，除了薛乾尚等七人之外，练长风自然也在其中，之后的半年，圣殿将所有记载过的、想的出来的方法全部都用上了，因为每个人至少都有一到两位的长老护法，在不惧走火的情形下，赵可馨首先成功的光质化，而后是许丽芙，最令人意外的，第三位光质化的居然是薛乾尚，也许比起进步的幅度来说，薛乾尚的进步速度更快也不一定。

到了半年后的现在，二十人中共有十五人成功的光质化，但是光质化的先后并不代表强弱，而且因为没有人知道密室能量足以供多少人使用，只好以每个人的能力高低决定顺序，现在正是到了较量的时候了，众人相处了半年，当然或多或少产生了感情，谈起要较技不禁有点迟疑。

众人中尤其是李丽菁最为着急，她在两个月前顺利的产下了一个小女孩，但也因此前后荒废了几个月，所以格外的勤奋，希望能将这些日子的损失补齐，当然更不用说那雷可夫这些日子吃了多少拳头。

到了较技的那天，众人齐聚在圣殿内的广场，长老们也难得的出来见见天光，这时天空四面早已围满了许多搭乘着卓卡的记者，实况报导这次比武的盛事。

这时柳长老缓缓的飘了出来，对众人说：“你们十五个人成功的光质化，值得庆祝，不过密室能量未必够大家使用，所以无可避免的必须分出一个排名，为了能够完全的公平，又不要太占时间，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

底下的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只听柳长老继续说：“我们长老团这些日子，与各位朝夕相处，经过这几天的研究，将诸位名次初步定了出来。”

这样最好，那雷可夫心想，一定要打一打才能分出胜负未免太伤和气，没想到柳长老接着说：“但是诸位的高低不经过一番实证还是看不出来，加上部分的人实战经验不够，所以我们依著名次分成三组，每组分别将名次比试出来，第二组的第一名——也就是第六名，有权利也有义务向第一组的最后一名——第五名挑战，只要与排名前一位没有交过手，就拥有挑战权，我们希望今天能将第一步的排名分出来，我们再谈第二步。以下是各组名单……”

随着柳长老一面念，大家心里其实也有底，第一组是练长风、赵可馨、薛乾尚、宋庭、谢日言等五人，第二组是张路、李丽菁、科芙娜、许丽芙、克鲁米五人，第三组是那雷可夫、卢非、舒红、金思助、绿玉娇等五人。

组别一分完，李丽菁马上把那雷可夫抓到旁边去耳提面命说：“你要是在第三组没有拼到第一名你就完了，前八名还比较可能是安全名单，后面能不能成功就要靠运气了，我可不想一个人飞离地球。”

那雷可夫知道李丽菁这次可不是在开玩笑，只好猛力点头。

首先进行的是第一组五个人分批的比赛，因为大家都在安全名单中，所以嘻嘻哈哈的点到即止，过了片刻分出胜负，练长风以三胜一和名列第一，谢日言与薛乾尚分别以两胜一负一和名列第二，第四是赵可馨，第五则是原来侍卫队副队长的宋庭，这个结果自然是在一旁的练兆诚武士长最为开心。

但是第二组就比较激烈、李丽菁与科芙娜分别以四战全胜、三胜一负成为第六、七名，许丽芙也蛮加油的拿了个第八，另两位张路与克鲁米则分别是第九与第十。

到了第三组比赛的时候，那雷可夫果然不负众望的连下三场，其他的对手又都有胜有负，眼看第三组的第一名已经确定，免不了不大小心，阴沟里翻船的输给了前三场都输的绿玉娇，虽然那雷可夫仍然是第十一名，绿玉娇仍然是第十五名，李丽菁的脸色还是很难看。

到了晚上四面灯火大亮，要将名次正式决定，首先登场的就是那雷可夫挑战张路，那雷可夫是在老婆的严令之下不敢不努力，而张路升级已经无望，就看能不能保住位置，于是必定会拿出全力，所以其实这一场说不定才是大家认真的第一场比赛。

张路首先跃入场中，一手拿着大刀等待着那雷可夫，张路是自己苦学有成，在这次的征选中好不容易能进入圣殿，当然更是谨慎，那雷可夫这几个月学的都是棍法，自然将棍一提，跃上前去。

两人互相行礼，架势一摆，两人身上同时腾起了明亮的光焰，那雷可夫大喝一声，耍起一片棍花，同张路劈头盖脸轰了过去，张路见对方用的是棍，心想首先就是欺入对方的攻击范围，于是将刀护住上半身，向着那雷可夫的中盘欺近。

两人迅速的一个交错，兵器交击叮当两声，两人又闪了开来，张路刀芒一闪，回身就向那雷可夫的大腿削去，那雷可夫见自己慢了一步，只好回棍防守，只见张路刀法施展开来，煞是好看，那雷可夫却也守的紧密，两方兵刀相击之声不断的响起，绵密的撞击声还颇为好听，李丽菁越看越紧张，在一旁不断的挪动脚步、走来走去。

眼看对手越逼越紧，那雷可夫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否则有输无赢，想起师傅教的一招，当下往后一退。

而张路自然是得理不饶人紧迫不休，那雷可夫在广场退了一个弧形，忽然一个翻身闪过张路的一刀，往后便逃，张路自然紧追过去，心想虽然不能真的伤了那雷可夫，但是往背后的衣尾砍过去也一样算赢，于是微微收劲，向准了那雷可夫向后飘起的衣衫劈去。

哪知这时那雷可夫忽然一个向后躬身，棍端已经势如急电的往自己眼前射来，张路这下连防都来不及，还好刚刚未用全劲，张路勉力向后一翻，险险的躲过了这一棍，在两公尺之外落地。

这正是那雷可夫发挥的最好距离，马上一棍向张路的右肩点了过去，张路右边一档，正要一个转身向那雷可夫欺近，那雷可夫现在可学乖了，棍端吞吐如蛇的点向张路，就是不让张路靠近。

张路一见不妙，对方占了主动，在那雷可夫一棍点来的时候，忽然左掌外翻，泛出一道光华往那雷可夫的棍腰撞去，右手中的大刀也顺便往那雷可夫的脖子横劈了过去。这一下那雷可夫倒是一阵意外，今天一天比了下来，大家几乎都没有外发掌力，因为每个人光质化后动作都十分迅捷，掌力发出对方早已知机闪避，反而耗费功力，没想到对方居然以掌力对付自己的棍子？

那雷可夫迅速的收了棍子斜斜向上的旋身一甩，藉着腰部的力道使棍子震开了张路的刀，两人一时持平，谁也没占便宜。

很快的两人再度交缠在一起，两方都十分小心，但是这一下那雷可夫就渐渐的占了上风，毕竟兵器较对方的长了半公尺，张路越战越是心急，眼看又快被逼紧，只好蓦的又伸出一掌向那雷可夫劈去，这一次劲力蕴含量更大，那雷可夫心里一惊，张路拼老命了？望空一旋将棍子甩成棍花，劈散了张路的掌劲，耐心的继续进攻。

但是张路每到紧要关头总是以掌力救命，两人也一直维持和局，不过过了数百招之后，张路的气息终于逐渐粗重，最后一个不小心被那雷可夫的棍端擦过右肩，旁边的长老们个个明察秋毫，张路只好黯然一退，自承失败。那雷可夫退了下來，心里颇觉得意。其实陈信当初的七位战友，除了薛乾尚与众人功夫不同之外，众人的内息含量都差不多，而那雷可夫会被排到第三组也是因为平时不够积极，使得长老们做出错误的判断，果然在老婆的压力下马上努力起来，休息片刻后，又过关斩将的击败的克鲁米，抢了第九名的位子。这时柳长老出场说：“那雷可夫晋级到第九名，因连战两场，与第八名之争延后举行，先举行五、六名之争。”

李丽菁正式第六名，在第二组中连赢四掌，气势正雄，而第五名的宋庭却在第一组中连输四场，心情正糟，一个不留神就被李丽菁划破左袖，只好再多输一场，落到了第六名。

李丽菁继续挺进，第四名却是老相识赵可馨，两人走到广场中间，互相一礼，赵可馨微笑说：“丽菁姐手下留情。”

“不用客气。”李丽菁大方的说：“彼此都别留手。”

“姊姊先请。”赵可馨微微一笑，将剑立在中宫，等候李丽菁进攻。

按道理李丽菁是挑战，自然应该先攻，于是不再客气，右手一振抖起五朵剑花，往赵可馨点去。

赵可馨不慌不忙，将剑由左往右一挥，顺畅的破去了五朵剑花，随即一个闪动划出一片光屏，两道剑影隐在其中，分成左右向李丽菁的两肋刺去。

李丽菁没有中计，向旁一闪，挥剑挡过了其中一剑，随即继续抢攻。

叮叮当当的过了片刻，两人谁也奈何不了谁，也都极为小心，数十招过去，李丽菁心一横，身型一飘飞了起来，身剑合一的往赵可馨穿去。

赵可馨眉头一皱，李丽菁这样攻击自然是拿出了真功夫，不过这样很容易胜负分明，要是站在地上的人卸力闪过，天空飞的人身型一过就有极大的破绽，不过因为这几个月来，在长老团的带领之下，李丽菁的内息与赵可馨已经难分轩轻，赵可馨并不容易借力卸力，也就是说并没办法顺利的掌握到对方的缺点。

赵可馨接了两剑后，发现原地做势及不上李丽菁空中加速的力道，这样下去自己将陷入困境，于是不再迟疑，在接了第三剑之后，也是忽然一个腾身向上飘了起来。

两人本来就都是以御风术见长，现在功力大幅提升更是快速，只见两人在天空中盘旋追逐，速度越来越快，加上身上散发出来的光华，简直像两个飞舞的仙子，不过众人在下面越看越是惊心，两人速度加到这种程度，一不小心就是两败俱伤，那雷可夫更是收起连续两胜的喜悦，开始替自己的老婆担心。

两人也知道这样危险，过了片刻不再相对互击，两人同时一转方向，往对方的后方追去，只见两人在天空大兜圈子，光影在天空环成了两道不断浮移的光圈。

虽然两人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就是谁也追不上谁，过了片刻，赵可馨终于逐渐的拉近距离。

虽然仍然有一段距离，李丽菁也知道自己一定追不上赵可馨，又过了两个盘旋，李丽菁忽然折向往上一冲，赵可馨心知对方有了其他的对策，但是也不示弱的折向跟了上去。

两人迅速的上升了数百公尺，数名长老一腾身也跟了上去，那雷可夫再也坐不住，站起来紧张的望着上方。

转眼间两人上升到了一千公尺，李丽菁忽然在半空中一个转身，虽然还是向上升，但是已经变成了头下脚上，右手的剑随即一挥动，在赵可馨上方布起了一片剑雨，赵可馨一见对方转身马上知道对方作何打算，但是两人距离迅速的缩近，赵可馨也只好先挥出一片剑山，与头上的剑雨迎了上去。

两人一接触，只听叮叮的响成一长声，两人一面交击一面继续向上升了上去，但是内息逐渐的转化为攻击的力量，不久之后速度慢慢的变慢，终于开始向下落了下来，赵可馨心念电转，要是一直下降本来也没有什么，但是终究会落到地面，那时自己再无退路，恐怕会就此落败。

没多久赵可馨眼见距离地面剩不到五十公尺，忽然左掌右剑同时击出，这时李丽菁的长剑正与赵可馨的长剑纠缠，腾不出手来以剑破气，只好左掌同时一挥与赵可馨两掌相击，两道光芒一撞，轰的一声炸裂开来，将两人往上下方弹出。

赵可馨逮到这个机会脱开李丽菁的纠缠，往旁一盘旋落下地来，李丽菁这时也知道两人回到了一开始的状况，自己要是这么不断的飞下去，内息耗的比赵可馨还快，恐怕不耐久战，于是也往数公尺外移落，准备养养内息。

而这时赵可馨见李丽菁落地未稳，一挥剑正想前冲，忽然眼前闪出了一个人影，赵可馨吃了一惊往后飘退，这才看清原来是柳清旋长老，只见柳清旋点头说：“我想以诸位现在的能力来说，无祖密室中蕴含的内息至少也

够八人使用，两位同列第四就好了，不必生死相斗。”

原来柳清旋见两人越斗似乎越是不留余地，不希望有意外发生，于是叫停。

其实李丽菁与赵可馨两人，当初为了许丽芙与陈信之事彼此就有心结，后来虽然曾有一段时间似乎皆大欢喜，但两人也不大投缘，今天忽然有机会一分高下，自然不会留手，不过没想到会以不分胜败结束。

赵可馨见状向李丽菁一揖说：“多谢姊姊手下留情。”

李丽菁摇摇头说：“我没赢你，你也没输我，我可没留情。”

赵可馨见状笑着摇摇头，走回了座位。

待李丽菁回座之后，柳长老接着说：“再来是二、三名之战。”

薛乾尚起身说：“师傅。”

柳清旋疑惑的望过去，薛乾尚继续说：“既然刚刚我与谢兄之战就输了，我看不如不要比了，我愿意做第三名……”

“这样……”柳清旋转过头望向谢日言，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见。

谢日言站起说：“薛兄，适才小弟险胜一招，若再次交锋还不知鹿死谁手，况且长风兄连赢三场却只有薛兄能与之打和，小弟却又是长风兄的手下败将，岂敢厚颜自承第二？”

“谢兄过谦。”薛乾尚说：“长风会与我和局，一方面是当时练兄连赢三场已笃定获胜，另一方面诸位耗掉长风兄不少力气，小弟才能维持不败。”

谢日言还想说，柳清旋挥手阻住两人说：“不用再客气了，就暂时两人同为第二好了。”柳清旋长老心想这次争排名，主要就是为了进入密室的顺序，既然处于安全区，不再互相攻击也是好事，于是柳清旋接着说：“下一场是八、九名之争。”

上场的两人是那雷可夫与许丽芙，那雷可夫见到许丽芙实在不大好意思狠狠的抡棍劈下去，结果一个不小心被许丽芙的剑划过衣服，终止了晋级机会，李丽菁虽然想帮自己老公加油，但是自己与许丽芙又是手帕之交，见那雷可夫尴尬的回座，终于难得的没有拳打脚踢。

而霉运当头的宋庭遇到柯芙纳又是败下阵来，跌到了第七名，后来终于奋发图强，拼命的与许丽芙对攻，许丽芙心里一怕，被宋庭一轮急攻迫出场外，也忘了自己会飞，只把教导许丽芙功夫的长老气的吹胡子瞪眼。

到了傍晚一切结束，柳清旋才站了出来说：“明天圣殿外只要能光质化的人，都能向你们挑战，今天一方面让各位熟悉对战，一方面让挑战者在天讯上了解一下你们的功夫，明天他们才能自己选择适当的名次挑战。”

原来是这样……众人这才知道，难怪一开始就说还有第二步，不过这么千挑万选的，才在长老团的帮助下“制造”出十五位光质化的青年，难道外界还会有其他能光质化的人？

第五章 世代传承

当晚，许丽芙趁没人注意的时候离开了圣殿，她往上空一飘，光华隐隐的向外透出，直直的往后山飘去，飘出不到数公里，下方忽然冲起一人，一面说：“这位小姐请稍候。”

许丽芙身形一缓，低头望去，见到一位身着白袍，看服饰是低阶武士的中年人正往自己飘来，一面说：“前面是禁区，不可通行的。”

许丽芙点点头说：“我知道……我是陈宗主、黄宗主的朋友，想来找他们的。”

那人点点头说：“原来如此……请在这里等一下。”随即向下方一个亭子落下，看这半年多来，圣殿武士为了陈信也是十分辛苦。

过了片刻，李如铁经这位武士的联系向这里赶了过来，一落下来见到是许丽芙就摇摇头说：“许小姑娘，陈宗主还没醒。”

“我知道……”许丽芙低着头说：“我只想远远的看看他。”

“这没问题。”李如铁想到今天的较技，笑呵呵的说：“小姑娘，今天抢到第几名？”

“第八……”许丽芙有些害羞的笑笑说：“不上不下的。”

“不容易了。”李如铁点头说：“风二弟今天有去看，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功夫都比我们高了。”

许丽芙又柔柔低笑两声，不好回答，李如铁一拍脑袋说：“看我说着说着都忘了，走！

我们去见两位宗主。”

许丽芙点点头，两人同时向亭外腾起，往断崖飞去。

见过两位宗主后，许丽芙离开简陋的房舍走到断崖旁，而两只蝠虎依然守在一旁，见到有人过来连忙站起，许丽芙知道两虎不让人靠近，停留在二十公尺外，望着崖前的陈信，因为顶端棚架早已搭好，陈信现在连月光也照不到，裹在一片黑暗之中，只隐约分的清面目。

许丽芙找了块大石坐了下来，凝视着陈信，眼泪慢慢的流了下来，许丽芙也不擦拭，想起与陈信相聚过的日子，心里的酸甜苦辣忽然间一起涌上。

蝠虎见许丽芙没有靠近的打算，也回到陈信身边伏下，许丽芙慢慢的止住了泪，缓缓的轻声的说：“大哥……我是为了你才来的，你可千万要醒来……，不然……我做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一直……”许丽芙话声渐低，又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

过了片刻，李如铁又由屋中走出，一面向许丽芙打招呼说：“许小姑娘，他们说又来了几个人想见陈宗主，会不会是你的那些朋友？”

许丽芙连忙擦擦面上的眼泪说：“我不知道。”

“没关系。”李如铁说：“我去看看。”一面向山下飞去。

黄祥这时走出来说：“许小姐……”

“黄宗主，叫我丽芙就可以了。”许丽芙说。

“好，丽芙……”黄祥说：“这些日子都学了什么？”

“其实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练气。”许丽芙说：“另外有位长老教我剑法。”

“书雄说你们的功夫都变得很不错……到时候一定会对陈宗主有帮助的。”黄祥慈祥的说。

许丽芙低下头来没有答话，这时山下破风声传来，却是李丽菁与科芙娜两人来了，李丽菁一到就说：“丽芙，一算就知道你跑来这里了。”

“丽菁姐……”许丽芙也摇摇头，不想再说。

“算我拜托你，你别这么痴好不好？”李丽菁仍然忍不住埋怨。

科芙娜比较温和的说：“其实长老们当时也说有办法让陈信醒来，你别

担心了。”“谢谢你……”许丽芙解释说：“我也不是担心，只是今日难得不必练功，我想见见大哥。”

“天底下就是有你这种傻瓜。”李丽菁说：“你没看赵可馨来不来？她的那堆臭男生聊的才愉快呢。”

“丽菁姐你别这么说。”许丽芙说：“可馨姐只是比较活泼大方，我自己不习惯……”

“我也不是说赵可馨不对。”李丽菁说：“陈信又不是多有良心，等他干什么？其他的事情我没话说，提到感情的事情，这个陈信……”

“丽菁！”科芙娜见许丽芙泫然欲泣的模样，止住了李丽菁再往下说，望望僵坐的陈信说：“……明天的挑战结束之后，我们就要依序进入承恩塔了，当承恩塔的能量耗尽，陈信要是还没醒来，柳长老会有办法的。”

许丽芙对柳清旋其实也很有信心，不过关心则乱，免不了患得患失，这时听科芙娜这么说，念头一转间忽然问：“谢日言和那雷可夫呢？”

“他们和军师聊的正愉快。”李丽菁叫薛乾尚军师习惯了，接着说：“看他们聊的高兴，我和科芙娜就跑来找你了，对了，军师的功夫真的进步好多。”

科芙娜说：“听教我的长老说，因为薛乾尚原来功力薄弱，柳长老反而容易从头开始让他修练与联邦以前完全不同的功夫，与我们主要是看护与指导完全不同，他算是柳长老真正的入室子弟。”

“回去吧。”李丽菁说：“除了你以外，大家都在，我还要回去盯着那雷可夫，今天他输给那个绿玉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许丽芙不禁有些失笑的说：“丽菁姐你太多心了，那雷可夫不会的。”三人一面向圣殿慢慢的走回。

“难讲。”李丽菁猛摇头：“男人要盯紧一点。”

许丽芙不再多说，笑着摇摇头，这时科芙娜忽然说：“丽芙，你觉得练长风这个人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很好啊。”科芙娜忽然这样一问，许丽芙一头雾水。

“听说那个女人原来是跟他在一起，后来才被陈信抢走的。”李丽菁抢着说：“不过练长风他说这半年来已经逐渐忘了那个女人。”

李丽菁因为陈信变心甩掉许丽芙，提到林颖雅都不大客气的说“那个女人”。

“是吗？忘了也好。”许丽芙没什么兴趣，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

“才不好呢。”李丽菁一脸正经的说：“通常自己以为由前一段恋情中走出来，其实是因为下一段恋情正要开始。”

“丽菁姐。”许丽芙笑着摇头说：“你不要一副经验丰富的样子，哪有这么多理论。”

“不然你问科芙娜。”李丽菁一撇嘴说。

“其实我是觉得他或多或少有注意你，原因是我不知道……不过丽菁说的说不定也有点道理。”科芙娜说话比较保守，不过相对的也不曾无的放矢。

“岂只有道理而已？”李丽菁乾脆直话直说：“依我的意思，要是你不讨厌练长风，他人也不错，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了。”

许丽芙吃了一惊，脚步停顿下来，李丽菁与科芙娜跟着停下了脚步，李丽菁说：“妹子，我担心的是说不定赵可馨也在打这个念头，她可比你聪明多了，两年前你就是太过被动才会分一半给她的。”

“别再说这个了，我不爱听。”许丽芙摇摇头，不想再提，微一提气使身

体向上浮起，往圣殿飞去。

李丽菁与科芙娜两人相视摇摇头跟着飞去，李丽菁一面问科芙娜：“你觉得明天那个女人会不会来报名？”

“应该不会吧……”科芙娜说：“……要来早来了。”

“要是有机会我就教训教训她。”李丽菁挥了挥拳头。

“别太有自信了，不过我听师傅说，那位林颖雅似乎这九个月来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应该没有在准备。”科芙娜想了想说：“我想她知道陈信现在的状况，应该也会伤心的，她又没做错什么，你别敌视人家。”

“算了。”李丽菁轻哼一声说：“你们都是大好人，不说可以了吧？”两人不再多说，加速飞回。

无元七三五年六月十六号

第二天众人又集合在广场，据说昨天之前一直没有人来报名，在今天九点以前，要是还是没有人来报名，众人的名次就确定了。

其实众人的假想敌一直是林颖雅，不过因为林颖雅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圣岛上，这些长老自然知道林颖雅现在功夫的状态，也不大担心，至其他地方还要产生光质化的人就不大容易了。

眼看时间逐渐接近，众人也越来越轻松，练长风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期待又有点害怕见到林颖雅，虽然快一年没见到她，对她的感情也渐渐的消散，不过想到可能会见到她还是有点紧张，但是现在没来应该就不会来了，练长风心里又觉得轻松又觉得有点失望，各种情绪在心中翻腾，不大好受。

练长风转念一想，这些日子蒙长老们加意成全，大概还是托了自己本来就是圣岛子弟兵的福，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将原有的基础再加强，不然记得与赵可馨、许丽芙两人初见面时，两人似乎功力远比自己高，尤其是不久之后谢日言等人也赶了上来，听长老们说他们学的是陈信的功夫，在极快的时间就能将经脉扩张，所以进步极快，陈宗主也算是一代奇才了，居然能自创一门功夫，想来他们大概也还没学全，自己现在虽然说是第一名，比起当初见到陈信的功夫还是差了一大截。

练长风想到这里，忽然想到父亲昨晚来的时候说，前五名大概都将近高阶武士的功夫了，后五名至少也有中阶的功力，想来等一下接受了密室中留下来的能量之后，可能还能超过父亲，不过大概还比不上陈信……

练长风一叹，心想，陈信啊陈信，我难道永远及不上你吗？

这时坐在一旁的谢日言见到练长风无缘无故摇头叹气，疑惑的说：“长风兄，不知何事不快？”

练长风一惊，乱以他语说：“日言，没想到真的没有人来。”

两人聊了数句，只见眼前数位长老忽然站了起来，神色凝重的往东望去，其中自然有柳清旋，薛乾尚就坐在谢日言身边，见状悠然说：“只怕有挑战者来了。”

众人还没有办法感应到视觉、听觉之外的事情，不过见到长老们忽然起了骚动，薛乾尚说的八成没错，果然没多久，东方的海面一道光影破空划了过来，随即迅速的落下地面，谢日言等人看清来者不禁吃了一惊，那雷可夫首先跳了起来，大声说：“黄吉大哥？你成功了？”

这人果然是黄吉，当时黄吉因为年纪太大被圣殿拒收，心中不服，自己一个人躲到旧大陆去修炼，反正他也当惯了野人，只不过这段时间被他吃了好些的保护类动物。

黄吉自己知道若是一直依着以往的方法修练，想光质化一定不可能，索性将自己体内的内息胡搞瞎搞，想找出一个速成的方法，其中当然也失败走火了数次，多亏根基深厚，大都能在一、二十天内复原，最后总算在机缘巧合之下练成了内息不走小周天主经脉，专练外部内息的功夫，功夫大成后光焰散发了出来，马上往圣岛飞来，虽然途中又管了一、两件闲事，终于还是在时限前赶到。

这时黄吉向那雷可夫点点头，大声对众人说：“我就是黄吉。虽然已经七十好几，但是一样能够光质化，厉害吧？”

柳清旋一眼望去就知道黄吉的功夫远在练长风之上，又不好直接叫练长风认输，一时之间不由得有点为难。

李丽菁不知厉害，起哄的说：“黄吉大哥，你要先向我们挑战才行。”

“要打架，”黄吉笑呵呵的说：“好啊，谁先上？”

“我们有排名的……”那雷可夫得意的说：“黄吉大哥，你都没看天讯的啊？”

“哪有时间？”黄吉作了个鬼脸说：“要不是有人提醒我，我还差点来不及，不然这样，谁是第一名？”

练长风虽然看不出黄吉的深浅，不过毕竟久在圣岛见多识广，刚刚见黄吉飞来的身法就知道不易对付，既然对方挑上了自己，总不好示弱，正缓缓的站起，李丽菁忽然说：“黄吉大哥，我们俩先过过招。”随即冲了出去。

李丽菁也知道黄吉这次功成必定进步极大，不过自己也进步不小，正想多找人试试，马上冲了出来，黄吉见亮晃晃的长剑迎面穿了过来，呵呵一笑说：“小妮子玩真的？”迅速的一闪，右手已经伸到了李丽菁的肩膀。

李丽菁吃了一惊，剑光一收往后翻了两圈，落在数公尺外，黄吉也不为己甚，将手收了回来说：“知道厉害了吧？”

李丽菁微微一笑说：“我才不信邪……”剑光一翻点点闪亮的剑光往黄吉上三路攻去。

黄吉的大刀仍然背在身后，天禽身法施展出来，在李丽菁的剑光中闪动来去，李丽菁见黄吉看不起自己，心里不禁微气，招式加紧内息也渐渐的运上剑端，黄吉闪避不再这么轻松，也逐渐将掌力运出，不断的将李丽菁的剑招震偏，俩人的光芒同时泛出，场上煞是好看。

那雷可夫见两人越战越是紧凑，起身大叫：“黄吉大哥，你可别伤了我老婆。”

“放心。”黄吉大嚷：“小兄弟，你老婆挺凶的。”

“那雷可夫你罗唆什么！”李丽菁一面骂，手中的剑丝毫也没慢下来。黄吉见李丽菁出招越来越快，忍不住叫：“妮子小心，我要出手了。”

“来啊！”李丽菁剑剑追击，毫不客气。

黄吉一个旋身，掌上的光焰忽然一亮，往李丽菁冲了过去，李丽菁见黄吉掌力笼罩范围太大，没法闪避开来，剑上运足劲力，一大片的剑花将黄吉的劲力破的乾乾淨净，但是黄吉就趁着这个机会加快速度往李丽菁的后方扑去。

李丽菁自然感觉到了，加速将前方的气劲一破，挥手就往身后扫去，哪知刚刚黄吉算准了李丽菁的劲道，那一掌李丽菁虽然能破，却难免手臂受到震荡，果然李丽菁这一剑回击速度慢了下来，黄吉迅如疾电的挥手点到李丽菁手腕脉门，李丽菁手一松，黄吉轻轻巧巧的将剑夺了下来。

李丽菁怡然不惧，双手一错就要出掌，柳清旋适时的发出声音：“丽菁，住手。”俩人的身形同时停了下来。

黄吉这时嘻嘻一笑将夺来的剑交还，一面说：“承让、承让。”

李丽菁也知道自己算是输了，一撇嘴将剑收了回来，微笑说：“算你厉害。”翻身飘回座位。

李丽菁与赵可馨俩人昨日是同列第四，再上去就是同列第二的谢日言与薛乾尚，俩人对看一眼，谢日言正要起身，练长风忽然伸手按住谢日言，摇摇头说：“日言，我来。”

原来练长风见到刚刚的战况，知道就算自己有剑在手上，也不能这么轻松的解决掉李丽菁，所以八成不是黄吉的对手，不过谢、薛俩人就算出手自然也会败下阵来，不如自己及早出手，反正等一下也不能龟缩不出，练长风于是将剑一拔，纵身落入场中。

柳清旋忍不住出声说：“长风……”

“柳长老。”练长风躬身说：“我自知不是这位黄前辈的对手，不过就此认输不合我的个性，我愿意一战。”练长风早在以前就见过黄吉，那时都是称呼前辈。

“爽快。”黄吉说：“不过我不喜欢人叫我前辈，像那雷可夫一样叫我大哥就好了。”

“黄大哥。”练长风正色说：“虽然自知不敌，仍希望黄大哥以全力应战。”

“好。”黄吉一竖大拇指说：“我尊敬你，我用刀对付你。”说着拔出刀来。

“黄吉！你什么意思？”这似乎是说李丽菁不大需要尊敬，李丽菁听的大大不爽，管你大不大哥，马上没大没小起来。

黄吉一愣，才发觉自己刚刚说话有点语病，只好呵呵一笑向李丽菁挥挥手说：“说错话了，别见怪。”李丽菁这才坐了下去。

黄吉向练长风一笑说：“让你先攻。”

“得罪了。”练长风一引剑诀，一道光屏般的剑山往那雷可夫缓缓推了过去。

黄吉心想既然自己有刀在手，以内劲赢人不算英雄，于是将招式展动了开来，与练长风对攻了起来。

圣殿的外围传承并不以招式见长，练长风与黄吉战了数百招后，逐渐的落入下风，不过一时还守的稳妥，黄吉他欺不进去。

黄吉见状，心里不服气，就是要在招式上胜过练长风，虽然并不加劲，不过出招的速度逐渐的加快，这正是天禽身法的拿手好戏，速度归速度、劲力归劲力，练长风在招架逐渐困难之下，剑掌并用，且逐渐加劲。

这时俩人反而变成互相以短攻长，黄吉内力较高，却坚持以招式取胜，练长风内力不如黄吉，却在危急时发出大量内息自救，不过这样下来，练长风的内息渐渐枯竭，恐怕会不耐久战。

练长风心知不对，心念一转决定拿出压箱底的功夫，就在某次两人刀剑相击之时，练长风很自然的往前一伸掌，黄吉也顺势一掌挥出，准备将练长风的攻势抵住，没想到练长风手掌忽然放平，一道光芒凝如实物的往前射出，摧枯拉朽的穿入黄吉的掌劲内。黄吉吓了一跳，这种功夫不陌生，将近一年前，练长风的父亲练兆诚在水域星与陈信对付尤嘎时，就用过这种功夫，黄吉那时在卓卡中就见识过，只不过没想到练长风也学会了，虽然练长风施出气剑比起练兆诚能量较弱、距离较短、而且暂时只能支持极短的时间，不

过依然能把黄吉的掌劲顺利的破开，眼看黄吉手臂就要受伤。

这种比武只要受了一点伤就代表输了，黄吉心急之下全身内息同时运了起来，光芒猛然一亮。

而练长风知道机会只有一次，也毫不手软的往前直刺，但是黄吉既然将内息运了起来，不论是掌力还是刀上蕴含的劲力都忽然增大，虽然仍然来不及闪过气剑，但是大刀马上将练长风右手中的长剑向后荡了开来，并顺势一转直往练长风劈去。

这一下直是生死相搏，众人都吓的站了起来，只见场中人影忽止，俩人同时定了下来。

只见黄吉左手臂终于还是闪不掉练长风的攻击，裂开了一道长约十来公分的伤口，正汨汨的流出鲜血，不过黄吉的大刀这时也搁在练长风的脖子上，显见刚刚黄吉毕竟还是留了手，不然绝对收不住这一刀，这还是两天比试中唯一见血的一场。

黄吉哈哈一笑将刀收了回来说：“好小子，你老爸的功夫都学全了？”

练长风一个躬身说：“晚辈认输，适才不慎伤了前辈，实在惭愧。”

“又在前辈长、前辈短了？”黄吉哈哈笑说：“这是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许丽芙这时离座往黄吉飘来，黄吉当场大吃一惊说：“你这娇滴滴的小姑娘功夫更高？”黄吉不知道练长风就是第一名，以为在练长风之后下场的理所当然功夫更高。

许丽芙摇摇头柔声说：“不，我是来帮您治疗的……”随即两掌一伸护住黄吉的伤口，先敷药止住了血的外流，再将受伤的肌肉推动自疗的功能，然后再将伤口包扎了起来。

“不错、不错，功夫高强的小护士……”黄吉哼哼哈哈的说：“……你是第几名啊？”

“别说话……”许丽芙皱眉说：“您也要帮忙才会好的快。”

黄吉一愣，乖乖的住了嘴，运起内息推动到伤口，加速的将组织建立起来。

过了片刻许丽芙拍拍手说：“好了，半小时内不许动，不然伤口可能会再裂开。”“是、是。”黄吉楞楞的应是。

许丽芙嫣然一笑说：“这才乖……”飘身退回了座位。

练长风一直站在一旁，自责刚刚那一招太欠光明，见许丽芙出来施救不禁稍微松了一口气，对她心生感激，到最后见到许丽芙的嫣然微笑，不禁忽然觉得颇为心动，忍不住呆呆的望着许丽芙。

许丽芙飘回座位，李丽菁向她打了个眼色，叫许丽芙回头望望，许丽芙回头一望，与练长风的目光正好碰在一起，许丽芙想到昨晚李丽菁与科芙娜说的话，心中不由得忽然莫名其妙的有点不快，迅速的转回头来，坐入座位。

而许丽芙回头一望之后，马上皱眉转回头去，练长风自然是看在眼里，不禁有点恍然若失，柳清旋见状不禁有点看不顺眼，飘入场中乾咳一声，练长风这才回过神来，退了下去，但是脸上难免带有一点羞惭。

柳清旋望望众人说：“既然如此，黄吉顺利的取得第一位，我们下午一点开始进塔，大家可以休息了。”

众人四面一散，那雷可夫与李丽菁先奔到黄吉身边，聊起别后之事，而科芙娜摇摇头走到许丽芙身边说：“丽芙，没想到你会马上出去帮忙，我

以为你会不好意思。”

许丽芙有点意外的说：“有人受伤了当然要赶快治疗啊。”其实许丽芙虽然内向又容易害羞，但是只要见到有人受伤一定将这些顾忌都先抛开，毕竟以前就做过救护兵，对治疗别有心得，而且众人都不知道，许丽芙的父母其实都是医生，可算是家学渊源，哪里会怕？

“刚刚感觉出来了吧？”科芙娜话锋一转说：“练长风是不是一直在望着你？”

许丽芙摇摇头不再说话，脸上的神色明白的告诉科芙娜不想谈这件事，科芙娜也只好不提，摇摇头自去找谢日言。

薛乾尚眼见诸事停当，不再与人攀谈，往外飘起，后方忽然传来一个声音：“乾尚……你要去看陈信吗？”

薛乾尚回头一望，见到原来是赵可馨飞起来问，于是放慢了速度向她点点头。

“我也去。”赵可馨若有所思的说，随即超过了薛乾尚率先往断崖飞去，薛乾尚见状自然只有由后跟去。

两人在风书雄的引领之下到了断崖，薛乾尚也将黄吉忽然出现的事情告知了风书雄。

风书雄自然知道九个月前黄吉离开圣岛是为了什么，不过从来也没有期待黄吉会成功，没想到今日居然传来捷报，黄吉不但成功的光质化，而且还一举夺得第一名，不禁高兴万分，将两人带到断崖之后，马上去向黄祥禀告这件事情。

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站在断崖，望着静坐了九个多月的陈信，薛乾尚望望蝠虎，望望赵可馨，轻声的说：“陈信出定之后，一定会很讶异的。”

赵可馨转过头来说：“我的进境陈信一定心里有数，不过你进步这么多，他一定很意外。”

“这都是运气……”薛乾尚说：“师傅说，我根本不适合修练联邦传授的练气方式，要有成就不大可能。”

“也就是说……”赵可馨说：“你重新换了一种方式？”

薛乾尚点点头说：“对。”

见薛乾尚不想再说，赵可馨也不好追问，两人沉默了一下，赵可馨才说：“乾尚……你一直都没有喜欢的对象吗？”薛乾尚有点意外的望望赵可馨，才回说：“当然有……不过……”“我知道。”赵可馨微笑说：“天机术修练到一个程度，太过理智，不大容易动感情。”

“你说的没错……”薛乾尚微笑说：“把感情分析的太清楚、太可以掌握，美感就失去了。”“我就是想告诉你……”赵可馨望向断崖边的陈信，轻声的说：“天机术再好的人，也没办法掌握住人生的每一个变化。”

薛乾尚见状知道赵可馨是有感而发，想了想点头说：“你说的对……”赵可馨转回头来望着薛乾尚说：“我在离开地球之前，就想清楚了这一点，才会不顾一切的与陈信在一起，虽然结果并不是如我预期的，但是我觉得这段无法预期的过程，反而让我有很新奇的感受。”

别人不一定听的懂，不过薛乾尚也是精研天机术的人，自然明白赵可馨的意思，想，想了想才说：“所以当初陈信在收发机中提到要分手，你比较镇定。”

赵可馨微微一笑，摇头说：“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陈信在

凤凰星上就曾离我而去，我已经痛苦过一次了，同样的事情再发生，比较能承受。”

“我明白……”薛乾尚说：“你还……爱着他吗？”

赵可馨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我不愿整理清楚……”

薛乾尚微微皱眉说：“这样的话……你的天机术能力会逐渐退步。”

“无所谓了……”赵可馨说：“这次去凤凰星，陈信发生许多的事情，天机术根本一点用都没有，还是体技系的功夫比较实际。”

薛乾尚一时说不出话来，虽然有时难免有意外，但是自己从来没有认为天机术没有用，但是赵可馨说的又颇有道理，于是一时沉吟起来。

“我没有恶意……”赵可馨说：“我只是想问你，你会不会虽然喜欢了某个人，却因为那见了鬼的天机术而停下脚步，不敢表达？”

薛乾尚脸色一变，被赵可馨触到了心底深处，心神微乱了起来，赵可馨吁了一口长气说：“别在意，因为大概只有你能了解我在说什么，我才顺口说说。”

“没关系。”薛乾尚说：“所以当初你与陈信在一起，是刻意的不去想未来的结果？”

赵可馨点点头，望望陈信微笑说：“要是陈信听的到我们的对话，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

薛乾尚也微笑起来说：“不。陈信一定会说——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两人同时笑了起来，过了片刻赵可馨才悠悠的说：“你说的对。我当初就是喜欢上他这份糊涂……大家都觉得我心机很深的时候，就只有他感觉不出来。”

“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薛乾尚想起自己曾经提醒陈信，赵可馨天机术造诣极高这件事情，不禁有点惭愧。

这时黄吉破空冲了过来，一面大嚷：“老爸，我回来了！”

薛乾尚与赵可馨俩人同时抬头望着黄吉，只见他后面追着几个圣殿武士，前方也有几个加入合围，黄吉眼见似乎没路可走，大嚷说：“你们不知道我本大爷是第一名吗？让开！”

两手一推，两道光芒散出，往前方数位低阶武士攻去。

几位低阶武士见状同时出掌，两方劲力相击之下，黄吉稳立半空，三位武士被震的飘飞数公尺，黄吉呵呵一笑说道：“你们拦不住我。”一面施展天禽身法往下。

这时黄祥等人已经飘了出来，黄祥本来听到黄吉的声音正是又惊又喜，连忙出来，没想到一出门就见到黄吉在胡闹，忍不住破口大骂：“你又在胡闹什么？还不下来站好，同这几位道歉。”

黄吉现在功夫虽然大进，但是老爸的话还是要听，连忙落了下来，这时六位圣殿武士也落到了外围，一人说：“黄宗主，这位是您的公子？”

“养子无方……”黄祥惭愧的说：“他向来不懂规矩……实在对不住诸位。”

薛乾尚与赵可馨也不好在一旁看黄祥责骂黄吉，两人相视一眼，告辞而返，等待下午的集合。

到了下午，黄祥等人送黄吉前来，因为黄吉是第一个入塔的，众人才

集合到承恩塔六楼，等柳清旋交代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这时柳清旋正在说：“……除了陈宗主，现在世上没有人知道这种能量贯入体中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仅有的资料就是陈宗主一共在八楼坐了两天的时间，虽然不知道诸位将会更快还是更慢，不过相信头一两位之后一定就会有脉络可循了……”

柳清旋又说了好一阵子，黄吉越听越不耐烦，过了片刻终于说道：“……那就麻烦黄吉先上去试试，只要坐在椅子上就好了。”

黄吉如同解脱了一样，招呼一打，人已经冲上了七楼，转眼就到八楼坐了下来。

楼下的柳清旋见黄吉一溜烟没了踪影，摇摇头接着说：“再来……长风你留下来，其他的人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不要离开圣殿，我们会一个个通知等候。”

无元七三五年六月十七号

没想到第二天的下午黄吉就一溜烟的冲了下来，一面哇哇乱叫：“不好受、不好受。一阵好挤！”

练长风与柳清旋同时皱起眉头，黄吉说的是哪一国话……什么叫一阵好挤？只见黄吉接着问：“我上去多久了？”

“才一天。”柳清旋说：“在过程中感受不到时间吗？”

“感觉不到……”黄吉说：“我还以为过了很久了。”

柳清旋打量黄吉数眼，发现黄吉功力果然又有大幅的提升，不过没有想像多，大概到达圣殿的楼令层次，与长老们还有一段差距。

练长风心里也有点紧张，开口说：“柳长老，我是不是该上去了？”

“去吧。”柳清旋点点头。

看着练长风飘上七楼，柳清旋一面传音找谢日言与薛乾尚，一面问黄吉经过的感觉，这才知道黄吉所谓的“一阵好挤”，指的是能量不断的由经脉挤入身体，柳清旋又想，若是功力越浅者得到的能量越少，不但众人间的差距将会加大，而且也不用花很久的时间就能将这次的事情处理完毕。

这时谢日言首先登上六楼，不久后薛乾尚也到达，而至于黄吉早就飞回去找黄祥了，他不管这些人到底要忙多久，反正自己已经没事了，还是回去逛逛。

且说黄吉回到断崖，这次黄祥亲自出来迎接，一见面黄吉就叫开了：“老爸，我看我这下大概比武士长还厉害了。”

几名中阶、低阶武士在一旁听的直皱眉头，黄祥也拿这个口没遮拦的儿子没办法，只好与几位武士略为道歉，赶快带着黄吉往断崖飞，回到断崖，黄祥正色对黄吉说：“大吉，既然你的内息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离开地球，我尽快的把天禽心法中你还没学到的部分教你。”

黄吉自然大声叫好，不过与老爸在一起会比较不自在就是了。

且不说两人开始在断崖旁修炼了起来，练长风果然大约二十个小时就离开了密室，之后的四、五位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到了宋庭才忽然降下到十八个小时，显见宋庭的内息较前面的人还是差了一筹，不过好笑的是，许丽芙与那雷可夫两人居然也各进去了约二十小时，显见许丽芙会输宋庭就是输在招式与实战经验上，于是一出塔外马上被长老叫回去特训。

也许是因为能够输入的能量逐渐的减少，相对的能承受的人数也会增加，居然在那雷可夫之后还有能量，舒红又惊又喜的上了密室，当时她本来

也是在第三组，后来就像科芙娜一样连升两级后紧跟着那雷可夫。

而舒红之后的下一位张路再怎么试，密室也没有反应，最后只好黯然的下楼，心里不住自责当时不该放水输给舒红。

也就是说，这次接受能量的一共有十一人，依序是黄吉、练长风、谢日言、薛乾尚、赵可馨、李丽菁、科芙娜、宋庭、许丽芙、那雷可夫、舒红，再加上陈信就是初步决定出发的队伍了。

不过这时候问题来了，是不是已经到了叫醒陈信的时机了呢？在七月一号的时候，众人决定让这十一位再修炼两个月，恰好那时新的卓卡也预计那时完成，到时若陈信依然未醒，只好以古传的方法唤醒陈信。

无元七三五年九月一号

终于到了唤醒陈信的日子，圣殿前的广场只见圣主吴承天率领着左辅施良牧、右弼赭中行、长老柳清旋等人，以及黄吉等十一位功夫不断增进的众人，另外黄祥、叶宇开等人陈信的父母站在一侧，而吴安议事长与诺丽雅议事、巡逻队总队长林田昊也到达，加上一些随行的武士侍卫，一共四十余人一起浩浩荡荡的往断崖前进。

这时练兆诚与数位高阶武士早已在断崖恭候，而两只蝠虎小刚、小柔感觉到一大堆人涌上通往断崖的道路已经烦躁不安的徘徊来去，片刻后忽然见到这一大堆人由路端的转角冒了出来，小刚首先按耐不住的往天空盘旋了起来。

待众人到达陈信静坐区域附近，小柔也按耐不住，蓦的一声虎啸，风云变色的呼啸起来，小刚同时也是放声长啸，与小柔应合了起来，两兽同时浮在半空，正所谓虎视眈眈的注视着众人。

练兆诚等人在水域星就见识过蝠虚的厉害，连忙往后退开，与众人会合，且看柳清旋要如何叫醒陈信。

卷一终

第六章

众人在断崖的三面围了一个半圆，真正清楚要怎么叫陈信的只有柳清旋与吴承天等数人，只见柳清旋上前两步说：“我实在不愿叫醒陈宗主，要知道……能够到达这种境界不是功力高强就有机会的……”

众人心中发急，这时候还在说废话？这时柳清旋向吴承天微一躬身说：“就是老朽力所不逮，还要烦劳圣主助一臂之力。”

“柳长老功力深厚，应该不会，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会注意的。”

吴承天点点头说。

柳清旋点点头，又往施良牧、赭中行两人望去说：“我们开始吧。”

施良牧与赭中行两人闻声前飘，护卫着柳清旋往陈信的方向冲去，小刚、小柔现在可是完全不讲人情，马上往三人扑来，施良牧与赭中行马上双掌一挥，凝如实物的掌劲往两只蝠虎缓缓的推去，这两股劲力强大而有韧性，连蝠虎也破不开这股力道，当场被推出去十来公尺，三人立即飘到了陈信身侧，蝠虎猛然长啸，全力进扑，施良牧与赭中行左来左挡、右来右拒，就是

将蝠虎推在数公尺外无法靠近。

围观的众人这才明白，为什么要左辅、右弼才能胜任这个工作，他们两位都已经练到阳极生阴的境界，才能适当地阻挡住蝠虎的妨碍，又不会伤了蝠虎。

而这时柳清旋已经在陈信的身旁坐下，闭上眼睛跟着静坐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大片的能量缓缓的散发出来，弥天盖地的往四面八方延伸，众人中就算知觉还不敏锐的人也能感受的到，尤其是吴安等人忍不住讶异，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居然有这么强的内息？

这时柳清旋将能量不断的往外催发，越催越远、越远越淡，慢慢的逐渐似有还无，只余一丝的牵连。

随着时间的过去，柳清旋体内的内息不断的减少，拓展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而站在一旁的吴安议事长自然是看不出所以然来，忍不住走到吴承天身旁说：“圣主……柳长老到底在做什么？”

吴承天仍然注意着柳清旋，一面回答说：“柳长老必须将能量催发到超过陈宗主所包容的范围，才能同时间产生震荡，唤醒陈宗主意识到自身的存在。”

吴安咀嚼了半天，才似懂非懂的问：“那么柳长老的内息必须比陈宗主还高是吗？”

吴承天点点头，不再作答，心中一面想着，问题哪里只有这一点？柳清旋以极稀薄的方式发出内息是逆天而作，因为当通顶之后，宇宙间与自己同质的能量本来就是不断的涌入体内，当自己体内能量缺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将附近同质能量吸收进来，这下恰巧会将自己所散发的能量收回，很难完全拓展开来。

而陈信却是偶然间体悟到天地间的运行，在一种玄妙的机会里将内息完全往外散发，所以就算是柳清旋功力较陈信为高，也不一定能包容住陈信的能量，所以才会在开始前嘱咐自己必须在需要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

吴承天想到这里望望左辅、右弼两人，两人与小刚、小柔纠缠个不停，两兽就是没办法靠近雷池一步，不过吴承天忽然一惊，左辅、右弼两人为了不伤两兽，内息消耗的极快，而两兽却似乎天生能吸取宇宙能量，居然似是不会疲累的扑击不休，想到这里吴承天知道之前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立刻将内息鼓成一线，往圣殿中传去。

过了片刻，又有四位长老迅速的飞了过来，其中两位更不說話，马上飞身上前换下了施良牧与赭中行两人，原来刚刚吴承天传音回圣殿，就是请他们与施、赫两人轮替。

两人抽身退回吴承天的身边，赭中行的光头上已经微有汗珠，摇摇头说：“陈宗主去哪里找来的怪物？这么厉害。”

施良牧的卷发也微有散乱，喘了口气说：“要命，居然有先天真气！……”

吴承天依然注视着柳清旋体内的状况，发现虽然柳清旋的内息仍然逐渐的外散，不过速度明显的比之前慢了下來，顶上的太阳正逐渐的上升，四周围的众人已经有点不耐烦的神色，吴承天只好对施、赭两人说：“我要去帮忙了，这里麻烦二位。”

“圣主……”赭中行说：“还是我去试试看？”

“不成……”吴承天摇摇头说：“只有我还能勉强一试……虽然我也没什

么把握，唉……没想到陈宗主的功夫到了这种境界。”随即飘身往前，坐到了柳清旋的身后，双掌抵住柳清旋的后背，开始将内息缓缓的向前催了出去。

赭中行其实也知道，要去帮助柳清旋的人，除非内息强度必须与柳清旋差不多，不然是帮不了忙。这人必须能阻住柳清旋所有回流的内息，并将其向外鼓发出去，地球上无论圣殿内外，要找到比修炼三百年的柳清旋内息还深厚的人，恐怕就只有以特殊方式传承的圣主了。

圣主传承的方式其实赭中行也不甚清楚，只知道历任圣主不论岁数多少，只要一接圣主的位置，就能将内息提升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至于到底有多不可思议就没人知道了，毕竟数百年来，圣殿的圣主几乎没有遇到需要出手的事情，今天算是破例。

柳清旋坐在那里正是有苦自己知，虽然依照估计陈信的内息应该不会比自己还强，可是自己的内息足足散出去五分之四了还是摸不着陈信内息的边，但是再来就难以将自己的内息再往外推，柳清旋正在着急的时候，吴承天适时的过来帮忙，将柳清旋残余的五分之一内息也全部逼了出去，而且坚实的抵住回纳能量的力道。

柳清旋这下再无后顾之忧，开始尽力将自己的内息抽丝化线，往更远的方向延伸出去，终于慢慢的在一些地方，感到陈信内息的界线，但是这时柳清旋却因受了陈信内息的影响，已经逐渐丧失自己的意识，与陈信一般同样感受到生命跃动的喜悦。

还好柳清旋心里还记得要将陈信的内息包含住，于是依然不断的往其他的地方散去，最后终于勉强的包容住陈信的内息，但这时柳清旋已经沉浸在同样的状态中，失去了自我的意识。

这下子风险极大，柳清旋等于与陈信相辅助起来，两人谁先悟通，另一人也会同时醒来，不过两人更有可能就这样再过数年，这时在一旁的吴承天可心中发急，他必须不断的用劲抵住柳清旋回纳的力道，虽然他功力极高，也不能这样无边无际的耗下去，眼看太阳已经升上了头顶，应付蝠虎的六人已经换了两轮，不知道还要这样耗多久？

忽然间，吴承天间接感受到柳清旋的感觉，虽然只是那一刹那，吴承天已经知道柳清旋陷入了什么样的情形中，但是一时又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过了片刻，这种感觉仍然断断续续的传来，吴承天知道这样下去只怕就算自己功力耗尽也无法解决，正想慢慢收手的时候，忽然想起这样应该可以影响柳清旋，于是迅速的微微收吐了一下劲力。

这一下对柳清旋体内来说，不过是一点点震荡，不过对遥远的内息来说，却是一下极大的动荡，柳清旋霎时清醒了起来，连忙趁着吴承天收吐之后的波动往外一扬，在与陈信劲力完全重合之际，全部的劲力一起规律的震荡起来。

不过这样一来，原本平平静静浮荡在外的内息忽然不稳定了起来，一起往回涌入，吴承天这时内息已经消耗不少，忽然遇到这样的震荡一时间难以承受，加上柳清旋似乎已经清醒，吴承天心想说不定已经影响到陈信了，要不然等休息片刻之后再重新开始，也能支持的人一点，于是吴承天收手站了起来，往圈外退回。

没多久柳清旋也将内息收回一小部分，随即起身往后飘，反正到了他的层次，吸收内息并不需要稳稳的坐着，这时刚好又轮到左辅、右弼对付蝠虎，两人见到吴承天与柳清旋都退出了圈外，连忙也退出几千公尺，落到两

人身边。

蝠虎见到众人终于离开，仍然往陈信身前巡迴，似乎一点也不累。

这时吴安马上走过来说：“圣主、柳长老……不知道结果如何？”

吴承天望望柳清旋，柳清旋点点头说：“我算是已经通知到了……不过想不想回来还要看陈宗主。”

这话更玄了？黄吉早已忍不住，要不是心想对付不了蝠虎，八成会先冲过去摇摇陈信，说不定醒得更快。

至于陈信当日心神融入宇宙万物之际，视野忽然产生变化，不再是看到、听到，而是深切的感受到，慢慢的似乎融入了地球的生命中，似乎自己也是在宇宙中运行的一分子，时间的感觉忽然消失了，只知道愉悦和自在充满在自己的思绪里，当然这时候肉身皮囊的所有感觉都已消失，也不需要思考，除了感受还是感受。

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陈信感受到似乎有与自己同频的气氛出现，这就是柳清旋内息终于与陈信任意所之的内息同一个方式存在，而且占相似的空间位置，陈信这时根本不思考，只知道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忽然之间，对方整个波动起来，直接影响到陈信的所有内息，陈信在一阵子的失调之下，忽然回复了思考的能力，这才想起自己坐在断崖前欣赏着日出，田执事刚刚才来问自己颖雅的事情。

陈信心想自己难得有这种与天地同运息的感觉，正想将自己动荡的内息逐渐恢复，回到刚刚的状态，忽然又想到自己不知道会坐多久，加上在断崖上静坐也不大对劲，于是终于决定将内息缓缓的往回收了回来。

不过陈信与柳清旋不同，内息并不是缓缓的向内依序收回，而是缓缓的向内凝聚，密度逐渐的增高，所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陈信并没有办法感受到周身的的环境断崖旁围着的数十人见柳清旋似乎不打算再做什么，却又站着不走，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叫醒陈信，正在面面相觑的时候，忽然人人感受到一股来自四面八方的能量往断崖汇聚过来，空中万里无云却又隐隐响着闷雷，众人觉得压力越来越大，而且附近的气流开始急速的旋动了起来，柳清旋终于微笑的说：“陈宗主决定回来了。”

众人这时已经没有空注意柳清旋在说什么，一个个往后退了数步，才发现这股压力的来源正是以陈信为中心，慢慢的断崖上只有吴承天、柳清旋等几位还站在那里，忽然哗的一声，陈信头顶三十公尺外的棚架也翻了开来，碎裂四散，蝠虎更是埋头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

又过片刻，陈信周围的动荡更形明显，连蝠虎都被气流甩下断崖，只好向外一滑，飞出数十公尺，而除了陈信身体周围的部分之外，连地面都被刮开了一片，此时吴承天等人也不得不退了下去，众人远远的望着断崖，只见断崖四周已经变成光秃秃的一片，陈信周围数十公尺内慢慢的凝结出一大片的光球，将陈信牢牢的裹了起来，尤其这个光球简直有如实心，众人已经看不清光球中的人影。

慢慢的光球逐渐的变小，但是却由其中不断的传来哗哗剥剥的奇怪摩擦声，以及沉闷的雷响，似乎里面不断的有电流流过，偶而一股股细细的能量冲了出来，便将地面轰出一个个大洞，还好这些能量一冲即收，不会失控的一直往外直冲，不然不只这个断崖不保，恐怕连圣岛也危在旦夕。

这时圣岛上所有能飞的人都飞了起来，远远的注意着这里奇异的变化，更有人发现聚集在这个古怪光球之外的众人，许多是世界上的大人物，众人

更是紧张，各种尖叫、呐喊声不断的传了出来。

终于光球凝聚变形到似乎逐渐浮现出陈信全身的轮廓，不过依然看不清楚，仿佛一个充满光华的琉璃盘坐人像，而闷雷声以及奇怪的摩擦声却异常的逐渐消失，众人正想靠近一点的时候，只见眼前的光芒突然强烈的往外一散，众人心里一惊，这下全部完蛋，每个人的眼睛都吓的闭了起来。

这时仿佛全世界都沉寂了下来，忽然间，两声虎啸声震天地的传了出来，众人眼睛睁开，陈信不是就站在那里，小刚、小柔已经迅如电闪的扑了上去，在陈信头顶盘旋不已。

而陈信睁眼一望，天哪，怎么全都是人？这些人什么时候来的？咦，赵可馨、许丽芙、薛乾尚怎么都来了？乾尚的功夫怎么变的这么高？黄吉……黄吉变的比练武士长还厉害了？望着满面笑容往自己飞来的众人，陈信来不及发呆，第一句话就问：“我……坐了多久了？”

“混小子！”陈信老爸陈天豪百先带着笑开骂：“你坐了一年了。”

“一年？”陈信还在怀疑，黄吉已经扑上前去将陈信接住说：“你小子终于知道醒了？”

“陈怪物！”那雷可夫又替陈信取了新绰号：“你悟通了什么没有？”

许丽芙在一旁眼泪已经不受克制的流了下来，呜咽的说：“大哥……你终于醒了。”

陈信望望四周，心里一阵迷糊，我坐了一年？望着向自己走过来的吴承天与吴安，陈信礼貌的招呼：“议事长、圣主。”

吴安连声说：“恭喜、恭喜。”

吴承天点点头说：“陈宗主应该盥洗一下了。”

陈信这才注意到自己全身似乎积了一层灰，才确实的相信自己静坐了一年，转头望见柳清旋，忽然感受到似曾相识的能量，陈信目光一亮的说：“刚刚是柳长老……”

“正是。”柳清旋微笑说：“多谢陈宗主带我体验这种境界。”

原来是柳清旋叫自己回来的……陈信想起静坐之前的情景，四面一望，就是看不到林颖雅，心里忽然有些落寞，吴承天按着说：“我们自作主张将宗主唤醒，不知会不会误了宗主的修行，真令承天惶恐。”

“圣主怎么这么说。”陈信连忙说：“陈信不知好歹贸然静坐，一定误了许多事。”

“刚刚好、刚刚好。”黄吉笑嘻嘻的说：“现在醒来刚刚好。”

“走吧！”吴承天挽起陈信说：“我们回圣殿。”两人一起飘起，往圣殿飞去，众人更是不敢怠慢，各自拿出绝活往圣殿飞去。

无元七三五年九月四号

过了三天，陈信终于大致弄清楚这一年来的变化，自己出定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追寻无祖的脚步，而薛乾尚等众人居然在这一年间，由圣殿长老们所栽培成长，还将与自己一同寻访，陈信想起不禁一阵兴奋，不过见到了练长风毕竟有点尴尬，转念一想，到底要如何寻找无祖的方向还没有一点概念，往凤凰星去还是往水域星走？两边可各有一个空间裂缝，而且无祖留言这么语焉不详，到底希望后人帮什么忙也没说清楚。

这时陈信与其他十一人正被田执事往圣殿底部请，众人循着一条长长的走道前进，薛乾尚这时正走在陈信身旁，对陈信说：“阿信，我们每个人

都见过无祖的留话了，不过似乎没有说出该如何寻找他们。”

陈信刚好想到这件事情，点点头说：“我也在烦恼这件事……也许是无祖离开之前，自己也没有十分清楚。”

赵可馨转回头来，望着两人说：“陈信……无祖不是到过凤凰星吗？”

这几天赵可馨表现的落落大方，陈信他因此较为放松心情，不过许丽芙虽然把陈信视之为兄，有时还是偶尔会从目光中吐蕴着深情，陈信经过林颖雅一事之后，对于自己的感情的不确定性也十分警惕，所以尽量少与两女私下对话，免得与两人的关系再误入歧途，这时听见赵可馨这样说，陈信回答：“你是说虎王、虎后的事情？”

赵可馨点点头说：“既然真有其事，我们到凤凰星找找说不定会有线索。”

“回凤凰星？好啊，返乡队也该出发了。”黄吉在一旁插嘴来上一句。

陈信点点头说：“对了，已经一年了……不知道哪些人会留在凤凰星……陈信心里想到孟火明夫妻与小女孩心心，心心他该七岁了吧？陈信摇摇头，记得心心的生日是十一月十六，现在要是往凤凰星去，正好可以替她过八岁生日，想到心心，陈信嘴角不禁露出微笑。

“陈……信……”赵可馨揶揄地说：“你又想到哪个女孩子了？丽芙，你看看你大哥。”

许丽芙望望陈信，幽幽的说：“我猜的话……大哥是不是想到方青芬小姐？”方青芬是方彭将军的女儿，许丽芙虽然没见过面，却一直认为她喜欢陈信。

“才不是。”陈信连忙辩驳：“我是想到心心……你不记得了？孟大哥家里的小女孩。”

许丽芙这才抿嘴一笑，同陈信略带歉意的微微躬身说：“对不起……大哥，我以为……”

以为什么？陈信又不好多说，只有罢了。这时众人走到走道的尽头，向下一转，又进入了另外一层，这一层练长风也没有来过，忍不住走到田执事的身旁说：“田执事，不知道圣主找我们为了何事？”

“我也不明白。”田执事说：“等一下圣主会对各位说明。”

舒红这时走在许丽芙身边，轻轻一拉许丽芙说：“丽芙……”

许丽芙会意，往后退了几步，舒红才轻声的说：“丽芙，你们都这样跟陈宗主说话啊？”

“对啊……”许丽芙明白舒红的意思，按着说：“大哥他总是这样的，不论自己是什么身分，他不喜欢我们叫他宗主什么的。”

两人在后面唠唠叨叨，陈信在前面听的一清二楚，不禁摇了摇头，众人这时走到了一扇长宽是有六公尺的方形大门，田执事对陈信说：“陈宗主，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各位稍待一下。”随即往原路飘起，离开陈信一群人。

黄吉深感莫名其妙，哇哇叫说：“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时眼前的大门忽然无声无息的往两旁开启，眼前是一个空旷的大厅，左辅施良牧站立在当中，对众人施礼说：“陈宗主、诸位，请随我来。”

跟着往后方飘行，众人自然只好随着前进。

众人随着施良牧飘过了数个回廊、走道、庭院，陈信等人不禁越来越吃惊，原来圣般的地底层竟是这么大的，四面八方的路各自不知道通往哪里，想来应该还有许多的地方。

施良牧带着众人飘入了一个长宽近三百公尺、高百余公尺的大空间，地面上一个个网状的方格分散在各地，而且还有些潮湿，墙壁顶端四处有着数十个人高的圆孔，也不知道通到哪里，四壁虽然光亮，却似乎有些青苔菌生长的感觉，与圣殿其他地方一片整洁完全不同。

这时圣主吴承天与右弼赭中行、柳清旋长老正在其中相候，三人之后是一个长约两百余公尺，宽、高各三十公尺，前尖腹圆的大型物体。那物体前方的尖端微往上翘、左右平滑的弧线到了顶端又微往外收，通体翠绿，又有一通道深绿色的骨干四面延伸，由下方一望仿佛是一片略向内收的叶子。

陈信等人见到这个东西，不由得哇的一声惊叹起来，难道这就是吴承天所说的新型卓卡？

吴承天招呼众人向上方飞起，众人飞到上方看又是另外一种景象，只见上方虽然平坦，但也微微的向后方增高，直到后方数十公尺忽然隆起一片十来公尺宽、两公尺高的半圆形，在弧形的后端另外又有一个在气流中定向的舵状物，这里的颜色与下方又不相同，由边缘的翠绿慢慢的变淡，往后方的圆弧处集中，到了圆弧拢起处已经变成一片纯白。

众人在圆弧前落了下來，吴承天向陈信招手说：“陈宗主。”

陈信往吴承天走近说：“圣主，这是……”

“这就是结合了卓卡使用的智能元素，加上无祖研发出来的能量生物所制造的新卓卡，我们叫它“卓能号”。主要是赭右弼负责制造的。”吴承天回答。

“卓能号？”这倒新鲜，陈信说：“以后这种卓卡，莫非就要改称卓能？”

“也无不可……”光头的赭中行接口说：“卓能号除了保有卓卡原来的功能，因为会有吸纳能量，储存为己用的特性，不需要另外制造能量，所以许多的循环器都十分省空间，因此里面的环境还算舒适。当初制造的时候是以三十人来计算的，诸位使用应该是绰绰有余。”

赭中行按着说：“顶端通往控制室的门需要由内部开启，我们先下去，由侧腹下方的入口进去。”

到了下方，赭中行伸手轻触一个深绿色骨干的关节处，一面说：“等一下我们将诸位内息波动、去氧核糖核酸纪录起来，作为认证开门的条件，还会针对不同的人设立不同的权限……”这时一扇两公尺高的洞口应声而启，赭中行一面往内走，一面说：“另外还加强了在宇宙中自动定位的计算速度，攻击性武器是“能量球”。”

“能量球……那是什么？”那雷可夫意外的出口问，没听说过这种东西。

“也就是类似外发气劲的武器，因为雷射体积较大，而能量球几乎不需要外加机械，又可以任意控制大小，只要花设计上略为改变能量运转的方式就好了。”赭中行回答。

众人穿过了狭长的走道，往上下的连通管走去，赭中行一面指着旁边经过的门户说：“那是能源室……循环主机……小艇舱，第二层就是卧室，除了宗主的寝室之外还有五间双人房、十间单人房、十间小型卧室。”

宗主寝室？陈信疑惑的说：“我不需要特别一间房间……”

“这是考量到两只蝠虎……”赭中行笑着说：“……加上有时候宗主需要举办特别的会议，所以在您的房中另外增加了必需的设计。”

既然说是必须，陈信也不好说，只好随着吴承天升上了第三层，眼前一个圆形的屋顶，高有八公尺，想来就是在外面见到的白色半球，一边

是个小型的会议桌，另一边就是一些操作用的座椅，椅前有些仪表盘。

赭中行按着说：“因为需要电源以及各种机械、电脑的运作，所以我们需要足够的机械能，无祖制造的这种能量生物，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储存能量的方式是半属机械能、半属生物能，而且能顺利的快速转换，既然如此，我们装置了一个喷射形能量放射器，算是有点复古，要是想伪装成机械文明的产物，包管没有人分的出来。”

赭中行说完后，吴承天按着说：“因为日后各位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说不定在宇宙的某处还有机械文明的存在，那时候说不定就用的着了。”

一直没说话的柳清旋说：“自从这个卓能号的结构完成，一直都有至少十五位的长老在此轮值，半个月前，能量指针就已经指示出全满了。”

赭中行点点头指向一处仪表说：“这就是能量区的座位，这里要有一位负责。”

“飞航区也要有一位。”施良牧按着说：“还有分析区、维护区。”

“根据这些日子的接触，船长当然就是陈宗主，拥有所有的控制权以及更动权限的权力。飞航区我们建议是练长风负责，负责控制卓能号的移动。能量区由谢日言负责，除了全船各部分能量的掌握分配，还负责控制能量球的攻击……”柳清旋顿了顿说：“……至于分析区应该是薛乾尚较为适当，专责汇整资料加以分析处理，剩下维护区就是控制所有循环器贝的运作，包括饮食、空气与水，这部分我们并没有特别建议的人选……可以由宗主决定。”

“我决定？”陈信脑海中马上浮出候选人：“当然是那雷可夫。”

众人没想到陈信决定的那么快，不禁有点愕然的望向那雷可夫，只有当初一起在凤凰星的战友才知道为了什么，赵可馨首先鼓掌说：“那雷可夫的手艺最好，我们有口福了。”

黄吉、练长风等人才知道原来那雷可夫早有名声，当然也没有意见，吴承天见状对陈信说：“每区的负责人都要找一位轮替的人，一方面是有休息的时间，另一方面是避免意外发生的预防措施。”

黄吉笑着说：“那雷可夫和谢日言两位老弟一定是找老婆轮替了？这样才叫夫唱妇随。”

科芙娜毕竟与谢日言还没成婚，听了不禁有点脸红，李丽菁反倒叫了起来：“我才不要。”

众人一愣，只听李丽菁接着说：“我对煮饭没兴趣。”

吴承天微笑说：“这件事情慢慢决定没有关系，陈宗主……我们预计九月十五号出发，可以吗？”

这样的话就只有十一天的时间了，陈信点点头说：“应该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吴承天说：“这段时间就请宗主、还有刚刚提到的几位留下来，我们在这几天将操作方式教给大家，其他几位的行动……就由宗主决定。”

陈信耸耸肩说：“自由活动吧，十三、四号回来就是了。”谁知道能不能再回到地球，能玩的话就去玩一玩好了。

吴承天见陈信这样说似乎有点意外，微微皱了皱眉头也不再说什么，领着众人向外离开。

无元七三五年九月十三号

除了陈信之外，其他四位只需要学会部分的知识，所以大多在两、三天内就离开了圣岛，反倒是陈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沦落到无法离开的境界，到了十三号，才终于学全了所有的操作知识，但是这时众人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回到了圣殿，陈信自然不好乱跑，只有乖乖的留在圣岛。

这些日子陈信有空时就会回忆起静坐那一年间自己的感觉，据柳长老说，这种境界可遇不可求，让自己醒来是不得已，不过陈信也不认为悟通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倒是没有很在意。

有时陈信难免会想到林颖雅，不过听黄祥等人说，林颖雅这一年来都没有来看过自己，想来她对自己是真的死心了，陈信心想，自己毕竟不算是颖雅心目中良好的伴侣，既然如此，结束也罢。

这时陈信一人独坐在断崖，想着自己空白的一年，忽然感到那雷可夫与李丽菁正往这个方向来，陈信站起身来，转头迎接两人。

“陈信……”那雷可夫人未达声先至的川：“你在干嘛？”

眼见两人落了下来，陈信笑笑说：“没什么……那是什么？”陈信忽然觉得不对。

李丽菁与那雷可夫两人对视一眼，李丽菁转过身来，陈信望见李丽菁身后居然背着一个婴儿，张大嘴说：“这……”

“这什么这？”李丽菁说：“这是我女儿。”

陈信望向那雷可夫，那雷可夫愁眉苦脸的说：“丽菁坚持要带女儿走……”

“她多大了？”陈信问。

“快五个月了。”李丽菁喜孜孜的说。

“她受的了加速度吗？”陈信摇头说：“丽菁，你别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

“我就说不行……”那雷可夫望向李丽菁说：“你就偏要。”

“人家舍不得嘛……”李丽菁难得露出母性的一面：“陈信，我就是来拜托你想想办法的。”

陈信为难的说：“小娃娃没练过功夫……”一顿又说：“其实加速的时候，我们用引力术尽量维持平衡不是不可能，不过风险比较大，何况这次离开地球，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你们要让孩子一起冒险吗？”

其实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李丽菁迟疑了一下才说：“我们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回不回的来，我才要带着她，我们一家人不论生死都要在一起……”李丽菁说到这里忽然转头说：“那雷可夫你也说说话啊，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啊？”

那雷可夫只好说：“我也是不是不想……只是这样会增加大家的麻烦。”

“这样……”陈信望望襁褓中沉睡的小脸蛋，微笑说：“她叫什么名字？”

李丽菁望向那雷可夫，忽然扑嗤一笑，陈信奇怪的望向那雷可夫，那雷可夫一挺胸膛说：“有什么好笑的，我女儿叫毛莉·古度亚。”

“毛莉·古度亚？”陈信想想才明白：“你的全名是那雷可夫·古度亚？”

“对啊。”那雷可夫说：“认识这么久，今天才知道我的姓。”

“古度亚？”陈信摇摇头，糊涂鸭？忍不住想笑。

李丽菁看到陈信的表情，已经忍不住先笑了出来，对陈信说：“你是不

是想到……糊涂……”

那雷可夫抢着说：“得意什么？古度亚太太。”

李丽菁一时笑不出来，眼睛转过去瞪着那雷可夫，陈信连忙打岔说：

“我的意思是既然两位坚持要带……小毛莉一起去，大家就都有责任照顾她，这样吧，明天大家都到齐了，我们问问大家的意见，大家说好才行。”

“真的？”李丽菁高兴的跳了起来，在天空转来转去。

“陈信，谢谢你。”那雷可夫摇摇头说：“如果在三年前有人告诉我，现在我会携妻带子的去探险，我一定大骂胡说八道。”

“那雷可夫。”陈信说：“其实我一直很意外，你为什么会加入？”

那雷可夫苦笑说：“谁叫我爱上了丽菁，当时在圣殿留下受训也没想到现在会变成这样，总是越陷越深……没有办法的。”

陈信看看眼前的两人，想起林颖雅与自己分手的理由，不禁怀疑，难道是两人间的爱还不够成熟？还是自己应该不顾这些责任，干脆留在地球？

这时在天空中飞翔的李丽菁，忽然一个翻身落下说：“那雷可夫，你在说我的坏话喔？”

那雷可夫忙说：“哪有……你看看，把小毛莉吓到了。”原来李丽菁下落的太快，把小毛莉惊醒了，正哇哇哭了起来。

李丽菁连忙解开襁褓，将小毛莉抱到胸前说：“小毛莉乖……肚子饿了妈妈你吃奶喔。”李丽菁话说出口发现陈信傻傻的望着自己，这才发现说错了话了，一跺脚飞起说：“有什么好看的？那雷可夫，我先回去圣殿了。”随即抱着小毛莉如飞而去。

陈信与那雷可夫摇头笑了笑，一起慢慢的往圣殿飘回。

第七章 旧地重游

无元七三五年九月十四号“现在我们来投票。”黄吉大声说：“决定带小毛莉去的人就举手……”

“等一下。”薛乾尚摇摇手说：“那雷可夫、丽菁，你俩别见怪……我建议不记名投票。”

昨日李丽菁把小毛莉带回圣殿，这些年轻人每个都商兴的凑过来逗弄小毛莉，李丽菁马上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到了今天晚上众人到齐陈信房间之后，当然还是有人反对，其中最不赞成的就是薛乾尚，不过薛乾尚与众人认识之后的表现一直没有什么私心，李丽菁虽然不高兴还不至于恶二目相向，只好嘟着嘴生气，这时候黄吉嚷着要投票决定，没想到薛乾尚却又岔出来不赞成，这下就麻烦了，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记名投票小毛莉一起去的机会较小。

这时薛乾尚接着说：“不过我们的领队是陈信，我想应该由他决定。”

李丽菁马上望向陈信，眼中发出恳求的光芒，陈信沉吟一下才缓缓的说：“我不赞成投票……”李丽菁面色发白，难道陈信的意思是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行？

只听陈信按着说：“我是觉得，小毛莉还这么小，没有与父母分开的理

由。”

这话急转而下，似乎不用投票就可以带去了？李丽菁与那雷可夫又喜又惊，不知道陈信还会再说什么。

“刚刚乾尚一直表示反对……其实是我拜托他的，我的目的是希望诸位都能明白这次的风险。”这句话的涵义又不清楚了，见众人一头雾水，陈信笑了笑又说：

“其实我想将这件事的决定权交回给两位，我知道诸位当初受训、承接密室能量，都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这一趟，所以就算现在想反悔也来不及，但是趁着这个机会，如果诸位中有任何一位想退出的话，我负责替他向圣殿及领导团说明，连两位在内。”陈信最后一句话是对那雷可夫与李丽菁说的。

“陈信……你是说？”那雷可夫惊讶的说：“我们……大家都可以不去？”

陈信点点头说：“如果你们一家三口留下来，当然不会有失散之虞，若是坚持要去的话……就要有心理准备，可能曾遇到许多不可测的危险。不过换句话说，不论大家心里反对还是赞成，要是你们三人还是都要去，小毛莉就是我们大家的宝贝，每个人都有责任照顾她、注意她、关心她。”

谢日言忽然说：“陈信，要是大家都留下来，这艘卓能你如何操纵？”

“可以的。”陈信点点头说：“只是会少一些功能，还有……未免空旷了点。”

其实要真是陈信自己一个人去，根本不需要卓能。

陈信望见众人面面相觑，知道大家一时难作决定，摇摇头说：“这样吧，我们现在各归房间思考一下，一小时后在此集合，没到的就表示丁立场，我会替他解决的。”

众人听陈信这样说，只好一个个往外走去，薛乾尚倒是没走，在屋中的沙发上坐了下来，陈信望望薛乾尚，顺手抽拍走过来的蝠虎头顶，笑着说：“不回去想想？”

薛乾尚摇摇头说：“你明白我的，既然决定了不大可能改变。”

陈信点点头，与薛乾尚又对视了一眼，忽然两人一起笑了出来，陈信首先憋不住说：“还好你不会揭我的底。”

“这一招实在漂亮，不过阿信你不怕真的都跑光了？”薛乾尚半恐吓说。

陈信正色回答：“没有关系，我不希望许多人想都没想清楚就这么踏人危险。”

“就像你一样？”薛乾尚不留情面的笑笑说。

“对！像我一样，糊里糊涂的背上了一大堆的责任。”陈信自己说了也好笑。

“你这样一说，李丽菁以后就不会怪我了。”薛乾尚按着说：“不过你是早有设计还是……”

“我当然知道你一定不会赞成。”陈信说：“好几年的朋友了，我都觉得不大妥当，你还会想不出一大堆理由吗？不过我还是不愿意强拆散人家。”

原来因为薛乾尚蛮晚才回来，两人根本没有事先商量过，不过陈信知道薛乾尚一定会认为不妥，于是在薛乾尚将危险性分析之后，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还好薛乾尚闻声知意，没有当场拆台。

“我刚刚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你，就是要你以后领导大家方便。”薛乾尚摇摇头说：“没想到你居然来这招，以后大家对你都一定服气，至少也不会

怨东怨西，其实除了那雷可夫夫妻俩之外，其他的人应该都不会改变心意。”薛乾尚心想大家其实都是考虑好了才来的，应该不会变卦。

陈信笑笑说：“就算只有你我两人又如何？”

薛乾尚还没答话，黄吉忽然冲了进来大吼：“我实在忍不了一小时，陈信你不会让大家在十分钟之内决定？”

陈信望向冲进来的黄吉，转个话题说：“黄吉，天禽身法都学全了？”

黄吉呵呵直笑说：“学全了，终于学全了。”

“你真的要让黄宗主一个人留下？”陈信忽然正色说：“……黄宗主已经将近一百四十岁了。”陈信父母正当青壮，又是两人有伴，陈信还比较放心。

黄吉愣了一下，摇摇头说：“陈信，其实这次我会来，除了我自己想来之外，我老爸也是大力支持的，他希望我或多或少能帮上你的忙。”

见黄吉难得的这么正经说话，陈信也不好再说，这时谢日言与科芙娜并肩踏人，一笑说：“我们也不需要考虑的。”之后宋庭、舒红、赵可馨、许丽芙在牛小时之内也一个个回来。

众人一个个回来，除了那雷可夫与李丽菁两人之外，最后一位是练长风，只见他一进门就道歉说：“陈宗主对不起……我去办了一点事情，没迟到吧？”

陈信摇摇头笑笑说：“没有，还有十几分钟呢。”这些日子两人已经化解了尴尬，虽然还是都避免提到林颖雅，不过至少成功的装作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眼看时间将近，大家都以为那雷可夫夫妻不会来了，没想到两人还是在时间到达前，抱着孩子出现在门口，众人往门口望去，只见两人同时向众人一鞠躬说：“小毛莉以后就拜托大家了。”

众人一声欢呼，将两人拥了进来，几个女孩更是将小毛莉抱来抱去，逗弄起来。

十二个人外加一个宝宝，终于成为最后成行的队伍，陈信再强调一次以后不需要再叫自己宗主，尤其是针对练长风、宋庭、舒红三人，至于其他人早已老实不客气的直呼陈信的名字，众人约定明日再集合出发，今晚是最后的活动时间，眼见再无别事，众人慢慢的四散而去。

陈信等到众人散尽，忽然忍不住心潮激荡，飘然离开屋中，往山下飘飞。

不久之后，陈信落在一处住宅之旁，忽然停住脚步迟疑了起来。

这里就是林颖雅一家人住的地方，陈信只来过数次；在门外站立着，陈信感应着屋内林颖雅的气息，她似乎进步不多，看来果然是一直没有想离开地球，陈信无奈的想着，自己今晚忽然跑来，到底是对是错？其实在上次偶然间与地球生命融合之后，陈信对男女问的情感就慢慢的淡漠了，虽然余情尚在，不过不会再这么强烈的惹动心弦，今晚是一时心血来潮，陈信才会突然跑来这里。

在门外踱度良久，陈信终于鼓起勇气将内息往内传去：“颖雅……我是陈信，我在门外。”

屋中的林颖雅迟疑了一下，这才由窗户穿出，缓缓的落到陈信身前说：“

有事吗？”说着低下头来，轻咬着嘴唇，似乎欲言又止。

“颖雅……”陈信也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想了想才说：“我明天要出发

了。”

“喔……我知道，这是大新闻。”

沉默了一下子，陈信又悠出一句话：“这一年你还好吗？”

“还好，你呢……没事吧？”

“什么？”陈信不知道林颖雅指什么事。

“你不是静坐了一年？”林颖雅抬起头来说。

“喔……没事，感觉还不铅。”陈信说，随即两人之间又是一阵难堪的寂寞，许多的话都堵在嘴边，仿佛一说就会碰触到禁忌一般。

过了一会儿，林颖雅摇摇头说：“阿信……没事的话我要进去了……你保重。”

看着转过身去的林颖雅，陈信连忙叫了声：“等一下……”望着转回头来的林颖雅，陈信终于说：“我……其实是想向你道歉的，这次一去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过的愉快。”

“其实你没错。”林颖雅思索一下，面色平静的说：“是我们没有缘分……找他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会找个平凡人把自己嫁了。”

陈信无言以对，只好点点头说：“祝幅你。”

林颖雅嘴角微微牵动一下，似笑非笑的低声说：“我也祝福你。”

陈信点点头，正要辞行，哪知林颖雅忽然加了一句话：“回来之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陈信疑惑的抬起头来，林颖雅一面飘起一面轻声说：“要是我们那时仍然没有足够的抑制力，同样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对彼此都不好，对旁人他不公平，当初要不是我们……你也不会和那俩位分手，这次她们也会随着你去，你不用再顾忌我……”

望着飞回屋中的林颖雅，陈信咀嚼话中之意，不由心申五味杂陈，最后终于长叹了一口气，拔身飞回圣殿。

无元七三五年十一月一号离开地球已经一个半月，众人在卓能号上，也由原先的新鲜转变为无聊，于是陈信针对几位修炼阴阳内息的人，传授了当初在特殊部队修炼到部分有关阴阳两劲的使用方式，其中当然免不了阴阳旋劲的施用法，不过陈信传授之时再三告诫，这个招式威力太大，如非必要最好尽量不要使用。

到了卓能号将速度逐渐降下来的时候，陈信等人知道凤凰星上的居民正在等待着大家的到来，准备在望乡城举办盛大的欢迎会，据说凤凰星离开的人数其实并不多，约占五分之一而已，还是有数十万的人民。

这些日子，大家除了静坐修炼之外就是聚集在第二层的陈信房中外癖抬、练功。因为陈信上了卓能号之后才发现，自己房间中居然有一间大的外厅与一间宽敞的双人卧室，且外厅中另有通道直通控制室，所以陈信索性将外厅开放给大家使用，也将小刚、小柔安置在外厅中。

由地球到凤凰星的行程除了起飞和降落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是交给电脑处理，所以大家上控制室的机会实在不多，除了那雷可夫必须监控循环器的运作，练长风必须观察航向是否有偏颇，两人才常常登上控制室中，谢日言的能量区与薛乾尚的分析区暂时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时，陈信正与几名伙伴谈论到了凤凰星的行动，薛乾尚首先说：“我们与凤凰星联络时，蓝宗主强调一定会全力配合，还主动提出要先派人搜寻蝠虎的踪迹，我想凤凰星人力不足、百废待举，加上陈信你也曾说过不要麻

烦他们，所以找婉谢了他的好意。”

陈信点点头说：“到了凤凰星只要我们四处寻觅就可以，我在卓能中应该也能感受到蝠虚的存在，就怕虎王、虎后的内息强度不及小刚、小柔，比较不容易感应到。”

“会吗？”赵可馨接口说：“父母还及不上孩子？”

陈信点点头说：“这应该没什么……小刚、小柔也许是为了飞离凤凰星，又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虎王、虎后就没有这么强，我在地球接到它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

“找到之后呢？”一旁的舒红闲：“它们有什么帮助？”舒红来自旧大陆，是直接参加征选而后脱颖而出的，虽然外型上仍有女性的柔美，不过在坚毅之处常常连男孩子也及不上。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陈信说：“它们对人类似乎没有恶意，希望能对我们稍加指引。”

这时李丽菁抱着孩子进来说：“在聊什么……那雷可夫呢？”

“上控制室了。”舒红说：“让我抱抱小毛莉。”

李丽菁将小毛莉交给舒红，找个位置坐下来：“可惜星际间有生命的星球太少了，不然这样坐着卓能旅行实在不错。”

“放心吧，我们的目标一定是有生命的地方。”薛乾尚说。

“说不定目标就在凤凰星上呢？”李丽菁说：“如果无祖等前辈已经在数百年前就在凤凰星上解决了问题，我们也不知道。”

“这也有可能……”赵可馨沉吟说：“不过那么多人来过凤凰星，除了陈信发现那次之外，凤凰星上不应该一直没有传出发现遗迹之类的东西。”

陈信回答：“无袖在留言中说过他与弟子们分两个方向出发，会不会是无袖的弟子们到达水域星定居下来了？”

“那万一……”李丽菁说：“……其贸正确的方向是水域星，我们不是自来了？”

“这也没有办法。”薛乾尚说：“只有花凤凰星我们才知道如何开始，水域星的资讯不是，找起来更费时日。”

“应该不曾太难找。”陈信说：“不然不曾每一个离开地球的人都没有回来。”

这时李丽菁将小毛莉接回，一面摇头对小毛莉说：“妈妈带你到处去旅行，你高不高兴啊？”

小毛莉呻附呀呀的挥舞着手脚，将李丽菁用来逗弄她的手指头紧紧抓着，呵呵笑个不停，众人也静默下来，望着小毛莉微笑，这些日子小毛莉除去了大家不少的寂寞，倒是个意外的收获。

这时薛乾尚与陈信的收发机忽然响起，两人对视一眼知道是主机呼唤，既然只有两人收到，代表有讯息过来。

薛乾尚说：“我去一趟控制室好了。”薛乾尚负责分析区，只要有资讯传来就有接收的义务。

陈信起身说：“反正没事，我也去。”两人迅速的连袂往通道飘去。

接收到通讯，是蓝任在凤凰星上传来的讯息，只听他豪爽的笑着说：“陈宗主，这一段时间会不会闷的发慌啊？”

“还好。”陈信说：“蓝宗主，凤凰星一切都安好吗？”

“很好啊……”蓝任笑笑说：“就是最近地震特别多，似乎连凤凰星都在

欢迎陈宗主呢。”

“蓝宗主说笑了。”陈信笑着说：“地震是怎么回事？”

“也没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总是由地底隐隐传来震汤，为了防险，我已经把大部分的居民迁到地面上去了，不过现在整个凤凰星只有地底城和望乡城有人聚集，我们没这么倒楣吧？”蓝任回答。

“蓝宗主。”薛乾尚忽然插口说：“据我所知，凤凰星上的大草原区域，数十年来从未地震，这种状况并不正常。”

蓝任一听，把笑容收起来说：“这位小兄弟说的没错……不过我们也才只有这数十年的纪录，不一定值得参考。”

“当然。”薛乾尚点头说：“其实将人民迁出地底城本来也该是够了，不过望乡城距古都河不远，还是不大安全。”古都河是凤凰星上第三大河，次于伊蝗河和蓝奇河，其中蓝奇河陈信等曾一起经过。

薛乾尚这么一说，蓝任似乎地想到其中的问题，转过头不知和谁说话，而这时李丽菁等人也来到控制室，知道是凤凰星传来的消息，于是与那雷可夫等人在一旁的会议桌坐下，旁听起来。

过了一会儿画面上又出现一个面色白净的中年人说：“陈宗主您好，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

原来是蓝宗主倚为左右手的林范大将，陕信点点头说“林范大将你好，好久不见。”

林范接着说：“在古都河与望乡城之间，有着数十个通往地底的孔穴，若是古都河泛滥，地底穴道应该是以容纳河水，所以望乡城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地底城不是糟糕了？”陈信疑惑的说。

“不……”林范一笑说：“地底城只是地底通道中的一个大地窟而已，下面还有许多深不见底的洞穴，不然下几天雨地底城不就完了？”

陈信点点头说：“原来如此……”

“还是不妥。”薛乾尚摇摇头插口说：“我担心的不只是单纯的泛滥，是地震产生的状况，据估计地底城下面的孔穴中蕴含大量的水，而且越下面的孔穴越巨大，结构稳不稳没人知道，若是地震时陆沉个几公尺，几亿万吨的水忽然激射出来，配合上古都河的水量，望乡城外数百公里恐怕会成为水乡泽国。”

这还得了？陈信连忙说：“乾尚……真的有这么严重？”

薛乾尚点点头说：“这是我参考凤凰星的资料推论出来的，不过林大将在凤凰星时日较为长久，相信对凤凰星了解的更清楚。”

蓝任这时插口说：“林范，真有危险性就要赶快处理。”

林范刚刚听薛乾尚的一番话后脸色微变，沉思半晌才说：“这也不可防：

不过欢迎陈宗主等人的准备都在望乡城……”

“有什么好欢迎的。”陈信连忙说：“大家的安全最要紧……”

这时忽然出现一阵杂讯，画面一失，陈信与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薛乾尚已经飘身到分析区的座位前，观察了一下仪器说：“凤凰星的讯号中断，正在恢复中。”

果然不久画面又出现，蓝任说：“陈宗主抱歉，刚刚又地震了，我刚刚决定暂时迁移人民到望乡城西方五十公里的苏罗小台地，那里地势较高，不

过通讯器材恐怕没这么快架设好。”

“没关系……”陈信点点头说：“……我会到那里去找您的。”

蓝任再告了个罪，结束了通讯。

赵可馨这时摇摇头说：“他们真是当局者迷，要是真的冒大水，就要多亏乾尚提醒他们。”

“其实找也可能是杞人忧天。”薛乾尚说：“不过我想三十年来一直是方彭将军在经营地底城，恐怕没有能探下地底数公里的人，地质资料八成不完全，现在这种地震频繁的时候，最好不要冒险。”

“说的也是。”陈信说：“不过我们赶的还真巧？乾尚，他们迁到苏罗小台地安全吗？”

薛乾尚点点头说：“应该还好……不过凤凰星的地质断裂面并不是在这附近，所以这里才会六十年没有地震，现在居然会地震频繁……恐怕不大对劲。”

众人听薛乾尚这么说，心里不禁浮现一丝阴影，开始担心起这里的未来。

垂元七三五千十一且十娣瓜虱里三十凡千多八十七围固八终于要降落了，卓能号切入凤凰星的大气层，开始螺旋形的望下飞降，众人齐集在控制室中，若着前方圆弧形的大萤幕，心里都有点担心，因为这些日子凤凰星一直没有与卓能号联系，众人也只有担心而已，不过蓝任也说过在迁移的时候不易联系，说不定什么事情也没有。

因为小毛莉的关系，练长风驾驶卓能号切入大气层的角度特别的大，以避免减速过快，所以过了许久，卓能的速度才逐渐的减慢下来，众人也飞到了大草原上。

随着高度渐渐的降低下来，陈信远远的望见大草原，并没有如当初想像的一样变成水乡泽国，不禁松了一口气，这时沉寂已久的通讯器终于发出声音：“陈宗主、陈宗主。”

“蓝宗主？”陈信高兴的说。

“大家移到苏罗台地，一时只能接上较短距离的通讯，还清楚吗？”蓝任说。

这时画面并没有出现，较低功率或距离较远时往往不传画面，避免消耗掉无谓的时间。

“清楚，蓝宗主，我们现在正往苏罗台地前进中，最近还有地震吗？”

“……地震越来越频繁。”蓝任说：“看来不大乐观。”

“地球上也没有这样过。”陈信说：“未免持续太久了吧？有没有查查是什么原因？”

“我有派出十几位将军到四面查看，发现震央大约在东面两百公里，越远的地方感觉越轻微。”

“东面两百公里……”陈信讶然的说：“那岂不是……？”

“正是地底城。”蓝任说：“看来薛小兄弟的担心是正确的。”

陈信望望薛乾尚，薛乾尚接口说：“蓝宗主，对地底城的地下结构，有人研究过吗？”

蓝任沉默了一阵才说“越下方的孔道越是炎热，而且听说还有奇怪的瘴气，所以没有人敢深入。”

飞航区前的练长风忽然插口说“我们快到了。”

“蓝宗主，我们到达再聊吧。”陈信说。

“好的，台地中央留了一块空地供你们降落，我马上过去。”蓝任收了线。

众人望见苏罗台地出现在眼前，因为只搬来不到十天的时间，所以到处都是一片凌乱，加上现在大草原又是白雪霭灵的日子，可以想见在苏罗台地上的人是多么辛苦，这时练长风正灵巧的转换引力术与御风术，将卓能往台地降落。

台地上慢慢有人注意到卓能号的踪影，开始奔动了起来，因为练长风是用极慢的速度落下，所以台地上也慢慢的聚集了十数万的居民，而台地中央果然有一处空地，卓能号悄无声息的慢慢降落在台地中间由士兵所围成的大圈圈中。

众人一下卓能号，马上受到盛大的欢迎，虽然没有什么整齐的仪式，但是人人诚心的欢呼众人却是感受的到，陈信望向四面，想到当初大家费尽心思想潜回地球，现在自己却又跑回凤凰星，命运捉弄人一至于斯，想来也真是令人感叹。

这时蓝任已经赶到，同陈信迎过来说：“陈宗主，终于盼到你来了。”

“大家都还好吧？蓝夫人呢？”陈信说。

“都好、都好。我家那个母老虎在准备欢迎各位的晚宴，今天我们全城共欢！”

蓝任说。

母老虎？陈信还是第一次听到蓝任这样说蓝夫人，又想到确实以前总是与两人一起见面，想来蓝任也不敢当面这么叫，难怪自己从没听过。

而那雷可夫听见“母老虎”三字，在一旁倒是偷偷的望了一下李丽菁，不禁七百戚戚焉的暗暗点头。

这时蓝任身后的数人上来见礼，分别是林范、黄日凡及施寄伤，其中黄日凡与施寄伤原来都是跟随叶宇开的，当初蓝任夫妻回凤凰星，叶宇开把这两人也赶了回去，三人与陈信都是老相识，见了面免不了聊上几句，黄吉他上前凑热闹，谈到在地球同甘苦的往事，一时都乐开了。

这时陈信见到外围站着方彭将军，连忙高兴的走过去说：“方彭将军，近来可好？”

“陈宗主好。多蒙宗主动问，方彭一切顺遂。”方彭恭谨的回答。

陈信点点头往旁望去，想看看孟火明有没有在一旁，却见到另一个熟悉的人，那人正向陈信鞠躬说：“陈宗主……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陈信连忙回礼。

方彭微笑说：“青芬当初多蒙宗主管教，现在骄纵脾气已经改了不少。”此侏正是方青芬，当年陈信随方彭将军前往黄梓所在的大木营之后，轨没再与她见过面，没想到过了两年，乃青芬出落的更标致了。

这时方青芬听方彭这么说，不禁脸红的向陈信施档说：“陈宗主，青芬当年不懂事，还请宗主见谅。”

陈信想起往事，连忙说：“我当时也是胡闹，希望方大小姐别见怪。”

“什么大小姐？”方青芬羞笑白了陈信一眼说：“不嫌弃的话……宗主就叫我青芬。”

这是什么意思？陈信大感不妙，方彭却在一旁笑着说：“没错！宗主叫这个丫头青芬就可以了。”

陈信不好回答，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方将军，我大哥呢？”

“火明？”方彭向后一指说：“那不是？”

陈信瞟目一看，前方一队士兵的指挥者正是孟火明，正回头望着自己，陈信正想过去，方彭拦阻说：“我晚上会带你去找火明的，现在不方便。”

陈信想想他是，与孟火明点点头传音过去：“大哥，晚上见。”

孟火明可没能耐传这么远，只好点点头回应，这时众人也走到陈信身旁，李丽菁见到一个大美人站在陈信身旁，忍不住说：“陈信，这是哪位？介绍一下吧。”

陈信知道李丽菁心里在转什么念头，但是又不便解释，只好说：“这位是方彭将军的女儿，乃青芬小姐。”

方青芬向众人鞠躬时，一旁的许丽芙啊了一声，方青芬的事情，陈信只有与她提过，这时忽然见到，忍不住叫了出来。

后方的赵可馨望望许丽芙，回头对薛乾尚说：“上次你们到处逛的时候我都在练功，这次有机会要好好逛逛。”

薛乾尚点点头，对赵可馨说：“你放心，这次我们要找蝠虎，有的逛了。”

蓝任这时走过来说：“几位性的地方还在赶工，先去宗主府歇一歇，只不过宗主府也十分粗陋……”

“这样吧。”陈信回头说：“不用麻烦了，我们住在卓能号上面好了，说实在话，卓能号上面又宽敞又舒适，设备还现代化。”

蓝任见陈信这么说，猛摇头说：“这样我们岂不是待客不周？”

“蓝宗主不用客气。”陈信说：“这里也算是我的第二个家，您这样就生份了。”

蓝任见陈信这么说，只好不再坚持，领着众人往宴会的场所前进。

不久后众人到达宴会场地，休息片刻之后，开始了盛大的宴会，进食的过程中还不断约有人表演武技，是见凤凰星武风之盛，何况众人的功夫现在都提升到一定的层次，欣赏起来更是头头是道，格外起劲。

值得注意的是每经过二、三十分钟，似乎就会传来隐隐的微震，果然是十分频繁，而且若是震央果然在东方两百公里的地底城，地底城的震幅岂不是更为严重？

聊到此事，蓝任等人也不知道有什么较好的解决方法。

酒是饭饱之后，蓝任这才说：“陈宗主，这次打算怎么着手？需要我们帮忙吗？”

陈信摇摇头说：“多谢蓝宗主，我们可以处理，何况现在凤凰星需要建设，不要再抽出人手帮我了。”

蓝任点点头说：“听说您要找蝠虎？”

“对。小刚、小柔的父母。”陈信四面一望，小刚、小柔旧地重游，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陈信只好说：“蓝宗主知道有人见过蝠虎吗？”

蓝任摇摇头说：“小刚、小柔这两只蝠虎找他是第一次见到，更没听说有人石过，不过凤凰星未开发的地方实在还太多，说不定蝠虎藏在什么没人去的地方。”

陈信点头说：“无袖似乎曾交代它们远离人类……也许就是因为如此，这才没人见过。”

“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原因。”赵可馨在一旁摇摇头说：“无租既然说蝠虎三年一产子，至今数百年，其中只有虎王、虎后跟随过无祖，除非它们所产下的子孙都活不过被群兽围攻的一百天，不然应该会有人见到。”

这话也有道理，陈信望向薛乾尚，薛乾尚点点头说：“可馨说的对，不过还要加上一点，蝠虎遇到蝠虚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这一点现在也没人知道。”

“什么反应？”舒红说：“小刚、小柔虚的不是蛮好的吗？”舒红与宋庭不同，总是乐于在陈信等人谈论事情的时候旁听，有时还插上一两句，而宋庭却不大说话，除了偶而与练长风在一起之外较少发言。

“它们是夫妻。”陈信对舒红说：“乾尚的意思是遇到其他的蝠虎。”

赵可馨听到薛乾尚的话之后沉思了一下说：“乾尚这一说倒是提醒了我，蝠虎要是有群居性，虎王、虎后不应该过了数百年还是孤零零约两只，不过……”

薛乾尚按着赵可馨的话说：“不过陈信遇到它们的时候，它们正在育子的七十大，这也不是以论断，再过个一两年，小刚、小柔生产的时间到了，也会离开陈信。”

陈信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经薛乾尚一提，才想到这也大有可能。

这时李丽菁、那雷可夫、谢日言、科芙娜四人走来，李丽菁抱着小毛莉说：

“陈信，我们四面逛逛，几点集合？”

陈信想想说：“晚上不集合了，明天清晨八点出发，别忘了将时间设定改成凤凰时间。”

李丽菁等人向蓝仟打了个招呼，迳自离去，这时黄吉凑了过来对陈信说：“陈信，我们明天去雾灵谷逛逛好不好？”

赵可馨等人对雾灵谷是人闻其名，忍不住大声叫好，而陈信想起以前与黄吉在雾灵谷中共患难的时光，也不禁颇为意动，不过陈信还是谨慎的说：“好是好，但是卓能太大，没办法降落在谷中，那些风突树之间距离只有五十公尺左右……”

“我们当初就出的来了。”黄吉笑着说：“难不成现在还怕了？”

事实上，现在队伍中每个人大概都有自由出入雾灵谷酌能力，尤其黄吉的功夫提升的更高，陈信点点头说：“好吧……不过不能呆太久，我们还是要办正事。”

“三日为定，我去找老朋友了。”黄吉随即腾身飘起，往外射去。

蓝夫人看着离开的黄吉，忍不住说：“黄吉的功夫似乎已经超越了黄祥宗主。”

陈信点点头说：“黄吉确实已经超越了黄宗主，而且超过不少。”其实连练长风等人都已经不弱于蓝任等人，何况是黄吉？

蓝任摇头叹息说：“我们真的老了，当初见到陈宗主，就知道英雄出少年，现在果然奇才辈出……”

蓝夫人瞪了蓝任一眼说：“难不成我们还要和年轻人争胜？别这么不甘愿。”

众人笑了一阵，话题又转到别的地方，过了一会儿筵席接近尾声，方彭与方吉芬走了过来，陈信连忙说：“蓝宗主，各位慢慢聊，我去见我大哥。”随即离席与方彭及方青芬离去。

陈信这一走，蓝任与蓝夫人不久后就告退，留下赵可馨、薛乾尚、许丽芙、练长风、舒红、宋庭等六人，六人中练长风、舒红、宋庭三人都没有离开过地球，活-坦时舒红正在低声问宋庭：“宋庭，你怎么这么安静？”

宋庭与练长风都是三十岁出头的人，舒红年约二十五，除了黄吉外就以二人居长，加上其他人本就熟识，宋庭又一直少说话，所以舒红偶尔会关心一下宋庭。

宋庭微笑摇摇头，仍然没有说话，练长风替宋庭解释说：“宋庭从以前和我一起当侍卫的时候，就不大说话。”按着又说：“二丽芙也很少说话。”

“我……？”许丽芙正想着力青芬的事情，忽然听到练长风捉到自己，脸上一红慌乱的说：“……我不大会说话。”

舒红见许丽芙慌忙的样子，笑着说：“丽芙妹妹，你在想什么？”

许丽芙见问，不知道如何回答，赵可馨忽然一笑说：“陈信以前向我们提过雾灵谷的事情，丽芙一定是想到那件车了。”

薛乾尚点点头说：“陈信捉到雾灵谷中有许多珍禽异兽，当年在凤凰星上游览的时候我们也没敢去，现在应该比较安全了。”

练长风笑笑说：“真有这么厉害的动物？倒要见识一下。”

薛乾尚正色说：“大略推算起来，陈信当时的功力虽较现在的我们为低，不过当时陈信还是靠着有极乐刀的帮助，才能击败许多的怪物，不然……”

舒红听出兴趣来，忙问：“乾尚，极乐刀不就是陈信用来宰尤嘎的武器？你亲眼见过吗？”

薛乾尚摇摇头说：“陈信要不是遇到无法解决的敌手，不曾滥用极乐刀，第一次使用就是在雾灵谷。”

“第二次呢？”舒红按着问。

赵可馨接口说：“对付失去神智的特殊部队。”

这件事练长风还没听过，忍不住说：“特殊部队？那是圣殿之外，地球最强的队伍。”

“这件事是后来地底城中的人告诉我的。”赵可馨说：“陈信当时为了保住地底城中数十万居民的性命，一个人在地道中对付数百位的特殊部队，其中还有一位大队长、两位中队长，陈信一个人在地道中尘战数小时，最后终于将敌人杀尽，浑身是伤、衣衫褴褛的飘入地底城。而地底城中的几位宗主正串联起劲力往等待来犯的特殊部队，陈信这一飘进来，刚刚那位蓝任宗主正好站在第一个，二话不说的集合了数十人的劲力往陈信直劈了下来……”

从没听过这件事约三人听的目瞪口呆，贝赵可馨停住了嘴，舒红连忙说：“可馨，然后呢？”

“然后？”赵可馨耸耸肩说：“然后他足足在床上躺了十个凤凰日才能起身，那时候我们几个正被软禁在地底城中，等陈信醒来之后再处理。”听到这里，练长风说：“陈宗……陈信的功夫如此高深，那时怎么会……？”

薛乾尚接口说：“陈信一直不断的在进步，记得陈信跟我提过，当时他一对一还打不过那位大队长，所以非用极乐刀不可，极乐刀可说是最厉害的兵器。”宋庭这时忍不住问：“极乐刀是什么制造的？”

赵可馨与薛乾尚对视一眼，薛乾尚摇摇头说：“这要问那雷可夫了……听说是他制造的。”

那雷可夫？练长风、宋庭、舒红脸上都露出不相信的表情，那雷可夫实在一点都不像是超级武器极乐刀的制造者。

第八章 地底异物

陈信、方彭、方青芬三人走出广场外还没有多久，方彭就回头对陈信说：“陈宗主，我还有点事待办，这样好不好，就让青芬带您去。”

陈信有点意外，但是当然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点点头说：“方将军您去忙吧，那麻烦青芬了。”

眼看方彭离去，方青芬对陈信招手倩笑说：“陈宗主，跟我来。”陈信虽然深怕方青芬的大小姐脾气突然发作，但是也别无选择，只好乖乖的随后而去。

陈信与方青芬在凌乱的房舍之间穿梭，不时引起正在构家园的民众注意，陈信一面对四面的民众打招呼，一面心里又有点不耐烦，不知道方青芬为什么不干脆用飞的，难道她还不会飞？这又不太可能，虽然想问，但是陈信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闭着嘴巴，快步的随着方青芬前进。

过了片刻，方青芬忽然在一个十字路口止步，回头望向陈信，陈信四面一望，看不出所以然来，望向方青芬说：“青芬……到了吗？”

方青芬指指左边路口第三间的房屋说：“就是那间。”

陈信点点头说：“谢谢你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陈信对于自己刚刚一面走一面胡思乱想不禁十分惭愧，哪之方青芬忽然接着说：“陈宗主，你已经知道地点了，能不能先拨个时间，我有话想跟你说。”

完了、完了，陈信心里开始胡思乱想，莫非对方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作了个什么埋伏？虽然自己应该也是无所畏惧，不过仇隙越结越身总是不妥，陈信忽然又想到许丽芙当初说方青芬是喜欢上自己，莫非她打算来个告白？此事万万不可，接受自然不行，不接受却又得罪人，还况女孩子脸皮薄，当场拒绝人家似乎也不妥……

陈信心里还没找出结论，方青芬已经耐不住，又叫了一声：“陈宗主……”

陈信实在想不出说不好的理由，只好点点头说：“当然好……不过孟大哥家里有小孩，最好不要太晚才去打扰。”陈信好不容易找出心心当挡箭牌。

“宗主说的是心心？”方青芬建陈信点头一笑说：“心心用功的很，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您放心吧。”

心心功夫进步的那么快？快来雪舞心法果然不凡，陈信再也没有理由，只好说：“……那就没问题了。”

方青芬一笑说：“跟我来。”忽然起身飞起，往村外投去，陈信一面追一面心里在骂，明明会飞，刚刚是在耗什么？一面回头将孟火明的居所位置牢牢的记了起来。

这时大草原已经一片光突突的，苏罗台地上的草地虽然也一样乾枯倒塌，不过还有一丛丛的灌木四处丛生，在聚落的西方有着一块面积不大不小的森林，中间一到小河由西向东、银光闪闪的冲刷着两旁结冰的河岸，一路蜿蜒的通往新市镇，看来是古都河的一条支流，这时水月刚刚升起，天空中有着三个大小不同的月亮闪亮着光华，光芒四面下，在整个世界白雪的反光

下，明亮的都不太像夜晚。

两人飞到森林随意的落了下来，陈信望望森林，对方青芬说：“这片森林养的活这几十万人吗？”

方青芬望望森林说：“应该可以，不过冬天百兽绝迹，天然食物比较难找。”

“嗯……”陈信点点头说：“青芬你不是说有话要说？”

“对。”方青芬转回头望着陈信说：“陈宗主……这件事很难启齿。”

陈信心里更是紧张，一口大气也不敢吐，只见方青芬缓缓的说：“我知道这次搭乘卓能号来的都是十分优秀的人物，除了陈宗助外，几乎都在地球的圣殿中受过训练。”

“黄吉就是自己修炼成功的。”陈信一片应着，一面不明白方青芬要说什么。

方青芬接着说：“黄吉大公子是凤凰星的光荣……陈宗主。”

“是。”陈信连忙回答。

“这次来凤凰星要是找到了线索，是不是很有可能往更遥远的宇宙飞去？”方青芬说。

“没错。”陈信点点头说：“就算知道了方向，这次的旅程一定十分的危险，也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陈信故意把危险性都说出来，希望方青芬不管有什么念头都能打消。

没想到方青芬走近两步望向陈信说：“陈宗主……我拜托你一件事。”

陈信身体微微后仰，强笑说：“什么事？”

“我也要去。”方青芬说。

“什么？”陈信讶然：“你也要去？”

方青芬点点头说：“我从小就梦想能在浩瀚星空中旅行，但是现在根本没有机会，而且要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也不容易，所以……可以让我加入你们吗？”

原来是这种事……陈信不禁松了一口气说：“青芬，这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我的功夫不够好……不过我也很努力。”方青芬恳求的说：“让我一起去嘛……宗主，拜托你啦……就算是去帮你们打扫、做杂事都可以。”

“不行的。”陈信说：“青芬你知道吗，这次离开地球的人，每个人都是经过层层挑选才出来的，我不是说你功夫不好，但这次的队员几乎都有将近蓝宗主、黄宗主等人的功力，就是为了希望遇到危险时能增加存活的机会，怎么可能让你一起去。”

方青芬扁了扁嘴说：“你就是说我的功夫不好……可是连婴儿都能上去，我就不行？”

这不是不讲道理了吗？陈信摇摇头说：“那是那雷可夫夫妻的小孩，与你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该这样说。”

方青芬沈下脸来，转过身说：“也就是说，要和卓能号的队员有足够的关系就对了？”

“话不是这样讲。”陈信苦口婆心的说：“小毛莉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不愿拆他们一家人，所以才破例的。”

方青芬沈默了半向，陈信僵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不知该如何是好，没想到方青芬忽然回过头来一笑说：“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陈信见方青芬似乎放弃了，高兴的说：“什么问题？”

“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方青芬睁着明亮的大眼睛直直望着陈信。“这下轮到陈信说不出话来，方青芬接着说：“我明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你，从一见面就喜欢上你了，只是……你那时一直不给人家好脸色看……”

方青芬的话声越来越低，陈信心里同时想着，难道那时你就有给我好脸色了吗？不过方青芬也实在大胆，居然就这样的问了出来，只见方青芬接着说：“不过后来我才发现你都是让着我，我也十分惭愧……反正你待在这里刀时间不多，我不能在浪费时间，请你明白的告诉我，喜不喜欢我？”

“青芬……”陈信讷讷的说：“其实我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已经不大想花心思了，何况我们认识又不深……”

“我明白了。”方青芬打断陈信的话，笑着说：“你放心……我很容易死心的。”

什么话？陈信已经不知道方青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见方青芬摇摇头说：“陈宗主，我可不会纠缠你，就当我说过了就是了。”

“你没事吧？”陈信疑惑的问，他还是觉得方青芬有点不大对劲。

“没事！”方青芬一鞠躬说：“陈宗主，我先告退了。”随即笑着挥手离开。

这下陈信莫名其妙到了极点，哪有人被拒绝的反映是这样的？不过她似乎是没事……陈信想反正总算是没有什么问题发生，别去多想了，于是轻轻腾起往孟火明的居所飞去。

陈信才一进门，心心已经扑了过来大叫：“陈信……陈信、陈信、陈信……”一连串叫个不停。

陈信紧紧的搂住心心，一面向孟火明夫妻打招呼，这时却意外的发现黄吉居然也在这里，陈信疑惑的问：“黄吉……你也认识我大哥？”

黄吉笑笑说：“来了不就认识了？我是来找你的，没想到你比我还晚来。”

孟火明点头说：“我本来就心想陈宗主……”

陈信摇摇头说：“大哥，再叫我宗主我可要生气了，我一年多没来凤凰星了，还宗主？”

“好吧。”孟火明想想也对，接着说：“我本来就想贤弟应该会来，没想到大公子先来了……”

“等一下。”黄吉打断孟火明的话，模仿陈信的语气说：“孟老弟，再叫我大公子我要生气了，我一年多没来凤凰星了，还大公子？”

这下开玩笑的成分居多，心心已经忍不住笑了起来，孟火明摇摇头说：“是……黄吉大哥来了之后我们就聊了起来。”

谢孟瑛接着说：“没想到黄吉大哥这么风趣。”

陈信望望黄吉说：“黄吉，有事找我吗？”

“没事。”黄吉手一摊说：“见了几个老朋友之后，想去找方彭，他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就来看你，没想到认识了这几位，对了，心心可厉害了。”

“真的吗？”陈信望向心心。

心心一挺胸说：“心心以后要帮陈信打坏人，当然要用功。”

陈信没想到心心还记得以前的一句戏言，心中忽然有点感慨，黄吉接着说：“心心这个年纪练到这样不得了了……当初我在这个岁数，练功夫都是老爸逼着练的。”

心心望向一直帮自己讲话的黄吉说：“黄吉，你会不会交我功夫？”

黄吉大有遇到知音的感觉，连忙说：“教你功夫，没有问题，想学什

么？”

“什么都想学。”心心也兴奋了起来。

“等一下……”陈信插入说：“心心，你的雪舞心法练好了吗？夹杂着学有没有关系？”

“其实心心已经学全了。”谢孟瑛开口说：“雪舞心法主要在心法的修练，重意不重形，所以心心第一段已经圆满完成，之后就是靠不断得加深功力。”

黄吉懒得再听，哇哇叫说：“那就是没关系了……心心，我们到后院去。”两人一溜烟的往后院冲去，心心一面跑一面叫：“陈信也来……”

陈信应声说：“我等一下在过去……”话声一落，两人已经没了影了，陈信向孟火明夫妻摇摇头，心想黄吉做孩子王恰好合适，捣乱一定跑第一。

陈信和孟火明在聊了一番别后之事，陈信忽然想起了方青芬今天不寻常的言语，记得谢孟瑛似乎极了解方青芬，于是就将这件事向谢孟瑛说了出来。

谢孟瑛越听脸色越是奇怪，待陈信说完之后，谢孟瑛沈思半向，才对陈信说：“陈信，我建议……你明天就将这件事情，与……你队友们聊一聊看看他们的想法。”

“大嫂……这样不好吧。”陈信心想自己会告诉谢孟瑛，是因为谢孟瑛与方青芬交情不错，自己哪里可以将别人的事逢人就说？大嫂怎么也不正常了？

谢孟瑛似乎知道陈信在想什么，一顿之后摇摇头说：“你不说也对……不过，这样吧，我会去劝劝她的。”

陈信更搞不懂了，方青芬一副没事的样子，有什么好劝的，大嫂看来喜欢打哑迷，自己刚好不喜欢猜，不理也罢。

在聊一会儿最近莫名其妙的地震，三人想了想还是担心后院那一大一小，只好一起到后院去，反正在月光下聊也有一番滋味，直到深夜两人才向三人辞别，回到卓能号休息。

无元七三五年十一月十一号凤凰星三十九年第六十七周周七次日纵人出发前往雾灵谷，物灵谷与之前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陈信等人让卓能号静止在天空中，一个各放心大胆的往下落，不过这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小毛莉可不懂的地住呼吸，李丽菁岂不是不能下去见识？众人研究半天，赵可馨才想起可以乘坐单人用的小飞艇。

于是除了李丽菁抱着小毛莉搭乘之外，其他的人护卫在左右，将雾气击出一个大洞，同时穿了下去。

黄吉先带着大家参观他一住三十年的房舍，再来就是领着大家往陈信大战火龙与怪鸟的地方前进，但一路上都没见到那种怪鸟，想来当初那一战使得怪鸟元气大伤，死的惨重，留下的数量很少了。

一路飞行，果然各种奇异的动物极多，不过有小刚、小柔两只蝠虎随侍在侧，自然是没什么动物敢接近。

到了火龙的巢穴，见到一地的白骨，众人不竟咋舌，想像起当初的激烈战况。而陈信想起当时吉吉、乐乐就是在这座谷中失去意识，从此变成极乐，也不禁有些感伤，众人徘徊良久，终于决定离开，于是依着进来的方法，往天空击出一道空隙，往上空穿了出去。

众人刚刚回到卓能号，正在大聊特聊适才的所见所闻，只听练长风说：“当初陈信要不是有极乐刀，恐怕就危险了。”

这些日子练长风与陈信的嫌隙键去，陈信自然乐见，于是回答说：“没错……多亏了那雷可夫制造出这个兵器，不过这也是令我感伤的回忆。”

众人中只有那可雷夫知道陈信在感伤什么，练长风就疑惑的问：“那可雷夫，为什么只做一把极乐刀，不多制造几把？”他们对极乐的实际情况不是很了，所以总是说那把极乐刀。

李丽菁经似乎有点意外的说：“那可雷夫，连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对陈信与那可雷夫来说，这件事并不是十分愉快的回忆，所以那雷可夫也没向李丽菁提过，这时那雷可夫摇摇头说：“别说了，制造的过程违反了联邦法，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何况过程中还有不可测的危险，是陈信运气好，不是我的功劳。”

众人听了有点失望，黄吉首先说：“那可雷夫，我们现在又不一定会回联邦，怎么不多作一些让大家玩玩？”

那可雷夫仍然拒绝，黄吉还要再说，这时忽然由外传来闷雷隆隆声，薛乾尚摇摇头说：“难不成要下雨了？明明天色不错的。”随即往分析区的座位走去。

赵可馨也走了过去，因为赵可馨天机术造诣也极高，所以薛乾尚指定赵可馨为代理人，若是薛乾尚不方便处理的时候，赵可馨就会立刻接手。

这时候众人一点都不在意天气的事情，卓能号在宇宙兼航行都没有问题了，岂会畏惧小小的风雨？黄吉依然缠着那雷可夫做把极乐来，而李丽菁正兴致勃勃的要陈信亮亮极乐刀，这时却听薛乾尚忽然说：“咦？不对劲。”随即在分析区前操作一番，回头大声说：“陈信。”

陈信听到薛乾尚的叫声马上知道不对，往自己的座位一飘说：“怎么了？”

这时薛乾尚已经将自己找到的资讯传递到陈信眼前的萤幕上，陈信一见大吃一惊，对着已经在飞航区的练长风说：“快！返回大草原，地底城附近陆沈了。乾尚，联络蓝宗主，看有没有影响。”

没想到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众人忙而不乱，各就各位，卓能号迅速的往新市镇返航。

虽然新市镇距离地底城有两百公里的距离，不过这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但至少可以定那些先见的房屋多半会毁了。

卓能号开始飞行不久，薛乾尚就叫了声：“陈信，联络上了。”同时蓝任的声音也传了出来：“陈宗主……陈宗主……”

“蓝宗主。”陈信说：“状况如何？”

“还……好……”蓝任说：“通讯器材严重……现在……伤亡……”一阵杂音传出，又听不清楚了。

陈信望向薛乾尚，薛乾尚头也没回，一面操作一面说：“陈信，大概是对方的通讯器材受损，我在试试看。”

陈信焦急的说：“乾尚，先查察伤亡状况就大致明白了。”

薛乾尚点点头，一面说：“新市镇的生命活动依然频繁，应该是没有大伤亡，不过十分混乱。”卓能耗上的仪器可以探测生物发出的波长，从而知道生物活动状况以及大概的种类。

陈信安了几分心，对众人说：“新市镇的建物多半是平房，被活埋的机会较小，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等一下到达新市镇，卓能号停在天空，乾尚留在卓能号内，监视四面的状况，嗯……李丽菁与小毛莉留下，我们其他人下

去帮忙。”

李丽菁连忙说：“我也下去帮忙，小毛莉拖乾尚照顾行了。”

“好。”陈信没时间多研究，接着说：“乾尚到了新市镇上空，将侦测敏感度增大，看看有没有人被掩盖住了。”

“交给我。”薛乾尚笑笑说：“不过丽菁最号先去把婴儿床搬来，我可没手抱。”

这话有理，李丽菁将小毛莉交给舒红，马上往房间冲去。

赵可馨忽然说：“陈信，药品。”

陈信马上醒起，连忙说：“那可雷夫！先准备一些药品。”

“我知道了！”那可雷夫明白两人在提醒自己制造药品，连忙像眼前的键盘输入了一堆程式，一面说：“我尽快制造……还有多少时间？”

“四十五分钟。”练长风望着自己的萤幕接口。

“那只能制造出一小部分。”那可雷夫说：“大约……三十个单位的止血剂、一百单位的固定绷带，四时单位的成长促进剂……”

“好。”陈信说：“到时候一人携带一部份，不够就回来拿，那可雷夫也留下好了，将产生的药品移到控制室。其他的人下去后要是遇到重伤患，可以通知丽芙去帮忙……还有谁对治伤在行的？”

宋庭忽然出声说：“报告，陈……信，我还可以。”宋庭一直叫不惯陈信，差点又叫成宗主。

“那等一下除了丽芙之外还可以请宋庭支援。”陈信接着说：“乾尚，附近的森林有没有大伤害？”

薛乾尚为难的说：“陈信，植物的生命波长有没有受伤比较分辨不出来……，不过有许多动物倒是向西逃窜，大概是想远离此灾区……等一下，卫星画面来了，古都河河水泛滥，望乡城毁了……嗯……森林还好。”凤凰星早已发射卫星，但是较高功率的接收器还未重建，反而卓能号收得的到卫星的讯息。

“森林还好？”陈信说：“那动物逃什么？”

薛乾尚沈默一下说：“这事透着蹊跷……我也不知道原因，会不会凤凰星上生物的特殊个性？”对于动物大家研究都不多，这话没人回答的出来。

片刻后，蓝任的讯息传来：“陈宗主，我们的通讯修复了……不过一直还有余震，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断讯。”

“蓝宗主，伤亡的情况如何？”陈信忙问。

蓝任回答：“正在救援……应该还不严重，大部分受伤的都是小孩，大人比叫不容易受伤。”凤凰星武风既盛，大人的功夫都有一定的水准，这种简陋得屋顶塌了下来应该不致受伤。

陈信听了较为安心，接着说：“蓝宗主，森林的动物向西逃了，你知不知道原因？”

“动物？……不知道。”蓝任说：“怎么会这样？”

陈信说：“在一阵子我们会赶到，我们一面在准备药品。”

“好的。”蓝任匆匆忙忙的切断了讯号，大概是去帮忙了。

陈信等人赶到现场，开始救死扶伤，还好伤亡并不太严重，只不过这时天建造家园的心血又白费了，其实陈信等人赶到的时候已经抢救的差不多了，不过大部分的药品都已毁坏了，要不然就是被埋在屋下，陈信等人适时的提供药物算是帮了极大的忙。

这时陈信与蓝任、蓝夫人聚在一起，飞上半空望着下方的一片序乱，蓝任摇摇头说：“下次会有许多的居民想申请移居地球了。”

蓝夫人望望蓝任，也摇摇头说：“这块区域算是凤凰星上最稳定的地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陈信劝慰说：“两位，我们一起上卓能号看看，乾尚说不定已经找出原因。”蓝任夫妻无奈之下，也只有与陈信一起由上方的控制室的入口进入卓能号。

那可雷夫见到三位进来，立刻对陈信说：“陈信，药物的需求量降低了，我已经停止生产，不过还是会增加一些库存……还有因为对外供应，我还需要一些基本元素的补充库存，我想通知丽芙回来接班，我去找材料。”

“好，麻烦你了，另外……部分多余的药品可以送给凤凰星。”陈信回答。

那可雷夫开始通知许丽芙，随即起身飞出控制室外，又过了一会儿，陈信对薛乾尚说：“乾尚，现在的整个情况是怎么样？”

“以地底城为中心，周围五十公里至少下陷十公尺，中心处下陷近百公尺，相信地底城已经全毁，而望乡成已经被古都河水淹没，总淹没范围方圆将近百公里，古都河水因为这个因素，已经忽然下降了数公尺。另外……这里也下陷了一、两公尺。”薛乾尚皱眉说：“不过下陷之后这里的状况已经稳定，应该是不会在下陷，但是地底城附近的地表却一直不稳定……”

李丽菁见没什么大事，已经先飞回来看看小毛莉有没有事，刚好听到薛乾尚最后的几句话，忍不住好奇的问：“什么较不稳定？”

薛乾尚望了一眼李丽菁，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况……”转头又对陈信说：“我建议等一下大家回来之后，我们飞去看看。”

“事不宜迟……”陈信说：“乾尚，先请黄吉……可馨和科芙娜去看看，麻烦将他们三位的收发机接过来。”这三人一个功夫高强，一个聪明细心，一个沉稳冷静，相信不会出乱子。

不久三人同时回应，陈信马上说：“可馨、黄吉、科芙娜，你们三位先飞到东方两百里，地震的震源去观察，那里的情况有些古怪。”

黄吉马上大叫：“马上去。”

“等一下。”陈信连忙说：“黄吉，不管看到什么事情都不要轻举妄动，这次出动你要记得听可馨的建议……还有，别一个人先飞去了。”陈信要是没这么交代，照可馨与科芙娜哪里赶得上黄吉。

“陈信你放心，我会注意的。”赵可馨传来了回应。

“现在就去吗？”科芙娜问。

“是的。”陈信话声一落，黄吉大呼一声：“走也！”三人带起三道光束，同时往东方头去。

这时谢日言的声音传了回来：“陈信，我要不要跟过去看看？”

“不。”陈信说：“黄吉也去了，应该没有问题，等大家一集合我们就赶去。”陈信知道他关心科芙娜，但是总不能大家三三两两的去，陈信随即说：“乾尚，通知大家没事就回来。”

薛乾尚将讯息往外传了出去，谢日言首先飞了回来，练长风不久之后也与宋庭、舒红一起回来，许丽芙却是自己一个人愁容满面的回来，大概是看了太多人受伤心里不愉快。

陈信点点人头，只有那雷可夫还没有回来，看谢日言坐立不安的样子，李丽菁对着通讯器已经开骂：“那雷可夫，你死到哪里去了？”

“怎么了？”那雷可夫委屈的说：“我还在找硫化物，这样下次合成比较省事，不用再转换……”

“快给我死回来。”李丽菁说：“大家都在等你。”

且不管那雷可夫如何向李丽菁解释，陈信插嘴说：“丽菁，你跑一趟吧。”

李丽菁点点头说：“好，我去把他揪回来。”随即向外飞出。

陈信见李丽菁飞出，转头对薛乾尚说：“乾尚，与黄吉他们联络。”

“黄吉，你们到了吗？”薛乾尚将讯息往外传，黄吉的声音出现：“快了，快了，哇……好大片的湖。”

“真恐怖。”赵可馨说：“我们刚刚经过望乡城，整个城都沉到水面下了。”

“噢……”科芙娜忽然说：“前面波浪翻滚，是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陈信莫名其妙的说：“波浪？”湖里面怎么会没事生出大波浪？

“真的……”赵可馨说：“陈信，这件事情很奇怪……”

“太有趣了。”黄吉大嚷：“你们两个快一点。”

“黄吉。”陈信连忙对收发机叫：“慢慢来，看清楚了再过去。”

“好啦……噢？那是什么？”黄吉忽然讶异的说。

“什么？”陈信说：“黄吉，你们看到什么？”

“有东西……”赵可馨说：“湖里面有东西……看不清楚。”

这时候李丽菁揪着那雷可夫的耳朵，两人大包小包的飞回控制室，陈信一件松了一口气说：“可馨，你们非高一点，我们马上到。”

练长风无须陈信吩咐，不再迟疑，马上将卓能的速度提高，往东方冲去。

以卓能的速度来说，两百公里自然是转眼即至，陈信等人飞到还有二十余公里的时候，就与黄吉等人会合，这时在前方的水面，果然不断的掀起滔天巨浪，浪花飞溅之下，隐隐约约看到水底下似乎有奇怪的变化，但是又说不出所以然来。

陈信纳闷的想，莫非这里也有一个火山爆发，可是又不大像，这时乾尚忽然说：“陈信……”

陈信转头望着薛乾尚，看见薛乾尚又操作了两次键盘，这才确定的说：“下面有生物……很大的生物。”

“多大？”陈信说。

“估计大约有十几只……不十几条，长度近百公尺……蛇状物。”薛乾尚说。

蛇？几个女孩已经觉得全身不字在了，居然有百公尺长？它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小刚、小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控制室，瞪着萤幕上翻腾的湖水咆哮着。

这时蓝任与蓝夫人对望一眼，蓝任迟疑的说：“莫非是……巨蚯蚓。”

卓能中除了蓝任夫妻、黄吉之外，听过巨蚯蚓的只有陈信，陈信回望过去问：“巨蚯蚓……不是说数万年前的生物吗？”

“其实……说几万或是数十万年也没做过考证。”蓝任说：“这种生物也只是推论，因为当初发现洞穴的时候，估计大蚯蚓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空间。”

“什么洞穴？”李丽菁想起巨蚯蚓三个字就觉得恶心，但是又忍不住发

问。

蓝夫人站在一旁，面色严肃的说：“地底城。”

“地底城是这种东西钻出来的？”练长风讶然说。

蓝夫人继续说：“其实是不是巨蚯蚓也不确定……只是地底城附近的洞穴不像上方一般有萤光……所以估计不视线存的大蚯蚓所造成的，不过应该也是一种以土石为食的生物。”

“在移动了。”薛乾尚忽然说：“十几条一起往西方移动……”

“为什么往西方？”蓝任跌脚叹：“为什么不往东方？”西方正是新市镇的方向，两百里对这些怪物来说不知道需要走多久？

“也许……”许丽芙笑说：“也许因为水是由东方来的，所以它们会想往西方去。”

“等一下……”薛乾尚忽然说：“还有两条……特别大。”

还要更大，陈信摇头说：“多大？”

薛乾尚还来不及回答，众人眼前的湖面忽然冒起一个棚然大悟，穿出湖面近两百公尺，全身都是银白色的桌面大鳞片覆盖着，前端无眼无鼻，一张和色的巨口仿佛两片向内微弯的大铲子，正往外喷吐着水雾，身体距最前端约一百公尺处，还有两之短而粗的前臂连着一张扇形的巨掌，足足有十公尺宽。

众人还来不及讶异，水面又冲出另一条一模一样的怪物，两兽吐了半天的水，忽然静止片刻，似乎是在换气，随即又轰的一声摔了水中，不久候水面上一股股的水泉冒起，一只较小的怪物探出头来数十公尺，随即又没了下去，然后一只只的似乎都学会了如何换气，此起彼落的不断的跃起。

那雷可夫迟疑的说：“这……这哪叫蚯蚓……这是什么蛇？还是蜥蜴？”

这时薛乾尚才说：“大的有两条……长约五百公尺，柱状的身体直径大概将近三十公尺……”

其实这时已经不用说了，大家都已经看到眼里，黄吉摇摇头说：“这比火龙大多了……取个名字吧？”

这当口还有心思取名字？没人理会黄吉，陈信说：“它们似乎不会游泳？”

“对。”薛乾尚说：“它们在水终究是靠着跃起来呼吸的，所以它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大湖。”

“所以才往西移动……”陈信说：“它们移动的速度呢？”

“现在估计不出……”薛乾尚回答：“它们现在一跃一跃的换气，不是平常的前进速度，不过……应该不用几个小时就可以穿初这五十公里，到达岸边。”

“那离心市镇还有一百五十公里……”陈信说：“不过，蓝宗主，我们还是先做一些预防措施……”

蓝任点点头，跟着叹气说：“真是多灾多难……”

“我想这种生物一定不希望泡在水里……”薛乾尚说：“所以在这个地质最稳定的地方繁殖，不过多年来已经将地底的结构破坏了，最近不知道为了什么因素而终于塌陷……应该会离开一段距离才定居下来吧……”

陈信想了想说：“蓝宗主……这里纬度偏北，当初也是考量到迁居不易才一直没有移动，既然现在大家都必须重新开始，不然迁到难边的大森林去，

那里物产丰隆，数百年内人口再怎么增加都无妨，现在的小森林……恐怕称不了几年。”陈信是想到当初遇见蝠虎的大森林，那里走兽众多，又不像有什么奇猛的野兽，应该是可以居住。

蓝任点点头说：“那接近以前童古定的区域了，好吧。”

“长风，回去吧。”陈信说。

练长风正要转向，小刚、小柔忽然吼了两声，飞停在控制室的出口，回头望向陈信。

陈信十分的意外，小刚、小柔从以前开始，几乎都不会对任何动物无端的挑，今天是怎么回事？陈信疑惑的说：“小刚、小柔你们要出去？”

两只蝠虎大头连点，陈信心里更是疑惑，于是对众人说：“我和它们出去看看。长风接指挥权……你们先回去帮帮蓝宗主。”照功力来说应该是黄吉接任，不过黄吉谁也知道不合适，还是交给练长风比较稳妥。

“你一个人去吗？”黄吉说：“要不要我帮忙？”

“没问题的。”陈信说：“哪里需要人手，要是没什么事情，我也会尽快回来。”

一人两兽同时穿出控制室的舱门，陈信回头望去，卓能号已经一个转向，往西方直冲过去。

蝠虎关在卓能里也有许多日子了，这时四面忽然一宽，不禁四面飞旋了起来。

选这种时候玩？陈信又好气又好笑得说：“喂……喂，你们不会是想出来透气的吧？”

小刚、小柔似乎经陈信一提醒，才想起出来的目的，两兽同时长啸一声，蓦地往下翻腾的湖面扑去。

陈信大吃一惊，这些大怪物避之唯恐不及，哪有找自己麻烦的？可是陈信与两兽的情感已超脱了人与兽之间的关系，见状只有一咬牙，浑身功力运起，迅速的跟着两兽没入湖中。

第九章 湖底寻奇

陈信随着两兽穿入水面，立刻发出内息护住全身，将水隔到外侧，这时只见两只蝠虎正张开了两片蝠翼，血住口月的蛇形怪物冲去。

陈信连忙播音说：“小刚、小柔，你们想干什么？回来！”

小刚、小柔回头望向陈信，低吼一声，但却冲势不变的徒怪物冲去，这时怪物们花凹凸不平的水底，正向着西方前进，这里的水深将近百公尺，下方已经颇为幽暗，陈信不是看得十分清楚，又叫了蝠虎两声，但蝠虎连理都不理，依然往下冲。

在水中前进的速度当然没有空中快，但是陈信与蝠虎依然迅速的下潜了五十公尺，就任这个时候，一条莫约百公尺长，较小型的怪蛇忽然向上一挺，往上力直直的弹了起来，条忽间就冲到了蝠虎身前。

没想到小刚、小柔两兽向两旁一闪，却不理会怪蛇，仍然往底下不断口出漩涡的下陷中心冲去，可是蝠虎这一闪却使得陈信苗当其冲，这条怪物

虽然说是较小型的，但是仍百六公尺粗，这下一面张大了嘴吧，一面吐着水性向陈信冲来，陈信也吓了一跳，随即向旁一闪，顺手一掌拍了过去，只见一道光华迅速的击中怪蛇，却在击到表面的鳞片时往四面一散，似乎是一点伤痕也无。

不过怪蛇仍猛然扭动了一下身体，激起一大片的水波，陈信才心想大概还有一点效用，没想到怪蛇却随即将头探出水面，呼吸起空气来，理也不理陈信陈信只好不再管这只怪蛇，依然追着蝠虎，可是心里不由得想，刚刚自己那一掌虽然说是牛方小试，只用了半分劲，不过对怪蛇来说似乎只是搔痒，这又未免太离谱了。

却说蝠虎这时已经越过了前方十数条的怪蛇，住一个深黑的洞穴中冲去，看样子怪蛇应该是沿若这个洞穴爬出来的，陈信无可奈何，只好加促了劲力，尾随花蝠虎身后十公尺的地方，随时准备接应。

洞穴越往下越黑，但是蝠虎不知道是能暗中视物还是怎地，速度一直不减，陈信只好将内息住前方淡淡的敬出，并调整成只发出光芒而不带攻击性。这也是陈信闲来无事体会自己内息所发现的功用，当时陈信是想研究出如何只发出内息攻击而不带光芒，却一直没能完成，反而清楚了怎么将内息完全用于照明，这还是无祖密室中的光芒提醒陈信的。

转眼间又下沉了近五百公尺，陈信开始担心等一下会与卓能失去联系，连忙与卓能联络，告知卓能上的众人，自己所处的奇怪状况，并要求他们尽力帮助蓝任夫妻，将凤凰星上的人民迅速的迁移，并且将自己试击一掌怪蛇却毫发无伤的事情也一并说出。

在陈信通完讯息之后，卓能号控制室中一片宁静，众人都知道陈信虽说只是轻轻一击，但以陈信的功大来说，那样的一掌，场中也没有几个人接的下来，众人这下确实明白那怪物不能力敌。

黄吉首先恢复正常，人声说：“别自己吓自己，又不一定要和那种怪物拼。”

“没错。”练长风也恢复“正常说：“我们首先必须将下而数十万人带开这里……不知道蓝宗主有没有什么高见？”

蓝任点头说：“由这里要往南边的大森林去，最方便的一条路就是先往西南穿过狮伦山脉的雷鸣隘口，再转往东南，越过赫童平原，就到达大森林了。”

“恕我直言。”薛乾尚忽然说：“蓝宗主，我相信我们不只是要到达大森林，最好是在森林旁找到一块距水源不远，离山又近的平原地，免的以后又要搬。”

蓝任也是一时糊涂，他知道薛乾尚说的两点都十分重要，于是说：“是老夫没想清楚……那么该到……”蓝任对那里的地形也不是很熟，一时间说不出来。

薛乾尚不知道操作了什么东西，忽然间大草原、狮伦山脉、赫童平原的立体图出现在控制室中央的地带，也就是将练长风、薛乾尚、谢日言、那雷可夫各自负责区域的双人座位，与坐在控制室后半部分陈信的座位，五个位置画成一个圆的止中间，于圆圈的外侧后半就日二个小型的会议桌，蓝任夫妻与舒红等人正园坐在会议桌前。

这时眼前约立体图渐渐缩小，展现出来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薛乾尚才说：“在赫童平原的东南东方，有一道由狮伦山脉延伸出来的山，直接切住

大森林，那里由山脉上留下的河水在赫童平原上蹲了个弯，再流入大森林，而后通到第一大河伊蛙河，我想那个弯附近应该有适合的地方。”

薛乾尚随即将那个部分移到画面中央，再慢慢的放大，果然在那里出现了一处城市的废墟，蓝夫人见了张口说：“那以前应该叫做……逆伏城，原来是童古定的。”

薛乾尚点点头说：“如果蓝宗主认为可以，那就最好先往东南，那里似乎也有一个谷道……”红怀联谷……“蓝任点头说。”经过红怀联谷之后再向正南前进，就可以到达那座……逆伏城了，虽然比起刚刚路线远了一点，不过之后就不用再找地点了，而且那座城重新修复也比起新建还快。“薛乾尚作了结语。薛乾尚一说完，练长风按着说：“我们到了。”原来众人已经到达新市镇上空一阵子了，不过刚刚正在讨论事情，所以练长风现在才说。

蓝任知道现在不能迟疑，于是点点头说：“我想就照小兄弟说的吧。”随即与蓝夫人一起向外飞出，通知所有的人民，准备各项需要物品，而练长风只留下几位在卓能上负责的人，其他的人也一样下去帮忙，于是卓能号一面在上方接送茗部分受伤不便行动的伤患、或是年轻不适合快速奔行的幼童，一面派出几位阶苦由将军组成的前置部队开路，一路忙了四天，来回飞行了数百趟，才将人员载运完毕。

这四天中，那些怪蛇果然西行穿过了大草原，越过新市镇，也几乎破坏了小森林的大部分，直穿到横梗于西方的绿岩山脉，才钻入土中无影无踪，只留下十数个没人敢去探险的大洞。

不过最令众人心急的，就是陈信一去之后就不再有消息，收发机也断了舌讯，但是这里的串信又走不开，不过黄古倒是对陈信信心满满，直说陈信一定会自己跑回来，但是过了四天没有消息，连黄古也有点紧张了，众人当车情一忙完，先顾不了逆伏城的重建，马上搭乘卓能号住那片大湖冲去口且说当日陈信与蝠虎又弯弯曲曲的下沉了近千公尺，陈信心里越来越觉得不对，当初的地底城也没有这么深，而且洞穴下方逐渐不像是被怪蛇钻出来的，反而越来越小，虽然还是有二十多公尺宽，不过至少大的怪蛇就没办法穿过。

这里的水压已经极大，不过当然对于够任宇宙中长途飞行的陈信与蝠虎是无伤大雅：而陈信虽然心中越来越觉得诡异，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只好仍然随若蝠虎一直往下方冲去。

本来一直下潜的时候，陈信感觉到体外的水温越来越低，但是不久之后，陈信就开始发现水温逐渐的升高，虽然不过上升了几度，已经让他觉得十分奇怪。不过这时候下潜太深，也没办法与卓能联络，陈信只好提高了警觉，继续的向下落去。

慢慢的蝠虎的速度渐渐的慢了下来，陈信望向下方，眼前逐渐出现了微小的气泡，陈信忽然想起当初在水域星，被尤嘎打入正在爆发的海底火山口，似乎那时也有这样的状况，但是现在的状况又比当初稳定太多了，似乎又不大像。

陈信望望四面，都是坚固的岩层，这个洞也不知是从何而来，不过四面却还有一些其他的洞穴，虽然各自曲折析的，不过蝠虎似乎选都不选就能认准了方向。

见蝠虎毫不迟疑，陈信知道蝠虎一定已经有了目标，只不过不知道到底目标是什么。

忽然间，蝠虎加速往下冲，陈信一面尾随，一面感觉到下方何许的

能量源，面有许多人，这怎么可能？陈信对自己的感应能力越来越是没有信心，蝠虎忽然冲到了一个较为宽阔的地方，猛然停下了身形。感觉更为强烈，四面一望，在陈信光芒照耀的范围之外，赫然发现四面居然有着十来只的蝠虎，在这洞穴的一处地方聚集着。

难怪陈信会感觉到有许多人，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之外，陈信曾感受到内息的动物就只有蝠虎，但是蝠虎这种生物陈信也才遇见过四只，所以陈信刚刚一感受到内息的时候，直觉的就想到水底有着人类存在，却没想到原来是一群蝠虎，这时小刚、小柔也往那拼蝠虎的所在地滑去，陈信心想，难道小刚、小柔是来这里与同伴会合？那虎王、虎后在不在这些蝠虎之中？自己怎么找它们？

陈信心神一分，连小刚、小柔地分不出来了，正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察觉到这些蝠虎似乎并不是没事聚集在一起，而且一个个都似乎流露出徬徨不安的感觉，眼光都注视着前方一处黑暗的洞穴。

陈信注意力集中过去，儿到那个洞穴乍看之下似乎平平无奇，不过仔细一看陈信却发现了古怪，自己这时候放出的能量虽然不多，要将这数十公尺范围的景物看清也不是难事，不过这个洞穴特别古怪，似乎光线照不进去，可是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东西挡在那里，陈信疑惑之下，往那群蝠虎身后缓缓的飘去。

忽然间数双蝠虎转过头来，凶狠的望着陈信，一声虎啸随着虎口中吐若的气劲往陈信撞来，一撞到陈信的防护真气，陈信就听到一阵洪洪发发的吼声，更有两只蝠虎转过身来，似乎想要往陈信扑来。

陈信对付一两只自然不怕，不过要是一群涌了过来倒是麻烦，连忙止住了前进的身形，这时又百两只蝠虎忽然对着四面大吼，吼完之后，众蝠虎似乎忽然间对陈信失去了敌意，不再理会陈信。

陈信望去，看出那两只果然就是小刚、小柔，想来该是对其他的蝠虎介绍自己，陈信仔细一比较，对蝠虎的外貌虽然分不出来，不过陈信对内息的波动可是别有研究，小刚、小柔在这群蝠虎中果然是佼佼者，想来宇宙之旅对它们能力的提升应该是有不小的帮助，陈信再向四面一望，实在是分不出来虎王虎后是哪两只，于是先定下心神，往黑暗的洞口看去。

这时陈信发现，那片黑暗竟似乎缓缓的、非常慢的越来越往外扩张，而众蝠虎一面此着气劲往前射去，一面地在缓缓的往后退，陈信这才发现到蝠虎吐出的气劲竟然仿佛看沉大海一般，一接触暗黑的区域就无声无息的消失，难道那块黑黑的地力，就是所谓的敌人？

不过陈信再怎么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那里虽然看不清楚，不过明明没有东西，陈信疑惑渐渐加深的时候，忽见小刚与小柔也同时吐出强劲的气劲，往那片黑暗冲去。

小刚小柔的内月强度比其他的蝠虎又强多了，只见那那股气劲与暗黑处接触的部分，忽然间似乎有什么黑色的东西往两旁微微一散，随即部分消失无踪，部分却又聚集回去，陈信这才终于肯定，那片暗黑色的区域确实是一种东西，不过实在是说不出所以然来。

这时陈信心中充满着疑问，但是蝠虎们又不能提供解答，陈信只好随著后退的蝠虎，一样往上方撤去，不过心中忽然想到，若蝠虎本田 Vy 曰东丙是敌人，为什么不乾脆往前攻击？据陈信的了解，蝠虎一向不会外发气劲攻击敌人，因为就算是口中能发出劲力，比起利爪的攻击自然差之甚远，何

况蝠虚的气劲似乎一向只百在太空中传音才勉强有用。

陈信一心想帮蝠虎的忙，但是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来自己该如何帮忙，又过了一会儿，陈信与蝠虎又退了数公尺，陈信终于决定试试将两成掌力一运，往前慢慢的击了出去。

现在可是在千多公尺深的地方，陈信不敢随便发劲，通团黑物虽然够抵挡蝠虎的气劲，但是陈信看来去还是觉得不像什么坚固的东西，要是一掌击出，后股劲力直接穿透了过去，这里的岩层一受损，不知道上面不稳定的岩层会何什么样的反应，于是陈信只敢将劲力慢慢的前移。

陈信这一出手，光华离掌而出，整个地底山看洞被照的纤毫毕露，众蝠虎注意到陈信的动作，一只只停止了攻击，同时住后靠了过来，陈信这时没时间理会，继续催发掌力，虽然说是慢慢前进，但是不久也接触到了暗黑的部分。

这下陈信忽然发现，自己的掌力居然被那团黑雾莫名其妙的吸收了，虽然黑雾也是有略略下凹，可是不知道是被消融了还是变形而已，陈信一愣之下，再加催了一成掌力，那团黑雾下凹的范围却越来越大，陈信这才确定，似乎自己的掌力确实对这团怪雾有一点影向，不过自己的内劲一穿入雾中，却泰半就此消散的无影无踪，这更为奇怪，陈信好奇心大起，身形缓缓的前移，想接触看看这团怪雾。

哪知陈信身形前进不到半公尺，两双蝠虎忽然向陈信后背冲来，陈信仔细一认气劲，如道来的是小刚、小柔，于是也别无戒心，任两兽欺到自己身后，没想到两兽一冲到陈信身后，忽然同时一张大口往陈信的后腿咬去，转眼就划开了陈信的护体气罩。

陈信吓了一跳，但是因为距离太近，蝠虎速度也是极快，加上陈信又压根没想到防备，蝠虎的大嘴就要咬上陈信的身体。

陈信气劲猛然一护，险险将自己的肌肤罩住，正在疑惑的时候，才发觉小刚、小柔并不是要咬自己，不过是拉着自己身后衣服住后退。

陈信一愣之下，转回头来传音说：“小刚、小柔，这东西不能靠近吗？”

小刚、小柔放松大嘴，大头同时点了两黠，陈信这才明白，蝠虎果然没有恶意，不过这东西为啥不能接触？没关系，陈信又想到一招，只见陈信忽地将久不见天日的极乐向外挥出，微微运动一催，劲力由极乐方面增幅 outgoing，地穴中耀眼的光华又现，陈信不再迟疑，扬起极乐方向前挥去。

这次小刚、小柔没再阻拦，其实她们也不知道极乐方的特性，不过他们看出来陈信不会再莽撞的冲过去，也就放心了。

陈信向前欺近了五公尺，极乐方的方芒延伸，已经穿入了黑雾中，不过陈信发现，穿入雾中的方芒忽然消失，只有任雾外的部分还有亮光，于是陈信一不做工不休，再前进了数公尺，将一小部分极乐送入雾内。

这下麻烦了，极乐一入雾内似乎有一股力量忽然发生，陈信马上感到手上由极乐传来一股不小的拉力，陈信本来就是漂浮在水中，这一下猝不及防，身体又向前移了一公尺。

这还得了？陈信马上将劲力催到五成，全身光芒大放，险险将身形拟定了下来，不过雾内的拉力仍然存在，陈信想退出竟似乎并不容易。

陈信虽然吃了一惊，不过自己虽然并不能后退，可也并未被拉进去，这时定下心来略为观察，发现极乐在雾中仍然可见，劲力输送也没有困难，只不过在黑雾中似乎光华全失，反倒衬托出黑雾外的部分更加光亮。

这时蝠虎们发觉不对，一个个又将气劲送了过来，往雾外击去，陈信这才知道为什么蝠虎们不直接攻击，原来这东西有将外界物体吸附进入的能耐，不过陈信这下也麻烦了，日己的内思似乎不断的山现在雾中的方锋处散失，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不过可以发现这种东西真有将劲力吸融的能力，还好似乎不会影响到内部，不然这时雾中的极乐就会软了下去。

这时黑雾不惧于蝠虎们的攻击，又向外慢慢的扩张过来，陈信一儿不对，连忙加运劲力，没想到是是加到八成劲才能脱身，猛然将极乐方拔了出来。

以陈信现在的功力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要知道陈后本来在水域星与尤嘎一战，全身气劲混同为一，功力大进，同地球之后又承受了两天两佼承恩塔顶密室的能量灌输，再加上整整一年的气劲外融，现任的内息可说是震古砾今，没想到只不过由这雾中抽身就要用上八成劲，要是这一下是其他人，只怕是非陷进去不可了。

陈信这一抽身，连忙将极乐一收，两掌同时向前击出，只见两道光性奔腾的向前冲去，四面的水流也随之鼓汤起来，这下陈信用的劲力不小，只见里雾微微一散，与陈信的劲力彼此消融了起来，然后又缓缓的向外扩张。

这下可是没完没了，陈信一面将劲力不断击发，一面望望身旁的小刚、小柔，传音说：“小刚、小柔，这东西要怎么对付？”

小刚、小柔望向陈信，轻经嘶吼一声，陈信自然是完全听不懂，只好摇摇头，知道自己问锚话了，继续转头望向怪雾，这时怪物已绑逐渐的穿出地洞，到了这个较为宽阔的洞穴之中，这下四面别无限制，这团雾状的东西团团成球形，足有十公尺高。

陈信仔细的观察，发觉这东西似乎并不是黑色的，只是自己发出的光华奇怪的不能穿透进入，而且在四面就不断的被吸收，就像日己攻击的劲力一样。不过这里也没有一丝日光，不知道那一种形式的能量会不会也被这沌怪雾吸收？

这时众蝠虎知道，自己大嘴吐出的能量与陈信相比实在是微不是道，也一双双的停止了下來，陈信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忽然间会变成自己的责任，但是也没办法与蝠虎争执，只好继续一掌接一掌的击出，激起水流鼓汤，煞是热闹好右，不过陈信越打越是没有信心，似乎作用并不甚大，加上这东西又会变形，在水中移来变去，也不知道到底看没有什么效用。

过了一会儿，陈信这才想到自己不该如此，肌终 y 日东丙只有十公尺高，自己的劲力应该能将之完全包住，现在这里四面宽广，刚好适合，于是陈信将掌力整个向外四散开来，成弧形的将这团黑雾缓缓的由四面包起。

又过了一阵子，陈信才将这团东西牢牢包紧，只见光华由陈信的手臂、前胸、上半身同时发出，整个里住了这片黑雾，然后再缓缓的收紧，准备将这团怪雾炼化掉。

这下子怪雾再也没有去路，开始与陈信的能量彼此消融了起来，陈信内思源源不绝的涌出，果然这黑雾也渐渐的变小。陈信心里其实有些迟疑，这团怪雾除了一接触就拔不出来之外，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怪异之处，为什么蝠虎一定要消灭这些东西呢？另外那些似蛇似龙的怪物向外奔逃，除了水浸入地穴中之外，与这东西究竟有没有关系？

陈信内息虽然无虞匮乏，不过这样似乎也要耗上很久，陈信偷看了一眼收发机上的时间，才发觉居然已经过了一天，这下玩笑开大了，这里又没

法与上面联络，让他们去吧.....只好再让大家着急一次了。

又过了两天，怪物被陈信内息炼化了一半的体积，这时陈后忽然发现似乎蝠虎有撤退的迹象，大概是帮不上忙就决定不管了，除了小刚、小柔仍留在白己身旁，其他的向陈信微微一有土日自，就要离去，陈信连忙发声说：“虎王、虎后，在不在这里？请等一下。”

众蝠虎愣了一下，回过头望向陈信，看来是听不懂陈信的意思，陈信正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忽然间两只蝠虎往前飘出，对陈信吼了一声，陈信大喜，按着说：“你们是虎王、虎后？”

两兽对陈信点了点头，似乎没有什么好感，陈信按着说：“我有事要麻烦两位，能不能稍后一下？”

小刚、小柔见状，向前一飘，白去与父母沟通了。不过蝠虎亲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较为薄弱，没百什么感动人心的画面出现，而其他十几只的蝠虎见状，慢慢的向四面散去，看来她们还是由不同的路径集中过来的。

陈信这一下我到虎王、虎后，心里的高兴是不用提了，连忙加勒想快一点搞定，没想到虽然炼化黑雾的速度增快，消耗的能量却是呈倍数成长，这样子能目匡补充的速度只怕来不及，恐怕不能坚持到最后，只好降低劲力，缓缓的磨耗下去。

无元七三五年十一月十二号凤凰星三十九年第六十八个周周三耗到了第四天，也就是黄吉等人出发来寻找陈信的日子。陈信这下失踪了四天，众人自然是各有千奇百怪的猜测，但是当然没有人想到陈信会遇到这种无以名之的东西，其中还是那雷可那夫猜的最为接近，他大胆推测陈信一定又遇到怪物了，依他的经验，陈信生来就是专门对付怪物的，所以才会这样。

不过众人当然不敢确定，这时众人正在前住大湖的方向，雷可那夫一面还抱苦小毛莉在念：“这次一去不知是福是祸.....小毛莉啊小毛莉，咱们要自求多补了。”

黄吉见状晒然说：“那雷可夫.....你也别这样，当初陈信也陷入雾灵谷好多大，出来之后功大不是更高了？这次说不定又是在练功。”

李丽青一撇嘴说：“我就是担心陈信任水底忽然又悟道起来，上次拖了一年没醒，还是被那个.....什么长老叫醒的，这次谁叫的了了他？”

练长风听李丽青说话毫无敬意，微微皱了眉头说：“那是柳清旋长老，他老人家修炼了三百年，内息自然醇厚无比。”

舒红疑惑的说：“听柳长老说，陈信的内思似乎不在他之下了？这是真的吗 p”这个问题没人回答的出来，只有薛乾尚过意不去，对舒红说：“他们与我们的层次不同，我们没法估计。”

赵可馨摇摇头忽然说：“其实以陈信的功夫来说，除了坐关修炼，我实在想不出来什么陈信需要耗到四天没消息，当时他已下潜了七百公尺，还在继续向下潜去，也可能是太深了，电讯传不上来.....另外当时小刚、小柔的举动也有些失常，陈信其实是跟着它们下去的。”

“没错。”黄吉一怕手说：“邵两只怪兽根本就没注意那些蛇，理都不理的就住水底下冲，还口止他们知道水底下有什么好东西，非要陈陈下去不可？”

“这样是最好。”许丽英幽幽的说：“就怕不是这样.....”

“别担心.....”练长风对许丽芙说：“.....我们这就下去帮忙。”

“说的容易。”李丽古不客气的说：“陈信要是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能

帮什么忙？”

练长风不好回嘴，摇摇头不再说话，谢日言倒是开口说：“丽青所说蝇然不假，不过我等亦不能在此等候，还是一探为上。”

这时练长风忽然说：“就是这儿了，我们直接下去。”

众人望向萤幕，只见练长风掉转方向，往下力的水面冲去，卓能号当初设计就是采取复古式的流线型，所以入水的时候溅起的水花并不多，顺畅的穿入水中。

不久之后，众人越潜越深，到了千公尺深的时候，洞穴越来越小，练长风说：“不能再下去了，下面的洞穴太空了。”

薛乾尚忽然接口说：“等一下……我好像收到陈信的讯息了。”

众人同时安静下来，薛乾尚才按着说：“他现在没有使用收发机，不过大家的讯号我都有纪录下来，所以大概都能知通踪迹，陈信的距离应该已经不远了……陈信、陈信。”薛乾尚已经开始呼叫。

陈信虽然听到收发机传来的声音，但是这时可没空移动双手，眼前的怪雾已经炼成不到一公尺高，不过越靠近内部似乎越来越难消耗掉，而且这几天下来，陈信有发现这东西似乎还会增殖，不过还好比不上消耗掉的速度。

而这时卓能中的众人，见陈信一直没有回音，不禁同时紧张起来，赵可馨对薛乾尚说：“乾尚，这下有点奇怪……”

“嗯……”薛乾尚说：“长风兄，陈信离开前交代由你负责，你决定吧。”

练长风点点头，沉思一下说：“我看说不定真的有事……，这样吧，科芙娜、谢日言、薛乾尚、许丽英……你们四位留下来操控，要是有意料，就由薛乾尚负责……回地球吧。”

这话说的极不吉祥，黄吉忍不住说：“没这么严重吧？”

“走吧。”练长风不再多说，往后方的连通管走去，因为这时在水底，要是由上方的舱门出入，没有适当的隔离设备，水就会浸泡进来，所以必须山下方有隔离排水送气设备的舱门出入。

但这时控制室中忽然传来声音：“大家还好吗？上面有没有事……我这里没事，不过一时抽不开身，你们不用过来，在那里等我就好了……”原来陈信已经感觉到众人的位置，于是将内思往外送出，直接博到卓能号中。

众人一惊止步，薛乾尚立刻对收发机说：“陈信，为什么不用收发机？”

“我两只手不方便移动……”陈信说：“不过没关系……还有，我找到虎王、虎后了。”

什么？众人又吃一惊，那雷呵大抢苦问：“陈信，你再说一次。”

“我找到虎王、虎后了。”陈信知道大家的心信，按着说：“我还见到了十几只蝠虎。”

十几只？谢日言疑惑的说：“陈兄，英非蝠虎是相约聚会？”

“不是……”陈信说：“见了向再解释好了……，大概还要几个小时。”

黄吉在一旁急的要死，对谢日言说：“跟陈信说我要去见识儿识……”

谢日言疑惑的说：“黄大哥怎么不用收发机？”因为除了陈信的位置之外，只有四个控制区有通话器，黄古忘了自己的手上还有通讯器，这时经谢日言提醒，这才赶快调整好讯号说：“陈信，我要去看看。”

“不……”陈信深怕黄吉到了胡闹，到时候功亏一篑就麻烦？，于是传音说：“黄吉，我回去了以后再说……”

黄吉还在怨天怨它的时候，陈信忽然感到现任里在自己劲力中的东西，

似乎忽然四面反弹，这还是陈信首次真正感到接触到实物，于是连忙传音到卓能中说：“反正别过来，我会分心……我现在需要专心，先不要联络了。”

陈信即然这么说，卓能号中的众人只好不再与收发机联系，面面相觑了起来，过了片刻，众人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由线条组合成的立体固形，只听薛乾尚说：“这是我扫描到的范围，还好距离够近，再远就显不出生物形状了……中间的人形是陈信，另一边是四只蝠虎，应该就是虎王、虎后和小刚、小柔，不过陈信前而空无一物，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薛乾尚以超频震汤查出陈信所在地的空间状况，因为不是景象观察所以只能以线条表现，不然处理速度不是以表现实际状况，可是众人却不知道陈信以能蜀里起的怪东西扫描不到，所以都是一头雾水，练长风这时说：“雌然不川道陈信在忙什么，不过既然他要我们等，我们就等一等吧。”

众人无可奈何，只好盯苦薛乾尚扫描出来的画面，有一句没一句的抬起帧来。这时下方数百公尺的陕信状况却又不同，陈信越是凝缩劲力，里面的反抗力就越大，而且似乎还不断的滚动起来，蝠虎似乎也知道这里面临了紧要关头，四颗大头都蹲了过来，安静的望着陈信。

陈信这时心中充满奇怪的感觉，按理说自己以这极劲力包里挤压的东西，就算是金刚钻也一样无法承受，这东西虽然有吸收内思的效果，不过就算被吸融掉几成，其他的内劲压力还是极大，这到底是什么东曲？居然能在这睡压力之下仍然强烈的活动。

又过了数小时，陈信终于慢慢的感觉到劲力中心的抵抗力越来越小，而H似乎自己的内思也逐渐不再消失，换句话说，里面东西的活动力已经矢去了，不过陈信依然不敢大意，仍然不断催动着劲力，若能不能将里面的东西完全炼化。

这时蝠虎已经仕陈信靠了过来，小刚跟着向陈信轻吼一声，陈信往蝠虎望去，传音说：“小刚，已经没事了吗？”

四只蝠虎难得的一起点头，陈信不禁有点讶异，连虎王虎后也变的这么乖？于是将内息缓缓的回收，除了一些照明必须的内息依然四面发散着，一面将自己还里着的东西住自己手中收了过来。

这时陈信里着的劲力已经减低，可以看出里面是七颗眼珠大小，深黑到仿右一个黑洞的圆球，虽然看似平滑，却一点也不会反射陈信的光华，陈信双手捧着这七颗圆球，一面对四只蝠虎说：“你们是为了这东西而来的吗？”

四兽又同时点头，陈信望望这些圆球，按着向前一递说：“你们要就拿去吧。”

小刚、小柔苗先探出来，轻轻一，两个黑球不偏不倚的落人两虚的嘴中，只见它们嚼也不嚼的咕噜吞了下去，这东西能吃吗？陈信心里一阵不舒服，不过陈信见虎王、虎后似乎也十分有兴趣，不过却不像小刚、小柔这么大胆，若看陈信手中的黑球，似乎十分心动却又有一些迟疑，陈信手往两虎一神，点头说：“你们也想要吧？来啊。”

虎王、虎后终于不再迟疑，也吸了两颗，陈信望向手中，还有三颗黑球任咕噜的转，想想这些也算蛮好看的，加上又是坚硬异常，拿茗好玩也不错，于是将三颗黑球贴身收了起来。

正要收的时候，小柔忽然拿大头拱了拱陈信，扭了起来，陈信与两虎

相处日久，知道小柔这样是有话要说，于是对小柔说：“小柔，不该收起来吗？”

小柔摇了摇头，陈信按着说：“那……要丢掉罗？”

这时四虎一起摇头，一副千万不可的架势，陈信望望四兽，这才明白说：“难道你们要我吃？”

小刚、小柔同时点头，陈信想起以前小刚、小柔还小的时候，曾有一次除去了个能在天空中漂浮的怪物，最后取出了一个圆形的肉球，当时也是先拿来给自己吃，当时自己没吃，不过两虎吃了之后，先是一睡数日，之后似乎就开始快速的成长，而H能力越来越强，今天一比，已经是众蝠虎中的佼佼者，想来毕竟有些道理，不过陈信想了又想还是没吃，只对两虎说：“我还是先收若，以后再说……还是你们想多吃一颗？”

两虎似乎有些失望的摇摇头，陈信见状也不再多说，想来它们一颗已经是够，于是再度收了起来，转头对虎王、虎后说：“两位还记得我吗？”

两虎点了点头，陈信接着说：“以前曾有一位像我一样的人类，与两位在此度过数年，当时两位曾拿他留下的看板给我看过。”

两虎没何反应，只是和善的望着陈信，陈信接着说：“不知道什么讯息，或是类似的看板、住所，我需要我寻他的踪影。”

两虎对视轻吼了一阵子，似乎是在交谈，陈信心中七上八下，过了好一会儿，两兽这才向陈信点点头，随即住后方移动，指引若陈信与小刚、小柔的方向，陈信连忙解释日己还有一些朋友，希望它们能走这条路出去。

两虎似乎也无所谓，于是陈信连忙交代在卓能中的众人，日己与四兽即将出去，等一下只要远远的尾随作后就好了，卓能中的众人知道陈信即将出来，自然高兴万分，黄吉开始大叹自己早有先见之明，卓能中的气氛也跟着轻松了起来。

飞出水面后，虎王、虎后住东方一转，开始加速，不过无论是陈信还是小刚、小柔或是卓能号，飞行的速度都不慢于两兽，日然是碎松愉快，过不多时，陈信发现眼前出现了一片污洋，这才想起一面件东方飞去的话就是一片无际的海，这时日正常中，虽然还是冬天，不过暖暖的冬阳晒在身上也颇为舒服，陈信一面飞，一面问薛眩尚后来的变故，如道怪蛇消失咄踪、新市镇搬迁妥善，也略觉心安。

过不多时，虎王、虎后忽然住下方一冲，眼看就要没人海中，陈信心想，自己才刚由湖底离开，现在又要住海中跑，看来这些口干跟水极为有缘，不过现在自然没有其他的选项，一个转身，随着两兽的方向迅速的没入了海中。

第十章 无祖遗迹

进入海中不久之后，海底一座山脉隆起，在山腰中又是一个洞穴出现，虎王、虎后立刻往这个洞穴飘入，陈信与小刚、小柔也迅速的跟入，不过这次可不是潜进数千公尺深，只见虎王、虎后向前进了数有公尺，洞穴忽然往下一折，又往上升了十来公尺，却是忽然间冒出了水面。陈信飘出水面一望，知道这里是刚刚石到的小山山腹，又上升了数十公尺后，眼前一片开阔，虎王、虎后已经落地，正望着刚到的陈信。

陈信确定这里仍是海中，不过不明白为什么还有空气，是因为刚好是一个密闭的倒周碗状山腹，还是别有玄机？小刚、小柔也落到了陈信身旁，望向四周大约数白公尺宽的山腹，似乎也有点好奇的四处打量。

这时陈信身后的水面忽然哗啦一声，陈信不用回头就知道是黄吉跟了过来，原来刚刚黄吉见陈信没有交代不可以进入，心想要是询问陈信，陈信八成又会不让自己跟，乾脆先斩后奏，趁着卓能上众人不注意，溜下底舱跑了出来。

这时黄吉进入山腹，怕陈信责怪，先发制人的说：“陈信，我来帮忙了。”

陈信又好气又好笑，望望黄吉摇摇头说：“反正来都来了，别找理由。”

黄吉嘻嘻一笑说：“别这样嘛，怎么说我现在也进步许多，有什么新鲜事也要让我见识一下。”

陈信不再理会黄吉，转头对虎王、虎后说：“请问……这里就是以前你们居住的地方吗？”

虎王、虎后点点头，往前移步，陈信与黄吉连忙跟了过去，只见眼前四面乱石处处，在中央有张粗贝形式的石桌，旁边还有一张圆形的石椅，看来也只有无祖一个人在此居住过，虎王、虎后不管正在观察的陈信与黄吉，任桌旁叨起一片石板，随劲住陈信飞吐过来，陈信伸手一接，只见这块并不陌生，正是当时虎王、虎后在抚育小刚、小柔却偶遇陈信时，丢给陈信看的東西。

陈信顺手将石板交给黄吉，对两兽说：“虎王、虎后，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类似的？”

虎王、虎后望望陈信，似乎歪头想了一下子，虎王有先摇摇头，往旁边走开趴了下来，竟是不再理会陈信，陈信正感无趣的时候，虎后似乎想到了什么，住旁边一处乱石堆走去，前爪在乱石中翻动了一下，似乎是在找什么东西。

陈信见状大为兴奋，向前走了两步，果见虎后又拉出了一块石板，这块比起之前那块又大上数倍，不过虎后自然能轻松举起，转头就往陈信递了过去。陈信一接到手，当然马上观察，这时后方又传来水声，却是耶雷可夫与李丽菁连袂来到，那雷可夫一见黄吉，马上嚷嚷：“黄大哥，你不声不响的一个人跟过来，太不够意思了。”

黄吉摇摇手说：“别叫……等一下大家都被赶回去，来、来，你们两夫妻来看看，这真是无祖写的。”

那雷可夫与李丽菁闻言，也连忙凑过去观察，不经惊叹连声，而陈信在这边的石板上，却见到了更难以索解的事情。

这块石板记录的其实是无祖遇到虎王、虎后之前的事情，那时无祖在有般无聊之下才将一些前因后果记载下来。据无祖说，当时他一个人走的是另一个方向，到了一处星球，却因为一些事情而拖延了数十年，后来终于确定了那个方向不对，再往这里追过来时，却已经找不到弟子们的行踪。由于在前一个星系花了许久的功夫才找到通往这个星系的途径，到了这里，又一直没有找到途径，只是既然没有见到弟子们的踪迹，想必他们已经找到了通路，于是无祖也只好一年又复一年的在外空中寻找，偶而回这个星球休息。

陈信仔细看了一下时间，无祖这块板子写的是无九三七七年，而留给虎王、虎后的石板是无元四一三年，还注明是离开此行星前所写的，也就是说无祖在凤凰星附近至少寻找了将近四十年，那自己要找多久？这下麻烦

了……

黄吉等人这时也看完手中的石板，跟着凑过来望着陈信手中这一块，一读之下，那宙可天苗先哇哇叫：“这还得了？我看回地球好了。”

李丽晋又是一拳擂过去，一面骂：“要回去你自己回去，这么没用。”

“别动粗……”那雷可夫手上还拿着石板，一面住后翻身飞退，这时趴坐在地上的虎王忽然一声大吼，同那雷可夫扑了过去，那雷可夫万万没有想到虎王忽然翻脸，险险一个翻滚闪过这一爪，一时间于忙脚乱，连插在背后的长棍也拔不出来。

而李丽菁儿状一紧张，马上将长剑抽了出来，护住了那雷可夫。

陈信连忙说：“那雷可夫，石板还给虎王。”记得当峙虎王、虎后也有要自己交还石板，想来它们是误会邵雷可夫要将石板带走。

那雷可夫闻言连忙将石板往虎王扔去，一面说：“要翻脸你也先打声招呼……这么冲动？”

虎王一跃叨住石板，往旁边一飘又趴了下来，一副没事的模样，陈信不禁好笑，但转念一想虎王、虎后也二有多成了，也算是众人的前辈，偶尔不讲道理也只有罢了。又细看了两遍手中的石板，再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殊之处，于是对虎后说：“多谢，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

虎后望着陈信，前爪微微搔地，似乎有些不耐烦，却只儿虎王忽然嘶吼一声，呵起那块石板就往来路冲，虎后见状对陈信摇摇头，也随着虎王飞出，这一下众人莫名其妙，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峙陈信转头问一直在一旁的小刚、小柔说：“它们是要我们跟去吗？”

小刚、小柔大头摇了两摇，望着虎王、虎后离去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依恋之意，这时黄吉见状说：“我知道了，它们是把这个洞穴让给我们了。”

“是吗？”那雷可夫惊魂未定，紧张的说：“不会是去找帮手吧？陈信不是说还有十几只？”

这时陈信不理睬那雷可夫，对收发机说：“长风，卓能中不用留人，大家都下来看看吧。”陈信心想黄吉等人日已跑了下来，乾脆让大家也都来看看，人多主意也多，说不定会有好方法。

一旁的那雷可夫听了连连点头说：“正是……多叫一些人来，有什么变故也好照应。”

“陈信……”练长风回话说：“卓能中不留人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陈信回答：“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可以远端遥控，你只要先设定停留在固定座标就可以了。”

“明白了。”练长风收了机。

不久后众人到达，陈信苗先说：“乾尚、可馨，你们先来看看这块石板……知道有没有用？”

薛乾尚看过之后，又问清刚刚发生的事情，对陈信说：“这块石板只能说明我们选择的方向没有错，而且说不定无祖当年也有去过水域星，后来才转到这里。”

赵可馨按着说：“而且无祖寻找空间跳跃窗的方式一定与我们不同，我们是用电波寻找，无祖不知道如何寻找……空间跳跃窗又没法以肉眼看出来……”

另一边谢日言等人也已经看完石板，正在四面闲逛，那雷可夫这时已

经将摺叠的长棍抽出，微一买劲将长棍顶直，正到处翻动乱石，练长风则与宋庭等人聊到圣殿中对无祖八大弟子失踪的记载，舒红与许丽芙等人正站在一旁倾听。

而陈信思索片刻，忽然对黄吉说：“黄吉，你有没有用最高速飞行过？”

“有啊。”黄吉说：“当时赶回来参加比试，差一点就来不及，那时就是用全力冲回来的。”

“那……”陈信迟疑一下：“有没有感觉到空间的变化过？”

“什么？没有。”黄吉摇摇头，不知道陈信在说什么。

陈信低头思索，自己在通顶之后，曾经在高速前进之时感受到空闲中有奇怪的变化，而且时间感也不同，以前从来没有对这件事作思考，可是刚刚赵可馨提到如何找空间跳跃窗这件事倒是提醒了陈信，莫非那与这种感觉有些关系？不过黄吉功夫虽然已经极高，还没到达天人合一的程度，大概是还没有办法感受到，更别说其地的人了。

陈信还在思索，忽然另一边那雷可夫传来叫声：“陈信……来看这里。”

陈信转过头去，见到那雷可夫站在一处乱石前，正向自己招手，陈信往那里一飘，见那雷可夫扫开的乱石堆下有着两块平整的大石板，似乎与普通的地面不大相同，这时众人也已经聚集过来，一起帮着那雷可夫将乱石往旁边清闲。

不用片刻，在地面上显现出两块长方形的石块，特别的光华平整，不过上面却口工个字也没有，那雷可夫不禁有些丧气，摇摇头说：“弄这么大的有片，我还以为有藏着什么讯息呢……真是开玩笑，无字天书？”

众人见状也不好说，只有黄吉忍不住奚落那雷可夫：“说不定真是无字天书，我看那雷可夫你先坐在这里闭关三个月，说不定能悟通什么功夫。”

赵可馨蹲下去摸摸石板，摇摇头说：“这确实不像是天然的……应该有些用意。”，薛乾尚见状也蹲下身去抚摸石板，过了片刻回头对陈信说：“陈信，我们把圭一曰块石板翻开来看看怎么样？”

陈信有点迟疑，他并不想破坏这里的完整，毕竟无祖曾在此居住过数十年，而陈信又对无祖一直抱持着极为尊敬的信念，所以有些迟疑，可是黄吉可没有这么多顾忌，听到薛乾尚这样说，伸手一抓就将石板提起，一面说：“要打开就打开，有什么好想的？”

还没决定清楚黄吉就动了手，陈信也只好由他，这时只见石板一掀，底下出现了一个地穴，陈信等人发出的光华往下照耀，底下似乎是有许多的岩石排列成各种奇怪的形状。黄吉将石头的缝隙移的大了些，首先一个纵身跃了下去，薛乾尚回头望陈信一眼，与赵可馨也一起向下跃了下去。

陈信正想跃下，忽然想到这石板只移开一个客人通过的孔道，既然已经移开了，何不全部撇开，于是轻轻将两块石板翻了个身，往两旁打开，陈信在这样做的时候众人已经一个个的往下穿入，同时在底下也传来一阵阵的惊叹声，陈信正想往下落，忽然在两扇石板的背面各发现两行字迹，仔细一看，左边是“神系玄境，晴雨由意；幻化元婴，瞬息千里。”而右边是“观体有成，化身万亿；无存无灭，同寿天地。”

这与陈信背的滚瓜烂熟的无袖前册似乎是同一种写法，陈信心想，这果然是无祖所写的，不过这些像在叙述神话般的东西，大概不像无祖前册一般有实际的用途，不过陈信还是背了起来，反正不过是区区三十二个字，陈信背起之后，也迅速的住下方落下。

陈信一落下去，见到眼前是一个十分雕伟的庞大人工物品，似乎是岩石制成，却又十分光滑，一个个圆形、椭圆形的石条山一个个细细的石墩架起，在空间中交错着，有约较粗、有的较细，有的占“极大片的空间，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球体，危颤颤的立在细栅的石性上，史有的由外围的岩壁中伸出，通到另一例的石壁。而这些光滑精致、毫不勉强的数百个环形完美的交着着，却没有旺任何一个重叠到另一个，每个都各自独立，却又浑然成一体系，仔细一看，环上还有一个个的刻度，有的数有个、有的数千个，不过每个环上的刻度都依着一硬极均衡的比率分配，似乎与环的曲度有关。不过与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比起来，外围墙壁却略嫌粗糙，似乎施工一半还未完成一般，但是陈信在一看之下，还是不能免俗的也同时发出了赞叹声。”真美……

“科芙娜喃喃的说：“这是什么？”

“一种武学吗……”谢日言也跟着问：“……还是招式？”

众人一面移动着自己的身体，一面闪避着石环，没有人敢伸出手触碰任何一个石条，可以想像的，着是任何一个石环倒塌，可能就会毁去一半以上的架构，陈信住薛乾尚身旁移去，一面说：“乾尚……这是什么东西？”

薛乾尚正在发呆，听到陈信问自己，才忽然回过神来，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好像石过类似的画面……一时又想不起来。”

陈信望望四面，看不出所以然来，对薛乾尚又说：“上面的石板后面还有字。”随着将邵三十二个字又说了一遍，众人听到陈信这样说，注意力已经集中过来，已经有几个人先飘了上去，想见识一下无祖写的东西。

陈信继续说：“不过不像有用的东西……这里又石不懂……”

“这里一定有意义的。”薛乾尚说：“无租当初到这里来，一心只想着找出空间跳跃窗，应该不会没事作出这些东西。”

赵可馨也没有上去，走过来按着说：“也需该换个角度来看……乾尚，不是有办法作超频震汤扫出这里的画面，我们可以回去再研究。”T“对了。”宋庭由上刀探头说：“陈信，蓝宗主他们也十分担心您，我们也许该先回去一趟。”

这话也对，陈信点头说：“也好，将这里的座标记下来，我们先回去。”

众人再望望这难忘的石洞，一个个往海中的卓能号飘去，这时陈信与薛乾尚两人还在石洞中观察着那三十二个字，忽然听到收发机中传来声音：“陈信，我是长风，卓能号防御还没解除。”

陈信这才想起要是全部的人都离开卓能号，必须自己才能让卓能号重新开启，于是送出声音：“卓能号，解除防御、开底舱。”

跟着对众人说：“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回来。”随后与薛乾尚、两只蝠虎一起回到卓能中。

到了卓能号中，薛乾尚不再迟疑，马上照着赵可馨的建议将石洞中的状况扫描起来，仔细的看了一下，确实只有这一个洞中洞，薛乾尚回头说：“长风，可以回去了。”

练长风控制卓能号往回飞去的时候，那雷可夫摇头说：“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今天打死我都不想出门了。对了！陈信，你们刚刚钻到湖底做什么？”那雷可夫想到陈信在湖底一呆四、五天，想搞清楚原因。

陈信略为叙述一下湖底的黑色气体怪物，一面说：“……后来那些黑色的球被小剛她们吃了几颗，这里还有三颗……”一面将那三颗取了出来。

哪知陈信一取出来反而吃了一惊，这三颗哪里点黑了？几乎是完全透

明，众人疑惑的望向陈信，陈信想了半天，这才忽然说：“我知道了，乾尚，将所有灯光关闭，保持黑暗。”

灯光一暗，众人身上的光华就隐隐的显现出来，控制室中仍然光亮，不过这时三颗小球就忽然转而为深黑，恍若一个空间的洞口，陈信这才说：“这东西好像有吸收外发内息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光华不能使它发亮。”众人见确是如此，不禁啧啧称奇。

不久后灯光一开，三颗球又变得晶莹剔透，陈信笑笑将三颗球收了起来说：“这是意外的收获，我们还是应该先想想无祖的事情。”

练长风忽然说：“要是我们也要花个几十年才能找到……”

几十年……？众人一直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时经练长风一提醒，每个人的脸色都不由得微变。

“……应该不会。”赵可馨想了想说：“无祖留下的讯息虽然不易了解，不过对我们一定会有帮助。”

“没错。”陈信说：“我们要是先丧气就糟了。”

“陈信。”谢日言一直若有所思，这时忽然说：“您可明了无祖留下话语之真意？”

“咦？”陈信还没想到这些。

“神系玄境，晴雨由意；幻化元婴，瞬息千里。观体有成，化身万亿；无存无减，同寿天地。”谢日言转眼就又念了一遍。

“我还没去想过……”陈信想想说：“晴雨由意、瞬息千里、化身万亿、同寿天地这些都实在太像神话了，不大可能吧？”

谢日言似乎有点失望，没再作声，赵可馨却忽然摇摇头说：“我不这么认为，就像我刚说的，无祖留下的一定有些道理。”

陈信想起当年修炼无祖前册时，对后半的语句自己本来也有点疑惑，不过后来慢慢的达到，也才慢慢了解，赵可馨现在这样说也有道理，于是陈信缓缓说：“其贤以前修炼无祖前册的时候，我发觉无，祖有些叙述只是状况的描述，并不是修炼的方法，当然……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过这次这些话就算是这样解释，也稍嫌离谱，怎么个化身万亿？同寿天地？”

片刻后众人已经到达逆伏城的上空，陈信向萤幕一望高兴的说：“有市镇了？真是太好了。”“不是这么好。”舒红说：“到处都是死人的？？骨。”

“什么？”陈信吓了一跳。

黄吉面色一整，忽然叹口气说：“当初特殊部队大屠杀的时候，自然没放过这座城。”

陈信这才醒起，换了口气说：“当时没法阻止这件事……所以我一直不会后悔修炼武技。”陈信这样说，是忽然想到林颖雅对日已修炼武技似乎颇有意见，顺便偷偷发了一下牢骚。

众人中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但是看到陈信的模样，一时也没人说话，过了片刻，陈信才警觉到状况不大对，强笑说：“这些日子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先休息个一整天，唔……现在是二十点，明天也是这个时候再集合吧。”

练长风接口说：“陈信……那谁留守？”

“我们好了。”李丽菁接口说：“我们不出去了，那雷可夫也想休息一下。”

李丽菁忽然体贴起自己，那雷可夫不禁有些受宠着惊，连忙说：“是、是、是该休息一下。”

“我也会一直待在这里……”薛乾尚说：“还有些资料要整理，要是两位有事可以和我交换。”

陈信点头说：“既然这样，就麻烦几位了，要是有事需要出去，通知我一声，我会回来的，解散吧。”

那雷可夫与李丽菁抱着小毛莉首先回下方的寝室，而宋庭却是第一个由控制室的顶舱口往外飞出去。

陈信望着飞出去的宋庭，摇摇头说：“宋庭好像急着什么事情？”

舒红这时还在控制室中，听到陈信的话回过头来说：“宋庭这些天虽然忙，不过好像挺高兴的，大概是交到朋友了吧。”

交到朋友？陈信有点意外，宋庭这么沉默寡言，反而在四天的时间中就交到朋友，陈信疑惑的问：“舒红，你知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

“不知道。”舒红一笑说：“宋庭是个没开口的葫芦，哪里肯说，我只是看他当全部的人都在休息的时候，还总是往外跑，才这样猜的，怎么了？”

“没什么。”陈信摇摇头，心想要是宋庭交了个女友，要离开凤凰星的时候又麻烦了，不过既然不能确定，这种话还是别乱说。

舒红忽然说：“陈信，你等一下会去哪里？”

陈信笑了笑说：“与蓝宗主联络一下，就去见见朋友吧，怎么了？”

“没什么……”舒红笑着说：“这些日子都没交到什么朋友，不知道您能不能介绍朋友给我认识？”

“好啊……”陈信话一出口，望着坐在一旁似乎无所事事的许丽芙说：“丽芙，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许丽芙望了望陈信，轻轻摇摇头说：“我还是先休息一下好了。”

“这样……”陈信点点头说：“好，有事就找我。”

许丽芙点点头，飘向连通管，往寝室飘去。

这时黄吉忽然大声说：“陈信，今天是心心的生日喔。”

“真的？”陈信望望时间，今天果然是十一月十六，连忙说：“。咦，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黄吉开心的笑着说：“我先去火明家，你有空再过来。”跟着说明一下孟火明的新居所在地，也离开了控制室。

薛乾尚见陈信疑惑的样子，对陈信说：“黄吉似乎很喜欢那个叫心心的小女孩，总听到他在提，这些天似乎也常往那位孟大哥家里跑。”

原来是这样，陈信心想当峙心心与黄吉果然十分投缘，没想到这两天两人变成了好朋友，这下今天一定要去帮心心过生日了。

舒红这时好奇的说：“心心是谁？黄吉大哥也恋爱了？”

“不是。”陈信啼笑皆非的说：“心心只是一个小丫头，今天才过八岁生日。”

“喔，原来这样……”舒红有点不好意思的说：“我误会了，那我们今大要去心心的家罗？”

“嗯。”陈信点点头说：“我介绍他们一家人给你认识，心心这个小女孩又懂事、又乖巧，真是人见人爱。”

陈信这里聊了起来，练长风见没有其他的事情，想了想也往寝室飘去。

“喃，丽芙。”练长风连忙说。

“长风。”许丽芙吓了一跳，点点头说：“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

“没什么。”练长风说：“你不是很累了吗，不想出去？”

许丽芙微笑摇摇头说：“没有啊，等一下我也会出去的。”

“我以为……”练长风摇摇头说：“刚刚陈信不是问……”

许丽芙笑容微微一凝，摇摇头说：“我只是……别提了。”

“可以跟我说吗？”练长风望着许丽芙轻声的说：“不应该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许丽芙这才忽然发现练长风话中之意，有点意外的望向练长风，练长风见到许丽芙的目光，有点难堪的强笑说：“别误会……，我只是想找人聊聊，在这也没什么朋友。”

许丽芙低下头来，不知道该不该回答，也不知道该回答什么，练长风摆摆双手说：“没关系……我回房去练功了。”

“不。”许丽芙心里一动，忽然说：“聊聊也好。”

“喔。”练长风反而有点意外，有点手足无措的说：“那……我们到哪里。”

许丽芙见练长风的模样忍不住浅笑了起来，摇头说：“狮伦山吧，流往赫童平原的小河由狮伦山上流下来，我发现山上有个小池塘，蛮清幽的。”

“好……”看着许丽芙的笑容，练长风傻傻的说：“现在就去？”

许丽芙点点头说：“嗯，现在就去。”随着往连通管前进，由底舱出了卓能号。

两人并肩往狮伦山飞，一路上都没说话，而练长风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的，脑中诸般思绪纷扰而来，一下想到这样似乎有些不对，一下又想到似乎自己一直在期盼这种情形，正越想越胤的时候，许丽芙忽然说：“你看，就是那里……”

练长风往下方河边望去，见到幽幽山谷之中，数条小河忽缓忽急的住下方的主流会合，其中一条在湍急的数十公里下坡后，忽然摊成一片数有公尺宽的心潭，青色的潭水深不见底，除了源头的白色浪花飞溅外，一片宁静祥和。这里不像北方一样寒冷，水面并没有结冰，潭边四处散落着人高的乱石，上面还有着夏季高水位时的痕迹。

练长风见到许丽芙已经先飞了下去，连忙跟着向下飞，只见许丽芙飘到了一处石块上，两腿一收缓缓的降了下来，曲膝坐在一块大石上。

虽然练长风儿那块大石旁尽容的下自己，但是依然不敢造次，只在一旁的石块坐了下来，转头望向许丽芙，只见她袖色带笑的望着潭水，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事情。

练长风沉默了一会儿，望望四面的山林，对许丽芙说：“这里真清幽。”

“对啊。”许丽芙依然望着潭水，微笑着说：“前些天我就一直想过来了，不过一直没空。”

“你很喜欢小河？”练长风儿许丽芙一直望着潭面，慢慢开始放心大胆的望着许丽芙柔美的面颊。

“嗯……不只小河，大河我也喜欢。”许丽芙停了一下，按着说：“你知道蓝奇河吗？”

“凤凰星的第三大阿。”练长风点头说：“怎么？”

“没什么……”许丽芙摇摇头，想起第一次对阵信吐露心意就是在蓝奇河畔，忽然一阵嫣红抹上面庞。

练长风看了一阵心醉，没话找话的说：“你有见过蓝奇河吗？”

许丽芙点点头，低声的说：“我们当初出任务的时候，曾经一起渡过蓝奇河，那时……我还不会飞。”

“那怎么渡过？”练长风惊讶的说：“蓝奇河最窄之处也有数十公里。”

许丽芙摇摇头不再说话，练长风哪里知道，当时正是陈信抱着许丽芙飞过蓝奇河，途中那雷可夫还支撑不住摔了下去，许丽芙想到这里，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下笑的练长风莫名其妙，东张西望一番，还是没见到什么可笑的事情，忍不住疑心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

而这时许丽芙自觉失态，正好回过头来望向练长风，却见到练长风难得一副惶恐的样子，连忙摇了摇头说：“我不是笑你，我想到别的事情……对不起。”

练长风心里放下一块大石，但是又忽然觉得没趣，摇摇头强笑说：“你一定是想到当时有趣的事情了。”

许丽芙点点头笑着说：“当时那雷可夫差一点飞不过蓝奇河，忽然落了下来，还把科芙娜一起往下扯，要不是……”

“要不是怎么？”练长风十分凑趣的按着问。

哪知许丽芙笑容忽然收了起来，轻轻嘘了一口气，才轻声说：“要不是……当时大哥忽然冲去按着，那雷可夫一定台摔到水里去的。”

练长风自然知道许丽芙口中的大哥是指陈信，一峙之间喉头好像梗住了什么东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片刻后才迟疑的说：“你是说陈信。”

“对……”许丽芙转回头望着潭水，若有所思的说：“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大哥的功夫很高……他总是这样，有功夫也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想拒绝，也不知道怎么说，不愿伤害别人，只会为难自己……”

练长风越听越不是滋味，噤地一股酸意冒了出来，忽然插口说：“他不是对女孩子都不错？”

许丽芙有点惊讶的回过神来，望向练长风说：“会吗？我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练长风思考了一下说：“不过如果是我，可并不希望一个换过一个。”

这一下触到许丽芙的伤处，许丽芙低下头来，忽然感觉心情整个低落下来。

练长风见状有点歉意的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不说还好，一说许丽芙的眼眶隐隐泛红，湿润润的反映着日光，练长风病急乱投医，口不择言的说：“别这样，都一年多了……我也失恋过，想开不是没事了。”

许丽芙想到练长风等于是与日己同时失恋，心情也好过了些，换个话题说：“你……没去找过她？”许丽芙想到陈信静坐一年之间，练长风难道都不去找林颖雅，何况据说陈信与林颖雅闹翻还是静坐之前的事情。

练长风苦笑摇摇头说：“我只找过一次。”

“真的？”许丽芙听到这个消息兴致来了，睁大眼望着练长风。

“真的。”练长风摇摇头说：“你记不记得出发之前，陈信要大家回去想想要不要参加？”

“对啊。”许丽芙笑笑说：“不过大家还是都来了。”

“当时我只比那雷可夫夫妻早到，不是我犹豫不定，我是去找了林颖雅一趟……”练长风说：“我告诉她，如果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练长风

白然不知道陈信后来也有去找林颖雅，不过陈信没这么要求就是了。

“那……？”许丽芙听到这里眨了两下眼睛，有些紧张。

练长风微笑摇摇头说：“她说这件事情与地无关……她不能为我做决定。”

“啊？”许丽芙想不到林颖雅会说这么绝情的话，怜惜的说：“你一定很难过了……”

“嗯……”练长风笑笑说：“其实我还要感谢她，我对它的感情本已渐渐的消散，不过她要不是这样一说，我说不定还是忘不了她，这样也是多添痛苦，现在完全死心，日子也是照过。”

“你很坚强……”许丽芙点点头说：“要是我恐怕就没办法。”

“丽芙。”练长风忽然鼓起勇气说：“你是为了什么来的？”

“我？”许丽芙有点意外。

“对。”练长风说：“为什么你会去圣殿受训修练？你似乎对技击并没有兴趣。”练长风这是明知故问，但是还是忍不住要问。

许丽芙不知该如何回答，连自己都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下子忽然被练长风赤裸裸的问了起来，许丽芙好像有一种无处可躲的感觉，于是微微皱起眉头，望着练长风，没有答话。

练长风见状摇摇头说：“没关系，你想说再说……是我多问了。”

两人同时沉默下来，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而陈信与蓝任联络之后，明白重建逆伏城比起任前一次的地点还快，也为凤凰星的人民高兴，转头望向薛乾尚，见他与赵可馨正在研究无租遗窟的扫描图，也不想打扰他们，随即转头招呼舒红，一起往孟火明家飞去。

一路上两人一直没说话，舒红一直对陈信抱着一种崇拜的心理，所以事实上有点说不出话来，而陈信心里想的却是其他的事情。刚刚练长风与许丽芙两人由底舱离开，虽然避过了控制室，但是陈信自然能够感应的到，虽然陈信并没有将心神集中过去听他们的对话，不过还是免不了知道两人正连袂住山林飞去，刚刚陈信正好与蓝任对话，所以未及思索，现在想起这件事情，心中不由得有些不舒服。

不过陈信又猛然想起当初练长风与林颖雅见面时，自己它是这种感觉忽然出现，毕竟许丽芙与自己也曾有情，虽然最后结束，不过想到她与别人有说有笑似乎就不是很对劲，陈信摇摇头想，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感情现在一片空虚，所以才会总是想起许丽芙或是林颖雅，不过赵可馨现在常常与薛乾尚在一起考虑事情，陈信发现自己倒是一丝醋意也没有，可能是因为薛乾尚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吧，陈信心里反而十分希望他们两人能在一起。

这时舒红注意到陈信忽然摇了摇头，疑惑的问：“陈信，怎么了？”

“没什么。”陈信回过神来，对舒红说：“对了，黄吉调存城的南边，黄绿相间的屋顶只有一户，怎么没看到？”

“那不是？”舒红疑惑的向下指了指心想自己已经注意了好久不知泊陈信怎么会没注意到。

陈信刚刚根本没在找，见舒红指出，忙说：“原来在那里，我们下去吧。”

两人迅速的往下落，孟火明、谢梦瑛黄吉与心心一起迎了出来陈信名舒红与众人引见了一番，与众人一起回到屋中，开始庆祝心心的生日。

卓能中的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将无租遗窟的各种资料一个个展出来观

察，却一直右不出所以然来，薛乾尚摇摇头说：“可馨，你觉得怎么样？”

“不知道……”赵可馨说：“那些奇异结构的有条说不定真是什么功夫，有关空间跳跃窗的讯息只怕还要去乱石堆翻一次了。”

“再去几趟地无所谓……其实我只担心一件事。”薛乾尚忽然微微皱着眉头“我知道……”赵可馨点点头说：“我刚刚说一定会有帮助，也只是安慰大家的。”

两人这时心里都在担心，要是无祖一找到空间跳跃窗，岂不是立刻就出发了？说不定根本就没有纪录，不过两人都极为聪明，说出话来都有几分准，要是先丧了气，只怕大家都失去了信心，不过这时四下无人，自然都知道对方在担心什么。

薛乾尚沉默半晌，摇摇头说：“也没办法了，地质岁月纪录、生物讯思纪录、空间侦查、物质分析都做过了，我看只有那些石条可能会有线索。”

“应该说现任只有那些石条还没有合理的解释。”赵可馨说：“最奇怪的是无祖似乎是直接由那里的岩石取材，将其粉碎融接成现在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分子或原子的结构，这样不像是为了长久保存所作的。”

“所以结构也没有线索……”薛乾尚一样样的数了过去，思索着说：“难道真的与那三十二个字有关？”

赵可馨失笑说：“那就要问陈信了，他对解无祖的谜题最有心得。”

薛乾尚想了也好笑，摇摇头说：“他不要解错就好了，当时他不是因为乱练差点连小命都去了？”

“对啊。”赵可馨抬起头，怀想着说：“说起陈信还真叫人担心。”

薛乾尚望着赵可馨，忽然微笑着说：“我知道你的打算，找也尽量配合，但是……这样做好吗？”

赵可馨眼珠一转，面带狡黠的微笑说：“什么？我不懂。”

“当我没说。”薛乾尚摇摇头，忽然叹了一口气。

赵可馨见状也收起笑容，忽然说：“对不起，也许……我做错了。”

“我不知通。”薛乾尚俊逸的面容难得石困惑的抑色出现，只见他欲言又止的说：“其实也蛮开心的。”

“我也是蛮开心的。”赵可馨忽然又俏皮的笑了一下说：“说不定我有第二个计划喔……”

薛乾尚望望赵可馨，摇了摇头决定不再提此事，赵可馨见状也不再开玩笑，面色一整说：“乾尚，在地穴中你提到对那些石条似乎有印象。”

“对。”薛乾尚说：“我总觉得似乎哪里看到过类似的东西，不过仔细想又想、出来。”

“很容易见到的东西吗？”赵可馨问。

“不是……”薛乾尚说：“不常见，不过见到似乎也不难，所以不是那种印象很深刻的东西。”

“既然是形状，我们将扫描图再叫出来看看吧。”赵可馨无奈的说。

薛乾尚心想也好，于是将立体扫描图再一次的呈现在控制室中心，两人将虚拟图像放大缩小，远走到中间去四面观察，仍然石不出所以然来，两人丙观察了一阵子，赵可馨首先说：“我觉得那些细细的石条似乎也不是十分光滑，不像上面的环状物。”

“难道说……”薛乾尚眼前一亮：“难道那些支撑物不是必须的？”

两人心中将图形揣想起来，薛乾尚忽然连声说：“对……应该去掉的，

这样感觉更强烈了，我一定见过这东西。”

“没关系。”赵可馨说：“不用凭空揣想了，把直线的性状物去掉，只留那些环状物看能不能想出什么。”

薛乾尚开始在眼前的键盘上输入一大串的指令，说要删倒是容易，但要使得电脑弄清楚删哪些东西却不是这么简单，薛乾尚必须先输入一大堆的条件，像是曲率几度以上保留、粗糙平滑如何分辨……直弄了半天，薛乾尚才两手一怕说：“好，再等一小时就成了。”

而这时在孟火明家中的陈信，为该送心心什么丰物烦恼，孟火明倒是在一旁说：“兄弟，这些日子这么忙，不用送礼了：比心不会在意的。”

这时心心与舒红、黄吉两人玩在一起，陈信望望心心说：“不行，要是没来就算了，既然来了……”

这时心心忽然离开黄吉、舒红两人，往陈信包来说：“陈信，我不用生日礼物了。”

“哦？”陈信意外的望向心心。

“黄吉会教我天禽身法。”心心高兴的说：“我就学不完了。”

“对啊。”黄吉走过来说：“这些天我已经教心心几个基本的动作，这是数有年来天禽身法与雪舞心法的第一次融合，看看心心以后的造就如何。”

陈信十分意外，天禽身法果然能与任何心法融合，虽然像陈信到了这种程度，身法已经是其次了，不过确实也值得期待，但是这时陈信忽然想到一件事，连忙说：“可是天禽身法与雪舞心法完全不同，有些动作内息不到教也没用……”

黄吉笑容不变，点点头说：“找也知道，所以只能先教一些……”

黄吉说到这里，与心心两人对视一眼，却似乎并不担心。

“心心过来。”陈信想了想忽然将心心拉来身边，将手放在心心的背后。

众人见陈信的举动，一个个莫名其妙，只见心心面色忽然一阵雪白，随即又恢复了原状。

“这样吧。”陈信思索片刻后说：“我替心心灌输内息，这样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将所有身法教给心心，以后再熟练就好了。”

什么？众人同时站了起来，哪有这极事情，那心心原来练的功夫怎办？要知道当初陈信灌输内息给林颖雅时，一方面因为两运行内息的方式相同，另一方面陈信等于将林颖雅的内息完全消融掉了，现在心心的功夫修炼方式、路线与陈信等人完全不同，内息性质更是有异，怎么可能随便就灌注内息？

陈信向四面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我应该知道怎么作，照比例来就得了，心心……来这坐下。”随即让心心坐在自己的身前，双掌贴在心心的背心，缓缓的将身体内的内息微一整理，由心心的背心温养处将功力缓缓催了进去。

请参阅《星路迷踪》卷三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

陈信之所以敢帮助心心，是因为陈信早已经仔细体察心心体内劲力的

状态，心心的内息虽属阴柔一面，不过特殊的地方在于其中似乎隐隐含有阳刚的劲力，这与一般地球的武学，女子皆属纯阴有些不同。

因为刚刚陈信将内息微微在心心的体脉略为测试，在一触即收之间，心心的内息一逢外力立即向外防御，陈信马上分析出心心虽然外在表现出阴柔的劲力，但是体内五脏六腑之间却有着丝丝与其它阴劲泾渭分明的阳劲，整体说来似乎在极阴中潜藏着至阳，但又不像陈信等人之独创心法，阴阳二气在气海处保持绝妙的均衡，这种状况也许是雪舞心法的特性，当然这样一来只有女子才能修练，要是男子修练，那股阳劲随之增强，只怕平衡就会失去。

陈信清楚之后，对于如何增加心心的内息自然有极大的信心。

首先陈信内息丰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需要以逆元通脉术替心心循行经脉，在背心处就可以将内息送入心心体内，再来只要将适合的阳劲或阴劲送到适合的地方，维持着适当的比例，应该就可以别无坏处的提升心心的劲力。

不过事实上陈信还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陈信根本不知道雪舞心法练到功力增强之后，是不是阴阳的比例还是这样，不过陈信没想到这么多，于是略嫌莽撞的将内息往心心的体内灌输了下去，加上身旁的黄吉本就糊涂，孟火明夫妻见识不到，舒红与心心更是盲目的崇拜陈信，众人自然没有意见，要是现在薛乾尚或赵可馨有一人在此，一定会立刻阻止陈信。

这时陈信一面输送着内息，一面对心心说：“心心，依照你平时修练内息的方法运行，我说停再停。”

心心依言运行起劲力，陈信虽然未曾修练，不过至少也翻阅过雪舞心法全文，所以总能依着节拍在心心体内逐渐催劲，果然随着陈信催入相同性质的劲力，心心体内也不断的与之融合，并随着一路通过不同的关卡，而心心面色也越来越是雪白。

陈信也另外适量的不断增加脏肺之间的阳劲，并不断扩充心心的经脉，当然陈信现在推出的内息含量极低，不然忽然冲入大量的内息，心心体内的经脉要是一个不适应，说不定会因此爆裂。

陈信迅速的使心心的劲力通过了五十四转，正继续往七九前进，不过这可不像是陈信、那雷可夫等人自己想办法另辟蹊径通关，心心是凭藉着陈信的强大内息一路过关斩将。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心心身体似乎越来越是冰冷，四面的空气温度似乎也逐渐的降低，陈信颇觉意外，当时与严碧雪对战之时，因为正当天寒地冻，加上陈信体外防御内息充沛，所以并没有强烈的感觉。而现在虽然也是冬天，不过屋内炉火正旺，加上陈信这时也没有在体外运出大部分的内息，所以能感受到这股突如其来的寒意。

无元七三五年十一月十七号 凤凰星三十九年第六十八周周四

又过了数小时，陈信终于将心心的内息推到了八十一转，于是缓缓的帮心心将内息归于气海，并将心心现在体内能容纳的内息源源不绝的灌入，在心心的气海中聚集。

但是奇怪的是，这时气温又逐渐回复到正常的温度，不再有温度降低的感觉，陈信虽然百思不解，但是仍然在心心的体内充实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内息，才将双手离开心心的身体。

心心一站了起来，发现自己的内息忽然浑厚许多，马上回头抱向陈信，

嚷着说：“陈信，谢谢。”

陈信微笑说：“没什么，这样也许在我们离开之前，你可以学会天禽身法。”

孟火明马上关心的问说：“兄弟，累不累？”

“不会。”陈信说：“因为心心年纪还小，我怕她身体会无法承受，不敢灌注太多内息，但是现在这样，至少可以修炼大部分的天禽身法了。”

也就是说，心心现在的功力，虽然还不及卓能号中的任一人，但是至少比以前的黄吉还高了。

黄吉忍不住说：“这样还叫不敢灌注太多？陈信，我当初可是练了七十几年耶。”

陈信笑笑说：“你现在不是在一年间又提升了数倍？其实我觉得几百年前的功夫应该不是这样的，现在大概大部分都失传了。”

“也不是失传……”谢梦瑛忽然接口说：“我听说其实武技本就会这样的，一方面是授徒时不一定会传给最适合修炼的人，另一方面有些心诀又不是用写的就说的明白，所以若是有一百种绝学，往往在两百年之后就只剩不到二十种了，除非像陈信一般，或又有人另创绝学，不然难免一代不如一代。”

“不提这些。”黄吉忽然说：“刚刚心心为什么忽然发冷，而且似乎不是普通的冷？”

陈信正要摇头说不知道，这时手上的收发机忽然响了起来：“陈信，我是乾尚。”

“怎么了？”陈信连忙回答。

“我和可馨发现一些事情，你有没有空早点回来？”薛乾尚说。

“可以啊……”陈信望望四面众人有点失望的目光，接着问：“……是什么事？”

“我们了解了那些石条的意义了。”薛乾尚有点兴奋的说。

这可是大事情，陈信豁然站起，连忙说：“我立刻回去。”转头对孟火明说：“大哥，对不起，我非回去不可了，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去忙吧。”孟火明谅解的说：“自己人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黄吉可没这么有礼貌，已经先一步窜到外面，舒红也连忙向孟火明夫妻告辞，而心心见到陈信要走，连忙说：“陈信，心心可不可以去看看？”

陈信这时没时间拒绝，对孟火明夫妻说：“我带心心去玩。”随即牵着心心的小手，一起飞了起来。

一穿出屋外，陈信马上提高速度，心心也运起内息飞行，虽然心心已经能飞，不过要不是藉着陈信的劲力，心心自然赶不上陈信，但这时奇事突然出现，心心的身体忽然发出蓝色光华，陈信本来还没注意到，但是落在后面的舒红已经传声过来：“陈信，你看心心……”

陈信回头一望，也吃了一惊，速度缓了下来，舒红连忙追上说：“蓝色的，好漂亮。”

心心这时还没发现，疑惑的望着两人，忽然嘟起嘴说：“舒红姊姊在说什么？心心听不懂。”

两人不由得失笑，陈信现在没时间解释，只好先拉着心心往空中的卓能号飞去，一面心想，自己不会又做错了吧？

二人到了控制室，这时室中除了薛乾尚、赵可馨之外，那雷可夫、李丽菁、谢日言、科芙娜都在，而黄吉他早一步回到了控制室中，一个个望着

控制室中的立体图形研究，但是陈信与心心一掠进控制室，众人的目光马上被心心身上的蓝色光华吸引住。

要知道卓能号中的人虽然都能发出光华，不过都是白色光华，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居然有别种颜色的光华，没想到今天居然见识到了。

陈信先不管众人围住心心问长问短，目光望向控制室中的立体图形，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原来是这样……真是没想到。”

原来这时薛乾尚不但将所有支撑各种圆环、小球的性状石条去除，又将凤凰星附近的星图调成适当的大小重合在这些石环上，陈信才发觉这些忽大忽小、有圆有扁的各种石环原来是以凤凰星系恒星为中心的宇宙星图，而且是描述着每个星球运行的轨道，上面的刻度，想来一定是运行速度的一个适当比例。难怪薛乾尚一直感觉虽然不常见到，不过要见到也不难，当卓能往凤凰星前进的时候，薛乾尚不知道看过这些星图几次了。

陈信望向没有与众人一起围住心心的薛乾尚说：“乾尚，这……”

“吻合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该没错了，再来该探讨这些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薛乾尚微笑说。

“对、对……”陈信点头说：“别卖关子了，快说。”

陈信知道薛乾尚必定有了推想，这说不定对众人的追寻大有帮助。

赵可馨这时一笑接口说：“陈信，那个小女孩就是心心吗？”

“是……”陈信点点头，又望向薛乾尚。

但是赵可馨不放过陈信，接着说：“你在小女孩身上弄什么玄虚了？”

现在是关心这件事的时候吗？陈信没想到赵可馨还连连追问，心里疑惑的转过头去，只见赵可馨抿嘴一笑说：“开你玩笑的……这还要假设无祖建造这个星图是为了寻找空间跳跃窗，才能继续推论。”原来赵可馨知道陈信发急，故意幽他一默。

可是黄吉这时已经不放过陈信，大叫大嚷说“那不就是星图吗？看这么久干嘛？陈信，快来说说心心为什么会发出蓝光？”

陈信眉头一皱，薛乾尚连忙说：“阿信，你先解释解释也好，反正不急于一时。”

陈信白了薛乾尚一眼，这才悻悻然的走向被围在众人中的心心，而心心这时应观众要求，通起功力，蓝色的光华照得围观的众人面色发青，阵阵寒意也缓缓的散发出来，陈信靠过去，对众人将自己刚刚做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一摊手掌说：“……但是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你们别问我。”

李丽菁首先转过头去说：“军师，快点来猜谜。”

众人现在遇到要花脑筋的事情都越来越懒了，不是问薛乾尚，就是问赵可馨，李丽菁自然是以问薛乾尚为第一优先。

这时薛乾尚皱着眉走近心心问：“心心，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心心笑容满面的说：“不会呀，心心很舒服，精神也很好。”

薛乾尚转过头来，对陈信摇头说：“阿信，你不该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

“不会吧？”陈信疑惑的说：“我很明白心心内息的运行方式……”

但是陈信知道薛乾尚没事不会这样说，自己越说越是小声，开始有点没自信了。

“可是你应该并不明白雪舞心法功力深厚的状态。”赵可馨插口说：“也就是说，你现在塑造出来的只是想像中的情况。”

心心不是十分明白薛乾尚与赵可馨在说什么，但是见陈信这么紧张，无辜的睁大眼摇摇头说：“没有不对劲……没有。”

陈信这才明白，终于开始担心起来，连忙问心心说：“心心你没有不对劲吧？”

“应该没事，不过以后一个月内，心心练功时最好请蓝宗主护法一下……”薛乾尚摇摇头说：“算是预防一下。”

“我明白了……”陈信丧气的说：“我会去拜托蓝宗主。”

那雷可夫忽然不甘寂寞的说：“心心刚好又会发出蓝光，蓝宗主既然姓蓝一定会答应的。”

这又有什么关系？众人不由瞪了那雷可夫一眼，但是陈信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在场众人每一个都是以替心心护法，薛乾尚为什么会想要找蓝任？莫非……

陈信眼睛一亮，对薛乾尚说：“乾尚，你的意思是……我们将要离开？”

众人听到陈信忽然这么说，同时注意过来，只见薛乾尚微笑点头说：“大概势必要离开了。”

薛乾尚转身往立体图形走去，众人也随即往中间走去。

“我们首先假设无祖不会毫无原因就做出这个东西，”薛乾尚指着眼前的星图说：“因为无祖虽然在凤凰星呆了数十年，不过在弟子群都没有消息的状况之下，无祖应该一直在思考着空间跳跃窗。”

赵可馨接着说：“加上这些石条并不是制作成耐腐蚀、耐风化的金属化合物，仍然是普通的石条，所以我们推测，这并不是为了产生一个美观或恒久的艺术品而制造的。”

“既然如此。”薛乾尚做出结论：“这个星图应该是无祖寻找空间跳跃窗的时候所留下的纪录。”

谢日言点点头说：“薛兄之意，无祖将空间跳跃窗的地点标示于星图中？”

可是众人看来看去，除了恒星之外，就是许多行星的运行轨道，还有两三个慧星的轨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号。

只见薛乾尚摇摇头说：“无祖制作这个星图，并不是为了留下指引，我们大胆推测，这是无祖为了避免在星际中寻找时迷途所制作的，也就是说，无祖会将自已探索过的区域纪录起来，免的数年之后又忘了是否找过，毕竟宇宙空间无穷无尽，远远望去，每一个星球长的都差不多。”

“所以……”赵可馨接口说：“我们只要找到无祖最后一次雕刻的地点，再推论无祖下一次搜寻的范围，相信空间跳跃窗在那个区域的机会将会很大。”

原来如此……陈信也不想再问薛乾尚、赵可馨两人如何寻找无祖最后一次搜寻的范围，相信他们俩人加上卓能号上先进的仪器一定已经找到去向，于是点头说：“也就是说，我们下次的方向是……？”

“凤凰座标 579.425.183798654 附近大约方圆数万公里之间，到了那里之后，若是真有空间跳跃窗，以我们的仪器应该就能扫描的到了。”薛乾尚接口说。

“将近两亿单位……”李丽菁算了算说：“也就是……三千兆公里，天啊，是要飞三年。”

“这是地球的算法……”薛乾尚说：“在我们速度这么高的情形下……除

了前面二十天的加速，后面十天的减速，中间的行程在逐渐趋近于‘速度障壁’之后，我们几乎不会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可能只觉得过了两、三天而已，要精确的定位，还要靠电脑先行预估换算加速时间，不然我们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所谓的“速度障壁”是指速度高达光速的零点九九九九六七，由于在足够的能量与完善的机体设计下，仍一直没有办法使普通物质移动的速度超过这个数字，后来就称这个速度为速度障壁。

日子是过的挺快的……不过要是日后有机会回到地球，只怕人事已非，这时每个人的心里都莫名的沉重起来，那雷可夫忽然喃喃的说：“还好我们有带小毛莉一起来，不然回到地球之后她不就忽然长大了？”

众人没有接话，心里想到的是同一个念头：这还要能回得去地球才算数。

心心这时在一旁睁着眼睛，望望这个望望那个，似乎并不是很能理解众人的对话，不过知道现在的气氛凝重，只好摒着呼吸，不敢大口透气。

过了片刻，陈信终于做出决定：“乾尚……通知还没回来的三位，十二小时后，集合时间一到就出发。”

众人闻言，一阵忙乱，那雷可夫首先大叫：“我东西还没补充好……我们现在就去。”他将小毛莉交给没有职务的舒红，与李丽菁两人并肩往外冲去。

薛乾尚通知练长风、许丽芙、宋庭之后，与赵可馨两人开始作精密的计算，加速时间控制多久、减速时间控制多久、采取哪一个轨道，途中有没有可能遇到阻石群或是行星……等等需注意的事情，因为在这种速度之下，只怕没有能力应付突来的状况。

而谢日言也立即坐到能量区检查卓能能量表，这种不断的加速需要极大的能量，因为速度越快，整体的质量开始会产生异变，使得加速变成更为困难，想再提升一些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

这时陈信这才转过头来，对心心说：“心心……我们必须离开了。”陈信真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

“陈信……”心心两颗大眼泫然欲泣，陈信每次出现不了多久就跑掉。

“这样吧。”黄吉说：“陈信你现在也走不开……我带心心逛逛卓能号，然后送她回去。”

陈信想到终于还是不能教会心心天禽身法，也是可惜，不过总不能以私废公，只好点点头说：“好吧……就麻烦你了。”

待黄吉带心心下了第二层，练长风与许丽芙就已经赶了回来，陈信见到两人，忍不住心里想着两人是去做什么？而许丽芙望着陈信的目光，忽然心虚的低下头来，陈信自觉失态，连忙转过目光，对练长风说：“长风……详细事情等一下问乾尚，我们不久之后就出发。”

练长风一听，不及多问，马上开始检查飞航区域相关的器械，并且一项项确认飞航区与分析区电脑的连接。

许丽芙也定下心来，开始与那雷可夫联络，准备分担部分物资搜集的工作。

而陈信正与蓝任取得联络，蓝任一出现在画面上立即呵呵笑说：“陈宗主，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现在才……八点，天刚刚亮而已。”

“蓝宗主……”陈信微笑一下说：“我们找到可能的方向，将在十二小时

后出发。”

“这么快？”蓝任的笑容马上收了起来。

“对。”陈信说：“有可能在凤凰座标 579 . 425 . 183798654 附近方圆十万公里之间，我们必须先到那里再作打算。”

“这么远？难怪在凤凰星上找不到？”蓝任沉思片刻忽然说：“没道理，无祖怎么找的到？”

“应该是以凤凰星为中心四面搜索……”陈信说：“我们只知道无祖找到那个区域之后就离开了。”

“还是不对劲……”蓝夫人忽然出现在画面上插口说：“陈宗主，你们有没有算过无祖要是这样找要找多久？”

陈信一听不由得愣住了，转头望向薛乾尚，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这时听到蓝夫人的话，两人同时放下手边的工作，面色一变的回过头来说：“是有点不对劲。”

在飞航区的练长风也是点点头说：“这样的话……数百年也搜索不完……”

“要不要再找找看……”蓝任又出现在画面上说：“应该没有这么急吧？”

“不……”薛乾尚忽然说：“无祖应该用其他的方法找的，我们之前的推论应该正确。”

赵可馨点头支持说：“也就是说，只是无祖的方法我们不明白而已，他应该还是这样做的，不然无祖在没有仪器的状态下，如何扫描出附近上下方圆数亿宇宙单位的距离？这份工作岂不是也该花上数百年？”

这也有道理……于是陈信说：“蓝宗主，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走一趟吧，要是真的找不到，大概……六年后就会回来了。”

“六年？”蓝任呲牙裂嘴的说：“那老黄在地球的计划怎么办？”

“唉……”陈信叹气说：“其实若是圣殿逐渐淡出，黄宗主等人也是以开宗立派……不过恐怕圣殿……没办法，这又是非去不可。”

“我明白……”蓝任摇摇头说：“毕竟这可以解开数百年来之谜题，又不能不去，您要与他们再联络一次吗？”

“我们会的……”陈信说：“我们与地球每隔几天就会联络一次，只不过在之后的三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法联络。”

“我明白。”蓝任有些意兴阑珊的说：“陈宗主，一切小心了，我们等您的好消息。”

“谢谢……，对了，蓝宗主，我有件事情要拜托您……”

于是陈信将心心的事情说了一遍，没想到蓝任倒是颇觉兴奋，直说没有问题，大概是高兴凤凰星上又将后有后起之秀，还说一定会好好培养心心。

在停止通讯之后，陈信转头说：“乾尚，我们不会白跑一趟吧？”

“其实很难说……”薛乾尚说：“现在一提才发觉无祖真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找的，居然能在数十年之间完成这么大规模的星图。”

“无祖应该不会借助仪器……”练长风插口说：“莫非……那三十二个字不是神话？”

“心系玄境，晴雨由意；幻化元婴，瞬息千里；观体有成，化身万亿；无存无灭，同寿天地。”

这三十二个字缓缓的流过众人的心中，果然有道理，要不是无祖能瞬

息千里、化身万亿，如何能完成这种事情？陈信忽然间有一种荒唐的感觉出现，无祖到底是不是人？

薛乾尚这时忽然说：“陈信，我看你没事就参悟参悟吧，这些话就写在星图的入口处，一定有些道理。”

陈信点点头，但是又摇摇头说：“那句‘元婴’两字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参？”

“问问我师傅吧。”薛乾尚说：“也许又是什么古籍所载，无祖毕竟是七百多年前的人，据说他不知怎的汇整了所有古传的武学，再独创出现有的功夫。”

“对。”练长风说：“当初叫醒陈信的方法，就是柳长老不知道去哪里查出来的……”练长风也不知道文渊室的事情。

“这就麻烦你了。”陈信点头对薛乾尚说：“反正我们也该与地球联络了。”

因为不能与地球直接联系，于是讯息互传多半是由薛乾尚拟稿发出，再将接到的讯息向陈信报告。

“交给我。”薛乾尚自去忙碌，多亏还有赵可馨帮助，不然薛乾尚的事情真是多的忙不完。

这时宋庭忽然回来，待初步了解之后，宋庭急急走向陈信说：“陈信……我有一件事情要报告。”

陈信心中大感不妙，不过还是只好说：“什么事？”

“我……这些天结识了一个女子……”宋庭期期艾艾的说。

陈信心里大叹自己居然猜中，但是脸上又不好意思叹气，只好静静的听，只听宋庭接着说：“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与她分不开了。”

“你是打算留下来吗？”陈信体谅的说，没想到宋庭居然还是初恋？反正宋庭也没有正式的职掌，不用担心时间不是以交接。

“不、不……”宋庭急忙否认，痛苦的绞着手说：“我……想带她一起去。”

“宋庭你在胡说什么？”练长风忽然插口说：“这次可不是去玩！”

练长风以前是侍卫长，与原为副侍卫长的宋庭交情自然很好，尤其一向身为宋庭的上司，说起话来较不客气。

“侍卫长……”宋庭一急以前的称呼又叫了出来。

“叫我长风，”练长风打断宋庭的话说：“说话不要断断续续的。”

“是……”宋庭鼓起勇气说：“陈信、长风，我……喜欢上一个女孩，我希望能带她一起走。”

“她愿意吗？”陈信说：“我们这一去至少要好几年，还不一定回的来。”

“我知道……”宋庭说：“我向她说过，不过她不愿意我为了她放弃这件事，加上……她也很有兴趣。”

“这样……”

陈信望向薛乾尚，不知道该不该说好，陈信一向不希望让人难过，就像不想拆散那雷可夫家庭一样，不过要是每个人都找一个来，这样也不大对劲。

薛乾尚见陈信的眼神，转过头来问：“宋庭，你认识那位小姐多久了？”

“上周过六到达凤凰星，晚宴之后抽善心间认识的……七天了吧。”宋庭说。

“七天的感情……”薛乾尚说：“有把握吗？”

“当然有把握……”宋庭莫名其妙的问：“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会不会又过了几天之后，两人又觉得不适合了，这样的话……大家会很困扰的。”薛乾尚慢条斯理的说。

“不会的。”宋庭斩钉截铁的说：“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她对我也是一见钟情，两个人从来没有争执，怎么会以后有问题？”

练长风忽然语重心长的说：“宋庭，要知道你是第一次恋爱，很容易就会……”

练长风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想起自己当初对林颖雅的热恋，现在正是船过水无痕，往日的激情已经消散无踪，想到这里，练长风不经想起许丽芙楚楚可怜的模样、若有所思的微笑，想起刚刚两人间的对话，不禁心神有些不定起来。

陈信不得不说：“我认为……你还是应该留下来。”

“不行的……”宋庭慌张的说：“她说要是我为了她留下来，她要与我分手。”

“似乎还蛮识大体的……”练长风说：“陈信，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

“日言，你们俩觉得呢？”陈信说。

“我们不适合提出意见……”科芙娜说：“我们不客观。”谢日言跟着点点头。

陈信明白科芙娜的意思是不赞成，不过自己与男友在一起甜蜜蜜的，总不好意思反对。

陈信只好转头问：“可馨，你说呢？”

“我不赞成。”赵可馨面色平静的说：“宋庭，我这话会得罪你，不过我是就事论事，当然那位小姐有可能如长风所说般识大体，不过也有可能只是想上来而已，我不希望日后你后悔。”

“不可能的……”宋庭口不择言的说：“你们不要总是把人您的这么复杂，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有心机……”

这话等于是骂赵可馨与薛乾尚，宋庭说到一半忽然发现不对，连忙止住了嘴，却又不知如何转圜。

而赵可馨也不生气，见状摇摇头说：“既然你这样说……我无话可说。”

这时练长风忽然以内息传音给陈信说：“陈信，要是觉得不好，我替你处理。”

练长风是好心想帮忙，他想自己说的话，宋庭应该会听的下去。

不过陈信倒不是说不出拒绝的话，而是在思考到底该不该反对。当初要是林颖雅与自己感情并未破裂，而且又一心想上来，自己也不会说不，现在却为了怀疑那个未曾见面的女孩而拒绝，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这时黄吉回到控制室，见众人面色凝重，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

陈信向黄吉略为解释，黄吉马上嚷着说：“好啊，为什么不？这里越热闹越好。”

“话不是这样说。”陈信皱着眉说：“想去的人其实也不少，不过就像小毛莉一样，多一个人我们就多一份责任，我不希望以后发生任何令我们后悔的事情。”

黄吉作了一个鬼脸，摇摇头说：“反正要是以投票决定，我会投赞成票，既然她想上来，那就生死自负，我想宋庭一定会愿意照顾她的。”

黄吉以前闷在雾灵谷闷久了，现在总希望人越多越好，要不是心心还

太小，说不定他也会要陈信带心心走。

宋庭还是第一次听到赞同的声音，不禁感激万分的说：“当然，当然，我一定会照顾她，不会烦劳到大家，谢谢……”

“不客气。”黄吉大刺刺的说：“我只是表示自己的看法而已。”

舒红见黄吉赞成，这才一面轻轻摇动着睡着的小毛莉，一面轻声的说：“我也赞成。”

陈信有点意外的望着舒红，舒红有点不好意思的说：“我并没有想很多，但我想宋庭一定做好了准备……要获得真正的爱情，并不容易。”

“是的。”宋庭一挺胸膛说：“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负起责任。”

“好吧……”陈信摇摇头说：“不过我不希望还有任何人提出这种要求！”

“多谢、多谢，不会、不会。”宋庭兴奋的连连鞠躬，已经有点语无伦次。

陈信接着说：“不过你一定要确定她的父母、家人同意。”

“当然……”宋庭说：“她现在就是回去与父亲说明，不过她十分有信心，对了，您也认识她父亲。”

“呕？”陈信有点意外的问：“她父亲是谁？”其实陈信在凤凰星上认识的人不多。

宋庭笑嘻嘻的回答：“方彭将军。”

“什么？”陈信蓦然站起说：“难道是方青芬？”

陈信这时脑海中闪过方青芬宴会当晚对自己说的话，这才知道谢梦瑛为什么会要自己对众人提一提，原来方青芬是想用这招？

宋庭不知道陈信在想什么，依然面带笑容的说：“陈宗主也认识？她一直没提起。”

“方青芬？”赵可馨也站了起来，转头望向陈信说：“这一定有问题。”

宋庭的笑容收了起来，望向赵可馨说：“可馨！你不要乱说，有什么问题？”

赵可馨也不客气，一撇嘴说：“你问陈信，方青芬会没有问题？”

“陈信，”宋庭见赵可馨说的似乎真有其事，连忙对陈信说：“你刚刚已经答应了。”

这下麻烦了，陈信又不好在这时说出当时方青芬的话，一叹之下说：“乾尚，看能不能连络到方彭将军，我想与他聊聊。”

“好的……”薛乾尚一面操作着仪器，一面说：“方彭将军似乎并没有安装收发机之类的讯号接收器，要不要问问蓝宗主？”

“不用了……”陈信不想连这件事情也麻烦蓝任，何况刚刚才结束了通讯，于是咬咬牙说：“就这样吧，宋庭，你要亲自与她的父亲会面，确定她父亲同意你们俩人在一起，不然……你就一个人回来。”

宋庭虽然有点为难的模样，但还是点头说：“是，我一定会做到的。”

在宋庭转身向外的时候，赵可馨忽然加了一句话：“宋庭，你还没见过她父亲吧？”

宋庭一忙止步，回过头说：“怎么了？”

“没什么……”赵可馨说：“希望你不要做错事了。”

“我知道。”

宋庭虽然不明白赵可馨的意思，但是因为刚刚赵可馨提到方青芬的神态不对，难免心里不快，他不想深究赵可馨的意思，向上穿出了舱门，与方青芬会合去了。

陈信一叹气坐了下来，现在只有期待方青芬真是爱上了宋庭，不然宋庭绝对无法接受这种刺激。

随着时间的过去，李丽菁、那雷可夫、许丽芙三人也回到了卓能号中，黄吉已经兴匆匆的对他们说到又有新成员加入，不过三人听到来的人是方青芬的时候，许丽芙最为惊讶，见陈信与赵可馨的脸色，许丽芙也知道不妙，但又不知道该如何问起。

过了一阵子，宋庭还没回来，卓能中的众人对陈信、许丽芙、赵可馨三人听到宋庭的对象是方青芬时面色大变的原因，除了薛乾尚隐隐约约想到一些，众人大都不明白。

不过，也只有陈信知道方青芬曾经打过什么主意，许丽芙是讶异于方青芬居然会和宋庭在一起，赵可馨是认为方青芬八成是骗宋庭的。

赵可馨想到这里，忍不住说：“陈信，我还是认为你该亲自跑一趟。”

“不用了吧？”练长风有点不满的说：“什么事都要陈信去做，陈信不是忙昏了？何况宋庭以前也处理过许多麻烦的事情，又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孩子。”

队伍中，除了黄吉之外，只有练长风与宋庭三十出头，陈信等人其实都只二十几岁，而黄吉又是太过为老不尊，练长风除了对陈信较为心服之外，对其他的人虽不轻视但也不会十分尊敬，这时见赵可馨意见颇多，不禁有点不快。

“陈信，这样吧。”薛乾尚说：“来还是让她来，不论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当作一次教训，日后还会有更困难的处境，到时候这些经验说不定反而成为助力。”

至于李丽菁与那雷可夫，因为俩人是始作俑者，首先使卓能破例多带人，所以一直不敢说话。

陈信点点头，算是默许了这个意见，随即察觉到宋庭与方青芬正迅速的接近，心想既然来了就要面对，于是说：“他们到了。”

果然宋庭与方青芬俩人一起携手穿入了控制室中，宋庭百先对众人说：“我先向诸位介绍……这位是方彭将军的女儿，方青芬，今年二十岁了。”随即将在场中人一一介绍。

其实大多数人在晚宴那天已经见过，不过除了许、赵两女之外，有印象的人并不多，这时众人也不见外的与方青芬打招呼，连陈信也僵笑着点头。

过了片刻，陈信才问说：“宋庭，你见过方将军了吗？”

宋庭这时正开心，一愣之下回头说：“什么？”

方青芬大方的说：“陈宗主是问你见过我父亲没有，陈宗主您放心，我父亲对于我能够参加这次的壮举十分高兴。”

“对了。”宋庭连忙说：“陈信不喜欢我们叫他宗主，既然来到这里，直接称陈信就好了。”

“什么？”方青芬一皱眉头说：“不提宗主……算有道理，不过既然是卓能号之首，不是应该要有些尊称吗？”

方青芬两年前加入青年军成为小队长，加上自己从小就耳濡目染，对于上下之分一直认为理所当然。

陈信正要摇头，薛乾尚忽然说：“我觉得这话很对。”

陈信一愣望向薛乾尚，只见薛乾尚点点头说：“我们虽然大家是好朋友，不过以后难免会有此意见上的冲突，称谓如何其实还是其次，我们现在

除了以陈信为首之外，其他的事项大多是由商议决定，这样比较会有风险。”

陈信也不是不知道这层道理，这个意思就定必须定出上下之分，遇事的时候才有人决定事情，并加以统合。不过别的不提，单是陈信对自己的副手就难以抉择，按理是练长风最为合适，不过事实上陈信最放心的是薛乾尚，至于黄吉、谢日言俩人功夫虽高，一个不按牌理出牌，一个与世无争，都不大适合，所以当时陈信随蝠虎孤身闯下湖底，临走时就是交代练长风掌权。

练长风见状点头说：“我也觉得叫陈信不大对劲，最好是有个称谓，不然外人听到，会以为我们没有规矩。”

练长风本人恰如方青芬一般，对于直接叫陈信姓名很不习惯。

“为什么？”黄吉眨眨眼说：“叫陈信哪里不好了？”

“我与陈信也是好友。”薛乾尚说：“我甚至习惯叫他阿信，不过我认为这该是私下的时间，公事禀告或会议中，还必须有基本的尊重。”

“那要怎么定？”舒红疑惑的问：“将军？队长？舰长？还是仍叫宗主？”

“宗主觉得呢？”练长风问陈信，顺便又叫回宗主了。

“我没有意见……”陈信摇摇头，心想自己虽然不想与大家有距离，不过似乎不得不如此，当这些人叫自己陈信时，凤凰星上无论是任何人听到都直皱眉。

“我会不习惯的……”李丽菁忽然皱眉说：“要是叫错要不要惩罚啊？”

“这样吧。”薛乾尚说：“这艘卓能号其实就是一种宇宙船，要不就称船长、要不就称宗主，我看陈信是没有意见的，大家选一个吧。”

“真要这样的话……还是宗主好。”黄吉忽然说：“陈信以后要回地球开宗立派，刚好一路叫宗主下去。”

“不好、不好。”那雷可夫摇头说：“宗主有好几个，我们该想个比较响亮的称呼，像圣主就只有一个，一提就知道是指圣殿里的老大。”

什么叫圣殿里的老大？练长风与宋庭听得眉头直皱，陈信见状一摆手说：“都无所谓啦，别为了这个耗太多时间。”

“对！”黄吉说：“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一面出发一面聊，反正又有几十天无聊。”

黄吉巴不得别决定，他叫陈信也习惯了，当初有一阵子被黄祥逼着叫陈宗主，黄吉就全身不对劲。

“好吧。”陈信也不是很在意这件事，于是说：“乾尚，告知蓝宗主我们要出发了。”

长风，五分钟后出发。”

“是，各就各位……”练长风说：“这次因为有七十一小时速度高达‘速度障壁’，所以那一段时间会比较难过，几乎会无法移动，大家要注意了。”

这件事牵扯到光速的绝对性，在接近光速的情形下，卓能中的任何物体几乎都只能保持相同速度运行，不能再拥有其它的速度，说的白话一点，就是几乎不能移动。

“糟了。”李丽菁紧张的叫了起来：“小毛莉怎么办？”

之前由地球来到凤凰星，中途速度障壁不到几分钟，但是这次七十一小时不能吃喝拉撒，小毛莉岂不是完蛋了？

第十二章 改朝换代

这一下众人傻了眼，难不成要慢慢的飞？这时的小毛莉已经七个月大，有时候会挺腰坐起来，然后又摇摇晃晃的跌倒，早已是众人的心肝宝贝，没有人愿意让她受罪，可是要是以普通速度前进，又难以想像要花多久的时间。

这时薛乾尚忽然说：“按道理除了思考之外，一切机能都应该已经停止，生理上不会有问题，就是心理上恐怕会产生困扰，这段时间因为我们也动弹不得……你们最好把小毛莉抱在怀中，以内息逗逗她，或是乾脆替她通脉……”

“真的假的？”那雷可夫睁大眼睛说：“我们小毛莉才七个月大，现在就要救她练功夫了？”

“也不是不行……”薛乾尚说：“只是这么小的孩子不懂得修练，通了脉也没用。”

“没问题就走吧。”陈信放心的说：“到达速度障壁还有三十天，这些日子可以先试试看。”

众人在各自的座位坐好，方青芬自然与宋庭一起坐在陈信身后的会议桌旁，坐在驾驶座前的练长风见时间已到，将卓能号上扬，开始往天空冲去。

开始数日，众人对如何称呼陈信讨论不休，不过陈信后来想，反正又一定会再遇到外人，心意一变，仍然要众人叫自己陈信，不过订定出若是自己不在，由练长风或薛乾尚两人决定事务，两人都在时则商议而行。

而方青芬与众人倒是相处愉快，不过难免有时会冷落了宋庭，宋庭倒是不以为意，而陈信在一旁观察，不禁暗暗担心。

离开凤凰星数天之后，陈信乾脆躲在自己的房中，专心体会着自己气息的状况，众人都大为钦佩，没想到陈信功夫到了这种境界依然不忘练功，于是一个个埋头苦修，舞拳弄棒，砥炼内息。

其实陈信不是忽然想用功，只不过一方面不想见到方青芬，另一方面也不想再发现许丽英与练长风见面，乾脆将心神集中起来，免的感受到了自己又不舒服。

不过陈信也因此不知道，许丽英倒是再也没有与练长风单独会面，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在自己的房中，反而是方青芬倒跟着宋庭到处串门子，几天过去，宋庭也变的比较健谈，不再像以前一样阴沉沉的不大说话。

而待在房中的陈信，体察自己体内内息的状态后，发现自从上次无意间中修练了一年之后，虽然将无祖密室中的内息完全融合，不过之后自己的内息就不大容易完全的收回，似乎总是有一丝丝在外与外在的能量隐隐约约的牵系，陈信一直不知道是什么道理，这些天才慢慢的理出了头绪。

原来以前陈信虽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由体外引入体内的能量总要经过气海作些微的转换，这虽然并不需要多耗费时间，不过与外在的能量毕竟有所不同。而当内息忽然又增厚，而且经过全然释出的粹炼之后，陈信的内息状况终于调整的与外界同步，所以外在的讯息往往能迅速的感应到，所以周围的一切能量状态其实是尽收眼底，不过陈信刻意的不去注意及分析，除非卓能号中有人忽然提起极高的功力，不然陈信也懒的注意。

过了五天，陈信的收发机忽然发出薛乾尚的声音：“陈信，我师傅传来了讯息，要不要立即传送给你？”

“柳长老送消息过来了？”陈信说：“是有关那三十二个字的事情吗？”

“对。”薛乾尚回答。

“这样吧。”陈信说：“我想有兴趣的人应该不少，通知大家到控制室集合好了。”

陈信随即飘到自己的外听，同通往控制室的通路飘去。

不久之后，众人齐聚控制室，十分专注的听着柳清旋由地球传来的讯息，只见发须曳地的柳清旋忽然出现在画面上，向前方微微一礼说：

“陈宗主，多日未见，不知近来可好？日昨接获吾徒乾尚传来之讯息，得知无祖又有遗泽留世，实感不胜之喜。此三十二字——‘神系玄境，晴雨由意；幻化元婴，瞬息千里。观体有成，化身万亿：无存无减，同寿天地。’虽含意清晰，但综而细观，实令人不解。经数日翻证典籍，据纪录所载，所谓元婴，指人身精气袖之聚，离体出而其人型，上天下地无所不达，并能瞬间幻化为无形，而化身又有所不同，化身则真假莫辨，形神偕俱，至于阴晴之控、天地之寿则浅显易解，但此诸法门与一般武技并不相同，修炼之道早已散夫。据记载，无祖于仙巫之道并无涉猎，故老夫斗胆假设无祖于凤凰星参悟得其共通之理，其中蕴含之境界，若非神话，则表古传之玄、道、仙、佛、巫、符各法一切虽自有其源，实则万法归一，修练武技亦可望达……”

众人听的一愣一愣，控制室中十三人外加一个婴儿，这时都哑然无声，只见柳清旋顿了顿，似乎思考了一下，才接着说：“……既有目标，则可追寻，陈宗主此举再予老夫生存之意义，并使圣殿诸人得知依循，实感美意与荣幸，在此再致谢意。”

柳清旋再深深一礼之后，随之画面嘎然而止，过了片刻那雷可夫才疑惑的说：“乾尚，你师傅为什么这么感谢陈信？”

那雷可夫听懂不到七成，但是却看的出来柳清旋十分感谢陈信。

赵可馨摇摇头说：“清旋公是感谢陈信发现了无祖的纪录却大公无私的告知圣殿，不然陈信大可自己研究，圣殿从此恐怕再难一支独秀。”

“乾尚，麻烦帮我回个谢函。”陈信沉吟一下，接着说：“其实若不是柳长老查出元婴的意义，我一定也不会再有所成就，所以这其实算是互惠，清旋公太谦了。”

室里众人只有陈信的精气袖有完全离体的经验，加上现在陈信与外界的浮移能量动静相系，更是格外有体会，不过其他的人就难免似懂非懂了。

李丽菁听陈信这样说，意外的问：“陈信，你听懂了？”

“有点收获。”陈信说：“其实大家只是还没达到……某种境界而已……我想在这数十天中，若是有兴，可以研究研究天人合一的道理……不过……”

陈信说着说着又迟疑下来，自己当初达到天人合一先莽撞的连辟了六个气海，差点弄得自己变成废人，总不能让大家学着这样做。

可是黄吉听的兴趣大增，连连问：“不过什么？”

陈信无奈之下，接着说：“可先由再辟气海开始，增加内息到一定程度，再才能试着通顶……可是我当初增辟气海的方法已经确定是错的，尤其是不能伤损到经脉，所以……”

众人见状连声追问，陈信无奈之下将自己当时一次多辟了六个气海的事情说了出来，并且详细的说明自己如何在各经脉之间产生小循环，让体内内息各成系统。

除了方青芬完全不知所云之外，众人中练长风、黄吉、宋庭、舒红、薛乾尚等五人修练的心法虽然与其他七人不同，不过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

听了也各有体会。

陈信接着说：“另外，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若是无暇，可以试着寻找适合自己的出劲乃式，以较有效率的方式攻击，固然可能会花更多内息，不过相对的，敌人会比较难以防御。”

陈信想到自己劲发两指，以及将大量内息集中外放的方式，在以前一连串的战斗中也帮了不少的忙，加上当初自己研究出这种功夫的时候，功力也没有比现在的众人高，所以顺便提及，心想大家应该都有办法修炼出这种功夫。

“是指阴阳迴旋掌吗？”谢日言问，这种方式陈信以前就已经教给几位向陈信学功夫、同修阴阳的队友，而且也订定了这个名称。

“不……”陈信摇摇头，正想该如何解释，黄吉忽然大声说：“我知道了，就像长风小兄弟的那招。”

哪招？陈信疑惑的望过去，黄吉连声说：“大家都见到了吧？当时我差点输在那招，可厉害了，体外也能凝住这么实在的内息，没见过的话也没法想像……”

黄吉虽然说的口沫横飞，陈信还是不了解，不过室中之人除了陈信与方青芬之外都知道黄吉在说什么，于是谢日言首先说：“长风，你就试演一下。”

“对啊。”那雷可夫附和说：“让陈信看看。”

在众人簇拥之下，练长风点点头，一运内息，左手中果然出现了一道长约两公尺半的光剑，正腾腾闪动着光华，黄吉鼓掌笑道：“好小子，又长了半公尺多。”

当时黄吉与练长风交战时，众人都还没进入无祖密室，所以练长风现在又有进步众人也不意外，当然这种功夫要将气剑每多伸长一公分，就要耗费更多的内息，所以练长风虽然功力大进，也不过多伸数十公分。

陈信见了之后，点点头说：“我记得练武士长也会，没想到长风居然也练到不弱于练武士长的功力了。”

陈信当时在水域星上，见到练长风的父亲练兆诚施用此招，也不过才两公尺，没想到练长风居然也到了这种程度，还有所超越？不过陈信观察所得，练长风应该还没超过乃父，不禁有点狐疑。

练长风笑笑解释说：“我父亲是同练双手，我因为右手习剑，所以只练左手，当然比较容易达到，倒不是……”

这就有道理了，陈信点点头说：“原来如此……对了，相信这种功夫也会耗费极大的内息，不过相对的，只怕很少有武器挡得住长风的攻击，这就是我的意思。”

“那你呢？陈信。”科芙娜有兴趣的说：“你的方式是怎么样？我们好像没见过。”

“其实有点像……”陈信说：“对了，我在对付尤嘎的时候，你们不是有看天讯？”

“喔……”众人这才醒悟，陈信与尤嘎对战，众人在天讯前都看在眼里，当时只知道陈信的功夫无法想像，原来那就是陈信所说的方法。

“哪种比较好啊？”黄吉忍不住问。

“这个……”陈信说：“我这种虽适合远攻……不过却易发难收，而且消耗的劲力极大，长风这种虽较适合近击，不过比较不会虚耗劲力，同样都击

中的话，气剑的杀伤力较大，不过速度就难免比较慢了。”

众人同时停下来思考，室中一片沉寂，而方青芬一直听不大懂，要不就是自己根本做不到的境界，这时见状向陈信走去，轻声说：“陈信……我有没有办法学？”

陈信见到方青芬这样说，只好回答：“你……必须先提升内息，这里每一位都是在极短的时间中提升内息数倍，可以多请教请教，至于我的方法……可能不适合你。”

陈信总不能也对方青芬来个逆元通脉，宋庭铁定翻脸，虽然现在陈信其实不以逆元通脉也能帮助力吉芬提升功力，不过这件事还是由宋庭来做比较正确。

方青芬听陈信这样回答，有点失望的点点头说：“我明白了……”随即退回座位。

陈信松了一口气，心想方青芬看来似乎不会纠缠自己，想来是真心与宋庭相恋，自己八成是多心了。

又过了一会儿，黄吉忽然抬起头大声说：“陈信……我想到一招。”

这么快？众人全部抬起头来望着黄吉，黄吉兴奋的对陈信说：“来来来，咱们试试。”

黄吉随即将两手手掌平摊，缓缓向两边伸开，只见黄吉的双掌忽然慢慢的凝结了一片的光华，当然这时黄吉身上的光华也开始外溢，不过还是以双掌上的光华最为耀眼。

过了片刻，黄吉掌上的光华已经凝如实物，似乎正慢慢的向上微微浮动，陈信这时忽然知道黄吉要做什么，连忙说：“黄吉，等一下……”

但是这时黄吉已经将两手往内一收，两片由内息凝结成的薄薄掌大光片，忽然离开黄吉的手掌，顺势向陈信冲来。

陈信眼看这两片光华要是自己不接，控制室只怕就会有地方伤损，这时也没空思考，双掌伸出，推出了一片柔劲建成的墙，想将这两片光华挡住，但是这两片光华其薄如纸，仍然划破陈信临时建起的内息往陈信冲来。

陈信这时只好冒险的以凝结的内息运到掌上，两掌光华一泛，将这两片光华牢牢的提住，两片光华的冲势被阻，在陈信的掌中一散，四面爆散开来，只听轰的一声，气流一阵翻腾，这时舒红、许丽芙、方青芬等人才来的及发出惊叫，眼看陈信头发有些散乱，摇摇头似乎没什么事情。

李丽菁骂了起来：“黄吉，你疯了？”

而许丽芙已经冲了过去，提住陈信的双手，摊开细细的打量片刻，这才嘘了一口气，抬起头望向陈信，陈信微笑点点头说：“谢谢你，我没事……”

许丽芙握着陈信的手，四目一对之下，两人的双手同时一颤，一阵久违的感觉在这一瞬间涌上心头，两人忽然都说不出话来，这时众人一拥而上，一面问陈信有没有发生事情，一面开始责怪黄吉的莽撞，许丽芙这才有些慌乱的放开了陈信的手，闪到一旁。

而陈信心中也忽然激荡起来，但是自己早已下定决心，要等回到地球再无他事的时候，再想感情的问题，没想到今天忽然间居然有把持不住的感觉。

陈信连忙摇摇头回过神来，却听到黄吉正委屈的解释：“我想陈信应该没有问题……不然也该闪的开。”

“怎么闪？”李丽菁还在念：“让你把屋顶打个大洞？”

这时也没人管舱顶似乎不该叫做屋顶，自是同声附和。

反而陈信打圆场说：“没事就好了……黄吉这个功夫不错，该算是天禽身法所演变出来的。”

陈信一看黄吉施劲的方式就知道，这功夫是因为黄吉修炼天禽身法数十年，早已习惯将部分内息运用在肢体上，却不发出以提高速度，这次是特别将大量的内息运到手掌，当逐渐无法储存时再一起向外甩出，所以才会以这种形式展现。

黄吉见陈信不怪自己，高兴的说：“有用吗？”

“当然有用……”因为陈信也修炼过天禽身法，想了想说：“要是能够在甩出之前那一刹那，将劲力由保留转为外放，攻击效果应该会更大……另外就是常常练习相关的经脉，准备时间就会减少，要是再加上御物术相辅，更能控制去向，敌方就更不易闪避了。”

以陈信现在的眼光，自然能切中重点，黄吉猛然醒悟，点点头又在伸展自己的双掌，陈信连忙说：“不过别再试了……太危险了。”

黄吉尴尬的一笑说：“我知道了……有没有缺点啊？”

“要是说缺点……”陈信想了想说：“跟我的差不多，易放难收，还有，这种方式没办法减弱发出，只能增强。”

“减弱做什么？”那雷可夫疑惑的说：“不是越强越好吗？黄吉大哥真不简单，一下子就想到了这招……这招叫什么？”

“这招……”黄吉一愣，大刺刺的点点头说：“这叫……激光斩，厉害吧？”

“鸡光斩？”没人知道那雷可夫想到的字眼，只见那雷可夫摇摇头，转头说：“长风，你家那招呢？”

练长风刚刚见到许丽芙与陈信四目相对的模样，正在发呆，这时听那雷可夫一问，才回过神来：“这是圣殿所传下来的功夫，数百年前就称为气剑，没什么特别的名字。”

“这样不好玩。”那雷可夫摇摇头说：“我帮你取个名字……嗯，烈阳剑怎么样？”

“不好、不好。”黄吉说：“他老爸练兆诚的气剑就不亮，叫烈阳剑不适合。”

练长风的气剑特别亮自然与本身的光质化有关。

李丽菁反唇相讥说：“你的激光斩还不是一样？换个没有光质化的人说不定也不会发光。长风的气剑叫烈阳剑有什么关系？”

这话也有道理，黄吉一愣，摸摸鼻子不好再说，免得自己取的名字也被废了，于是转头对陈信问：“陈信，你的呢？”

“我？”陈信摇摇头说：“没想过。”

“我知道，你有两招，一招是由掌推出的，另一招是由手指……几只啊？”黄吉兴冲冲的说。

“我练了四只手指。”陈信说：“应该够用了。”

“好……”黄吉说：“掌力我们都见过……就叫腾龙掌、腾龙指怎么样？”

黄吉想到陈信当时掌乃击出，两道光性翻腾如龙的往前冲出，指力应该他蛮像的，干脆一起取名。

“不如叫腾龙烈焰掌怎么样？”那雷可夫不甘寂寞的凑上一脚。

黄吉见自己收的名字似乎被比了下去，不甘示弱的说：“那干脆叫腾龙

烈焰无敌掌好了。”

那雷可夫见状忙说：“那还是叫……”

陈信连忙打断两人的命名大业，摇手说：“不要这么复杂……腾龙掌可以了。”

“这样啊？”黄吉有点可惜的说：“我的功夫改叫无敌激光斩好了。”

那雷可夫点点头说：“烈焰就留着我自己用……”

陈信不再理会这两个喃喃自语的活宝，对众人说：“这样吧，要是还有人练出需要外发测试的，我可以帮忙。”

“太危险了。”许丽芙忍不住反对。

“应该还好……”陈信有自信应该还伤不了自己，就是怕一不小心伤损了仪器，于是说：“下次要试，改到我的房中外厅去试，那里比较保险。”

其实卓能号的设计也有缺点，为了让众人住的舒适，房间的设备都蛮完整的，所以占的地方也大，反而没有一个大厅，只剩下陈信的房中外厅还算不小。

练长风听罢，转头对宋庭说：“宋庭，你在圣岛中与我练的功夫同源，应该也能修炼气剑。”

“对。”陈信听到回过头说：“宋庭也许气剑的长度会较小，不过威力也不会小……还有，长风，你可以试试看将烈阳剑向外发出。”

既然那雷可夫与黄吉辛苦的取了名，陈信就照用了。

“发出？”练长风一时不懂陈信的意思。

“就是将烈阳剑向外射出……只要腕部经脉再下点功夫，应该就可以离体操纵，除了速度没有腾龙掌快，威力不会弱。”陈信解释。

练长风恍然大悟，目光中交杂着钦佩、疑惑还有些许忌妒，怔怔的望着陈信。

之后的数十日，众人就在不断的创新与突破，谢日言等六人因为与陈信修炼的几乎是相同的功夫，所以他迅速的体会到腾龙掌、腾龙指的发劲方式，剩下的只是自己如何拓展经脉，使凝聚的内息发出更快，不过腾龙掌因为内息所限，除了谢日言能连发两击之外，那雷可夫等人一击之后就无以为继了，反倒是腾龙指都修炼的不错。

而练长风专心于开辟气海似乎也有所成，功力直追黄吉，黄吉自然也在努力练功，不过因为他现在内息改走外部经脉，要多辟气海似乎并不容易，于是全心发展内外兼顾的内息走法，为了避免走火，每天都跑去陈信屋中练功，还好一直没出什么事情，但也一直没获得重大突破。

终于到了不能动弹的七十一小时，在父母的护持下，小毛莉倒是安静地度过了，众人想到就在这七十一小时时间，地球上就过了约三年，不禁都有些感慨，在开始逐渐减速，能以平常方式活动的时候，众人不约而同约又聚集到控制室中，聊起前数十天的心得。

这时薛乾尚正在分析睡前整理资料，不一会回头对众人说：“现在地球时间是无元七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号，就快过年了。”

陈信望望在一旁摆动身体的蝠虎说：“要不是我们一起在卓能上，这个时候小刚、小柔应该已经有孩子了。”

“对喔。”赵可馨问：“应该还有多久？”

“一年吧……”陈信算算时间说：“要是不再以速度障壁前进，大概是明年底。”

“我向地球传回讯息了……”薛乾尚说：“分别送给圣殿、领导团和黄宗主等人各一份，应该不久之后就可以收到他们的讯息了，咦？怎么会……又一份……又一份？”

“什么又一份、又一份？”陈信皱眉问。

“地球应该有事情急着联络……”薛乾尚说：“我们这么快就收到，除非他们在这两天不断的发讯，不然没这么准……”

薛乾尚随即操作了数个按键，控制室中现出吴安议事长的身影，面色憔悴的吴安正严肃的说：“陈宗主，一年前，圣殿吴承天圣主提出反对让凤凰星、白马星独立，对部分外里之军宇派遣又有意见，却不依照正常管道提出建议，反而以各种阴谋手段侮蔑我等，企图恢复帝制，我方虽不能容忍其违法乱纪之行为，但因敌方实力过强，只好暂时隐忍。现在地球各地已经不再出领导团所管辖，我等现在只有化整为零，在民间培养反对势力，并与铁新、程似成等合成成人重新制造新型武装合成成人，加上原有之巡逻队队员仍对联邦忠心，相信在数年内可大举反扑，希望陈宗主早日回地球主持大局，我等殷切企盼您的归来，另外……原有通讯码已失效，请以新的通讯码联络。”

什么乱七八糟？全部的人都傻了，这不是开玩笑吧？陈信更想到当初叶宇开曾提过以前有一种更厉害的合成成人，连无祖的弟子都吃尽苦头，不会是要制造那种东西吧？

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薛乾尚已经面色沉重的接着说：“第二份。”

第二份却是圣主吴承天的讯息，吴承天正面带微笑，衣冠笔挺的对前方一拱手说：“陈宗主，数年不见，近来可好？卓能号之性能尚称优异，想必操作上应无大碍，若有疑问请随时回覆，圣殿无刻不欢迎宗主的电讯。”

吴承天一顿之后继续说：“不过近数年来领导团议事长倒行逆施，并藉星球独立之名，将同源之人类摒除于外，更故步自封的不愿对殖民星之人民予以防护，我等承无祖之遗命、地球人民之所托，不忍见人类于无形中分化，故不得不解除领导团部分人员之职责，并以新无皇一世之孙为新无皇二世，领导宇宙中所有人类之共存共荣。但不幸仍有部分以吴安等人为首之叛逆，不明事理坚持顽抗，并结合少数合成成人等残余势力隐伏不出，造成地球人心惶惶，圣殿虽有实力将其扑灭殆尽，但考虑宜和不宜战，希望陈宗主对叛军予以开导，圣殿将永铭于心，另外黄宗主等人对此亦表赞同，将会另电告知陈宗主，更希望宗主能早日承继无祖之愿，解决此数百年不明之疑问，找出诸位前辈失踪之谜，圣殿上下一体，企盼回讯。”

吴承天话一结束，众人不禁议论纷纷，练长风首先站起来说：“陈信，若是依圣主所说，我们自然不能帮助吴安等人。”

练长风生长于圣岛，对圣主吴承天自是敬若天人，此话一出，宋庭第一个在旁应合。

科芙娜不赞同的说：“可是恢复帝制不等于是开倒车吗？”

科芙娜可不是圣岛的人，早习惯以投票决定事务，当下不表赞成。

“对。”李丽菁说：“但是我们现在回航，岂不是又要三年后才到的了？那以后还来不来？……但要是回去，对吴安议事长没有帮助，会不会使地球乱得无法收拾？”

“不需要回去。”宋庭说：“我们只要向吴安等人晓以大义，相信以陈信与那些人的交情，应该能够解决地球的问题。”

“如今不仅是对错之争。”谢日言忽然说：“两方势力并不均衡，势必无

法对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赵可馨说：“黄宗主等人应该在圣殿的掌控之下，加上要是我是圣殿中人，我一定将大家的亲人接到圣殿看管……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情形。”

“什么？”黄吉可紧张了，大声说：“我们快赶回去。”

陈信正在头大，薛乾尚忽然说：“等一下……还有一份。”

众人静了下来，只见黄祥的画面出现，黄祥似乎有些心事重重的模样，点点头说：“陈宗主，旅程愉快……我儿黄吉不知是否依然顽皮如故？尚请陈宗主费心。近来地球局势巨变，领导团改组遵奉新无皇二世，吴安议事长等人隐而不从，正谋复出。但我等并未加入此次纷争，陈宗主可待此行任务完成后再回航，避开此次事件，相信回航之后圣殿将已解决一切……圣殿亦于白马星、凤凰星、水域星分别派驻数人，以确保所有人类之安全，此事无须烦心，盼祝一切顺心如意。”

不论这些话是真是假，黄宗主等人在圣殿掌握中已是不争之事实，陈信望向薛乾尚说：“还有没有别的通讯？”

“没了……”薛乾尚说：“我们该怎么办？”

众人眼望陈信，看陈信如何决定，陈信想想说：“就算我们回航……又过三年，大概也插不上手，若是无祖的事情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我们再回去不知道来不来的及？”

“应该没有问题的。”练长风大声说：“圣殿数百年来从无野心，圣主必定是有感于领导团之倒行逆施，才会破釜沉舟的作此决定，何况圣殿又是承无祖之命，我们不需要为此多费心思。”

“人是会变的。”科芙娜摇摇头不以为然的说：“谁知道圣主会不会忽然有野心？何况要是陈信不回去的消息传去，吴安议事长等人的士气必定低落，会不会撑不下这三年？要是告诉他们我们确定会回去，也许四年、五年他们也撑的下去。”

“另一个问题是……”薛乾尚说：“我们若是不回去了解一下，现在众人各说各话，我们不能决定立场，但是回去又缓不济急……”连薛乾尚也拿不定主意了。

“诸位！我们都有接受密室内息遗赠。”练长风说：“自然应该帮助无祖解决问题，怎么能半途而废？就算不知谁是谁非，我也不赞成放弃此行任务。”

“也不算是放弃……”赵可馨摇头说：“……无祖的问题已经将近两百年无人理会，要是我们真要回航，事件结束后再来，也不差这十年八年的，不过要是回去，会不会有别的坏处就要考虑一下了。”

赵可馨言下之意，若真要回航，说不定会与圣殿冲突起来，以卓能号上众人现在的能力，真可谓是以卵击石，加上众人的亲友安危又不能不考虑，赵可馨这一说，科芙娜、谢日言等人也顾忌起来。

“除非用拖字诀……”薛乾尚想了想说：“我们要是完成任务后再回去，相信无论当时何人掌权，我们都能顺利的回到地球，那时再视情形做一个决定。”

“乾尚说的也有道理……这样吧。”陈信做出结论：“我们与吴议事长联络，要他勿轻举妄动，等我们回来，再通知圣殿我们依然会尽力完成任务，这两份文件的用词必须小心一点……乾尚，这件事麻烦你，我们不用立体视

讯了。”

“我明白。”薛乾尚说：“我会拟定两份文稿，你过目后再往回送。”

陈信点点头，对那雷可夫说：“那雷可夫，仔细检查一下所有的仪器，有关设计、机能、状态、程式都必须十分清楚。”

“好的。”那雷可夫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仍然开始操作起来。

不过李丽菁可忍不住问：“检查做什么？”

“没什么……”陈信摇摇头，不想解释，众人中却已经有几人想通，陈信是有点担心圣殿制造这艘卓能号时会不会动了手脚，要是真有，那就居心叵测了。

陈信心里烦恼，不再说话，坐下来将心神散开，往卓能号全部的范围散去，想看看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陈信自从凤凰星离开之后，就不曾这样做过，不过以前也顶多只是约略的感应，现在算是专心的扫描。

不久之后，陈信收劲摇摇头，刚刚的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什么不对的感应，而那雷可夫初步的报告也出炉了，卓能一切正常，当然也因为刚以极高速运行了三年，能量有点短缺，不过对于普通运行自然别无妨碍，至于细节，还要花上几天的功夫，才能有详细的报告。

陈信知道之后，提醒谢日言能量区的控制要注意，要是有什么不对劲要赶快提出来。

谢日言点点头后，忽然站起来说：“陈信，我还有一件事禀报。”

什么事这么慎重？陈信点点头问：“怎么了？”

“我与科芙娜也该成婚了……所以……”谢日言这话一说，众人又吃了一惊，虽然两人早已同进同出，不过会现在忽然想结婚倒是令人意外。

“结婚？”陈信又头大了，该怎么办喜事？陈信可不知道。

这时几个女孩已聚在一起，吱吱喳喳起来，只见那雷可夫怕怕胸膛说：“看我的吧……只有我结过婚。”

这话有道理，陈信连忙点头说：“就让那雷可夫与丽菁策划吧，日期……定在十天后的吧，那时也到了我们必须停留搜索的地方，而且喜讯也要传回地球去。”

再来众人各忙各的，陈信也为了回电的事情伤脑筋，而卓能号上为了替两人庆祝，布置的喜气洋洋，虽然许多东西是凑数的，但是也热闹许多，十天转眼过去，举行婚礼的时候，众人当然对谢日言与科芙娜致上祝福，不过聊起天来，话中却还是难以离开有关地球的变化、武技的修练等话题。

而这一天也就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薛乾尚将搜查空间跳跃窗的波长向外放出，一时自然没有消息。

而地球的回音这些日子也一份份的回来，圣殿自然高兴陈信的决定，至于吴安对陈信不会立刻回来也只有同意，不过仍然希望陈信能尽速回航，同时强调武装合成人的制造已经展开，陈信心里暗暗担心，不知道武装成人制造出来，要是真的能与圣殿抗衡，地球会变成什么情形？

又过了两天，那雷可夫经过详细的检查，同陈信第二次报告，卓能号上确实一切正常，陈信先放了一半的心，而后薛乾尚终于传来好消息，找到空间跳跃窗了。

第十三章 梦幻星域

无元七三九年一月十号

薛乾尚的消息一发布，所有的人都齐集到控制室中，众人一到齐，薛乾尚马上说：“找到了，大约在五天之内就可以到达那个空间跳跃窗，不过……据估计，卓能号想要通过好像有些勉强。”

这下可麻烦了，能在宇宙存活的只有陈信和两只蝠虎，黄吉和练长风现在应该也可以撑一阵子，其他的人就不容易了，更不要说还有方青芬、小毛莉这两个人。

“怎么办？”那雷可夫哇哇叫：“是不是转头回地球？”

“乾尚。”陈信说：“怎么个勉强法？”

“我们的卓能号长有两百余公尺，宽、高最多将近三十公尺，而那个跳跃窗似乎也只有三十公尺宽，而且又不是十分均匀，只要有部分体积进不去，那部分就会被撕裂留在这个星域。”

“还是先过去吧。”陈信说：“到时再看看。长风！”

“好的。”练长风接着说：“各就各位……出发。”

卓能号在一片黑暗的宇宙中，迅速的划过无声的世界，毫不迟疑的往预定的目标处，划出一个漂亮的弧形，直冲过去。

度过前几分钟的加速度之后，众人无须留在座位上，又轻松的四面走动，陈信目光望着前方的萤幕，卓能号的速度虽然逐渐加快，但是星际间的距离实在太过辽阔，萤幕上的点点星光竟似乎完全忘了移动，陈信望着望着，心里想着要不是依靠各种仪器的帮助，在这一片辽阔的宇宙中到底该如何分辨方向？无租等人不依赖仪器的帮助，却能到达这里，那又是怎么办到的？

陈信想到这里，忽然动了游兴，站起来说：“我去外面走走……”

众人都静了下来，外面走走？薛乾尚皱眉说：“陈信，你要跟着飞吗？”

这时蝠虎已经跃了过来，似乎听到陈信说想出去逛逛十分开心，陈信摸摸蝠虎说：“也闷了几十天了，我和小刚、小柔去走走。”

“陈信……”赵可馨微笑的说：“虽然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还是小心点……别掉在宇宙里了。”

“不会的。”陈信笑笑站起转身说：“小刚、小柔就是活地图，有它们在迷不了路的，乾尚，麻烦将路线图显现出来。”

薛乾尚也不大担心，将附近区域星图显现，再将目标区与路线以点和线表现出来，陈信对蝠虎说：“小刚、小柔，好好的记住，别搞丢了。”

一面回对众人说：“其实我应该只不过跟着卓能飞，不会飞远，这不过是预防而已。”

黄吉这时看看蝠虎，对陈信说：“它们这么厉害啊？”

“当初只让它们看了一眼星图，它们就从凤凰星追到地球。”陈信笑着说，想起当初把小刚、小柔留在凤凰星，后来不但追到地球，还从地球追来水域星，在陈信与尤嘎第一次对战相持不下时，恰好赶到，而且起了极大的作用，要不然那次说不定就过不了那一关。

小刚、小柔再望了星图数眼，轻轻一声嘶吼，首先转头往底舱奔去。

陈信向众人一摆手，顺着蝠虎激起的气流，似乎轻如无物一般的随着飘过去，倏忽之间就沒入了通道中，这已经不适合用毫无火气来形容了，整个动作完全看不出施力的方式，简直是无迹可循，黄吉不禁傻眼的说：“这

又是什么功夫？”但是控制室中的众人却没有一个答的出来，那雷可夫摇摇头说：“我开始在想，是不是应该干脆拜陈信为师了。”这话一说虽然有些像是开玩笑，不过场中也有好几人忽然真的有一种感觉，众人越是修炼却觉得与陈信的差距越远，不禁颇有些感慨起来。

却说陈信与蝠虎到达底舱口，后方的门先关闭，待减压之后，向外的舱门再打开来，陈信与两只蝠虎顺着势子往外飞去，一瞬间还飞到卓能之前，但是卓能仍然在加速中，陈信与蝠虎自然地一起加速往前冲去。

其实以加速的能力来说，蝠虎与卓能号的能力差不多，陈信却是早已经超过，只是现在陈信自然不敢自己一个人往前飞，不然说不定会迷路，不过就在陈信速度越加越快的时候，却慢慢的又感到经过的空间有奇怪的感觉，而且时间的流逝又开始逐渐变慢了下來。

陈信以前在地球上刚刚通顶之后，就已经有过数次这种经验，不过除了速度提高到一个程度以上，也不容易有这种感觉，这段时间中，除了战斗的时候，也不大需要这么高的速度，但战斗的时候却又没有时间思索，直到今天才忽然有机会好好感受一下。

当然陈信这些日子也没有浪费时间，大多数时间都在钻研无祖留下的三十二个字，有的时候也会感应一下遥远地方的能量反应，也就是说，陈信一直在探究自己能感应多远，慢慢的陈信逐渐有了体悟，似乎感受到外在的能量虽然会不断的补充入体内，但是似乎并不只如此，这些与自己同频的能量似乎逐渐的能做自己的意念控制，不过陈信一时还不知道，除了远距离的了解讯息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至于快速飞行的独特感觉，陈信却一直没有找出原因，干脆不再思索，忽然落到了小柔的背上，由小柔载着前进，继续研究着这些玄妙的道理。

无元七三九年一月十五号

由第三天开始，卓能号就开始逐渐的降低速度，到了第五天，卓能号停留在侦测到的空间跳跃窗前，缓缓停了下来。

说是空间跳跃窗，其实在空间中仍然什么也看不出来，放眼望去四面仍然是无尽的星空，但是就在前方不远之处，有个地方只要一通过就能立刻到达数百万、数千万光年外的星空中，陈信不再迟疑，缓缓往前飞去，这时薛乾尚忽然由收发机中传来声音说：“陈信！等一下。”

“怎么了？”陈信说。

“别太莽撞。”薛乾尚说：“这是人类发现的空间跳跃窗中最小的一个，通往水域星的至少还可以容纳中型卓卡通过，没想到这个更小，我必须先做精密的范围描绘，再利用超低波尝试加大跳跃窗，你总不想通过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只手或腿留下来吧？”

薛乾尚说的是实话，要是经过空间跳跃窗的时候，身体的一部分经过，另一部分却不慎由框外通过，在空间转换的作用下，无论速度多慢，没通过的部分将会光滑平整的被切断下来，丝毫不讲人情。一般说来含在空间跳跃窗的两面都留下许多的定位宇宙浮球，将整个范围标框出来，要是空间跳跃窗有移位或是大小改变，浮球将会首先被破坏，至于扩大空间跳跃窗却不是这么有把握，因为现在卓能号上的超低波，主要是用来传讯与寻找空间跳跃窗用的，功率只怕不足。陈信见薛乾尚开始扫描，于足也尝试着将内息向前发散，想感应一下跳跃窗后的空间，不过陈信怎么延伸内息，似乎都是这个宇宙的部分，也就是说，事实上因为空间跳跃窗虽然容忍物质经过，但未必

等于任能量通过，当然到了另一端，自然会有那端的宇宙浮移能量与陈信结合，不过陈信这下不大甘愿到了门前却不得而入，于是忽然缓缓的将体内、外的内息能量凝聚，聚合之后再慢慢地往前方发出。

这下奇景忽现，陈信身周又缓缓的由四面凝聚了光华，这些闪亮的光焰有如实体的在陈信身周来去，然后在陈信一念之下，由陈信的身体往前方的空间跳跃窗延伸过去。

这时卓能中望着仪器的薛乾尚忽然一皱眉，抬起头来说：“怎么回事？”这才发现众人都在注意着卓能号前的陈信，赵可馨一面看着，也不回头的问：“有不对吗？”

“原来陈信又有花样了……”薛乾尚见状明白的说：“这样一来，我刚刚的电波描绘受到能量干扰……等他玩完再说吧。”

这时黄吉忽然冒出一句话：“不大对劲……跟我们不一样。”

“什么？”那雷可夫没听清楚。

“真的不一样……”练长风也忽然说。

“你们在打什么哑谜？”李丽菁急了：“什么不一样？”

黄吉这才回过神，不过仍然望着萤幕上的陈信说：“你们注意看，陈信的能量！不是由体内发出来的。”

“我们都是由体内发出的能量，强度、含量都与个人的修炼有关。”练长风补充说。

薛乾尚与谢日言等人也是功力佼佼者，经黄吉、练长风一提也站了起来，仔细的打量萤幕中的陈信，果然见到陈信周身的光华不是由体内发出的，而是由外在不断的盘旋汇聚在陈信身周，然后再往前方的空间跳跃窗区域前进。

其实前一阵子陈信遇到一个问题，当自己内息含量到现在的程度时，几乎已经不大有内劲不足的可能，因为既然与外在能量同频，吸收速度效率不但增多而且加快，除非陈信再演练新的招式，能一次发出比腾龙掌还要巨大的能量，陈信才有可能内息不足，所以陈信近来不再专注于内息的增加，而开始与外界能量结合，并讯以极少的内息控制外部的能量，今天刚好试验。

且说陈信将能量往前发出，到了空间跳跃窗前，明显的感受到空间跳跃窗的界线区域，于是陈信将内息集中收束，以小于空间跳跃窗的大小穿入，果然顺利的没入跳跃窗中，就仿佛无声无息的消失了踪影。

陈信这时终于能藉着凝聚的能量勉强感受另一端的状态，不过并没有什么大用，因为另一端八成也是一片虚空，不过隐隐然那端的能量似乎开始与这端的能量结合了起来，陈信想了想忽然将能量往四面张开，逐渐地往空间跳跃窗的边缘扩张，这下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陈信察觉到空间跳跃窗居然逐渐的加大，这就没问题了，陈信足足将空间跳跃窗扩张到卓能号的两倍宽，这才一收劲力对蝠虎说：“小刚、小柔，回去了。”三道身影同时往卓能腹部穿去。

陈信一入控制室，黄吉首先大嚷：“陈信，刚刚那又是什么功夫？”

陈信知道黄吉在问什么，点点头说：“我最近察觉到一些外在能量的控制技巧…不过这似乎与内息的能量没有直接的关系……”

“真的！我们能不能学？”方青芬马上有反应，在众人中方青芬的功力只比小毛莉高，许多比较艰难的技巧，也没法学，加上陈信说这种功夫又与内息多寡没有关系，正适合自己，乃青芬连忙接口。

陈信摇摇头说：“虽然说这种功夫不需要很多内息……可是首先必须与外在能量结合，加上能量与内息的同频化，这两件事情……都是需要大量内息才做得到的。”

这不是废话？简单的说就是要先通顶、然后再凝练内息到一个程度才有机会，众人又失去了兴致，不过陈信接着说：“我想应该有别的方法……想清楚了再说。”

谢日言思索半晌，忽然说：“陈信，这种功夫有没有什么功用？”

“除了不需要由体内发劲之外……”陈信想了想说：“我还没想到有什么大用…对了，会更省力，嗯……同样的内息可以引发更大的外力。”

“要是学会，打不打的过黄吉？”李丽青不怕得罪黄吉的说，其实众人都以黄吉为努力对象，因为陈信与众人功力差距似乎越来越大，以陈信为目标会有挫折感，再过来就是黄吉了。

“对呀。”那雷可夫说：“要是有一种好处，陈信你更要找出方法了。”“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陈信说：“虽然能引发更大的力量，并不代表攻击的力量更大，因为外部能量毕竟先经体内凝练，聚合的程度不一定很好，不过应该会很吓人就是了。”

不过陈信心里开始在想，要是善用这种力量，产生一些巧妙的变化，说不定也可以用来克敌制胜，之前倒是没往这方面去想。

“陈信。”练长风忽然说：“那……到你的这个程度，不需要再凝聚内息了吗？”

“应该还会有好处的……”陈信说：“不过这两个方面不容易同时修炼……”

一个算是增加内息的凝练程度，另一个却是无事没事的将内息往外散出，算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不可能同一个时间修炼两种，不过陈信也没有放弃另一个可能，不然无租留言中的“元婴”何解？不过一时之间，也只能轮流来了。

练长风听了似乎也颇有所获，点点头说：“原来如此……，嗯…我们要出发了吗？”

陈信望向薛乾尚，薛乾尚抬头说：“再半小时就好了，我必须先标明跳跃窗、校准方位。”薛乾尚刚刚正在将宇宙浮球一个个遥控到定位，所以一直没空说话。这时黄吉忽然说：“要是在卓能号运行中，尝试通顶行不行啊？”

“不大好吧。”练长风有点意外的说，他没想到黄吉这么快就想通顶了。

陈信点点头说：“还是别在运行中……黄吉你要是想试，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帮帮你……不过你的内息看看能不能再提高一些。”陈信想用圣殿三位长老帮自己的方法来帮黄吉。

黄吉陷入思索中，不再说话，那雷可夫忽然说：“我们这样一直练功，真的有用吗？”

李丽菁一皱眉说：“那雷可夫……你在胡说什么？”

“我不是胡说……”那雷可夫摇摇头说：“……我常在想，要不是大家都练到这种地步，要是像千年前一样，所有的事情都由警察、军队以一些平凡人难以抵抗的武器执行法律，有些事情会不会简单一点？”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赵可馨说：“不要说平常的事务，谈到国家、政治，现在的陈信就像一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只要地球中有人产生对立，

自然会想争取陈信的支持。”

“可是当时大部分国家的重要事务都是由人民决定的，这不是比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事情更可靠吗？幸好陈信没有什么野心、欲望，要不然不是很危险吗？”那雷可夫还是不解的说。

赵可馨一笑说：“其实以前真正拥有权力的人，未必真的依照人民的希望来行事，反而因为代表了许多的团体，有时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不如现在这样，无论决定怎么样，事后都没有理由粉饰错误。”

那雷可夫想了想说：“好像蛮有道理的……”

“可是……”宋庭有意见：“其实我有点担心所谓开宗立派的想法。”

“哦？”舒红说：“你是指黄宗主要陈信自立门户的事情？”

“嗯……”宋庭说：“并不是因为我原来是圣殿的人，我只是在想会不会两种宗派在数十或数百年后产生了对立，只因为修炼的方向不同……或是什么意见不合，结果反而产生战乱？”

“就像现在？”薛乾尚忙完后抬起头来说：“因为地球上有着领导团和圣岛两个团体，所以终究会产生问题？”

宋庭一愣之下无话可说，薛乾尚接着说：“我想要强调的……我不认为是多少个组织的问题，而是那些组织到底拥有多少相冲突的利益，以及组织的领导人或是相关人物心理的状态。”

“相关人物？”练长风惊讶的接口。

“当然。”薛乾尚说：“难道我们讨论的这些事情，对陈信没有影响吗？难道圣殿决定干政的时候，完全没有人影响圣主吗？不谈对错，难道不是因为圣殿忽然干预一直并不干预的事情，才会造成对立吗？”

几个问题一连串问下来，控制室中一片哑然无声，陈信知道这是因为数日前接到地球的讯息，大家心中都受到了震汤，难免会趁着机会提提自己的看法。过了片刻，陈信这才说：“我想，对于地球上的事情，我个人希望回到地球再作决定，到时候诸位是否各有决定，我想我不会干扰，不过对于修炼的事情，我只能说……起初修炼功夫，我只是为了好玩，后来为了一次次的战役，这才逐渐的研究具有杀伤力的技巧，但是我一直没有将心力全部集中在这方面上，我最希望知道的，就是人类…这副身体，到底能到达什么样的境界，不只是结果……过程也十分有趣。”

“正是。”谢日言站起来说：“大有同感。”科芙娜也在一旁点了点头。

李丽菁却摇摇头说：“我却只是想更强、更强、再更强……大家既然都是人类，我不想输给任何人。”这句话一说，在心里点头的人又更多了。

而许丽芙与那雷可夫却同时低下头去，两人忽然间都有一种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练功夫的感觉。

陈信笑笑站起说：“别再为了这些事烦恼，练武总是有用的，至少无论在何种状况，存活的机会会大的多。走吧，长风。”

练长风点点头，让卓能号缓缓的往前方的空间跳跃窗穿过去，众人也不再沈思，一起注意着萤幕的画面，仔细注意着跳跃窗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星空。

前端一穿过跳跃窗，这里的各种数据就开始流水一般的传回控制室的分析区，薛乾尚一面忙着分析整合，一面注意有没有特殊的资料，练长风将卓能号缓缓的移到空间跳跃窗侧方数百公尺，再将卓能号静止下来。

这时控制室四面的天棚及地面回峙都转换成萤幕，将四面的画面显现

出来，众人四面望去，发现这里居然一面虚空，上下四方都是沉寂的黑暗，除了一个闪亮的恒星，正孤零零的在前方闪动着光华，不然在众人目力所及，居然是一颗星辰也没有。

“这是什么世界？”李丽菁说：“都是空的？”

“还好还有一颗星……”那雷可夫说：“目的地不可能是那里吧？”恒星表面数千万、亿万度的高温，就算是陈信大概也没法存活。

“后面还有一个行星。”薛乾尚说：“现在被这个恒星挡住了，距离……还算适当。”

“其他的呢？”陈信说：“不合理！怎么会除了这之外一颗星辰都见不到？”

“也许我们距离这颗恒星太近了……”薛乾尚说：“不……应该不是。”薛乾尚一说又觉得不对。

“除非……”赵可馨说：“我们处于太遥远的地方……宇宙出现之后，光还没到达这里。”“什么？”黄吉听不懂了。

“唔……”赵可馨解释说：“光前进需要时间……也许我们身处的地方，还到宇宙出现时产生的现象，都还没能到达这里，自然就看不到了……，或是最近的星云也在数百亿光年远，这样也没法观察。”

“那这里的恒星哪来的？”那雷可夫一问，赵可馨也不知如何解释。

“或者……”片刻后，薛乾尚提出另一个解释：“或者有几个黑洞巧妙地分布在外……光线无法靠近……”

“虽然也有可能……”练长风说：“不过这样的话，那些黑洞也未免太大了。”

“无论如何……”薛乾尚望着陈信说：“我们也许该先去恒星的背面看看那个行星，现在因为恒星的影响，那个行星的状态没法侦测到。”

陈信点点头说：“不过黑洞的事情也不可不防……”

“还好。”薛乾尚很快的说：“附近都没有什么引力异常的现象，我会注意的。”

“那就走吧。”陈信指示一下，练长风立刻将卓能号的方向改变，往恒星的后方飞去。

这个宇宙虽然看起来简单，反而让人有透不过气来、暗藏凶险的感觉，所以练长风并没有将卓能号的速度提的很高，最多只以每秒近百公里的速度前进。

“咦……？”薛乾尚忽然叫了出来：“空间跳跃窗？好多个。”

什么好多个？众人目光望过去，薛乾尚有点兴奋又有点讶异的说：“七…不，八个空间跳跃窗，在四面八方分布着，不过几乎都蛮小的，只有一、二十公尺宽……我们来的最大。”

“哇……都通往哪里啊？”那雷可夫问。

“谁知道？”赵可馨回了一个白眼说。

那雷可夫也知道自己问了笨问题，拨搔头说：“这样……怎么知道无祖他们去哪了？”

陈信也感觉困扰，要是每个空间跳跃窗都通往一个世界，恐怕一辈子也探寻不完，陈信转头正好望见李丽菁怀抱中的小毛莉，她这时正在妈妈怀中沉睡，陈信不禁想着，难道这个任务以后要交给小毛莉吗？“现在怎么办？”练长风在问陈信：“我们要选一个跳跃窗去吗？”

陈信思索一下说：“还是先去那个行星吧，无祖要是刚来这个宇宙，也该去看看那个行星。”陈信先不打算改变方向，加上说的也有道理，众人再无异议，不再理会分布于外的空间跳跃窗，继续依着计算好的弧形轨道，往恒星的背后掠去。

过了一阵子，行星终于由恒星的背面出现在众人的眼前，众人不禁同时哗然，舒红跳起来叫：“哇……好漂亮。”

只见前方的行星旁，围绕着重以千计的小卫星陨石块，正在行星的旁边绕着，而且各自有各自的速度，有的红、有的白、有的翠绿、有的碧蓝，更有的晶莹剔透、各色光彩流转，在恒星光芒照耀之下，直是美不胜收。

虽然说是小卫星，其实大的也有近千公里大，不过还是以百来公里大小的居多，相互的光影掩映，使得中间的行星似乎也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不过这个行星本身也不单调，并不是如一般行星般一片死寂，不用薛乾尚报告，众人已经看出这行星上蕴含着丰富的生机，一片片白色的飘浮物，代表着上面有着云雨雾气：蓝色的区域，代表着大片的海洋，不过陆地上的片片淡紫，却是众人较不熟悉的景象，但是可以肯定，这该是地球、白鸟星、凤凰星、水域星之外，另一个具有生命的星球。

“好棒……”科英娜忍不住说：“好美的地方。”

“真奇怪……”薛乾尚疑惑的说：“为什么每穿过一个空间跳跃窗，就会有一个具有生命的星球？”

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薛乾尚自己也不期望有答案，接着说：“根据数据，这个星球的重力值比地球还小一些……生命现象丰富，气体……气体一半以上是钝气，也有许多氧气、氮气、一些二氧化碳……对人体无害，海洋的主要成分是水应该没错，不过…盐类出奇的少……如果真是以纯水为主，那这些海水就可以饮用。”

“海水也可以喝？”黄吉皱眉说：“那不该叫海，该叫大湖。”

薛乾尚不理黄吉，接着说：“这个星球距离恒星大约一千八百万公里，最大直径九千五百多公里……比地球小一点，难怪重力值比较小，没有磁场……看来不会有候鸟了，现在算是春季，高纬度地区温度大约在正负十度之间，中纬度地区大约是十到二十五度，赤道附近就在二十五度以上了。”

“不错嘛。”练长风说：“蛮适合人类居住的。”

“不过地表的生命力未免过于旺盛。”薛乾尚摇摇头说：“代表生态保持活泼的平衡……要是类似人类的生物，也不算这个星球的主要族群。”意思是说，要是那种生物，也并没有在生态圈中占着绝对的优势。

“自转和公转呢？”陈信问。

“自转大约是二十一小时又三十分钟一次，公转大概是九千六百七十五个小时。公转一次刚好四百五十次自转，也就是一年四百五十天，可能没有闰年。”薛乾尚一连串的数据报出来，接着说：“我们当然没有这里的历法，建议暂时仍然使用地球的时间。”

陈信点点头说：“长风，我们先进入这个星球的卫星轨道，近一点，别撞到那堆卫星。”

练长风知道陈信的意思是在那些卫星与行星之间停留，于是点点头，将卓能号往那个方向前进，一面说：“没有问题，这些卫星的速度都不会很快，我们可以很顺利的进入。”

随后星球的立体图出现在控制室中，薛乾尚说：“有两块较大的陆

地……，这两块陆地大概是旧大陆约二分之一大。其中一块有些地方可以肯定有非天然建物，也许是城市。”

众人一阵兴奋，果然有人！这下该没错了吧？

“不过……”薛乾尚说：“似乎没有大型能量反应……似乎有些落后。”所谓的大型能量反应，意思是发电厂、核能中心、太阳能集中处等产生大量电力的单位、或是大型的工业区，因为这些地方会散溢极多的能量，所以会首先被侦测到。

“要是是由无祖的弟子们建立的地方，哪需要那些东西？”那雷可夫高兴的说。

“不……”薛乾尚说：“应该还是需要的，就像我们都能发光，但是仍然习惯开灯，而且对于各种仪器的依赖性没这么容易消失。”

这时候越来越接近这个星球了，开始由大大小小的卫星中穿过，众人的目光忍不住又集中在这些卫星上，黄吉摇头叹息说：“这些卫星根本就就像宝石一样嘛。”“哪有这么大的宝石……”李丽菁目不转睛的说：“不过实在漂亮。”

“可馨……你说会不会是真的啊？”舒红站在赵可馨的旁边，忍不住问。

“宇宙之大，无奇不有。”赵可馨耸耸肩，不置可否的回答。

“陈信，能量似乎有异。”谢日言倒是没有被这些卫星吸引，忽然说：“数日前以速度障壁前进耗掉不少能量，不久前尚为补充状态，如今似乎有些缓慢。”

陈信将自己前方的画面调整到能量区的状况，果然发现能量的补充速度大幅降低，陈信意外的说：“怎么会这样？”

练长风也叫了起来：“兴计算有误……能量效率一直降低。”

陈信确定有些不对劲，连忙说：“各就各位，小心点。”在大家四面寻找座位的时候，陈信在飞航区发现，练长风要保持现在的速度，必须耗掉正常情况的数倍能量，而且还不断的增加。

“这样下去不行。”谢日言望着一直降低的能量指针说：“陈信，这样会把能量耗光。”

“长风。”陈信连忙说：“赶快调整成不需要能量的自然运行状态。”陈信是要练长风赶快找一个适当的轨道，配合适当的速度就能暂时在这个星球外运行。

“不行……速度不够。”练长风紧张的说：“这样会撞上去。”

撞上去不是完了？众人都紧张起来了，陈信望着越来越近的地球，不知道该怎么办。

“能量消失了……”练长风忽然惊怒交集的说：“完全失去作用了。”也就说，卓能号虽然不断的将能量发出，但是却没有办法达到引力术的功用。

薛乾尚已经开始在报时了：“距离撞击地面，还有十分三十八秒、三十七秒”。还好现在卓能护体能力并未失去，不然外面的温度逐渐升高，里面的人也会受不了。“不是有机械操作吗？”陈信病急乱投医的说：“试试看。”

“是。”练长风与谢日言连忙转换系统，但是心里都不表希望，机械方式就是用神殿安装的喷射型能量放射器，这种方式能量效率更差，不过既然没办法也只好试试。

“十分钟整。”薛乾尚还在算。“好了。”谢日言与练长风顺利的转换成机械模式，练长风一按开关，卓能后方忽然喷射出一道能量柱，整个卓能也同

时一震。

“有用。”练长风大声说：“太好了。”随即操作着从没用过的操纵悍，将卓能的前端缓缓的拉起。

谢日言也松了一口气说：“能量放射器消耗效率正常，不过……仍未达平衡状态。”也就是说，飞的越远，能量就会越少。

“那还好。”陈信说：“乾尚……找个地方降落。长风，你没问题吧？”

练长风心里叫苦，以机械模式下降可没这么简单，又要注意落地速度、又要注意倾斜角度，还不知道要降落在哪一种地形，而练长风又从未曾试过以这种方式降落，但是这时赶鸭子上架，练长风只好点点头说：“我会尽力。”

“这样吧，我们降落在海洋好了。”以薛乾尚的精明来说，自然知道练长风在担心什么，于是说：“离陆块五百公里应该够了，就那里吧，方圆十公里水深都在一千公尺以上。”薛乾尚将目标区迅速的在萤幕上点了出来，就在那个断定有智慧生物的陆块旁。

练长风大叹深得我心，只要速度降到一个程度，贴着水面滑过去总没事吧？于是将卓能慢慢的切往水平，盘旋地往目标区滑行。

控制室中的众人难得紧张起来，各个将功力运起，准备等一下与这个星球的第一次的碰撞，李丽菁更是将小毛莉紧紧的抱在怀里，预备有有甚么意外的时候可以做好防范。

眼看离这个星球越来越近，众人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卓能号这次忽然出了这种状况，不知道会不会让众人再也无法离开这个星球？

第十四章 突逢巨变

练长风是现在全控制室中最紧张的，因为自己一个不小心，说不定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不过现在紧张也无济于事，练长风将喷射能量逐渐降低，卓能前端微微扬起，让卓能不至于一头冲入海中。

水面逐渐的接近，不久之后忽然碰的一声撞到了海面，整个卓能号迅速的反激往上，然后又又是十余次的上腾与下落，还好众人功力高强，牢牢抓着座椅，没被这股势子甩的上下乱飞。

卓能号足足滑出了千多公尺，这才不再腾起，慢慢地往前方滑行，练长风将操纵放下，摇摇头抹了抹头上的汗水，而李丽菁还来不及放下小毛莉，一拳就同那雷可夫挥去说：“那雷可夫，你到底没有好好检查啊？那雷可夫侧头一避，往后再一跃说：“有啊……明明没有问题……咦？”

李丽菁与那雷可夫两人似乎发觉了什么事情，忽然都静止下来，而陈信这时站起缓缓的说：“不关那雷可夫的事情…是这个星球的问题。”

这下连薛乾尚与赵可馨都听不懂，只见那雷可夫忽然向上跃了两公尺，又落了来说：“真的不对劲。”

李丽菁愣了片刻，忽然往外轻轻推出一掌又收了回来说：“我的功夫呢？”微一凝神又皱起眉头说：“还在啊，奇怪了。”

黄吉满头雾水的说：“你们公母两个在搞什么？”“黄大哥！”赵可馨一皱眉说：“说话别这么难听。”

陈信点点头说：“其实刚刚快降落时，我有尝试以驭物术略为降低下降

的速度……”

“对啊。”黄吉一拍手说：“陈信应该能控制的了这艘船……那怎么……？”黄吉是奇怪，为什么还会这么波涛汹涌的降落。

“但是我的内息一发出……”陈信面色凝重的说：“却像石沉大海一样，几乎完全没有效用……而且我内息补充的速度有减慢的趋势。”

众人面色同时一变，这才知道刚刚那雷可夫与李丽菁在做什么，练长风猛然站起说：“所以卓能才会忽然失去控制？”

“不是失去控制。”陈信说：“而是发出的能量迅速的减弱，但是以机械方式转换之后却仍然能够作用，这也奇怪。”

“也许这是因为机械方式并不是单纯的推出能量。”薛乾尚想了想说：“机械方式还结合了迅速膨胀的气体物质颗粒一起冲出。”

“所以我飞不起来了。”那雷可夫大声说：“引力术、御风术、驭物术都失效了。”“也不尽然。”陈信缓缓的向上腾起，又缓缓的落下说：“只不过需要极大的内息……我也只能支持一阵子。”

众人面面相觑，连陈信都说支持不了多久，那自己岂不是毫无指望？

这时卓能已经慢慢的停下，不过还是随着海浪微微的上下翻腾，谢日言这才缓缓的说：“难怪能量吸收极慢……这到底是怎样的世界？”

“我们也不能一直海上漂。”陈信说：“日言，能量够不够前进到大陆？我是说机械方式。”

“可以。”谢日言点点头说：“若不起飞、慢一点的话……尚可勉强维持平衡。”

“这下麻烦了。”那雷可夫哇哇叫说：“不能飞……这么大的星球……怎么找？”

“现在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陈信坐回座位说：“长风，要不要科芙娜接手？”科芙娜是飞航区的代理人。练长风摇摇头说：“不用了……我先习惯一下这种控制方式。”练长风随即将部分的能量放射器打开，逐渐加速的往陆地前进。

过了片刻，黄吉忽然跳起来说：“这样要多久？”“四、五小时吧……”薛乾尚忍不住有点失笑说。

“什么？不是五百公里吗？”黄吉瞪大眼睛问，五百公里以之前的众人来说，一瞬间就能到达。

“没错。”薛乾尚说：“现在能够以超过百公里的时速前进已经不容易了。”在海面上推动所受的阻力更大，速度难免会受限。

“天啊？”黄吉摇头叹气，这下子有的耗了。

众人不再说话，心情都低落下来，过了一阵子，薛乾尚才摇摇头说：“还好仪器都还能用，长风，那里有个海湾，适合停泊。”

薛乾尚在之前扫描的地图上标出目标，一面对练长风说。

练长风点点头，望着仪器片刻，这才转到正确的方向，点头说：“幸好能用，不然我们就算要用原始的罗盘，这里也没有地磁。”

“其实正确的说……”薛乾尚说：“所有的仪器都能用，只有用来移动的外发能量不能使用了。”

“不……”那雷可夫望着自己的萤幕摇摇头说：“我这里的元素转换器也失效了，应该是说，所有外发能量的相关器具都不能用了。”

“到了这个星球的大气层才逐渐失效的……”陈信说：“乾尚，这个星球

的空气不是没有问题吗？”

“不会是空气的问题……”薛乾尚说：“我们舱内是密封的，大家也一样不能外发内息了。”

既然谁也想不出原因，陈信一摊手掌说：“好吧。日言，我们还有没有可能起飞？”谢日言回答：“若无须移动，约需八、九十日方育补满，若仅需脱离大气层，则需四十多日。”卓能的能量是藉由众人吸收能量之间，藉着能量通过之时也同时吸收，现在众人吸收能量的速度降低下来，相对的吸收速度也会变慢。

“脱离大气层就可以了。”陈信笑笑说：“离开大气层应该就会恢复正常了。”

“但是……”谢日言说：“所谓四十日，是指全部人都一直留在舱中，而且卓能完全不使用能量。”

“先不管这么多了。”陈信头大起来，望望外面说：“似乎见得到岸了……”

果然陆地在水平线上缓缓的出现，众人的心情也较为轻松一些，仔细一望，陆地上的植物似乎以紫蓝色居多，难怪当时在宇宙中望下来，陆块上大都显现紫蓝色。又过了一阵子，薛乾尚忽然说：“岸上有人……不，该说是有生物。”“不是人吗？”陈信问。

“不确定。”薛乾尚说：“不像人……嗯，不是人。”什么意思？黄吉嚷了起来：“到底是不是人？”“不是。”薛乾尚终于肯定的说：“全部都不是，那些生物没有腿，一条该算是尾巴，他们乘舶出海，向我们迎来了。”

不知是敌是友？陈信沉吟了一下，想到现在能量炮又不能用了，于是说：“长风，速度减慢下来，看看他们想做什么。”

这时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恒星也落到了卓能的后方，慢慢的萤幕上显现出对方的模样，众人这才知道薛乾尚说的尾巴是怎么回事，对方上半身与人大同小异，穿着短袖的皮状背心，不过下面却是一条盘起的蛇身，一半卷曲成圈，另一半将身体高高扬起，动也不动的注视着卓能。

只见对方三、四艘扬着风帆的小船，正向着卓能号而来，每艘船上都有数十个人身蛇尾的动物，距离越来越近，众人才看清那些生物连上半身露出的部分也布满了细细的鳞片，头部有如蛇头一般扁平，裂开的大嘴上方有两根弯曲的撩牙，不知道有没有毒，单手持着匕首般的物体，有时不自觉的随着一吐一吐的蛇信左右挥动，目光阴深闪亮，灼灼的瞪视着卓能，不过对于卓能的到访似乎有些意外，目光中显现有些异样。

“什么怪物呀？”李丽菁看了难过，转头对陈信说：“我们真的要靠过去吗？”虽然这些蛇人有穿衣服，似乎颇为文明，但陈信也是浑身不对劲，可是总不能看到怪物就逃，只好说：“没关系，卓能号很坚固，而且要是真有不靠谱的时候，我们的速度也比他们快。”对方是落后的帆船，逃总逃的掉吧？

两方距离越来越近，就在距离只剩数百公尺的时候，对方领头船上的十来名蛇人，忽然扑通扑通的跳入水中，然后上半身露出水面，蛇尾在水中摆动地往前游来，而且领头的忽然裂开大嘴，发出一连串“嘶、嘶、嘶”的声音，众人自然听不懂，只觉得对方果然像蛇。

陈信不知该如何反应，只好按兵不动，对方见没反应似乎有点意外，随即又发出另一连串“嘎、嘎、嘎”的声音，陈信等人仍然毫不明白，只听

对方一会儿“嘶、嘶、嘶”一会儿“嘎、嘎、嘎”，卓能中众人面面相觑，反而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好笑。

这时领头的蛇人似乎不耐烦了，忽然迅如电闪的由水中一弹，跃上了卓能浮于水面的淡绿舱面，将匕首往卓能狠狠的捅了下去。

其他的蛇人也不落后，也开始往上跃起，随即碎、碎、碎的声音由四面八方传了过来，不过还好卓能现在外发的劲力虽然失效，不过护体的能量依然有作用，对方徒然震的双手发麻地无济于事。

黄吉看的手痒，忍不住说：“陈信，我出去赶他们走。”

“别急。”陈信摇摇头，接着对薛乾尚说：“乾尚，扫描一下他们身体的资料。”

“好的。”薛乾尚一面操作一面说：“这种生物的身体也是由一条脊椎做主干，不过到后方就延伸成蛇尾，在骨骼上的后段还有四肢退化的骨骼，应该原本是有六肢的生物，几乎可以确定与地球无关，身体外的硬甲也没有气孔，说不定也需要冬眠，就算不用，应该也是恒温动物，前半身与灵长类相似，有听觉……没毛发、有鳞片……后半身就不折不扣的是蛇了。”

“说不定是由某一个空间跳跃窗来的。”陈信说：“乾尚，打开对外的扩音器，试试看与他们对话。”

薛乾尚点点头，操作一阵子之后，对着仪器上的传音器说：“诸位、诸位，请住手，我们没有恶意，请住手。”

对方一愣，倒是都停了手，薛乾尚一看有效，接着说：“请问诸位听的懂吗？有没有可以与我们沟通的？”

刚刚那位蛇人，忽然发声说：“你们是人族？”只不过每个音还是有点带着“嘶”的感觉，勉强才能听懂。

会说人话？众人大为兴奋，地球一定有人来过，不过为什么叫人族？薛乾尚摇摇头继续说：“我们是人。诸位是？”

“你……们看不到我们吗？”那位蛇人说：“我们是鳞身族。”蛇人见不到众人，以为众人也见不到他。

“原来诸位是鳞身族……”薛乾尚接着说：“诸位可知人族的所在地？”

“什么意思……”蛇人面色一变说：“当然知道，你们只有那一小块地方，难道想攻击我们？”

“您误会了。”薛乾尚接着说：“我们只是不慎到此，想问问回去的路。”薛乾尚一时不打算说出自己的来处，想套出对方的话。

哪知对方不理睬这个问题，忽然凶狠的问：“这是什么东西？人族到这里，通通杀了。”随即匕首又往卓能号一捅。

后方的数艘帆船更是靠近卓能号，那些风帆虽然比起卓能还小，不过上面的蛇人都跳下来也有五十余名，不久之后四面同时传来叮叮咚咚的声音，看来是蛇人们正在攻击卓能，陈信眼看似乎不能沟通，摇摇头说：“他们好像不大友善……我们还是换个地方上岸吧。”

练长风一点头，后方的喷射出口打开，一股气体能量向外激射，但是没注意到这时正有四、五名蛇人在出口处敲击，被这股炽热的能量一卷，马上大叫一声，被激飞了数十公尺，翻滚着往海面落去，众人吓了一跳，许丽芙不忍的说：“糟了，有人在喷射口，怎么办。”看来许丽芙怜心大起，一副想出去替对方裹伤的模样，不过还好毕竟知道不妥，动了动身子却没有站起。

薛乾尚当然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连忙将画面调整到那个角度，却没

想到那四五名蛇人哗的一声又冒出水面，正灰头土脸的破口大骂，似乎是别无损伤。

“这些怪物……”宋庭讶然说：“那些能量很强的……”宋庭揣想要是自己八成会受伤。

“要不是卓能保护……我们恐怕危险了。”薛乾尚说：“我们还是快走。”

练长风掉转方向，由蛇人的帆船中间挤过，蛇人一面骂声不绝，一面更加使劲的敲击，甚至还有蛇人爬到控制室顶端往下穿刺，众人见到蛇人长有数公尺的尾部在头顶上扫来扫去，面色都不大对劲，练长风无须提醒，迅速提高了速度，因为卓能外并无蛇人足以攀附之处，蛇人一个个被甩了下去，除了尾端的定向舵，还被两只蛇人用水桶粗的蛇身紧紧的缠绕着，坚持不肯被甩开。

黄吉望着那两个蛇人发狠说：“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我们拿这两条开刀。”

“黄大哥……”许丽芙有点难过，不很希望真的这样做。

“我开开玩笑而已，小妹子……”黄吉见状尴尬一笑说：“大不了抓来问问话就是了。”当年在圣殿比试之时黄吉受伤，许丽芙立刻出来替黄吉裹伤，还稍稍训了黄吉一下，从此黄吉就一直蛮听许丽芙的话，算是黄祥、陈信之外黄吉肯听话的第三人。

又离开了两公里，帆船已经被甩开了一公里多，两名蛇人似乎无可奈何，商议了一番之后同时一放蛇尾，落入了海中，往帆船游回去。

“算你机警……”黄吉没想到蛇人听不到自己的叫声，大叫大嚷的说：“以后再找你们算帐。”

又离开了数公里，这时恒星已经隐没，不过天色却并没有暗了下来，数百数千个的美丽卫星在恒星光影一没之下，马上接连着绽放出绚丽的光彩，有蓝、有红、有绿，天空中布满着大大小小的卫星，虽然每个都比地球上的月球小，不过却比普通星辰大多了，整个世界忽然沐浴在一种绚丽、璀璨、梦幻的感觉，众人又呆住了，在宇宙观赏与在行星上观赏的滋味又是不同，谢日言喃喃的说：“真是令人难以想像……”

李丽菁说：“回去以后说出来……他们一定不曾相信的。”

“美的像一个梦……”赵可馨说：“这里真是梦幻之星。”

薛乾尚这时也望着天空，过了片刻才忽然悠悠的说：“我还有个消息……我们与地球失去联系了。”

全部人都从梦中惊醒，薛乾尚在说什么？

薛乾尚望向大家，点点头说：“自从到了这个……梦幻星。”薛乾尚望赵可馨，用了她取的名字，接着说：“超低波就没有办法送出大气层，我有侦测过，送出的量完全反射回来，直到频率逐渐改变，才又穿出大气层，所以……自然送不回去了。”因为宇宙间的传讯都是利用超微的空间跳跃孔，而只有超低波才会经过跳跃孔传讯，要是用别的方式，只怕数百千年，讯息也传不回去。

这下没救了，众人的情绪又低落下来，飞不出去，讯息又传不出去，虽然说这里美的一塌糊涂，不过在这里过一辈子只怕不是好选择，何况还有像蛇人那种怪物？

陈信见状强打精神说：“既然鳞身族知道我们的语言，还说我们是人族，这里想必有人，我们首先应该想办法找到人族。”

“怎么找？”那雷可夫愁眉苦脸的说：“这里根本是宇宙大陷阱，要是无祖也飞来了，不是一样飞不出去？那些人族八成就是无祖的子孙，我们恰好去探亲，看会不会分我们一个住的地方。”

“怎么了？”陈信摇摇头说：“我们回的去啊，日言不是说只要在卓能中呆上四十天就可以了？”

对了，众人一时没想到这些，又高兴了起来，谢日言望望四面众人说：“此为不耗能量之情形，如此移动，补充速度极慢。”

“没关系。”陈信连忙说：“总归是出的去。”

其实陈信心里也在担心，不过总不能任大家消沉，只好散作乐观，眼看众人似乎还是别有所思，陈信忽然说：“要不要上舱顶坐坐？”随即将控制室舱口打开，跃上舱顶。

陈信本来是想让大家在海风吹抚之下散散心，不过陈信一上来就后悔了，控制室底部距离舱口足有八、九公尺高，刚刚一运劲，陈信就知道能上来的没有几个，果然众人一跳之下，只有黄吉仍然顺利的跃了上来，练长风的手勉强勾住了舱沿，一个翻身也上来了，其他的人试了两试，一个个骂开了，说陈信整人。

后来还是那雷可夫想到方法，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根绳子让黄吉绑在舱口，众人依序沿着绳子攀上，这时候功力高低就显现出来了，薛乾尚、谢日言、李丽菁、赵可馨、科芙娜五人跃起足有六、七公尺，只需一个借力就能出舱。

而那雷可夫、许丽芙、宋庭、舒红就需要借力两次了，方青芬就完全不行，只能攀爬上来，顶多是爬的蛮迅速的。众人上得舱面，盘膝席坐于地，望望四面一望无际的海洋，头顶上是璀璨亮丽的各色光华，远远的海面上，还有数公尺长的似鱼生物正不断的跃出海面，众人被持续穿出穿入的水声引起注意，目光也集中到那些鱼身上，一种生意盎然的感觉充满在众人的心头。

众人一片沉静中，只有那雷可夫望着那些不断跃起的动物，忽然若有所思的说：“不知道能不能吃……”

“那雷可夫！”李丽菁叫了起来：“你满脑子都是吃！”要不是抱着小毛莉，李丽菁恐怕跟着就要挥拳过去。

众人不禁笑了起来，只见那雷可夫连忙解释说：“现在不能元素转换了……，不然吃什么？而且我好像有点饿了。”

众人这才想起，自己的肚子似乎也有点饥意，薛乾尚点点头说：“想必能量吸收速度一慢，我们能支持的时间也降低了。”之前众人大都可以数日不食，现在却忽然有饥饿的感觉，确实是只有这个可能。

科芙娜忽然笑了笑说：“陈信，你记不记得当年在凤凰星的大草原，那雷可夫也做过这种事？”

几个当年的战友都笑了起来，当年那雷可夫选到铜骨鸟作食物目标，不但弄得当时曹、林两位组长狼狈万分，而且还引来了当时还是敌对的凤凰星叛军，最后还是陈信的首次大展神威才解决，怀想起当年的往事，众人不由得会心一笑。

其他人自然不知道这一段往事，舒红首先不依的说：“科芙娜，说来听听嘛。”

“讲故事还是军师在行……”李丽菁一笑接口说：“叫乾尚说。”

薛乾尚也不推辞，将那一段往事缓缓的说起，说到陈信如何右边绿柳

刀青龙一闪，六只铜骨鸟变成十二块；左边一掌推出，四只铜骨鸟化为肉泥，曾经经过那一段的人立时陷入了回忆中，未曾听过的也听的如醉如痴，过了片刻，薛乾尚终于说到一个段落，停了下来，那雷可夫却忽然一拍掌说：“去他的，臭屁的王仕学为什么不来？”

陈信等人也是同时怀念起王仕学吹嘘时的模样，当年一起经历过许多的事情，现在少了他就好像少了许多，许丽芙这时也幽幽的说：“回到地球以后，我要去拜访曹似同组长和林美雅组长。”“我们也去。”李丽菁说。

“对。”那雷可夫点头说：“还要去找王仕学算帐。”“要去教训教训他，哼哼他现在可打不过我了。”

薛乾尚忽然微微皱眉说：“不知道这次地球的变乱……诺丽雅议事有没有牵连进去？”

“对了。”那雷可夫说：“那是王仕学他老妈嘛……”

“诺丽雅议事与吴安议事长的政治理念相近。”陈信摇摇头说：“只怕……”

众人都知道，吴安等人与圣殿为敌，获胜机会不大，就算强力的武装合成人研发出来能与圣殿相抗，又八成会把地球搞的乌烟涨气的，心里不禁有些焦急。

“所以……”薛乾尚说：“我们必须尽快的把这里的事情解决，找出数百年来秘密，这样才能顺利返航，说不定可以居中略作协调。”

“乾尚说的没错。”陈信站起说：“我们下去吧，想个方法上岸。”

上来比较麻烦，下去的时候，除了方青芬之外众人倒是一跃而下，各就各位之后，陈信说：“咱们先解决肚子的问题，目标是那些大鱼，走！”

众人兴奋起来，练长风马上将卓能掉头，往大鱼出没的地方前进，黄吉更是开始准备武器，打算第一个下水捉鱼，顺便试试激光斩的威力。

不久后卓能逐渐的接近，为了避免惊扰鱼群，练长风已经将喷射器关闭，顺着势子慢慢的飘近，萤幕上的大鱼模样显现出来，全身鳞片仿若钢甲闪闪发光，后背的背鳍高高耸起似乎也是防御的武器，前端吻部并不是流线型弧线，反而平平的裂开，上面一排密而锐利的牙齿，似乎有着个极有力的下颚，看来是肉食性的鱼类。

陈信皱眉说：“这些鱼会不会也不好惹？”李丽菁这时巾帼不让须眉的说：“黄吉，我们两个去。”

黄吉闻声而起，哈哈一笑说：“走！”陈信点点头说：“小心一点，捉一条就该够了，最好别下水。”

“放心。”黄吉随即向上一腾跃出舱口，李丽菁也不怠慢，跟着往上跃去，陈信心中实在放心不下，只好也跟着上去。

三人站在舱顶旁边，望着四面的大鱼翻来腾去，似乎对于卓能的到来毫不畏惧，更有大鱼跃出水面，示威般的由二人的身边掠过，黄吉更不迟疑，眼明手快的一刀就同大鱼斩了下去。

只听匡当一声巨响，大鱼翻翻滚滚的往下落，连忙急急忙忙的向外游，似乎是怕了，虽然似乎有受伤，不过居然没能砍入鱼身，将它一刀两半，陈信与李丽菁不禁相顾愕然。

黄吉毫不气馁，笑笑说：“正好练功。”忽然将刀一收，右手向外微扬，一片光华开始在掌上凝结，果然在陈信提点之后，黄吉无须准备太久，马上就把手一收，光华在手心化出一道弧形，随即顺势往前方射出，激光斩果然

厉害，马上顺利的将一条大鱼切开一半，在海面上痛苦的翻滚。

陈信将手一挥，翻动的大鱼被陈信以内息扯上舱面，血液四面流起来，不过这时没有人管这些。

黄吉正在皱眉说：“威力小了不少……”黄吉的激光斩别看只有巴掌大小，光芒所及威力足有数十公分，不过这次越往外飞越小，所以才将大鱼只割开一半。

陈信也点点头说：“我也费了不少力。”看来这个星球果真莫名其妙的有吸收外发内息的情况，只要是外发的内息光焰也黯淡不少。

李丽菁这时蹙嘴说：“我还没试呢。”一道光华忽然由右手食指穿出，迅速的往大鱼脑部穿去，随即又收了回来，却是腾龙指开张了。

大鱼这时不再跃动，只能微微的翻动，但血液仍然不断的流出，陈信忽然笑笑说：“刚好试试这招……”

只见陈信单掌一扬，忽然间一股寒气伴随着一股紫光雾的发了出来，迅速的将大鱼结冻了起来，转眼间怪鱼不再流血，自然更不会动弹了。

黄吉与李丽菁吃了一惊，黄吉首先嚷了起来：“这不是心心的功夫吗？……不过心心的是蓝色的。”

李丽菁跟着说：“陈信，为什么你的掌力能这么阴寒？”

陈信说：“心心的雪舞心法在体内有一股奇异的阳劲，与阴劲虽共存却不能并用，我本来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忽然明白正是那股阳劲将阴劲中的寒劲激发出来，使得这种功夫增添了另一种优点，要是与敌人功力相当，这股寒劲会是致胜因素，当然反过来也会有人练出炎热如焚的功夫，那时就是功深者胜了……我想通了便试试，果然做得到。”至于颜色的问题，可能与两人功力不同有点关系。

“原来如此……”李丽菁点点头说：“但是我们虽有阴阳两劲，却不能真正的发挥阴劲或阳劲的效果，只有刚烈或柔和的作用？你怎么……？”

“你们暂时还不行……”陈信说：“虽然我可以，不过这又牵涉到体内气脉的状态，还没有什么万全的方法，除非体内的状态已经超脱到一种状态……不过以我们来说，因为这样只能用一部分的劲力，攻击起来未必比较有效。”

陈信有点语焉不详，李丽菁以为陈信还没完全想通，所以也没追问。

其实陈信当了解那层道理之后，马上就能随手施出阴寒或炎热的劲力，不过这是因为陈信自己体内已经变异成经脉似有实无，无须担心气脉的问题，这就不是李丽菁等人现在就能达到的，陈信也只好隐忍不言。

黄吉一面惊疑不已，一面一把抱住怪鱼跳了下去，将大鱼交给那雷可夫烹调。那雷可夫等人见到冻的硬梆梆的大鱼自然马上大惊小怪起来，黄吉毫不客气的立即帮陈信大大吹嘘一番，这时陈信等人也已经下来，李丽菁又补充了几句，众人知道是陈信做的，反正慢慢的也不以为奇，摇摇头接受就算了。

陈信没忘了嘱咐练长风将卓能下沉片刻，清洗掉舱顶的血迹，忙乱了一会儿，香喷喷的大鱼全餐端了上来，众人连忙吃了起来。

那雷可夫一面吃一面摇头说：“你们刚刚这样做就错了，鱼要先放光血才能冷冻，还好我解冻及时，不然味道就不好啦。”

李丽菁一撇嘴说：“哼，以后你自己去捉。”那雷可夫只好可怜兮兮的说：“不说就是了……”

陈信这时忽然说：“丽菁，刚刚发出腾龙指，内息补回来了吗？”

“差不多了……”李丽菁有点意外的问：“怎么？”

“以后腾龙掌、腾龙指、激光斩这种功夫别常用。”陈信说：“现在内息补充速度变慢，很容易为敌所趁，虽然你们现在想外发内息大概也只能以这种方式，不过直接以接触攻击对方会比较省力。”

“你们还好……”舒红忽然说：“我想用这种功夫也没办法。”除了方青芬、小毛莉之外，众人中黄吉练成激光斩，练长风也将烈阳剑教会了宋庭，而谢日言等人又修习了陈信的腾龙掌、指，只有薛乾尚与舒红没有威力大的招数。

陈信点点头说：“你和乾尚的功夫不适合练腾龙指，不过这也是一个保命求胜的方法，有机会我帮你们研究一下。”陈信自然一眼就看清两人的内息运行方式，加上陈信体内经脉已经不拘一格，自然能帮两人研究，其实就算是练长风的烈阳剑，陈信也可以施展。

“先谢谢了。”舒红嫣然一笑说，薛乾尚与陈信是老交情了，自然不用言谢，说了反而生份。

进食完毕，众人自然而然开始研究如何上岸才不会有危险，最后决定将卓能号潜入水中，由水中接近岸边，说到这里，薛乾尚接着说：“既然如此，我们乾脆沿河而上，如果仿以恒星上升的地方为东的话，西南西方向大约两千两百多公里处有一条大河，我们可以由那里进去。”

“两千多公里？”黄吉皱眉说：“不是又要耗一、两天？”

“不然的话……”薛乾尚想想说：“对方在那里说不定也会有重兵防守，其实只要是好靠岸的地方自然就会有敌人，我们乾脆找一个地方游上海岸。”

“就这样好了。”陈信不想无所事事的耗上两天，众人不再有异议，仍然将卓能号潜入水中，偷偷摸摸的往陆地前进。

无元七三九年一月十八号

过了两个小时，前方露出一大片沙滩，卓能号离岸边还有一公里远，为了海底深度的原因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时问题到了，多少人下去？下去做什么？

陈信其实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想出正确步骤，这时见众人的目光望了过来，陈信才有点尴尬的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好个问题，众人也愣住了，薛乾尚思索一下，这才缓缓的说：“我们首先要知道所谓人族居住的地方，最好是上岸之后就会发现，不过这个机会自然不大，再来就是向遇到的高智慧生物询问，比如说刚刚的蛇人，但是也有可能遇到对方与我们语言不通的困扰，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以蛇人做假想敌来说，我们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实力，不过明显的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无论如何，下去的队伍实力必须足够应付各种状况。”

“乾脆我一个人下去探探好了。”陈信说。

“陈信。”薛乾尚摇摇头说：“你必须改掉这个身先士卒的坏习惯，万一有状况发生，那时候你想支援都没办法，主帅不能随便当先锋的。”

“我最适合当先锋。”黄吉听到先锋就兴奋，大声说：“这样吧，陈信你看谁跟我去？”

黄吉功夫是够，问题就是冲动又不听话，陈信实在不放心，这时薛乾尚自动请缨说：“我也去吧。”

陈信想了想说：“除了你们两人之外，丽芙和科芙娜也走一趟好了，这趟要是遇到紧急事故，要依乾尚的决定行事。”陈信为了让黄吉有人管，只

好把许丽芙派了出去。

许丽芙听到陈信这样说虽然意外，但是还是柔顺的站起来准备。

“我也去，让乾尚指挥没有关系。”练长风见许丽芙居然在名单中，忍不住自告奋勇。

“好吧。”练长风也算是主力之一，跟去也好，陈信点头答应。

“我也愿意去。”宋庭见练长风要去也跟着站了起来。

“够了。”陈信摇手说：“毕竟不是去打架，五个人应该对付的一个敌人了。”

陈信接着说：“主要目的在找到人族的居住地，现在虽然不能与地球联络，不过收发机应该还可以运作，记得不要跑出五百公里外。”

“不会的。”薛乾尚对其他四人说：“我们出发。”

五人随即依序落往舱底的出入口，到了出口处，薛乾尚将门关闭，一面微笑说：“这还是卓能第一次由海中放人。”一面将调整钮压了下去。

卓能接到指令，立刻将海水迅速的往出口舱室中灌入，没多久，舱中灌满了引入的海水，薛乾尚将第二道门打开，开始往外游了出去。

一出海底，五人先往前游了近百公尺才向上一浮，换了口气之后又继续的下潜，虽然是夜晚，但是因为上方其实还算明亮，游出一公里后，众人就能见到海底的生物了。

这里整片海底都是细沙，一束束的海草顺着水势挪移着，在五到十公尺深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群群的游鱼，小的如针般大小，大的也不过巴掌大，色彩仿佛天上的众卫星一般五光十色，形状也各有不同，不过这时并没有时间慢慢欣赏，薛乾尚等五人仍然迅速的往前游去。

两公里的距离其实很快就到了，薛乾尚首先爬上海岸，望望四面并无入迹，随即挥挥手叫四人上来，一面低声传讯说：“我们到岸边了。”

五人一上岸，立即迅速的往前方奔，直奔出了两公里才开始有一些耐海风的灌木类植物可以遮掩，说老实话，在这么明亮的夜光下，要足这里有敌人站哨，由这么一览无遗的海岸冲上来根本就无所遁形。

黄吉到了灌木丛后方，见前方数公尺处有一株较高大的树木，于是纵身一跃攀上了那株树，往前方探头望去，薛乾尚见状传音问：“黄吉，看到什么了。”

“有个像是村庄的地方。”黄吉轻声说：“附近没有人，那个地方大约在五公里远，不过好像都是土做的房子。”黄吉觉得不需要传音。

薛乾尚跟着跃上树，向前望去，发现黄吉说的没错，实际上那些是一个个的土丘，不过堆的十分整齐，一层层圆圆的往上叠起，四面并没有窗，不过每个馒头状的土堆都有一个高约一公尺半的洞口，若是三层的就有三个洞口。

这样的土丘大约有四十多个，最高不超过三层，不过都不是很大，最大的方圆不过五公尺，三公尺方圆大小的最多，薛乾尚与黄吉又望了片刻，忽然见到一个洞口中探出人影，只见那人倾斜着身体往外浮出，不久之后全身探出洞口，后半身果然是长近三公尺的蛇身，那名蛇人向洞内回头片刻，似乎在说什么，不久即蜿蜒而出，爬入了另一个洞口。

薛乾尚立刻回报说：“我们确定发现了一个蛇人的村落，大约距离海岸七公里远，房舍呈半球型土堆，约有四十余户。”

陈信这时正在卓能中紧张的踱步，听到薛乾尚传回的消息，连忙说：“有

没有人站哨？”

薛乾尚四面望望，低声说：“还没发现，不过应该会有，我们准备前进。”随即跃下树来，继续向前方奔行。

众人遮遮掩掩的又前进了数公里，也慢慢地看清周围的地形，附近数十公里似乎都没有山坡，离海面二到七公里处就是许多较矮的灌木丛，七公里之后树木逐渐增多，成为一片森林，这个蛇人的村庄就在森林的外缘建立的。

薛乾尚越是接近，心里越是烦恼，难不成要钻到某一户中去捉？这些房舍又小又只有一个出口，实在不好动手。

终于移到村落旁，众人停了片刻，黄吉传声说：“乾尚，我去那间看看，你们帮我把风。”黄吉指着最外围的一个土堆。

薛乾尚见那个洞口确实一次只能一个人进去，黄吉的功夫又是最高，只好点点头严肃的传音说：“万一对方有备，不要与对方纠缠，立刻退出来，不然大家都会被缠住。”

黄吉他知道不是闹着玩的，点了点头，伸手握握背后的刀柄，迅速的往最外围的一个土堆接近。

赵可馨这时接着薛乾尚的飞航区，在观察着各种数据，这时忽然急促的说：“陈信，那里的生命力忽然增加了，有埋伏。”

陈信马上对着收发机说：“乾尚回来，有危险。”

薛乾尚听到收发机的声音，马上传音：“黄吉，回来。”可是这时黄吉正好一个掠身穿入洞中，洞中马上传来砰的一声，黄吉嚷了起来：“去你的，有埋伏。”随即砰砰咚咚的不知道在屋中与谁打了起来。

薛乾尚四面一望，却发觉这时望海的一面也同时无声无息的突然冒出了三十余名的蛇人，将自己四人的退路完全封住，他们再无退路，黄吉又还没能脱身，村中数个房舍也不断的穿出蛇人，这下只怕凶多吉少。

第十五章

薛乾尚见这时已经插翅难飞，加上黄吉又陷在屋中，于是强作镇定的对正慢慢合围的蛇人说：“诸位好。”

前方的蛇人们忽然嘶嘶的说起话来，似乎正在嘲笑薛乾尚等人，过了片刻，才有一位蛇人对薛乾尚说：“我们……早……接到有人族奸细……的消息，你们的怪船呢？”看来这名蛇人对所谓人族的语言不大习惯。

“我们并无恶意……”薛乾尚说：“我们只想知道人族的方向。”

“你们回不去了……”那名蛇人望向远山嘶了两声，似乎骂了两句，才接着说：“船呢？”似乎蛇人对卓能号很好奇。

这时黄吉忽然拿着刀子冲出洞穴，正大嚷说：“真不好应付。”转眼望见霸着退路的蛇人，咋舌说：“还有这么多？”

这时洞穴中又窜出了两名蛇人，似乎有些狼狈，一望见黄吉，马上嘶嘶连声的向黄吉扑来。黄吉正要翻身放对，这时这一面领头的蛇人忽然嘶了一声，这两名蛇人马上止住冲势，退了下去，这名蛇人接着说：“将船交出

来……放你们走。”

“打吧！还等什么？”黄吉毫不畏惧，将刀一比就要杀出一条血路。薛乾尚连忙说：“等等。”黄吉一皱眉回头说：“等什么？”

薛乾尚不回答黄吉，对蛇人说：“你们告诉我人族的位置，我告诉你们船的方向。”

蛇人一愣回头嘶、嘶、嘶的商议起来，过了片刻，蛇人才转头对薛乾尚说：“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人族远在万公里外，西塔蓝山和布尔山之后。”

“不……”薛乾尚马上说：“我是要知道怎么去？”

“你在弄什么……玄虚？”蛇人身子微微前俯，似乎就要扑出来。

“只要你告诉我怎么去，我马上说出船的方向。”薛乾尚说。

蛇人身子一顿，这才咬牙说：“由悉达山脉旁往热线走……以你们的单位来说，九十公里后到达悉达山，穿过在西塔蓝山、布尔山与悉达山之间的木族，就能到达山后的人族。”

这下问题大了，这些山谁知道在哪里？薛乾尚还在沉吟，蛇人忽然大声说：“船呢？”

薛乾尚见不能再拖，向海一指说：“藏在海里。”

蛇人不由自主的往回望去，这才发觉似乎被薛乾尚骗了，这时薛乾尚已经一比手势说：“动手。”除黄吉刀已在手之外，四人同时拔剑，往前冲了过去。

蛇人们连忙转回头挥动武器向四人攻击，只见蛇人的蛇尾一弹就飞出近十公尺远，在空中不只以双手的武器戳来，连巨尾也顺势向五人扫来，不过就在这时，蛇人的外围忽然又是一乱，却是陈信率领众人前来驰援，蛇人腹背受敌，猝不及防下被破开一个口子，薛乾尚等人自然不敢恋战，马上由空隙中穿出。

薛乾尚等五人一脱出重围，众人马上翻身便跑，黄吉与练长风无须吩咐，自动留在队伍尾端陪陈信殿后，且战且走，二人掌力激起，拦住数名速度最快的蛇人，不过每一掌击到蛇人身上，蛇人虽然面色大变，酬所咧嘴，却仍然奋勇上前。

黄吉与练长风的刀剑齐施，但是砍到蛇人身上只留下一道道伤痕，却没有办法真的砍深，还差点被对方的尾巴扫中，黄吉一阵火大，将功力运足，在前方一名蛇人巨尾扫来的的时候，光芒突现，将对方的巨尾砍了下来，只见那名蛇人与巨尾分成两截同时在地上翻滚，痛的乱叫，蛇人们更是群情激愤，前仆后继的涌上来。

还好至少其他的人脚程还算快，这时已经入海，迅速的往卓能游去，而三人也逐渐的返到了海边，而练长风见黄吉发狠，左手的烈阳剑忽然冒起，在前方的蛇人还来不及惊觉之下，连头带武器被割成两件，至于陈信一直没有用全力，这时见两人似乎杀红了眼，连忙叫：“你们先走。”

“一起走！”黄吉一面招架一面说，跟着又砍下了一名蛇人的手臂。

“你们先走，他们游的比我们快。”陈信叫。

“黄吉，我们先走，陈信应付的了。”练长风知道陈信说的对，烈阳剑收回之前又宰了一名蛇人，随即翻身往海面投去。

黄吉见状也只好听命，跟着向后飞掠三十余公尺追上练长风，在空中一个翻身穿入海中。

不过陈信毕竟拦不住所有的蛇人，除了四、五名围着陈信狠拼死打，其他的蛇人还是一个一个跃入海中，迅速无比的追着黄、练两人。

陈信一见知道不能再慈悲，腾龙指四指同发，只见四道光华往外飞射，一瞬间就穿过了四名游的最快的蛇人脑袋，蛇人生命力似乎极强，虽然死亡仍然在海面剧烈的翻滚，反而延迟了其他蛇人的追击。

而陈信前方的五名蛇人见陈信忽然指端发出光华，同时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两步，陈信不为已甚，跟着往后退去，不过这时海中的蛇人似乎放弃追逐，开始向陈信合围过来。

陈信忽然一声长啸，猛然提气一跃，转眼间飞过了数百公尺，落到黄吉与练长风身旁，将两人一提，光华忽然泛出，往前踏波而行。

黄吉与练长风经陈信一臂之助，连忙运起功力，减轻陈信的负担，三人迅速的飘行出近千公尺，远远的将蛇人抛在身后，却见到这时卓能正缓缓的浮起。

陈信见状心喜，知道八成薛乾尚知道自己的意思，于是再度运起内息，捉着黄、练两人飞跃最后的数百公尺，跃到卓能的舱顶。

卓能这时正缓缓的转向，往大海中前进，蛇人一看追之不及，一连串嘶嘶嘶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似乎是意有不甘，黄吉不肯吃亏，连起功力回骂，不过连陈信等人也不大明白黄吉在骂些什么。

三人回到控制室中，众人惊喜外分的围过来说：“陈信，你还能飞嘛。”

陈信摇头苦笑说：“飞不了多远，快到极限了。”其实并不是陈信功力较黄吉等人高出数十倍，只是黄吉等人功力不足以达到这个程度，要是一开始能飞，至少也可以飞出数十公尺，这时飞行所提起的气劲，等于是以前以全力加速的方式所耗用的内息，加上现在内息补充速度又慢，自然支持不了多久。

而练长风用了一阵子烈阳剑，这时也觉得内息颇有不足，正在慢慢的调气，至于黄吉正在跌脚叹气，后悔忘了给蛇人见识见识激光斩。

一面休息，众人一面讨论刚刚的惊险处，黄吉等人才知道，原来刚刚卓能上众人知道有埋伏之后，陈信明白通知已经来不及，立刻带着众人上岸支援，只有方青芬与小毛莉两人留下。

而陈信等人到达之后，发现蛇人正围住薛乾尚等人谈个不休，赵可馨立即建议陈信，等到薛乾尚等人发难之时再作突击，于是薛乾尚等五人一对上蛇人，陈信等七人立即由外侧杀入，并且由陈信居中挤开了一条活路，顺利的将薛乾尚等人救出。

方青芬能留在卓能申顾着小毛莉反倒是意外的帮助，使得众人可以全力以赴，而方青芬虽不能出去帮忙，这时也在一旁听的入神，有点惋惜自己不能参加。

这时李丽菁忽然对黄吉说：“黄吉大哥这么神勇，我们好像不用去帮忙嘛。”

“对呀。”那雷可夫一搭一唱的说：“连激光斩都还没用上。”

黄吉自己知道对付七、八个自然没有问题，再多只怕就会出纰漏，但是既不愿认输又不好自夸，只好哼了两声没说话。

陈信打圆场的摇摇头说：“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而且乾尚似乎还问出了人族的方向……不是吗？”陈信见到薛乾尚的表情，又加多了一句。

薛乾尚苦笑着说：“这次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以他们居住的规模来看，

我们随便选个海岸线上就能找到村落的机率是十分微小的，没想到就是碰上了，是问出了几个地名，不过要猜了，还好下坠之前已经纪录了这个陆地的立体地形图。”

“怎么说？”陈信问。

“我们现在知道悉达山脉、悉达山、西塔蓝山、布尔山、热线、木族等六个名词，前面四个还可以依着地图猜，后面两个就比较麻烦。”薛乾尚说：“对方一共说了两个讯息，一个是人族在万公里外，西塔蓝山和布尔山之后，另一个是由悉达山脉旁往热线走九十公里到达悉达山，穿过在西塔蓝山、布尔山与悉达山之间的木族，就能到达人族的所在地。”

“什么是热线啊？”练长风皱眉问。

“不知道……”薛乾尚说：“既然有人族、鳞身族，我们首先可以假设有另一个种族叫木族，是在西塔蓝山、布尔山和悉达山之间，而且悉达山距离我们必较近，人族就在西塔蓝山和布尔山之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讯息。”赵可馨指着地图接口说：“所谓的往热线走九千公里，如果说要到悉达山必须走九十公里的话，一定是往此主，这块陆地长约两万余公里，南半部的宽度却只有七十多公里，也就是说一定是要往陆地中腹前进。”

练长风也点点头望着立体地形图说：“既然是往北九十公里，那座山脉就该是悉达山脉，那里就该是悉达山了。”

众人望着地形图，众人现在的位置在这块大陆南端的一块海域上，刚刚的村落自然也是在南端，而这块大陆北端宽度接近一万一千公里，只有一个主要的巨大隆起山脉，而在中腰处却有四个山脉各成一脉，其中三个长宽都大约三、四千公里，只有一个山脉由中间一直往西南西延伸到南端的大陆，长度足足有七十多公里，练长风认为那就是所谓的悉达山脉，而东南端边陆处还有一个较细长的，二十多公尺长的山脉，自然应该不是。

至于所谓的悉达山，八成就是悉达山脉北端的最高处，一个高度超过六十公尺的山峰。

薛乾尚点点头说：“如果长风说的没错，这块陆地中腰另外三个山脉中的两个，就是西塔蓝山与布尔山了，无论是哪两座山脉之后，陆地上的直线距离都会超过一万公里远。”

“可是……要是弄不清楚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该往东方绕上去还是往西方。”陈信说。

赵可馨摇摇头说：“没办法……就算我假设热线是指赤道，也只能得到一样的答案。”

“还有一个可能……”薛乾尚说：“我们现在都假设所谓的西塔蓝山、布尔山。都是我们地图上注意的到的地方，但要是只是一处小山呢？要是人族的居住地其实很小呢？”

“你的意思是说……”陈信在脑中整理一下说：“只有悉达山和悉达山脉大概没错？”

“对。”薛乾尚说：“从沿着悉达山脉往热线走九十公里到达悉达山这句话，这块大陆只有这个山脉合于条件。”这里距那处山脉约两千公里，而那个山脉又足有七十公里长，自然是别无选择。

“那我们应该先到悉达山去，然后再沿路问？”陈信说。

薛乾尚点点头说：“要是以悉达山为目标，卓能号可以先往东方绕过

去，由悉达山东侧两千公里的一条河流进入，要是由西侧就是绕远路了。”

“不过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要足所谓的西塔蓝山与布尔山是在悉达山的西侧的话，这样反而是绕远路。”赵可馨说。

“也没办法了。”陈信说：“既然两种可能都有，我们只好先选择比较近的，要是错了再说。”

“那就往东绕了。”练长风将卓能转向，往东北东方向偏去。

“我们还必须在海上呆好几天。”薛乾尚说：“不过东北方五千公里远的地方有个蛮大的岛屿，最近距大陆不到四百公里，我们可以上去略作补给。”

“比南岛大上七、八倍。”陈信望望地图说：“五千公里我们不眠不休的前进，也要两、三天，这段时间食物够不够？”

“加上昨天吃剩下的鱼，存粮还有一星期。”那雷可夫叹息说：“其实预备食用的物质我们储存了足有数月的份量，只不过没想到会不能转换为食物。”

“到那座岛屿的时候，将粮食准备充足一点。”陈信说。

“好的。”那雷可夫点点头，开始对如何储存生鲜食物伤脑筋。无元七三？年两天后的夜晚，众人到达那座岛屿，这次陈信等人不敢莽撞的往岛上直冲，不过现在卓能飞起又太耗能量，加上卓能本不是设计在星球表面上移动，所以虽然复古的流线造型相当漂亮，但是事实上倒没有十分注重流体力学，所以要是飞起，没办法以少数能量在空中滑行，所以虽然很想谨慎，却不知道该如何才能明了状况。

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薛乾尚发现在岛的南端是这座岛屿山脉的高处，沿着海岸线有长近百公里的断崖，卓能能够直接靠近海岸，再来就是寻找适合的上岸地点。

卓能在岛的西南角，一路慢慢的往东南角行驶，薛乾尚一面望着仪器一面说：“还不错，沿着海岸线好像都没什么生物聚集的迹象，不过就是都太高了。”

众人望着海岸也是兴叹不已，从一小时前寻觅到现在，海边都是连绵的峭壁断崖，最少也距海平面四、五百公尺，众人要是想爬上去也不是不行，不过未免太累。

又过了一会儿，薛乾尚忽然说：“等一下。过了这个山头之后似乎有纯动物性的聚集。”所谓的纯动物性的聚集，意思是指生物密度高，但是大部分都是动物，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村落。

陈信连忙说：“长风，先停下来，别绕过去。”

薛乾尚想现在又不能飞、天空又没有卫星，于是切换了一个画面，利用超频震汤显现地形扫描图，至少范围能到达数十公里内，也就是当初扫描无祖遗窟的仪器，不过这种仪器扫描生物没有办法及远。

片刻后，画面显现出来，在山后地势突落，一片向后延伸的平地上果然有个村落，而且也是一个一个的土丘，看来这里仍然是蛇人的领地，不过特殊的是，这里的土丘排的格外整齐。

黄吉疑惑的说：“这里鸟不生蛋的，怎么会有人住？”

“说不定他们以吃石头维生。”那雷可夫正为了食物火大，接上这一句。

“不。”薛乾尚指着立体图说：“绕过这个山头，断崖就忽然降低下来，一直降到离海面十余公尺，然后才又隆起，看来这是两个小山脉的缝隙，也是一个关口……这里可能是军营。”

“是军队啊……”舒红微微皱眉说：“那不是比那个村落还危险。”

“对。”薛乾尚说：“敌人可能有近百名。”

“不曾吧？”黄吉说：“看规模比那个村落还小，人怎么会更多？”

“一方面军营居住较密集。”薛乾尚解释：“另一方面，普通的村庄应该还有老幼，我们上次见到的青壮年就有四、五十人，这里岂不是足以容纳上百人？而且军队与一群村夫的战斗应该是不一样的。”

陈信一直没说话，这时忽然点点头说：“没错，这里的蛇人一共一百零二人，有练功，其中三、四个还不错。”陈信现在知觉虽然受限，不过数公里的范围倒是还能感应，不过现在外在游离的能量不再这么强烈，陈信必须仔细的感觉一阵子才能分析出来。

这些蛇人还会练功？众人倒虚一口气，这下肯定不是敌手了。

陈信接着说：“要是与不会功夫的蛇人为敌，除了青芬之外，大都可以一对三至四，黄吉和长风对付八、九个也没有问题，不过这里的蛇人一对二就会很有拼了。”

“两天前的那些蛇人天生铜皮铁鳞，我们功力要是不运是还只能砍伤个小伤口……”薛乾尚说：“这里的蛇人还有练过功夫，这下麻烦了。”

“问题就在这里。”陈信说：“大家要是全力运劲，恐怕支持不了多久，我发现你们的武器不适用。”

“怎么说？”那雷可夫听到这里兴趣来了，武器才是那雷可夫最有兴趣的。

陈信从身后的舒红手中接过长剑说：“这些硬金属制成的武器是够坚硬锐利的，不过对方似乎天生拥有护体气劲，不然再硬也该劈的过去。”

“难怪。”黄吉说：“我足足运了七、八成劲才能一刀两断。”

“所以问题在于这种硬金属。”陈信说。“硬金属到底怎么了？”那雷可夫还是没懂。

“硬金属传递能量时会自然而然消耗掉一大部分，所以……比如说丽菁，她只要通两分劲就能发光，但是到了武器上，却必须至少五、六分劲。”

陈信说：“当然每个人功力不同，不过基本土都会有损耗。”

李丽菁点点头讶异的说：“哇，陈信你怎么这么清楚？”她自己都不大清楚多少劲力会发光。

那雷可夫不管李丽菁说什么，紧接着说：“可是所有的金属都是这样啊，这样还是比直接用手攻击杀伤力还大。”

“那就牵扯到坚硬度与锐利度了。”陈信摆了摆手说：“手毕竟是软的，内息是用来破开对方的护体气劲，不过没法尖锐的利入，最多只能平面给予重压，敌人皮坚肉厚，虽应也有内伤，不过在战斗时并没有直接的效果。”“那怎么办？”那雷可夫为难的说：“我所知道的，只有你的极乐刀不会消耗内息，还会增幅。”那雷可夫现在可没办法制造智能元素。

“不……”陈信笑笑说：“我还有用过另一把刀。”

黄吉首先想起，大叫了起来：“绿柳刀！对，当时我用过，确实特别犀利，原来是不会耗能量？”

薛乾尚与那雷可夫等人自然见过绿柳刀，李丽菁点点头说：“陈信你是说那把一挥之下会有青龙现身的刀？”

“我虽然不明白刀的制作原理。”陈信说：“不过现在我想起来，内息的延伸该与那些绿色柳丝很有关系。”

那雷可夫却曾好好摸过那把刀，这时似乎忽然想通了什么，用力的一拍手，兴奋的踱步说：“原来如此……真是奇才，他叫什么名字？唔……没人知道，我明白了……不对，还有一个地方不大对劲……应该这样再这样……然后那样……”

陈信摇摇头说：“丽芙，你先接一下那雷可夫的班。”

许丽芙点点头说：“好。”移身到维护区坐下，接着操作起来。

陈信望望正在喃喃自语、两眼望夫的那雷可夫，不再说话，众人也安静下来，看着那雷可夫。

过了一阵子，那雷可夫忽然跃起翻了一个跟斗说：“我明白了。”随即四面一望，却发现大家都望着自己，那雷可夫双目一瞪说：“你们干么？”

“什么干么？”李丽菁由后方一拳飞来，一面骂：“发呆发完了？”

那雷可夫兴奋过度忘了闪避，反正也有一阵子没被打中，还蛮怀念的，所以那雷可夫虽然眼冒金星，仍然笑嘻嘻的说：“发完了、发完了。”一面对大家说：“你们还在等什么？快缴械！”一面向众人收集武器，李丽菁虽然打打闹闹，不过也实在高兴，主动的帮那雷可夫拿众人的武器。

“那雷可夫。”陈信忽然说：“不过当初绿柳刀似乎不是很坚固，这点你要注意。”后来在凤凰星，绿柳刀终于在大量内息交击下粉碎，陈信想起就顺便提了一句。

“喔……”那雷可夫猛点了两个头说：“没错，这样我想的更对了，我会处理的。”随即与李丽菁抱着十来把刀剑往中舱落去。

陈信自然放心，要是那雷可夫真的完全了解那位不知名兵工部士兵的作法，以现在那雷可夫的功夫来说，较之那人高出不下数倍，自然能制造的更为精细。

这时赵可馨手一摊说：“陈信，现在大家都缴了械，哪里也不能去了。”

“就休息两天吧。”陈信说：“可馨，你观察一下这个军营的状态，要是实在没的观察了，就与长风商量该往哪移动。我和乾尚、舒红去研究一下。”

舒红和薛乾尚同时站了起来，两人同时明白陈信是要教自己集劲的方法，没想到陈信才说不到两天就想出来了？

陈信向两人一招手，三人往通向陈信房中外厅的通道前去。

三人进入陈信房中的外厅，小刚望见三人点点头嘶吼一声翻了个身，小柔站起片刻，见陈信似乎并没有打算带它们出去，又伏坐下来。

陈信与两虎打个招呼，转头对薛乾尚说：“乾尚，你现在的功夫似乎与练长风他们不一样？”

“对。”薛乾尚点点头说：“圣殿中的武学一共有五大脉流，似乎只有练长风修习的那一脉有这种劲聚体外的功夫。”

“应该不会。”陈信说：“可能是当时柳长老来不及教你。”

薛乾尚想了想，没再说话，陈信也无所谓的接着说：“不过你的内息运行方式主要以前方的经脉为聚，后方为散，发出之时会先巡行各脉，这对护身极有帮助，但是似乎总有一点延迟？而且招式似乎以护身为主？”

“没错。”薛乾尚说：“所以我要是战斗之时，护身气劲会比攻击的劲力先一步准备完成，但是攻击效率不彰，所以当初与长风对战时，因为并非生死相搏，反而侥倖的不败。”当时薛乾尚输给谢日言是因一心求胜而将攻击劲力逐渐增大，却不慎落败，而练长风又胜过谢日言，所以薛乾尚对上练长风时只求不败，练长风反而拿他没办法。

陈信点点头说：“走收聚于主脉……”“我们就是要将这个特性转成优点，你先全力护身，将内息游刊。”陈信一面说，薛乾尚一面照做了起来，陈信接着说：“再来将内息上扬由天庭汇聚，双手上举至额，聚力于掌，控制劲力不向四面流窜……”

只见薛乾尚全身光华一亮，慢慢前额的光华更显，随即双手上举包含住似欲窜出的光华，只见一团指大光球在薛乾尚的天庭浮现，薛乾尚觉得这股能量被双手所束缚，正逐渐的累积，还好无论如何运功，薛乾尚手部的劲力都足以应付，不过仍然觉得这些能量似乎不断的弹跳，直欲脱体而出，就在这时，陈信大声的说：“双手引出光华，前甩。”

薛乾尚将光华往前微引，立刻感觉到自己无法控制这个光球，陈信一说前甩，薛乾尚不敢迟疑，马上将光球向前方发出，光球顺着内息的出路，迅速的望前直冲，陈信应手一接，将光球含入掌心，碰的一声，能量由陈信的掌风中四面敬溢出来。

“成了。”陈信轻松的说。

这就成了？薛乾尚有点不敢置信的望着陈信，陈信接着说：“要不是你以前方主经脉为聚，加上护体气劲充分，也不可能用这种方式，不过这还是最弱的一种。”

舒红本已钦羡万分，没想到陈信居然说这是最弱的一种？不禁张大了口呆望着陈信，薛乾尚何比聪明，念头一转接着说：“再来是喉部、胸部、腹部，每一个部位都会相应加强。”

“对。”陈信点点头说：“不过腹部不要乱用，一次就会耗光你的内息，以你现在的状况来说，胸部的能量发出已经不逊于日言所发出的腾龙掌，但大概也只能两击，喉部的内息可以与黄吉的激光斩比美。”

“黄大哥功夫这么高，为什么反而没有腾龙掌的威力大？”舒红忍不住问。

“黄吉还有别招。”陈信笑笑说：“就让他先藏着吧。”

原来如此，薛乾尚与舒红都笑了起来，黄吉谁都瞒的住，就是瞒不过陈信，只见陈信笑笑忽然低声说：“黄吉那招要是施出来，我要不是硬拼就是闪躲，接是接不住了。”

两人知道所谓的硬拼就是陈信施出腾龙掌或腾龙指轰回去，不禁有点意外的揣想，黄吉那招到底有多强？忍不住叫一声。

陈信对薛乾尚说：“乾尚你可以回去练习了，记得将四处穴脉由上而下的练习，要是不发的话就依原势收回气海就可以了，如果能够的话，额头可以尝试只用一只手。”

薛乾尚点点头说：“我明白了。”随即退出房外，同自己房中练习。

接着陈信望向舒红说：“舒红……你的功夫是家里教的？”“对。”舒红点点头说：“我们舒姓一族隐于旧大陆，联邦解禁之后才慢慢的与外界偶有联系……”舒红忽然一笑说：“这次我是偷跑出来。”

“什么？”陈信吓了一跳：“偷跑？”看不出来舒红原来也很皮。

“对呀。”舒红接着说：“长辈传下来的训示，舒姓一族不可前往圣岛。”

“那你大摇大摆的比武……”陈信说：“怎么没被捉回去？”

“我们根本没有天讯。”舒红得意的说：“何况就算他们知道了，也不能来圣岛捉我……陈信，你知不知道我的爷爷、爸爸、叔叔伯伯他们功夫才高呢，还有我的哥哥功夫也比我高，其实我两个哥哥都光质化了，不过他们根

本不知道圣岛在找光质化的人，还好我有跑出来，现在不输他们了。”

这真是意外中的意外，陈信心想，舒姓一族要不是刚好在地球的另一边，圣殿中人也不会没感应到，陈信想了一下，又问舒红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去圣岛啊？”

“谁知道。”舒红摇摇头说：“我爸说等成年了才告诉我。”地球上当时成年是指三十岁，舒红才二十五，自然还不知道。

“这样说来……”陈信沉吟一下说：“你怎么又知道甄选的事？”既然没有天讯，舒红如何得知圣殿需要年轻高手的事情？

“我以前就常溜出来……”舒红嘻嘻笑说：“在河口市有一些朋友，在那里知道的……对了，有个吴一元你认不认识？”

陈信惊讶的说：“当然认识……你也认识？”吴一元也是陈信以前小队中的，不过不像那雷可夫、谢日言等人这么熟，当时与王仕学、赵可馨、薛乾尚等人一起由凤凰星回来。

“不……”舒红摇摇头说：“他们吴家在河口市也算是世家，吴一元回来以后把他捧上天了，我才看不顺眼呢，他们那算是什么功夫？”

陈信明白，要是舒红说的是真的，吴一元的功夫在她家人的眼中实在不算什么，只听舒红接着说：“当时我见到吴一元回到河口市，受到英雄式的欢迎，我忍不住问那些姊妹，结果居然被取笑，他们说吴一元是大英雄陈宗主的战友，是地球上最后一批返回的联邦军，我那知道谁是陈宗主，足足被取笑了一个月。”

陈信不禁哑然，地球上现在不知道自己的人似乎真的不多，也难怪……陈信摇摇头说：“其实在联邦的体制下，吴一元的功夫算不错了。”

“这倒是真的。”舒红也同意：“不过后来我在天讯上，看到您在水域星上对付怪物尤嘎，我好佩服喔，但是回去跟哥哥们说他们都不信，还说我想骗他们去都市。”

“后来你看到天讯上的消息，就溜来了？”陈信做出结论。

舒红忽然脸上微微泛红，咬着牙低声说：“我是想认识……”说到一半，忽然转过身背对着陈信低下头来。

陈信见状心里一惊，莫不是……陈信连忙咳了两声说：“你们舒家的功夫确实别有特色，容易速成，而且特殊的地方在于身体分成数十个独立的系统，分开运行，但是却又能自然的穿行于其间，这与我当初强分经脉，修练气海颇有相似之处。Missing 舒红才转回头”陈信手忙脚乱信仍然说不出个望望陈信的模样见舒红仍然背对着自，对陈信微一鞠躬说说“有什么好对不日以然来。忍不住露出微笑的说，只好住了”对不起，又不是我只是士，不知不该圭埡对吧，崇拜您道该说永说。“又不是，没有”也没什么好崇拜的。“陈信稍稍放心的说：“我不就是这样？”

，不过：什么。过了片“不：什么……”舒红偷别的念头。

“我明白。”舒红点点头说：“刚刚您说的很对，我家的内息确实运行方式与众不同，不过事实上我还有最后数章还没修练。”

陈信见舒红终于回到正题，松了一口气说：“这也难怪……我觉得虽然各处运行有其好处，但是应该在修练到一个阶段之后就必须想办法统合起来，使得内息发出时流畅而不至断续，不过既然你家中还有数章未练……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想到的方式……”

“没关系的。”舒红目光凝视着陈信，认真的说：“我愿意学。”

“这……”陈信又开始觉得不对劲，但是仍然只好点头说：“可以顺着你经脉修炼特别顺畅的地方找出重点，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然后迅速的回行，以后再慢慢的接上尚未连接的经脉，这样在对敌时自然不会有内劲断续的缺点，而且以你的状况，可以在指端凝聚内息发出。”

舒红听了一忙说：“我知道可以发出，不过不曾太弱吗？”事实上舒红试过发出腾龙指，不过发出不到一公尺就四面散失了。

陈信一笑说：“先不提你的经脉连贯之后指端的内息存量就会加强，你不能发出腾龙指的原因在于无法持续送出凝聚的内息，这是因为你的手掌经脉也自成一系，使得内息发出虽快却不能聚集这么大量，不过……却反而因此可以在指端将内息凝聚如针射出，虽然比起腾龙指破坏面小，不过要是敌人防御力强的时候，说不定你的指力才能破开对方的护体劲力，不过要找到要害就是了。”

“我懂了。”舒红张开嘴说：“因为凝聚如针，破坏力反而大，所以对方就难以防守。”

“聪明。”陈信说：“还有一个好处，这样子耗的内息少多了，可以使用的次数大为增多，以你来说，二、三十发绝没有问题。”例如那雷可夫内息较舒红为高，但是腾龙指也只能发个七、八指，何况舒红内息一连结，功力又会增强。

“真棒……”舒红又是深深的一鞠躬说：“谢谢你，陈信。”

“等一下……我还没说完。”陈信扶起舒红说：“除了内息渐增，威力越大之外，最后我还要提醒你一件事，别忘了可以留下一成功力，这样的话就能略为遥控去向，可以偏个几度，在这个星球，应该在七、八公尺内都还可控制去向。”

舒红紧闭着嘴，一双明眸凝视着陈信，陈信连忙放开扶着舒红双肩的手说：“就是这样了，快去练吧。”

舒红点点头，转身出门，在将出门外之际，舒红忽然回过头来一笑说：“陈信……我更崇拜你了。”随即迅速的转身离去。

这招叫做回马枪，完全无法反击，陈信不禁大为头疼，心想这下自己可要更加谨慎小心，下次决不可以再和舒红独处一室。

陈信头疼还没结束，忽然敲门声传来，方青芬正在门外说：“陈信，我可以打扰一下吗？”

啥？躲方青芬躲了几十天，现在居然给她找到机会跑来？陈信一面大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面还是无奈的将门打了开来。

请看星路谜踪 * 卷四

第十六章 悬崖勒马

门一打开，方青芬迅速的闪入房中，陈信退开数步，故作无事的说：“有什么事？”

“陈信。”方青芬的脸色有点难过又有点期望的说：“你一定要帮帮我。”

“到底什么事？”陈信心中暗暗戒惧。

“我这样下去不行。”方青芬难过的摇摇头说：“我总是帮不上忙，而且

自从到了这个星球，我变的与未练功夫差不了多少，这样下去我永远是个累赘。”

这话说的陈信心中暗暗同意，不过陈信自然不能点头说：“你果然是个累赘。”于是陈信摇摇头说：“这个星球如此古怪，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大幅降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方青芬说：“陈信……你的功夫不断进步，一定也可以帮我……我知道这是过分的请求，不过这样我以后也能出一份力。”

不说还好，当面一说陈信真还不知道该如何拒绝，陈信心中转念又想，其实方青芬想提高功力也是情有可原，不过上次帮助心心，薛乾尚等人就说可能以后会有问题，陈信实在不敢再多事，于是说：“青芬，我上次帮助心心也不知道是对是错，说不定会有问题，要是弄了个走火入魔多划不来？……对了，上次我不是要你问问宋庭？宋庭没有帮你想办法？”

“宋庭？”方青芬微微皱眉摇摇头说：“他不行的……他说圣殿的武学不得随意外传，所以不能说。”

原来如此……陈信点点头说：“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你转练我的功夫，但是原来的功夫未免会消散了。”陈信自然明白自己的武学日后的状况。

“没关系……”方青芬高兴的说：“要不要我拜你作师傅。”

“不用……”陈信连连摇手：“你要想清楚了，回去后方彭将军说不定会责怪你。”

“不会的。”方青芬猛摇头说：“只要能提升功夫，我爸爸没这么古板。”

“好吧……你坐下。”陈信跟着坐到方青芬身后，双手搭在方青芬的背后。

方青芬忽然说：“不是……要用逆元通脉术吗？”

这成何体统？陈信连忙说：“这样就可以……”也是陈信到了这种功夫才能不用最省力的逆元通脉术，陈信不在多说，将内息往方青芬体内运行过去。

这个方式陈信早已经驾轻就熟，不久后便完成，还灌注了许多的内息在方青芬体内，不过陈信越灌心里越觉得不对，现在自己内息一面灌一面四处散溢，而且补充速度又太慢，灌完恐怕要休息个一天才补的回来，不过这时势如骑虎，陈信也只好尽力而为。

不久终于完成，虽然方青芬只能获得有如心心一般的功力，不过陈信却耗损了近半的内息，陈信双手一收，摇摇头叹了口气，这种事以后万万不可常做。

方青芬自然知道功夫提升了，正缓缓的转过身来，陈信这时正眼睛半睁半闭的吸纳能量，哪知方青芬忽然一扑，将陈信腰部结结实实的抱住，往陈信的唇上吻了下去。

陈信这时正全力内纳内息，连护体气劲也收了回来，没想到方青芬忽然来上这招，一霎那间软玉温香抱满怀，唇上是温柔潮湿的触感，身体紧贴着玲珑有致的身躯，正以似乎要挤压到身体内的力道摩擦着陈信，陈信一阵迷惘，忽然有一种这样也不错的感觉涌上，一时居然舍不得将方青芬推开，而且双手也逐渐地往方青芬的身上移去。

过了片刻，两人气息逐渐粗重，陈信猛一翻身将方青芬压在地上，方青芬越来越是无力的，衣衫也渐渐散开，终于娇喘连连的轻声说：“别……别在这里。”这里是外厅，随时会有人闯来。

陈信将方青芬猛然抱起，就要往内房走去，方青芬双手仍然缠着陈信

的肩膀，两人仍然缠绵的热吻着，陈信一步步的往房内走，忽然间脑海中不其然的出现了林颖雅的身影，陈信动作微微一滞，但仍舍不得放开佳人，不过转眼林颖雅的影子一失，陈信忽然想到宋庭，这还得了？陈信忽然双手将方青芬往外一抛，直抛出数公尺远。

方青芬当然也吃了一惊，不过还好功力大进，没有摔着，落地之后，方青芬望着不知道该说什么的陈信，有点疑惑的说：“陈信……你喜欢这……这样？”

什么乱七八糟，以为我有虐待狂？陈信猛摇头说：“差点做错事，我们根本不该这样子。”

方青芬又向前走来，星眸迷茫的说：“为什么……我知道你喜欢……我也喜欢……”

陈信见方青芬罗衫半解，酥胸半露，衣衫凌乱，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无意间动手解开的，连忙后跃数公尺，一拍自己的脑袋说：“拜托，你把宋庭当什么了？”

方青芬这才止步，缓缓的将衣服穿回，低下头不再说话，陈信一见心中大定，委婉的说：“青芬，既然你与宋庭在一起，就不大应该这样做，我们当然是朋友，不过……”

方青芬摇摇头打断陈信的话，说：“陈信，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真心的喜欢宋庭。”

陈信听到这句话，对方青芬不由得更加生气，摇摇头说：“算了，我不想说了。”

“为什么你不要我？”方青芬略带愁苦的说：“我还不是不得已。”

陈信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对方青芬破口大骂，还在沉吟的时候，科芙娜忽然由上方的连通管飘下，一面发声说：“陈信，有空吗？”

方青芬一听顾不得再纠缠陈信，连忙往外奔出，科芙娜落下的时候，恰好看到方青芬冲出去的背影，于是疑惑的问陈信：“那不是青芬吗？”

陈信点点头，叹口气说：“我帮她提升了功力……”之后的事情陈信实在说出口。

“真的？那宋庭一定很高兴。”科芙娜微笑望着门口，回过头来见陈信面色阴情不定，疑惑的问：“陈信，你怎么了？看起来不大对劲。”

“没什么。”陈信坐下说：“刚刚这一通脉，耗掉我一半的内息，所以脸色比较不好。”

“一半？”科芙娜大为惊讶，陈信一半的内息灌注到方青芬体内，方青芬岂不是跃升为卓能中的第二把交椅？她又如何承受的了这么多的内息？

陈信连忙说：“这里往外消耗的内息太多，加上我又不是用逆元通脉术，而且补充的太慢，所以才会消耗这么多，大概要修炼一天才补得回来。”

科芙娜这才明白的点点头，忽然又一笑说：“我又不是宋庭，不用跟我解释。”

科芙娜是听到陈信说并不是用逆元通脉术，这才取笑了陈信一番，哪知陈信听到心头又是一阵不舒服，但这是自己的错，只好转过话题问：“你下来有事吗？”

“也没什么重要的，我想跟你聊聊。”科芙娜说。

科芙娜自然不可能有类似方青芬的问题，陈信放心的说：“别装了，一定有事……是不是怀孕了？”

“去你的。”科芙娜面色微红的说：“哪有那么快的？”

“不然什么事？”陈信笑笑说：“日言欺负你啊？”

“不是……”科芙娜面色一整说：“陈信，我是想说……你不该一直这样一个人。”

陈信眉头一皱，疑惑的望向科芙娜，不大明白。

科芙娜接着说：“你在地球的那段感情也结束了一年多，现在我们大家都同在卓能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到地球，你不需要一直这样子。”

“我现在很好啊。”陈信耸耸肩说：“为什么忽然这样说？”

“你不觉得丽芙很可怜吗？”科芙娜正色说：“她为什么会跟着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是勉强你，感情的事情本来就不能勉强，不过既然你也曾真心的喜欢丽芙，与那位林小姐的关系又已经结束，为什么两人不重新开始？”

陈信想起楚楚可怜的许丽芙，也不禁有点心动，不过旋即又想到练长风似乎也对她有意，陈信的心有冷却下来，摇摇头说：“她不是与长风……”

“哪有这种事情。”科芙娜摇摇头说：“练长风有在注意她，我们也知道，不过丽芙一直都没有兴趣。”

“是吗……”陈信一笑摇摇头说：“其实……你们也不一定清楚……还是算了吧。”

科芙娜听陈信居然这么说，真是大吃一惊，她自然知道陈信的神通，想必是陈信发现了什么众人不知道的事情，这下自己来错了，科芙娜一下愣住不知如何是好。

陈信感激的笑笑说：“我实在很谢谢你们的关心，我当然不讨厌丽芙，不过也不想硬是凑上一脚。”

科芙娜见状叹声说：“这还不是要怪你……大家上卓能也好几个月了，你也不跟丽芙聊聊……”

“别这样说。”陈信摇头苦笑说：“长风人也不错。”

“不行。”科芙娜忽然站起身来说：“我要问个清楚，丽芙一点都不像在恋爱的模样。”随即一跺脚，回头准备往连通管攀了上去。

陈信连忙一拉科芙娜说：“千万不要。”

“为什么？”科芙娜回过头说：“说不定你弄错了。”

陈信摇摇头说：“要是没有……当然是我冤枉她了，不过要是有的话，你这样不是让她不自在吗？”

科芙娜一顿，转过身来说：“那不然怎么办？陈信，要是你冤枉她了，她等的可苦了。”

这话倒也有理，不过陈信忽然一回神说：“等一下，就算他俩没什么，我也还没做好准备……”

“这个以后再说。”科芙娜一挥手说：“我不会太直接的问她……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试着和丽芙重新再来。”

陈信松开抓着科芙娜的手，摇摇头说：“科芙娜……别逼我，我需要时间。”

“好吧。”科芙娜终于点点头说：“可是你要答应我，你要真的有在想这件事，不然大家都知道你会偷懒，结果会乾脆不想。”

陈信没想到大家都了解自己，只好敷衍的说：“好啦……我有空就想想好不好？”

科芙娜又叹了口气，仍然攀上连通管，一面还说：“我去替一下长风，他也累了几天了。”

陈信见科芙娜终于决定不去逼问许丽芙，也松了一口气，回到内室修练起来，想快一点补充自己的内息。

[[无元七三九年一月十九号]]

过了一天，陈信略为收束一番，神清气爽的走出内室，正想上控制室看看的时候，收发机忽然传出声音，却是练长风在说：“陈信，我可以去拜望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陈信说：“我刚好要上控制室，到那里见吗？”

“不……”练长风迟疑了一下说：“还是到你房中好了，宋庭也会过去。”

“好吧。”陈信听到宋庭也会来，不禁有点心虚，要是有什么不对的话在自己房中也好。

不久练长风与宋庭由连通管滑落，两人算是来这里次数最少的人了，想那雷可夫、黄吉等人要来的话，还招呼都不会先打一声。

陈信见到两人，点点头说：“请坐。”

两人依言坐下，宋庭首先说：“陈信，我是来谢谢你帮青芬提高功力，听说因此你必须修练整整一天，实在不好意思。”

“没什么……”陈信见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放心的说：“其实我一直觉得她原来的功力有点可惜，不过她坚持要这样，我自然义不容辞。”

“可是我有一点担心。”宋庭面露忧愁的脸色说：“她最近的状况不大对劲。”

“怎么说？”陈信一面问，心里一面忐忑不安。

“我来说好了。”练长风说：“宋庭发觉方青芬似乎与他渐形疏远，加上方青芬又是由凤凰星来的，所以有点担心。”

“我还是不懂。”陈信说：“这跟凤凰星有什么关系？”疏远的原因陈信倒有一点内幕消息，不过自然千万不可提及。

练长风与宋庭对目一望，练长风接着说：“圣殿既然派出长老去凤凰星，想必接管了凤凰星的政权，说不定还会有冲突，方青芬恐怕也想到这些，所以说说不定会有一些奇怪的举动。”

这点陈信倒是没想过，不过练长风说的也有道理，要是圣殿真的派人去接掌政权，以蓝宗主的个性来说，铁定会有冲突，陈信想到这里，不禁对蓝宗主担心起来。

练长风自然不知道陈信在想什么，点点头严肃的说：“所以我们担心方青芬在想办法让我们放弃任务返航，宋庭自然不会同意她的做法，所以才与宋庭逐渐疏远。”

“是这样吗？”与陈信心里的答案不大一样，不过倒是使陈信产生了一种烦恼。

“恐怕是的。”练长风接着说：“我们知道您一向民主，所以会受大家的影响，这次特别先来提醒您，免得被计算了，当然……宋庭还是会极力的挽回方青芬，避免她做出傻事。”

“好吧，我知道了。”陈信点点头。

“有件事有点奇怪……”宋庭说：“她就是不肯试试圣殿提升武功的方法……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没有办法让她的功力这么快就提升到这个程度，所以还是要感谢您。”

陈信一听心里不禁火大，方青芬还说宋庭不肯教她？虽然自己没有什么损失，不过这种感觉实在不好，但是陈信心里固然不快，还是不好意思将这件事对宋庭与练长风说出来，只好哑巴吃黄莲，认了。

“那……我们告辞了。”两人起身告退，由房门往外走，看来是想去略作休息。

陈信往上飘飞，到了控制室，看看现在控制室中只有科芙娜、谢日言、许丽芙、赵可馨、黄吉五人，陈信望望许丽芙，见她眉宇略带忧愁的模样，确实不像是在恋爱中的状况，陈信不由往科芙娜望去，却见到科芙娜这时正送来一个“我说的没错吧”的眼色，陈信苦笑一下，转头对赵可馨说：“可馨，有没有什么发现？”

“蛇人似乎会不定时的巡逻。”赵可馨说：“我没发现什么可以偷入的破绽。”

“这样吧。”陈信说：“乾脆我去一趟。”陈信自然能顺利的攀上数百公尺。

“我也去。”黄吉跳起来。

“别这样。”赵可馨摇摇头说：“乾尚他们功夫还没练完，那雷可夫也还没做好兵器，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可麻烦了。”

“不会的。”陈信说：“我会小心地，不过黄吉就不用去了，帮我照顾大家。”最后一句话，陈信认真的对黄吉说。

“好嘛。”黄吉没趣的坐回原位。

“一个人去似乎并不妥当。”谢日言也出言劝阻。

“没问题的。”陈信忽然将极乐一发即收，只见光芒忽然一闪即逝，陈信笑笑说：“我还有极乐帮我。”

众人面前寒光一闪，不禁都微微的后仰，陈信将舱门打开说：“乾尚应该快练成了，舒红还要两天，我不会去太久的。”随即向上轻飘。

“陈信。”赵可馨忽然叫：“别忘了收发机要关成震动的。”

“好的，谢谢。”

陈信跃到舱顶，望着前方高有五百余公尺的断崖，一面将收发机转成震动，一面想幸好赵可馨细心，不然说不定会糟糕，诸事停当，陈信猛一提气，双脚借力一蹬，募地直往斜上方冲去。

这一冲直飞了两百五十余公尺，陈信知道要是在飞下去内息就会来不及补充，毕竟平飞与向上飞不同，于是双手一张，翻身往崖壁飘，在接近崖壁的时候。

陈信落足一点，在崖壁蹬出一个大洞，一个借力吸气，又向上腾了两百公尺，这时距崖顶只有百公尺不到，陈信翻身伏到岩壁上，在接触的一刹那，陈信双手一运劲，在岩壁上穿了十个指孔，藉力支住身子，屏息凝神的感应着上方的状况。

又过了片刻，陈信确定上方没有敌人，双手在一运劲，身子原式不变的往上冲起，转眼就到了崖边，陈信抬头一看，崖壁后是一片向下缓缓的斜坡，斜坡上有着短短的紫色草皮，越下面越长，陈信四面望望，确定没有敌迹，于是轻巧的往右手边的山崖掠去。

到了崖顶一望，下面果然是两山交界处，山势突然下滑降成谷底，虽然距海面还有十公尺，但已经是唯一容易攻击的地方，难怪会有在这里驻守重兵，要是有敌人由这里来，以蛇人的体积来说，只要十来个就能守住这个关口。

陈信往北方望去，见到两山之间的关口逐渐往北延伸，慢慢下降扩大变成平原，刚好被两边的山脉东西包住，远远的山下似乎还有别的村落，陈信同时发现与人类聚落不同之处，除了房舍之外，每一个村落似乎都隐在森林中，不像人类总是将四面开垦出来，也许这些蛇人不吃素，这样就无须耕田，不过……就算这样也可以饲养牲畜啊？陈信还是不大明白。

陈信片刻后回过神来，转头望向这个军营，这时正有四十余名蛇人排列的整整齐齐在操练，所有蛇人的尾部都盘成圆圈，每人相距于有六公尺，正拿着精光闪闪的棍状兵器挥舞着，陈信仔细望去，却见那些似棍状兵器其实不是棍，头尖尾圆，还略成弧形，活脱脱是蛇人口中大牙的模型。

陈信见这些蛇人左遮右拦，前刺后刺的，似乎也颇有章法，加上蛇人天生神力，威势自也不凡，蛇人挥动了一下子，忽然间同时跃起，长尾在空中迅速的扫了几下，这才斯斯连声的落下。

这一下之后，蛇人部队静止下来，忽然由军营中的一个土丘中蜿蜒出来一个蛇人，身上的服装与其他的似乎有点不同，虽然都是背心，不过颜色似乎较为白亮，这名蛇人蛇行到部队之前，四十余名蛇人同时斯斯数声，盘着的身体忽然上下的伸屈了一下，那名蛇人也做了同样的动作，随即迅速的斯、斯、斯的说起话来。

陈信猜想那大概是蛇人敬礼的动作，想来这名蛇人地位较高，现在正在训话，陈信将心神往下集中，果然感受到这名蛇人的内息蕴含的能量在这群蛇人中最为强大，当然同时也听到他不断的发出斯、斯声，陈信摇摇头，心想除了与他们硬碰硬之外，就只有从这里把大家吊上来，不然实在想不到什么好方法，不过就算是这样，从这里下山一路别无隐蔽，除了陈信可以完全不作停留直泄而下，其他人想要不被发现简直难比登天。

陈信正望着下面发怔的时候，忽然觉得不对劲，连忙回过头来一望，却发现自己身后三十余公尺外居然站着一个蛇人，阴森的目光正上上下下的打量自己。

陈信这一下大吃一惊，都怪自己注意力集中在下面，加上又想着心事，这才没注意到身后发生异状，陈信观察片刻，知道这名蛇人功夫只怕不弱于下方那个蛇人，应该也是蛇人中的领导人物。

这时陈信与蛇人双目相交，谁也没说话，陈信其实有点自觉里亏，准备等敌人翻脸的时候在出手，不过没想到这名蛇人也不叫帮手，也不动手，更不说话，只是这样直直的望着陈信。

两人目光交视片刻，陈信目光一转，想了想说：“你……听得懂我说的话吗？”

蛇人见陈信询问，点点头生硬的说：“你……人族，怎么会来这里？”

似乎还满友善的，陈信高兴的说：“我们……”陈信随即想起薛乾尚用的谎言，接着说：“……迷路了，我想回人族。”

蛇人盘着的身子稍微移动了一下说：“人族都是骗子……你是索伦玛派来的？”

“索伦玛？”陈信疑惑的说：“当然不是……他是谁？”

蛇人忽然发怒，一面说：“果然是骗子。”一面纵身往陈信扑来。

只见蛇人在半空中忽然一翻身，长尾往陈信直扫了过来，陈信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轻轻往上一跃避开这招，正要解释，却发现对方的双掌蕴含劲力，正向着自己直劈过来，却是算准陈信跃在半空速度最慢的时候攻击，

还好陈信仍有余力，连忙在一提气越过蛇人，往蛇人后方翻了过去。

蛇人长尾直伸，往前一点地，转身又向陈信扑了过来，这次身在前，尾在后，陈信想试试对方功力，双掌运力一推，迎着蛇人长满鳞片的双掌交击起来，只听碰的一声，气流散逸，陈信将蛇人硬生生的往后震开。

蛇人双手剧震疼痛欲断，上半身不受控制的后仰，但是仍想败中求胜，长尾忽然无声无息的往陈信腰部卷来。

这可难不倒陈信，陈信索性双手一伸，将蛇尾抓住，在蛇人来不及反应的时候，用力向外一甩，将蛇人往旁直抛了开去。

蛇人再空中直飞了七、八公尺，这才碰的一声落地，翻滚了两圈勉强盘起身形，惊讶的睁大眼睛望着陈信，忽然将手一错一盘，似乎正在凝聚内息。

陈信连忙笑笑说：“我真的没有恶意，只是想来问问路，顺便看看有没有可以吃的……至于那个索什么玛的我真的没听过。”

“你不是普通人族……”蛇人想了想似乎相信了，将手一收微喘着气说：“你是人族中皇族的高手。”

虽然陈信不知道皇族跟普通人族有何差异，但是也不敢在说不是，免得这位蛇人大哥忽然又翻脸，只好含混过去的说：“是……是……我叫陈信，不知您如何称呼？”

“我叫纳普斯。”蛇人纳普斯说：“希娃斯岛不欢迎人族，陈信……你最好快走。”

原来这里叫希娃斯岛，陈信沉吟一下说：“纳普斯……为什么你们会讨厌人族？那边的……鳞身族也是这样？”陈信不知道叫蛇人会不会失敬。

纳普斯双目一瞪，蛇信吐了两下说：“你果然在骗人……还说不知道谁是索伦玛。”

“我真的不知道。”陈信大感冤枉。

“那边就是索伦玛叛军占据的地方。”纳普斯瞪了陈信两眼，恨恨的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喔？你们不是一国的？”陈信又吃一惊，鳞身族还不只一国？

纳普斯终于有点相信陈信，满头雾水的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过来的。”

“这不重要……”陈信想打马虎眼：“你们跟人族有仇吗？”

“有仇？”纳普斯忽然斯、斯笑了两声，这才说：“牧固图大陆上的六个种族，本来就不是朋友。”

原来有六个种族……可是陈信也不好问哪六个种族，只好顺着话题说：“不是朋友也未必是仇敌，如果不是仇敌还可以试试作朋友。”

纳普斯想了半天，才明白陈信在说什么，由鼻子喷出一股气息后，才摇摇头说：“反正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回牧固图大陆，不然……哼，你也真大胆，敢一个人来。”

“我还有些朋友。”陈信说：“我们可以到岛上来休息一天吗？”

“多少人？”纳普斯面露怀疑的问。

“十个人左右。”陈信说：“我们很快就离开，回去人族那里。”

“你回不去的。”纳普斯摇头说：“沿路都是鳞身族的天下，你的武功虽然高，十个人也只是送死。”纳普斯不知道陈信等人不打算走陆路，也没想到陈信有足以万里航行的交通工具。

“你们为什么要回去？”陈信说：“这里不好吗？”

纳普斯摇摇头，正要说话，忽然由下面的军营中传来一阵击鼓声，鼓声长长短短，节奏分明，纳普斯连忙注意倾听，过了片刻才对陈信说：“我们要集合了，你快走吧，我必须将你出现的事情向上呈报，说不定会派人来抓你们。”

蛇人纳普斯说完转身一弹一弹，迅速的顺着缓坡下跃，不再理会陈信。

陈信倒觉得挺好笑的，这位蛇人大哥也是有趣，居然提醒自己快溜，不过陈信想想先回去也好，于是回到崖壁，顺着陡直的峭壁下溜，直到将近海面的时候才猛一发劲，将身形凝定下来，飘入控制室。

进入控制室，除了舒红、薛乾尚和那雷可夫夫妻之外，其他人都在控制室中等着陈信，陈信望见方青芬不禁心头有气，但是想到两人差点发生关系，又有些脸红，于是陈信不敢多看方青芬，强作镇定的将刚刚的事情说了一遍。

练长风听后点点头说：“原来这里叫希娃斯岛，那边是牧固图大陆……没想到这里的蛇人友善多了。”

“对。”陈信说：“不过这个世界的六个种族似乎都处于敌对的状态，我们不到人族，不容易获得支援。”

“其实也不一定要到陆地上补给。”科芙娜沉吟说：“海水既然可饮，海中生物可食，我们应该能一直往前走。”

陈信听了也觉得有理，点点头说：“可馨，你觉得呢？”薛乾尚不在，陈信自然而然的问起赵可馨。

“也可以。”赵可馨点点头说：“不过海上捕鱼比较麻烦就是了……如果要这样，我们应该往岛的西边绕回去，由希娃斯岛与牧固图大陆之间的海峡穿过去，可以节省个一、两千公里。”

“就这样吧……”陈信沉吟一下说：“等舒红功夫练完，那雷可夫应该也弄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折往西北，延牧固图大陆海岸前进，这两天我们先移开着几十公里，捕捕鱼好了。”

“怎么忽然想捕鱼了？”薛乾尚这时由连通管中跃出，刚好听到陈信的最后一段话。

赵可馨将之前发生的事情想薛乾尚又说了一遍，薛乾尚也别无异议，众人开始各忙各的。

三天后舒红大功告成，那雷可夫不久之后也捧了一堆刀剑上来，果然能将众人的功力完整传递，据那雷可夫说，当然柳叶刀的细纹就是为了传递内息而作的，所以光华特别亮，也因此才会闪出青龙，不过留的太多，反而易损，那雷可夫因为功力更高，将细纹变的更细，细的看不大出来，而且高密度分布，这样就能使得武器不易损毁云云。

诸事停当，食物充足，第三天的夜里众人立刻出发，折往西北方，准备绕入希娃斯岛与牧固图大陆间的海峡。

[[无元七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既然出发，众人自然有聚集在控制室中，练长风接回飞航区控制权，正检查着仪器，薛乾尚也操作着仪器，想略为明白附近的状况，但毕竟也只能侦查到数百公里附近。

前进了数小时，众人觉得无趣，除了薛乾尚与练长风不能离开之外，慢慢没事的人就散回到各自的房中。至于陈信深怕留在房中又会被人找来，

也干脆留在控制室中，瞪着眼前的萤幕发呆。

而舒红、赵可馨、许丽芙、黄吉也没离开，正在陈信身后的会议桌上聊天。黄吉正在起哄，要舒红试演新的武功，舒红连忙摇头，她明白这里不适合施展。事实上，只有黄吉才会在控制室中胡来。

这时刚刚与李丽菁离开的那雷可夫忽然又跑了进来，刚好听到舒红拒绝黄吉的话，连忙说：“舒红，你的武功叫什么名字？”

舒红摇摇头说：“我没有……”

“我们帮你取。”那雷可夫打断舒红的话说：“我们帮你想个响亮的名字。”那雷可夫可取上瘾了。

“对、对。”黄吉大是深得我心，接着说：“乾尚的武功也一起搞定。”

陈信听了好笑，将座椅转向，对几人摇头叹气说：“你们又没见过，瞎起什么哄？”

“所以要先看看。”黄吉找到好理由，心里得意万分。

“不急嘛。”赵可馨笑着说：“总有机会见到的，对了，那雷可夫，你才三天就弄好了十几把的刀剑，有没有偷工减料啊？”

“绝对品质保证。”那雷可夫说：“现在元素转换不容易作，但是只是更动排列方式可没有问题。”

“那雷可夫在这方面很有天份的。”陈信笑笑说：“我对他有十足的信心。”

“那就对了。”那雷可夫万分得意，忽然面色一整说：“哪像我那个婆娘，刚刚追着我试剑，害的我连忙逃了上来。”

这话匪夷所思，虽然那雷可夫夸大了不少，不过众人想想觉得李丽菁说不定也作得出这种事，只是大概是要跟那雷可夫练剑，不是试剑那么恐怖。

只见那雷可夫接着说：“我老早就认输了，她却老是找我麻烦，真是头大。”

“丽青也只是想让你的功夫更强。”赵可馨打抱不平的说：“又不会真的宰了你。”

“对么。”许丽芙也忍不住发话说：“不可以这样说。”

“我们会去告状。”舒红又加上一句。

一见被娘子兵围剿，那雷可夫连忙投降说：“是是，我明白了，你们千万不要去告状。”

陈信笑笑忽然说：“其实……那雷可夫和丽芙应该会比可馨、丽菁和科芙娜弱多少，只是争斗的意愿太低，这才降了三分锐气，不过要试经验丰富些，反而因为沉得住气，说不定有另外的好处。”

“哦……”黄极大嚷说：“原来如此，那雷可夫是在让老婆。”

那雷可夫脸色一变，回头望望连忙说：“这话千万不可以乱说……”

“我听到了……”谁知道李丽菁忽然抱着小毛利窜出连通管，正面带微笑的说：“那雷可夫，原来你是让我的？”

“千万不要断章取义。”那雷可夫一面往后退，一面说：“这是误会。”

李丽菁仍在微笑，但是却将小毛利交给许丽芙，一面亲了一下小毛利说：“小毛利，看妈妈教训爸爸。”

小毛利睁大眼睛，呀呀了两声，似乎颇为兴奋，在许丽芙的手上挥动自己着的小手、小脚，那雷可夫不禁大为头疼，哀哀连声的说：“小没良心的，老爸要挨揍你这么兴奋？”

只见李丽菁慢慢的转过身来，平地身形迅速的一移，剑已在手，点点剑光迅速的往那雷可夫头顶落下。当然那雷可夫其实准备已久，也在一瞬间由身后拔出长棍，顺势拉长两倍，叮叮冬冬的挡起李丽菁的长剑。

两人武器上都不含内劲，不过却是迅速异常，转眼间那雷可夫已经退到控制室中心，这里正是薛乾尚常常将立体萤幕展现出来让大家研究的地方，这时也有附近的海面、海底状况，那雷可夫一面遮掩一面说：“别打了。这不是碍了乾尚的工作？”由四面射来构成立体图的萤光打在两人身上，煞是好看。

薛乾尚一笑接口说：“无妨……”随即将画面关掉，顺便调亮了控制室中的光度。

“乾尚……”那雷可夫大叫：“你们这是见死不救？”但是手上丝毫不敢慢了下来。

其实众人都是明眼人，知道李丽菁不是真的生气，最多也只能算是手痒，反正打打老公也不会翻脸，所以专门找那雷可夫练剑，要是众人不识相劝阻，李丽菁的剑八成就会转来自己头上。

不过练长风与舒红可不知其中关键，见薛乾尚居然还帮忙清场，练长风已经站了起来说：“两位……有话好说。”虽然他也明白两人出手不带内劲，不过以为李丽菁真的动了怒，深怕打下去不可收拾。

赵可馨摇手说：“别担心，他们夫妻俩打闹惯了。”

练长风才一楞坐了下来，望望场中的两人，无法想像这样的夫妻生活。

舒红也在一旁低声的问许丽芙，见许丽芙也说不用担心，这才安心下来。

其实黄吉也不明白这些，不过他自然也不懂担心，只是一直暗自打算，自己什么时候上去凑热闹最为合适。

这时返回中舱休息的众人也听到控制室中传来的打斗声，一个个都集合过来，知道那雷可夫小俩口正在练剑，也觉得有趣，过了片刻，薛乾尚忽然说：“陈信，前方海面上好像有状况。”

“多远？”陈信一面问，一面调整萤幕。

“在我们的北方两百二十公里，离西方的牧固图大陆一千六百公里远。”

薛乾尚回答。

“这样……”陈信对练长风说：“我们潜下去好了。”

练长风一点头，将卓能往下潜去，到了距离海面大概二十公尺处才继续前行。

这时那雷可夫与李丽菁还在乒乒乓乓打个不休，陈信忽然说：“舒红，试试看能不能击中他们两个的武器。”

舒红一听，站起来说：“用那一招嘛？”

“对。”陈信又对场中喊：“丽菁、那雷可夫，自己的武器小心了。”

李丽菁也知道陈信要让舒红试功夫，嚷嚷着说：“放马过来。”一面忽然间用上了三成功力，手上的长剑果然一下子现出闪动的光芒，威力也忽然大了起来。

那雷可夫猝不及防，右肩被延伸出来的剑芒划破一道口子，还好没伤到肌肤，不禁哇哇大叫：“丽菁，你也不先打个招呼？”连忙也提高了功力，手中的长棍也同时闪动起光华。

现在场中的两人动作更为迅速，带着互相交错的光华，翻腾不已，兵

器交击的金属震荡声，逐渐转变成气流撞击声，气流也逐渐的向外散溢出来。

而舒红右手两指伸出，指端微微发出光华，正遥遥对着前方交战的两人，专心寻找着机会，不过想击中兵刃，又不能误伤两人，不免有点紧张，迟迟不敢发出。

这时场中的那雷可夫不知是不是久斗身疲，越来越挡不住李丽菁迅速的攻势，攻击的机会越来越少，左支右挡颇为狼狈。

黄吉放声大叫：“那雷可夫，不要舒红还没出手你就输了。”

“少说风凉话。”那雷可夫还不忘回嘴：“不然你来。”

“自己老婆自己管。”黄吉笑嘻嘻的说，大有早知道取老婆没有好事的神态。

“黄吉你少啰唆！”却是李丽菁忍不住开骂，本来那雷可夫分神与黄吉争吵，正是李丽菁找破绽的好机会，不过李丽菁却也因为黄吉在旁罗唆分了心神，同样没掌握到机会，不过这样一来，夫妻俩难免手上都慢了下來。

就在这时，只见两道细细的发光丝线，忽然由舒红的指尖穿出，迅疾无比的往前射去，分头往那雷可夫的棍端与李丽菁的剑身射去，明眼人一看已经发现，那其实是两束凝聚如针、长约四、五公分的内息，不过因为视觉上的因素，使得乍看之下像是一道长长的丝线。

而场中的两人一分神之间，当然也发现舒红趁隙而攻，自然立即挥动武器，想闪过这两根仅四、五公分长的劲力，这两道气劲未免太过迅速，两人只能分别闪开着几公分，不过想来舒红的指劲应该是击不中自己的武器了。

这时众人只觉眼前光芒一闪，场中忽然传来叮叮两声轻响，那雷可夫的棍与李丽菁的剑也似乎被一股力道所击，分别向两方甩开，原来两人的武器终于没能闪过舒红的气劲，不过两人自然马上加运功力，稳住身形，疑惑的回过头来，那雷可夫首先问：“会转弯？像腾龙指一样。”

“不是。”李丽菁摇摇头说：“只是改了点方向。”

“没有腾龙指那么方便。”舒红不好意思的说：“只能略为偏移角度。”

李丽菁与那雷可夫离开场中，那雷可夫一面搔头抓耳的说：“这招该叫什么名字？”

“等等再取名吧。”薛乾尚忽然说：“前方八十公里的海面上有三十几艘中型的战船，每艘有近两百位蛇人，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不是有近六千名蛇人……他们想干什么？

第十七章 鼎足而立

这些战船比起之前见到的小渔船又大了好几倍，船窄而长，四面有翻板，想来是为了预防弓箭类武器所制造的，除了前后各有一个风帆，中间还有个较大的四边形大帆，尾部有舵，船上有着三、四十名操作风帆的士兵，其他的士兵大概是在舱中休息。

“这么多？”黄吉看着萤幕吐吐舌头说：“岂不是千军万马？”

“不知道是哪来的？”陈信说：“希娃斯岛还是大陆？”

“方向是往牧固图大陆。”薛乾尚说：“恐怕是希娃斯岛出来的。”

“难道要打仗了？”陈信有点意外的说：“我们跟过去看看。”

这些船的方向与众人一样向北，只不过速度慢了些，但是现在刮的刚好是西南风，与船行方向相同，所以速度比起卓能原来的行进速度慢不了多少。

卓能潜在海面下，随着这些帆船前进，哪知往前数百公里之后，这三十几艘帆船居然与另一群约六十余艘的中型战船结合，继续往北前进，看来这六十余艘是故意慢下来等这三十艘的。

两方一会合，足有将近百艘战船，其中还有三艘特别巨大，似乎足可搭乘五、六百位蛇人，也许是他们首领乘坐的船只，陈信等人一路尾随在后，不过众人颇觉疑惑，如果这些船队是准备往西方的牧固图大陆攻击，该是转往西方的时候了，因为这是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连绵山脉已趋平缓，不过这些船队居然仍是一个劲儿的向北，仅微微偏西，这与陈信等人的目标不谋而合，似乎也正是悉达山东方的出海口。

既然如此，众人更是要看个究竟，紧紧尾随着船队前进。

[[无元七三九年一月二十五号]]

又过了三天，众人距出海口已经不到五百公里，眼看只要再数小时就能到达，现在可以肯定这些蛇人正往河口转向，不过据之前的资料猜测，这河道该是所谓木族与鳞身族的交界，这群蛇人往这里过来，不知道有什么合理的解释。

这个出海口有个特色，是由两条河交汇而成，也就是说同时是两条河流的出海口，一条由北蜿蜒而来，起源自约四千公里远大陆中腹的一处山脉，另一条较短，是由悉达山脉北麓起源，先往东北近千里之后，再大回转往东南，最后与这条河在这里碰头，所以由河口望去，可以见到两条河将陆地均匀的分成三个方向，有趣的是，这三个方向居然各有一座城镇，鼎足而三，遥遥相对。

陈信等人自然不知道这两条河流叫什么名字，不过见到有三座城池却是有些兴奋，因为这三座城池的建造方法完全不同，河口左边最为熟悉，一堆堆的土墩，一看就知道是蛇人的房舍，不过规模与陈信等人见到的村庄完全不同，远远望去，只能见到一大片高高矮矮的土堆，完全看不出里面有多少居民。

右边的是一片长宽各约五公里的方形城市，外围全是高近三十公尺的围墙，是由一块块大石头堆垒而成，城内的房舍构造如何完全看不出来，陈信等人现在望见的是南面的围墙，现在大门也正紧闭着。

这两座城都沿河而建，城外延伸部分似乎是码头的建筑，各有数百艘小型的渔船停泊。但是正中央的那座城市却与左右两座不同，距离岸边大约十公里的距离，一户户房舍大小不一，高至少约四公尺，不过却可能只有两、三公尺宽而已，令人感觉十分的怪异，但是房舍排列应该有经过设计，远远望去十分整齐。

这座城城周林木苍郁，与蛇人的村舍颇有类似，不过却由城中直直的流出了许多人工开凿的小运河，说大不足以行船，说小又不像卫生系统，不知其中有何玄机。

虽然这座城离岸较远，不过在更靠近河口处，却有个各式招牌林立，道路宽敞，建筑物采开放式建筑，类似市集的地区，不过现在似乎因为大军

压境，所以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各式布旗随风飘荡，反而令人觉得凄凉。

这时近百艘的战船，已经驶入河口，卓能号自然紧紧跟随，只见这些战船分成三组，中间各有一艘巨型的战船，同时转向往左边蛇人的城市驶去，这时左岸的城市似乎放弃对抗般的依然不为所动，蛇人军团也不急于靠岸，在离岸边码头还有一公里处停了下来。

陈信见状吩咐练长风将卓能跟着驶入河口，想看清楚这些蛇人千里迢迢的跑来这里作何打算，但是仍然将卓能藏于水中。

只见这些蛇人的船队分为中翼与左右翼，中翼船舰最多，足有近五十艘战船，左右两翼均只有二十来艘。

这时中翼的巨船，忽然放下两艘小艇，分头向另外两方的城市驶去，薛乾尚见状对陈信说：“恐怕这些蛇人真是反攻来着，现在应该是对两个种族传达和平之意。”

“最好是有人出来应付。”陈信点点头说：“这样我们说不定可以看出是哪种种族。”

“照道理其中之一该是木族，另一个是不是人族就不知道了。”薛乾尚说：“不过右边的城市颇有人类古时建筑的味道。”薛乾尚指的是有一大片城墙的城市。

“中间那座该不是人族。”练长风也说：“人类没有将房子建筑的这么瘦高的习惯，这里又不是地窄人稠之处。”

没片刻，两艘小船都已经到达岸边，船上各有五名蛇人，各自往目的地的城市行去，右边的城市就建在岸边，这五名蛇人自然较快到达，陈信等人满心期待的注意，希望城内有人相应，却发现这五名蛇人居然话也不说，只望城内投掷了一个筒状的东西。

陈信等人大失所望，只好将注意力转到另一座城，这里的五名蛇人速度极快的越过了空荡荡的市集，只花了十五分钟左右就行过了那十公里，就在将到城市外围的时候，城周的一间房舍大门忽然打开，跟着屋中走出一人，陈信等人远远观察，虽然看的不甚清晰，不过可以发现那人身高足有三公尺，却没有比正常人魁梧，可算是特别高瘦，身上似乎穿着奇怪形状、一片片长直方块组合成的盔甲，连面目都看不清楚。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原来这些房舍大门都有三百五十公分，难怪房子至少四公尺高。

陈信这时连忙集中精神往那里感应，想倾听那里的对话，不过毕竟是距离太远，除了略为察觉到对方的功夫似乎也不坏之外，实在听不清楚两边的言语，只感到似乎不像是用人类的语言在交谈。

过了片刻，五名蛇人也将一个筒状的物件交给那人，转身往河岸奔回，跟着划着小船往中翼的巨船行去。

陈信这时转头对众人说：“左边确定是蛇人，中间虽不知道是不是木族，但是应该也不是人族，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右边的城市试试看。”

“这边呢？”薛乾尚说：“不看看结果？虽然这些船队似乎赢定了。”

“或许我们乾脆等战事结束之后。”赵可馨说：“既然那里有市集，到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我们说不定不用冒风险就能够知道那边是不是人类了，不然……陈信，你又想一个人跑过去探了，对不对？”

赵可馨这话正好说中，陈信刚刚确实是想靠近之后，自己想办法摸进去看看，这时被赵可馨一言揭破，不禁有点尴尬。

“可馨说的对。”薛乾尚说：“那座城的城墙足有三十公尺，只有你进得

去，太不安全。”

陈信见两大军师都支持这样的想法，只好点点头说：“我们就等一等吧。”

这时河面上忽然传来呜呜的声音，不知道是哪一种东西发出来的，只见所有的蛇人船队一起往前移动，前进了约五百公尺后，左右两翼的船队忽然超前，直往码头涌去，船还没到码头，近八千名蛇人争先恐后下跃，水花声不断响起，数千名蛇人手中拿着武器，同时发出斯、斯、斯的声音，虽然声响不大，但是却也别具气势。

中翼的部队慢慢的接近码头，中央的大船上又传出了忽长忽短的呜呜鸣声，所有上岸的蛇人占据岸边的码头后，慢慢的整队静止下来。

只见蛇人城市一无城墙、二无防御，整座城连个迎战的人也没有，但是进攻的士兵不知为何却缓下了脚步，不敢接近城周外围一百公尺处。

这时一名似将领、身形魁梧的蛇人壮汉排众而出，对着空荡荡的城市斯、斯的叫了几声，片刻，城中忽然传回斯斯的回应声，两方谈了一会儿，似乎取得了共识，忽然间，就在离城百公尺之内，忽然窜起来近千名的蛇人。原来在城外，蛇人会挖许多的坑洞，说不定还通到城中，陈信等人这才了解，当初薛乾尚等人为什么会忽然无声无息的被蛇人围住。

这些窜起的蛇人似乎投降了，正领头往城中走回，于是城外的数千名蛇人开始缓缓的推进，准备接管这座城市。

不过这是在城外的南端空地忽然起了一阵骚乱，似乎有些蛇人不愿投降，这一边的那名魁梧蛇人手一挥，另有一队百名的蛇人立刻往那里赴援，这群精锐战士尚未赶到，只见忽然有近千名的蛇人由重围中穿出，向南边草原奔腾而去，这一方的蛇人立刻派出约六百名的蛇人追击，只见这六百名的蛇人分成三队，两队分别斜往两边包抄，中央的两百人继续尾随直追，其中有一百名手持类似弓箭的武器，先试射了两箭，似乎知道距离过远，只好将弓箭背回，继续一腾一跃的追击，看来蛇人平时是蜿蜒而行，要是急速冲刺的时候，还是以长尾腾跃最快。

不到一个小时，这座城市就易主了，除了刚刚南侧的小骚乱之外，几乎是兵不血刃的获得胜利，没多久约两千名蛇人进入这座城市，其他数千名蛇人在城南列队起来。这时，一直没动的中翼船队慢慢的驶离了码头，往南端的河流上溯而去，似乎是不管这里了。

而在城南集结的八千名蛇人又等了片刻，直到城中又出来了两千名蛇人，其中似乎有一半是原来的居民，这些蛇人编入伍之后，万名蛇人又再度分成两队，分向西南南与西南西两个方向移动，没多久，一队队的蛇人逐渐的消失在山林之中，只留下一片空寂。

卓能中的众人面面相觑，这场战争好像没有预期精采，不过也是颇有看头了，至于练长风、宋庭等数人还是第一次看到上万的军队移动，一面看一面忍不住议论纷纷，这时眼见四面有恢复了刚来的景象，陈信有点慨然的说：“看来希娃斯岛真是大举反攻了。”

“如果我猜的不错……”薛乾尚说：“我们只是见到了往北的军队，说不定还有往南的。”

“可惜。”黄吉说：“要不是要看清楚那座城是不是人类，我们应该跟上去的。”他是说跟着那些向上移动的部队。

“虽说六族相互敌视，不过在这边境之处，似乎还好相处。”赵可馨往外

望了望，添了一句：“还有市集。”

“有人出来了。”薛乾尚忽然说：“城堡的门打开了。”

众人安静下来，望着北端正缓缓打开城门的城市，只见门内人影闪动，那不正是人类？卓能中的人忍不住欢呼起来，不过没片刻，众人似乎又察觉不对，逐渐的又安静下来，黄吉首先说：“怎么都是小孩子？”

“这里是流行剃光头吗？”那雷可夫也说。

只见那些人虽然乍看之下两手两脚与地球的人类并无不同，不过身高似乎都只有一百三十到一百六十公分左右，容貌都极为娟秀，但却别无毛发，不易分辨男女，正一个个携带着货物，在城门口摆起摊子，似乎暂时还不敢到市集去做生意。

薛乾尚摇摇头不同意说：“除非这里也流行剃眉毛。”

果然这些人连眉毛都没有，众人也不知道该不该笑，不禁有点莞尔，薛乾尚接着皱眉说：“要是想混进去，除非也剃掉头发跟眉毛，不然太容易被发现了。”谁要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等一下……”赵可馨细心一看，忽然说：“那些守卫有眉毛。”果然守卫中十个有七、八个额上有眉，而且比起进进出出的平民来说，个头似乎还高上一些，不过仍然不像成人。

那雷可夫点点头说：“可以少剃一样。”没人理会那雷可夫，只剃光头大家也不大能接受。

“现在该怎么办？”陈信问。

“应该可以接触看看。”薛乾尚反问陈信：“他们这些人的武功呢？”

“普普通通。”陈信摇摇头说：“跟我们以前第一次离开地球的程度差不多，在这个星球上没什么大用，门口的守卫功夫就比较高了。”

“三座城中，这一座是人口最多的。”薛乾尚看着显示生命状态的萤幕说：“如果以人类来计算，这里大约有近十万人，如果都是这样矮小的话，可能有十几万人，这个种族可能是以量取胜的。”事实上如果与蛇人打起来，那些蛇人足以以一当十，刚刚足有两万蛇人，这座城根本不是敌手。

这时城门口已经逐渐聚集了数千人，从码头一直排到城门，凌乱的喧嚣声慢慢扬起，一些渔船也开始扬帆，似乎是准备出海捕鱼，还好这里的水深够深，不然卓能会很容易被发现的，这时蝠虎似乎也听到外面传来的声息，跑到控制室来。

而黄吉已经逐渐的不耐烦，忍不住说：“既然这些人没什么功夫，我们乾脆上去看看。”

陈信点点头说：“似乎也没旁的办法了……”

陈信正要下决心的时候，忽然间舒红叫了起来：“陈信，小刚、小柔还会飞……它们是飞进来的。”原来刚好舒红看了气闷，正东张西望，忽然见到蝠虎进来，本来也没有想太多，过了一下子才想到蝠虎刚刚是由连通管中飞进来的，这才发觉不对，嚷了起来。

这一下众人的注意力都被移转了过来，蝠虎对舒红看到自己会飞，反应竟是大叫大嚷似乎有点意外，歪歪头望了望众人，两兽同时腾空在控制室中飞了起来。

看的最清楚的自然是陈信，陈信明显的发觉蝠虎的能量没有散溢，这下奇了，现在控制室中除了陈信之外大家都飞不起来，自然一起瞪着蝠虎发呆。

那雷可夫怔怔的说：“陈信、乾尚，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陈信摇摇头说：“……它们好像不受影响。”

薛乾尚自然更不知道原因，皱着眉望向萤幕，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时只见忽然由城门中走出一行男男女女十来人，却是个个像正常人一样，有须有发，身高也较高，看来看去与人类实在并无不同，服饰华丽，身后还各随着三到五名的无发人，正说说笑笑的往外走来。

“这不就是人吗？”黄吉又叫了起来：“还等什么？”众人也只好先不管蝠虎会飞的事情，转头注意这一面。

“这些人功夫就比较高了，莫非就是所谓皇族？”陈信点点头说：“乾尚，你觉得呢？我们就此上浮吗？”

薛乾尚沉吟了一下，忽然说：“我想……我们是不是把卓能号先藏起来，这里处于这么落后的状态，卓能会是争夺的对象。”薛乾尚是想到当时蛇人一直在问自己卓能的踪影，八成也是这个因素。

“有关系吗？”练长风说：“他们又没法操纵，连进来也没办法。”

“毕竟比较麻烦。”薛乾尚说：“基本上要是起了贪心，不试试是不会相信的。”

“那怎么办？”舒红皱眉说：“游上岸吗？”上次全队出动，就弄得一身湿了，现在的众人可没办法以内息排开海水，虽然海水并不脏，不过浑身湿的上岸可并不好受。

“我们在出海好了。”陈信说：“这里是沿岸，再往前说不定有类似峭壁的地方，我们由那里上岸，再走过来。”

众人在无异议，出海后再向北前进了数公里，找到了一个人迹不见的海岸，全船十四人加上两只蝠虎全部登岸，陈信在将卓能沉了下去，才运功排开水浮上来，现在除了陈信亲自控制，卓能将不会再度开启。

众人迈开大步往城市走去，越过近一公里的岩石后，进入了城北的小山丘，山上林木苍郁，不过似乎因为常有人迹，所以鸟兽较少，众人奔行片刻，忽然发现前方有四个个头矮小、无发无眉无须的人，正一面唱着歌，一面举着斧状的器械劈砍着树木，这些人的功夫在陈信眼中虽然不高，不过对付起树木可是得心应手，只听碰碰冬冬的一株大树正要倒了下来。

这些人连忙后退，忽然见到陈信等人正快步走来，连忙一起躬身说：“参见大人。”

众人还来不及回答，那株大树已经声势惊人的倒下，待尘埃落定之后，那些人中又有一人走出，有点惶恐的对众人说：“不知大人会由此经过，小人失礼，请大人责罚。”

这时近看之下，这些人除了较矮之外，容貌竟是出奇的娟秀，虽然无毛无须，不过也算是十分俊美，除了声音之外，简直分不出来是不是男性。

陈信见状不知该如何处理，只好向薛乾尚打了个眼色，要他挺身而出。

于是薛乾尚迈步而出，对那人说：“不知者不罪，不知这位如何称呼？”

那人似乎有点意外，受宠若惊的说：“小人左聪，那是小人的弟弟左思，还有小人的妻子与弟媳。”

众人向另三人打量半天，实在看不出来哪两个才是女子，说坦白一点，论面貌是各个清秀俊美，但是论身材却又都像十来岁的小男生，薛乾尚望望也有点糊涂，对左聪又说：“左聪，你也住在城内吗？”

“是的。”左聪恭声说：“小人城内也有居所，不过通常是在城外将树木

处理完善之后，才会回到城中贩售，今天才刚出南角城。”

总算问到了城的名字，薛乾尚接着说：“左聪，你在城内是属于哪里管辖？”

“小人住在城北的鸣玉街，是由赤炎龙将所属之绿管带所负责统管。”左聪有点担心的回答。

薛乾尚见到左聪的神情，笑笑说：“别担心，我只是随便问问……现在谁在城门？”

“今天是黄领军看守北城门。”左聪疑惑的说：“大人不是由北城门出来的？”

“我们是外地来的。”薛乾尚说：“黄领军长什么样子？”

“黄领军是土族……”左聪有点迟疑的说：“没什么特徵……大人如果要找黄领军，小人可以领路。”

薛乾尚想了想说：“左聪，你不是正在忙吗？我们自己去行了。”

“不……”左聪连忙说：“能替大人服务是小人的荣幸，我弟弟他们就可以应付了。”

“不用了。”薛乾尚还是摇摇头说：“我们还要四处逛逛，多谢你了。”

“是……小人去了。”只见左聪等四人向众人打的眼色，四人提起大树，站在道旁。

薛乾尚见状知道左聪等人是等自己通过，只好向众人打个眼色，继续往山下行去，左聪等四人这时才见到跟在陈信身旁的小刚、小柔，吓了一跳，面色变的更白了。

陈信等人转过了一个山坳，望望见不到左聪等人，薛乾尚一比手势，领着众人闪入路旁的树林中。

一进森林，黄吉忍不住埋怨的说：“乾尚，怎么不让他们带我们去，这样不是比较省事？”

“我是想在商量一下。”薛乾尚说：“城高足有三十公尺，守卫八成也会配备弓箭，进去容易，出来就未必这么简单了。”

“大家都是人类。”那雷可夫说：“有这么危险吗？”

“其实只有一个问题。”赵可馨忽然说：“我们是哪里来的，怎么来的？”

“对。”薛乾尚说：“既然要隐藏卓能的事情，我就得先想好谎言，不然事到临头，我们前言不对后语，会有麻烦。”

“你跟可馨商量吧。”陈信摇摇头心想，自己每次说谎都会被拆穿，还是藏拙为是。

薛乾尚与赵可馨当仁不让，两人商议片刻，薛乾尚对众人说：“我们是由地球、经白鸟星、凤凰星来的，目的是找寻一位大约两百多年前到此，一位叫吴定狱的人……”

“这都是真的啊？”众人忍不住问。

“再来就是假的了。”薛乾尚不慌不忙的接着说：“我们的宇宙船在降落时受损，坠落在外海数公里处，我们由船中游出，刚好发现蛇人的部队，但是因为蛇人的形态，我们不敢与他们接触，远远随着蛇人的船队，游上岸来，上岸后观察发现这座城也是人类，于是我们往这里前进，希望能得到援助。”

“这简单。”那雷可夫说：“不会难记嘛！”

“重点是除了降落的方式之外都可以说实话，上岸的地点也要统一，就定在我们上岸的地方南侧一百公尺，那里虽然较高，不过比较容易攀爬，算

是合理的选择。”赵可馨说。

“至于我们飞行船的形状。”薛乾尚说：“就用圣殿用来载客的二十人座卓卡来形容，控制方式也一样照说，不过制造方法说我们不清楚。”

“这里的能量会消失，我们也真的解释不清楚。”练长风点点头说。

“关于这一点。”薛乾尚说：“我们不要提在这个星球外的能力，免得反惹疑猜，就说我们的飞船不知道为了什么忽然失去控制，就这样摔了下来。”

“了解！”黄吉嚷着：“这就去吗？”

“只剩一件事。”薛乾尚说：“与外人聊到陈信，说他是我们的首领、功夫最好，不过别太赞扬他的功夫，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陈信听了自然大点其头。

“就这样。”黄吉又问：“见薛乾尚一点头，黄吉大吼一声：‘走罗。’随即当先往外走。

众人往南角城前进，沿路又见到几位唇红齿白、面貌娟秀、无发无须、雌雄莫辨的居民，见到居民都是躬身为礼，肃立一旁等众人经过才移动，陈信等人不禁暗暗称奇，这里莫非以头发数目论身份。

不久之后，北城门出现在眼前，城门口有十名士兵分站两旁，城门外也是一各市集，不过与南成外市集比起来，规模算是小多了，只有三十来个摊贩在贩售商品，逛的居民不到百人。

众人往城门走去，见到那些士兵果然大多数有眉毛，看来没毛的只能当平民，这些人见到陈信这群人头发充足，还带着两只威猛的巨兽，莫不闪的远远的，以敬畏的眼色看着众人。

众人还没走到城门，士兵见到众人，一声口令：‘敬礼。’十名士兵同时举手为礼，陈信等人大为庆幸，看来自己是占了身上有毛的便宜，只见从城门内急急忙忙跑出一人，见到众人时一楞，似乎不知道该不该敬礼。

薛乾尚现在是对外的发言人，见这人也是只有眉毛，对这点头说：‘这位想必是黄领军？’

‘正是。’黄领军可没这么急着敬礼，望望蝠虎皱眉点点头说：‘不知诸位是……’

‘我们是由外地来的。’薛乾尚一笑说：‘不知可否请黄领军代为通禀。’

‘什么外地？’黄领军疑惑的问：‘这里就是边境了，还有哪里是外地？’

黄吉听得不耐烦，往前一站说：‘去通报就是了，哪来这么多问题？’

黄吉在众人中年岁最长，这一出来大声说话，黄领军马上吓了一跳，想来这些人大有来头，连忙行礼说：‘诸位请到门内驿站稍后，属下马上去通报。’

一进城门，众人眼见眼前的大街足有五十公尺宽，一路别无阻碍的通道两公里远城市中央一个占地极广、气势恢弘的大型建筑物，只不过一样围着一片高十公尺左右的围墙，里面是何景色众人自然无法揣测。

这时黄领军一入城门，立刻领着众人往城门旁一间类似饭馆的建筑去，一面走一面恭声说：‘不知诸位如何称呼？要见哪位长官？’

薛乾尚想了想说：‘我们是来问消息的，这里好像有位赤炎将军……？’

‘原来是见赤炎将军？’黄领军更为恭谨的说：‘是不是可以请诸位告知大名，我请士兵先行通报，等诸位进食过后，我再亲自领诸位去见赤炎将军。’

薛乾尚见误会似乎越来越大，站住说：‘黄领军，我姓薛，我们的……’

首领姓陈，我们并没有官职在身，不用这么恭敬。’

哪想到黄领军听了更是紧张，连声应是，一面请众人落座，精美的菜肴如流水般的端了上来，跟着跑到一旁吩咐士兵，再亲自过来伺候。

众人见那名士兵急急忙忙的往城内跑去，反而有点疑惑，不知为何说自己并无官职，对方反而更是恭敬？不过好菜既然已经上桌，众人也不客气的进食了起来。

过了片刻，忽然轰轰的震地声有规律的响起，虽然不是很大声，但也颇为引人注目，众人所在的驿站，是一个颇为通风的建筑，除了向南的一面，其他三面几乎都是只余支柱的窗口，这时声音从大街传来，众人自然而然的往外看去，却看到黄领军首先往前方迎了过去，看来是有官儿到了。

果然有一队数百人的军队，正各骑着一种头尾形似蜥蜴、躯腿似马似鹿、脚掌却宽而有肉垫的奇异生物，领头的是一位身着红色盔甲、腰别大型宽剑、发须如刺向外怒张的中年威猛大汉，一到驿站，所有人同时落地，那些怪座骑却一只只训练有素的在一旁集合。

不久，那位中年大汉与黄领军走了进来，果然见到一个有头发的了，想来官位不低，薛乾尚立刻起身迎出说：‘这位莫非就是赤炎龙将？’

这名大汉向众人一阵打量，目光中充满疑惑，点点头说：‘正是！诸位……’

‘这位是我们的首领，姓陈。’薛乾尚一介绍陈信，陈信只好站起来对赤炎龙将点点说：‘在下陈信，来自地球，到此想向阁下请教一些事情。’

‘地球？’赤炎龙将望望众人说：‘那是哪里？’

陈信与薛乾尚对望一眼，对方没听过地球，这样就麻烦了，薛乾尚只好接口说：‘却不知龙将可否听过吴定狱其人？’

赤炎龙将目光微凝，似乎有些不快，但仍缓缓的摇了摇头，却没再说话，薛乾尚见对方似乎快要发作，连忙说：‘龙将请坐，我将来龙去脉向您做个报告。’

回头一望，黄吉等人却还在埋头大嚼，薛乾尚只好引赤炎龙将往另一张桌子坐下，薛乾尚与陈信坐下后，迅速的将众人决定的说辞说了一遍，薛乾尚说的时候，赤炎龙将一直面无表情，直到薛乾尚说完，这才冷冷望了望两人，忽然冷笑一声说：‘你们竟然想让我相信这番鬼话……？’

这下大事不妙，对方居然不信，薛乾尚还要再说，赤炎龙将左手忽然一拍桌面，桌子立刻往陈信撞了过去，将同时右手一伸，热浪忽地随掌而出，往薛乾尚的左肩抓来，陈信与薛乾尚反应迅速，同时闪身让出数公尺，薛乾尚一面说：‘龙将有事好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赤炎龙将这一出手无功似乎有点意外，大吼一声：‘来人啊！’

驿站外传来整整齐齐的一声叱喝，一转眼门口站着七名身着盔甲的军人，而驿站外近三百名士兵同时将驿站的三面团团围住，赤炎龙将往门口一退说：‘晁管带，把这些人抓回去。’

这时众人自然停止吃喝，只见赤炎龙将一喝之下，其中一名该是晁管带的军官立刻回身叫：‘飙旅第三骑队，抓住这十三名男女。’

屋外数十名士兵一应之下，立刻往内冲了进来，小刚、小柔见状忽然往前一扑，震天长啸了起来，这一下直震的全城骚动，那数十名士兵一滞，不禁有点迟疑，只见薛乾尚低声对陈信说：‘既然如此，就小闹一下，别结

仇，真的不行了，应该还冲得出去。’

这时众人以往陈信靠了过来，陈信忽然叫：‘小刚、小柔，回来。’一面转头对着宋庭和舒红说：‘你们两个先出手，别伤人。’陈信一望即知龙将的功夫只到科芙娜、李丽菁等人的程度，这些士兵又差了好几级，两人足以应付。

因为这时小刚、小柔已退，士兵们又重新冲了上来，宋庭和舒红两人一点头，分向两方一飘，迎向冲来的士兵，只见两人身形迅如闪电，在人群中穿插来去，将一个个接触到的士兵往外面的人群扔去。

这些士兵虽然武功并不甚高，不过这样自然也摔不坏，想来当可以达到不伤人的目的。

转眼间，五十名士兵都被扔了出去，黄吉拍手大笑，大声叫好。

那名兆管带见状继续叫：‘第四、五骑队，坚阵突破。’

只见由三面缓步走进百余名士兵，每十一人一组长矛向前而指，重重叠叠的，这一下与刚刚又有不同，刚刚是五十来人杂乱的进攻，宋庭与舒红动作迅速，闪入人堆中有如探囊取物，不过现在对手似乎是玩真的了，一组紧接着另一组，手中持着专攻远距离的长矛，由三面向众人挤了过来。

宋庭与舒红见状不知该如何下手，要是硬来的话，想不伤人就难了，两人只好一步步退后，这时陈信适时的叫：‘宋庭、舒红，回来！丽芙、那雷可夫、科芙娜，以纯柔劲凝功准备。’

许丽芙与那雷可夫本来还有些怯意，但看到宋庭与舒红两人得心应手的模样，也比较有信心了，见陈信呼唤，三人马上分三面跃出，三人六掌同时凝劲静待敌人。

除科芙娜的正面是四组共四十余人之外，那雷可夫与许丽芙前方都是三十余人，只见这些人正一步步的往三人靠近，亮晃晃的长矛也举了起来，就在武器距离三人不到半公尺的时候，陈信大声说：‘出手！’

三人身体同时腾出光焰，分向三个方向洒出一片柔和的光芒，三面的士兵身不由主的往外翻滚而出，一个个变成滚地葫芦，在街上倒了一地，一下子筋软骨麻站不起身。

要知道这个星球虽然让大家的外发劲力散溢，不过近距离还是有效果的，众人在圣殿苦练一年可不是白练的，当然也只有这种纯柔性的功力，才能只将对方震开而不伤人。

这时黄吉疑惑的说：‘奇了，那个什么龙将怎么自己不上？’

‘这就是陈信该习惯的。’薛乾尚点头说：‘首脑不可随便上阵，他上来要是输了，这些士兵必将失去士气，也不用在打下去了。’

晃管带见带来的士兵已经倒下了一半，连忙叫：‘第六骑队，团团围住。第一、第二骑队，弓箭预备。’

余下的一百五、六十人四面围住，其中百余人手中持着弓箭，对准了驿站的众人，弓箭可不是好玩的，那雷可夫等人连忙退了回来，这时四面八方又传来轰轰之声，看来是又有士兵骑着那种怪物来了，没多久，四面又团团围住近千人，有的骑着那些怪物，有的步行，虽然人多，但却别无声息。

这时赵可馨在一旁提议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不走了。’陈信忽然摇头说：‘到这里也一星期了，还是一点眉目也没有，他们要是真不讲理，我们十几个人，足以把这里大闹一场。’陈信本来做事就不大会顾前顾后的，这几天也憋久了，见对方不讲理，忍不住心里有

气，众人见陈信这么一说，也无异议，干脆定下心来望着外面的军队。

第十八章 皇族至宝

众人与外面的士兵正在对峙，一个有如洪钟般的声音忽然由四面传来：‘这里是发生什么见鬼的事情了，你们这堆小子没事做了？’声音中略带笑谑，似乎并没生气。

‘报告霜金龙将，驿站中有十余名男女大胆胡言，赤炎龙将下面缉捕。’那是晁管带的声音，看来又有一位龙将来了，叫做什么霜金龙将。

‘丁大哥也在？’那霜金龙将接着说：‘丁大哥，怎么了？’看来是两方见面了。

‘那些家伙说他们是天上飞下来的，要来找人。’赤炎龙将大声说：‘这还不是胡说八道？’

‘哈……’霜金龙将笑了两声说：‘这可说不定，传说中，我们的祖先不就是天上飞下来的？’

‘孔老二，你别开玩笑。’这时两人已经走到驿站，赤炎龙将接着说：‘你也知道那是神话。’

这位霜金龙将不再接口，开始打量驿站内的众人，只见那人面色淡金，一圈胡子由两耳往下巴绕了一圈，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脸上似乎总是挂着微笑，正望着众人疑惑的说：‘这些……应该也是贵族啊？都是年轻人嘛。’

‘我就是要教训教训这些少年人。’赤炎龙将气呼呼的说：‘八成是从都城跑来玩的，没事跑到军事重地来胡闹，管他是什么皇亲国戚的！’

‘还算有分寸了，不是都没伤人吗？咦，里面有一个年纪比较大嘛……’霜金龙将对黄吉说：‘喂！你怎么也跟小孩子一起胡闹？’

众人不禁啼笑皆非，黄吉胡闹的程度只怕比起小孩子不遑多让，现在竟然被别人当作大人？

‘他最可恶！’赤龙龙将大声说：‘我进去听他们讲废话，他竟然在一旁吃个不停。’

原来是因为怀恨在心，黄吉不由颇为委屈，瞪着双目站起说：‘我们说的可都是实话，你们两个老小子在罗唆什么？’

赤炎龙将对霜金龙将说：‘我非教训教训他不可，这里就交给你了。’跟着对黄吉说：‘你滚出来，让老子揍你一顿。’

见对方似乎并无多大的敌意，陈信想想说：‘日言去试试好了。’

谢日言闻声站起，黄吉不依的说：‘让我去嘛，手痒了。’

‘你出手太重。’陈信摇摇头说：‘对方没有恶意，只是误会，还不用你出马。’

黄吉只好闷闷的坐下，谢日言走出大街，拔出长剑对眼前的两人一礼说：‘在下谢日言，前来讨教高招。’

赤炎龙将叫了起来：‘什么意思？派个毛头小夥子出来！你……你不敢出来是不是？’最后一句话是对黄吉说的。

这还得了，黄吉马上站起大声说：‘是我们……陈老大怕我打伤你，这

才不让我出去，你要是有种就先赢这一场，老子马上出来。’既然说好在外人面前尊敬陈信，黄吉临时改口叫起陈老大。

没想到两人吵了起来，陈信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只见赤炎龙将解下自己腰间的巨剑往旁一扔，对谢日言说：‘好，打了小的不怕老的不出来，小子，我空手让你。’

谢日言一笑将剑插回腰间说：‘就与前辈空手过招。’

赤炎龙将说目一瞪，还来不及说话，谢日言往前一闪，一道光华闪过，右掌直往赤炎龙将的左肩劈去，赤炎龙将吓了一跳，蹲身错步往后一让，险险闪开谢日言的这一掌，却不禁连退两步，身型有点不稳，这时要是对方连番追击，自己只怕很难抵挡，赤炎龙将连忙运起内息双掌外张，全神以对。

但赤炎龙将身形一定之下，却见到谢日言仍然站在数公尺远，对自己一礼说：‘适才龙将尚未准备，在下失礼。’

赤炎龙将脸上挂不住，大吼一声说：‘少罗唆。’双掌一运迅疾往谢日言的上盘攻去。

谢日言不急于硬拼，一蹲身往赤炎龙将的下盘扫去，赤炎龙将大吼一声翻身跃起，双足直往谢日言的前胸猛蹴，谢日言不慌不忙的双手一拨，旋身往对方的腰部击去。

两方在大街上迅速比的打了起来，不过双方功力都没有运到十足，看来印证还多于比拼，两边的人一看都放下了一半的心，霜金龙将见状往驿站走去，在屋外对陈信说：‘这位是……？’他看出陈信是领导者。

‘我是陈信。’陈信站起来向对方点头为礼，接着说：‘不敢请教……？’

‘我叫孔愚荒，忝为南门四将之一。’霜金龙将说：‘敢问阁下与右督国王陈公有何关系？’

右督国王？没听说过……陈信摇摇头笑说：‘霜金龙将，我们真的不是开玩笑，刚才对赤炎龙将所说句句是真，我们是由另一个世界来的。’

霜金龙将一皱眉说：‘别再闹了，这样我们如何接待？’

陈信完全没办法，转头望向薛乾尚，薛乾尚叹息一声走出来说：‘不知要如何龙将才会相信？’

霜金龙将望了薛乾尚一眼，微笑说：‘除非你们能拿出另一个世界的东西。’看来他果然还是不信。

众人面面相觑，哪里有另一个世界的东西？什么是这里没有的？但是望着霜金龙将得意的笑容，众人又有点不甘，薛乾尚灵机一动，忽然拔剑出鞘说：‘却不知这里可有这种东西？’功力一运，将内息运至剑身，长剑光芒蓦然闪现近半公尺，光焰跃跃欲动，绚丽夺目。

哪知霜金龙将面色一变的说：‘你们是皇族……真是年轻不懂事，怎么把皇族至宝拿了出来，这可是大罪。’

薛乾尚意外的说：‘这是皇族至宝？’

‘当然。’霜金龙将面色一整说：‘人族之祖在两千多年前传下三剑两刀，剑名乾坤、泰古、月华，刀名裂地、追风，施用时运入内息，无坚不摧，光焰腾动，芒可伤人。’

三剑中乾坤最大，月华最短，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柄该是泰古剑！你们还说不是来自都城？’

霜金龙将一连串的话说下去，唬的众人一楞一楞的，直到霜金龙将说完，薛乾尚才回头望望大家说：‘让龙将看看吧。’

众人会意，除了陈信之外，同时将刀剑出鞘，顺道将内息运上武器，只见驿站中光焰流动，连那雷可夫的长棍也向外发出光华，驿站一瞬间变成一片白亮，将每张脸都映照的光华闪亮。

霜金龙将双目睁的有如铜铃般大，眼前十来把武器同时具有皇族重宝的特徵，霜金龙将呐呐的说：‘莫非……莫非人族之祖果然是由天上飞来？……诸位果真也是由天上飞来？’

众人刀剑一收，驿站中的光华又暗了下去，霜金龙将还有点失神的说：‘这下……事情闹大了。’

而这时大街上的谢日言与赤炎龙将两人打的正火热，赤炎龙将久斗无功之下已有点儿冒火，正逐步提高功力，谢日言毫不退让，相应加劲，拳掌接触声越来越大，夹杂着气流挤压爆破的声音，谢日言的身形也逐渐的散出流光，举手投足之间光焰随动，蔚为奇观。

不过事实上场中的谢日言也并不好受，对方内息发出之际，总随着一股热浪泛出，一接触护体内息，内息就有溢散之感，只好加强内息，要不是谢日言的功力还较赤炎龙将高出两分，恐怕无法支撑。

两人缠斗许久，这时谢日言正往赤炎龙将胸前一掌击来，赤炎龙将心中主意一定，忽然不闪不避，更不化招，抬手与谢日言硬碰了一掌，谢日言见状顺势加运两成功力与对方正面相击，只听轰然一声，两人同时向后退了三公尺。

霜金龙将见状心想正好收手，于是连忙向外走，不过这时赤炎龙将正将双掌仰起，掌上隐隐泛出红光，正对谢日言说：‘小子功夫不错，接接看我这一掌，接不下去记得闪开。’

霜金龙将见状连忙叫：‘丁大哥，不要……’

但这时赤炎龙将已将双手向外推出，一股焚天热浪凝成一束，直线的往谢日言上半身冲去，陈信猛然飘出叫：‘日言，阴阳回旋掌。’

谢日言一听马上双手一推，掌分阴阳，带起一阵猛烈的回旋，眨眼间与对方焚天热浪般的劲力相遇，这股炎热的劲力遇阳相斥、遇阴相融，虽将阴劲耗磨殆尽，但却增加了阳劲的回旋力道，不过因为阴阳劲力一回旋之下，威力主要分向上下左右四面，加上阴劲消失，爆散威力自然失去，所以残余劲力四面一散，只将赤炎龙将微微向后推了两步。

虽说是毫无损伤，赤炎龙将也算是输了一招，这下老脸挂不下去，双手一错怀抱于胸，掌上鲜红似染血，似乎要发出更厉害的招数，霜金龙将不敢迟疑，连忙跃到两人之间，对赤炎龙将说：‘丁大哥，他们说的是真的。’

赤炎龙将一惊收掌说：‘什么？你相信他们的鬼话？’嘴中虽这么说，但掌上的血色却也慢慢的褪去。

谢日言一个躬身说：‘多谢前辈赐教。’旋即退回驿站，赤炎龙将这时也没空理会谢日言，只好瞪着走近自己的霜金龙将。

大街上赤炎龙将与霜金龙将两人嘀咕半天，赤炎龙将这才不甘情不愿跃上怪座骑，率队往南方奔去，霜金龙将回过身来对众人说：‘诸位，这件事我等必须向南角王稟明，请随我来。’

这正是陈信等人的目的，虽然对方说两千多年前有些古怪，不过见对方想来也没错，于是陈信等人随着霜金龙将，安步当车的往南方城市中心的内城走去。

大街的两旁大都是商家，饭馆、宿站林立，一些较普通的生活用品、

器具布批几乎都在每五百公尺一条的中型横街中，当然其中还有许多的小巷，人们来来去去，四面颇为繁华。而那种头尾形似蜥蜴，身体似马似鹿、脚掌宽而有肉垫的奇异生物叫做龙马，似乎是这里人类的主要代步工具，不过军队所用的尾部较长，身形也较为高壮，但是看得出来会比人类速度快多少。

途中还经过了一道桥梁，桥建成拱形，还颇有古味，桥下是人工的运河，足以让小型的船只通过，而桥头雕着两个字‘邵云’，众人向霜金龙将一问，明白原来这就叫做邵云桥，据说城中共建了三条运河，都是由外人的护城河引入的，贯穿穿插在城中，所以城中桥梁特多，恰有二十座，而南城不远就是码头，居民以船移动也算常有之事。

过了邵云桥就是一片宽一公里，深半公里的大片校场，之后就是内城，而内城北面一公里长的围墙，也恰与这片校场同宽，这时校场上各处，各有一组祖数百戴甲战士正在操练，有的经过附近，立刻向霜金龙将聚首为礼，军纪亦似乎颇为严明。

霜金龙将向各人提及，这里是北校场，还有西校场与东校场，长宽都只有北校场的一半，若是需要，北校场足可容纳数十万甲兵。

众人移动之间虽并未运动，但是步伐自然迅速，短短的两公里不过十数分钟就已走完，进入内城，左右各有一排长排的房舍，似乎是军营，而前方半公里处又有一座巍峨的宫殿，叫做宫城，宫城占地足有十六万平方公尺，方正建筑，里面重门叠户，霜金龙将领着众人走入一处偏殿，坐下来等候南角王的莅临。

在等候的过程，众人与霜金龙将闲聊，才大约了解了一些事情，这里有自己的历法，不过时间、尺寸、重量等单位与地球公制并无不同，所以与地球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这块牧固图大陆上的六个种族分别是人族、熊族、翼云族、木族、海吐族与鳞身族，人族北面与熊族以洱固河交界，东面临海，南面则与木族交界，在西面的一角，人族、木族、翼云族、海吐族五族共界于布尔山，但并没有明确的交界处，除了极南这里的南角城可以隔河与鳞身族相对，其他部分中间都隔了木族。六大族中，人族的疆域虽然说最小，但人可却是最多，生活品质、商业发展、教育、文化都最为领先。

薛乾尚这时正好问到：‘却不知六族之间的关系如何？’

霜金龙将眉头一皱，摇摇头说：‘之前倒是发生过混乱的战争……不过现在暂时是处于一种和平共存的状态，实际上不得不防备，毕竟种族完全不同，难免有极大的排外心理，近十年间是没有重大的战役，顶多是零星的小冲突……其实只要注意到在边境之处，每个种族都驻有重兵防守，就知道并没有真正的和平。’

这番话说得笼统，陈信也心知对方不会将这件事完整的透露，也不好追问，只好回到老问题上说：‘霜金龙将，这数百年来都没有听过由天外飞来的人吗？’

‘何只数百年？’霜金龙将摇摇头说：‘数千年都没听说过，各种族的纪录都只有两千多年，而两千多年前的纪录都只是神话，无从考证。’

‘都是两千多年？’薛乾尚问：‘这么巧？’

‘准确一点是两千六百多年。’霜金龙将说：‘各种族的历史，都记载两千多年前八族本来是一家，各俱奇能，同心协力的消灭了各种妖魔鬼怪，最

后才依照各族的生活特性分别定居，慢慢的发展成今天这个模样。’

陈信等人面面相觑，妖魔鬼怪？好像有点意思了，不过刚刚提到只有六族，薛乾尚连忙问：‘还有两族呢？’

‘不知道。’霜金龙将说：‘传说中那些始祖都会飞天遁地，有两族飞离了这块大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千年来没人见过，只留下纪录说，一个叫优各族，一个叫刚族。’

‘每个种族的纪录都一样吗？’赵可馨插嘴问。

‘这也是一件奇事。’霜金龙将说：‘各族的最古老文献记载，除了各族的文字不同，居然用字遣辞都差不多，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神话，不知道是不是老祖宗联合起来耍我们。’

陈信等人自然知道，不是老祖宗联合起来耍后代，八成是两千多年前这里外发能量还不会散溢，自然能飞天遁地，而且事实上，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在这里修练功夫，因为内息补充不易，比起地球、凤凰星等地是事半功半，更为困难，难得这几位还练成了一身好功夫。

薛乾尚这时摇摇头说：‘都蛮有道理的，就是时间不对劲，两千多年前不要说无祖尚未出生，连公制单位也还没出现……除非……’

‘说到时间还有另一件可笑的事情。’霜金龙将不明白众人的想法，接着说：‘那些飞下来的祖宗居然都是在数十日间到达的，连那些妖魔鬼怪也是，好像专程来这里打架的？’

‘说不定真是……’陈信想想无祖说的话，但还是有难以索解的地方，于是说：‘还有没有其他的？’

哪记得这么多啊？”霜金龙将笑着说：“那些记载好长一串，我只听人提过一些好笑的。”

“那些记载在哪里？”陈信马上追问。

“京都啊。当然保管在皇宫中。”霜金龙将随即半开玩笑的说：“……你们提到的吴定狱说不定也在记载里，如果他真的也是飞来的话……？”

众人对望一眼，陈信点点头对众人说：“我们恐怕必须走一趟京都。”

“别急、别急，先见过南角王吧。”霜金龙将没想到这些年轻人这么正经，自己随便开一句玩笑就当真了，只好摇摇头，这时一位侍卫恰好行出，对众人大声说：“南角王驾到。”

霜金龙将连忙起身，陈信等人自然也是起身相候，不久后面一位身材高瘦，头顶王冠，锦衣华服的中年人迈步而入，只见他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果然不愧是南面为王，身后三名披甲大汉跟入，其中一位就是赤炎龙将，看来那两位就是这座城的另两位龙将了，众人随着霜金龙将行礼如仪，还好这里不兴跪拜，不然众人可就难堪了。

陈信暗暗打量，这位南角王功力似乎极为深湛，居然比黄吉还高，陈信一下子竟看不出深浅，他虽然身着华服，但是仍在腰间别了把约莫一公尺的短剑，似乎是不忘武事，而四位龙将功夫虽差不多，但另两位比起霜金与赤炎龙将两位年纪较轻，一位正值轻壮，而另一位竟与陈信等人看来差不多，似乎只是青年，这样可不简单。

陈信还在讶异的时候，赤炎将军已经开始替众人介绍，那位青壮年人号称“玄浪龙将”，身为南角王之子，果然与南角王有几分相像，另一位年轻人是青木龙将。

至于陈信等人，他们只知道陈信的名字，其他一概不知，薛乾尚替众

人引见之后，南角王等人都多打量了谢日言几眼，陈信等人心中有数，因为谢日言与赤炎龙将不但打成平手，还略占上风，虽然两方的实力都还没有完全拿出来，但是对方大概就此以为谢日言是众人中武功最高的，而说到蝠虎的时候，陈信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

介绍完毕，南角王首先开口问：“陈信公子，各位是由地球来的？”

陈信点点头说：“正是，恰好到达贵城，冒昧打扰，尚请见谅。”

“无妨……”南角王接着说：“听他们说，你们有十来把不输于皇族至宝的刀剑？”

“不敢。”陈信心想最好别说的太满，于是说：“未必及于皇族至宝，不过确实是由地球携来，因为一时想不出如何证明，只好一试。”

“没关系。”南角王点点头说：“我可以看看吗？”

陈信自然点点头说：“当然。”众人中只有陈信手中没有武器，陈信这一说，薛乾尚马上将自己的长剑交给在一旁侍立的霜金龙将，霜金龙将连忙双手一捧，转交给了南角王。

南角王掂了掂手中长剑的份量，脸上微微露出疑惑的脸色，随即将长剑拔出，只见一泓秋水，寒光闪闪，南角王随即一运内息，剑上果然透出寒芒向外延伸将近一公尺，光华也隐隐闪动，不过毕竟南角王本身不是光质化的内息，光亮的程度还不及众人，但是透出的剑芒可就真的颇长。

这时一旁的南角王之子玄浪龙将忽然拔出一把长刀，刀背朝上的横在南角王之前，南角王向下一挥，只以剑芒扫过刀身，长刀马上无声无息的分成两段，前端向下一落，跌到厚厚的地毯上，也没发出声音。

这一下几位龙将不由的喝采了起来，陈信等人因为也是第一次见到，所以也随着龙将赞好，其中当然以那雷可夫最为得意，正想吹嘘的时候，薛乾尚马上传音提醒他别说出来是自己做的，不然说不定会被人留下来一辈子制造刀剑。

那雷可夫一惊，此事万万不可，自然乖乖闭住嘴巴，不敢发言。

但这时南角王却缓缓摇了摇头说：“不如皇族至宝。”

什么？那雷可夫差点抗议，不过还是悬崖勒马，忍了下来。

薛乾尚却点点头说：“当然也有可能，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有所谓的皇族至宝，祖先有些技术确实是后人百思不解的。”

不过这时霜金龙将脸色确有点难看，他其实也没见过皇族至宝，只是听过传说皇族至宝光焰腾动、芒可伤人、无坚不摧而已，自己因为见到对方真有十来把似乎不弱于皇族至宝的武器，才相信对方说的事情的是真的，现在南角王这么一说，那该如何是好？

南角王又缓缓地说：“不过……这样犀利的武器除了皇族至宝之外，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想来这块大陆也应该没有这种东西。”

霜金龙将这才松了一口气，对南角王说：“属下误认，请王上责罚。”

“不妨。”南角王将剑由龙将交还薛乾尚，一面说：“这也是因为你们没见过皇族至宝，既然如此，今天藉着机会……就让月华剑透透气。”

陈信等人一阵意外，南角王这么说的意思是月华剑就在这座城中？

没想到南角王居然将腰旁不起眼的短剑取下，对几位龙将说：“看仔细了……”只见南角王手一扬，一道宝光顿时充斥室内，这时剑拔出鞘外的振鸣声才嗡嗡的传了出来，众人目光一眩之下，差点看不清前方的景物，定睛一看，只见南角王手中剑身包裹在光华之中，一道光柱腾出足有三公尺，略

一挪动，剑芒吞吐有如灵蛇，众人不禁后退了两步。

南角王叹声说：“皇族至宝不只利可断金，更能提高许多威力，对付其他体坚如刚的其他种族，更是得心应手，人族能有今天的疆域，多亏了五柄皇族至宝的帮助，不过这四十年里，南角城几次战役还用不上月华剑，所以你们几乎都没见过。”

薛乾尚经南角王一提醒，却想到另一件事，当时对付蛇人若是已有现在的武器，想必不会那么狼狈。

那雷可夫在一旁看的口水都快滴了下来。天下居然有如此武器？不知道与极乐刀比起来又如何？

南角王并不打算让大家多看，没片刻就将剑收回剑鞘中，那雷可夫恨不得抢下来玩玩，不过自然还是忍住不敢动弹，但是脸上难免露出难舍的表情。

众人逐渐回过神来，陈信首先回到正题说：“不知南角王对祖先的记载有没有了解？”

南角王一怔，望向霜金龙将，霜金龙将连忙说：“启禀王上，陈信公子等人要查史前记载，看有没有一位叫做吴定狱的人，不过据陈信公子等人说，此人该是两百年前来的，虽然属下说不可能，但是陈信公子仍坚求一阅。”

南角王这才明白，沉吟了一下之后对陈信说：“陈信公子，祖先的神话故事我们自然耳熟能详，不过真正的细节也并不清楚，说实在话，虽然诸位的神兵果然犀利，不过所说毕竟太过玄奇……”

看来南角王心中还有存疑，薛乾尚只好摇摇头说：“我等也想找出证据，奈何……”

“其实还有个方法。”南角王忽然说。

众人一阵意外，陈信等人自然是真金不怕火炼，薛乾尚立刻接着说：“请说？”

“若诸位真与始祖来自同一个地方，相信诸位必然全是皇族，放眼人族之中，皇族仅数百人，相信不会有十几个皇族一起来找我开玩笑。”南角王说。

“对。”玄浪龙将一击掌说：“这确实是个好方法，启禀父王，孩儿这就去请医官配置寻根岩乳。”

南角王点点头，玄浪龙将立即迅速地走了出去，薛乾尚这时继续发问：“在下尚有一事请教，王上话中之意……人族中似乎还分成好几个部族？”

“不是分部族。”赤炎龙将老声老气的说：“传说当时部分的始祖与现已绝种的原生种族同居，后代依生命状态的不同，分成了四个种类——皇族、贵族、土族、原民。

而皇族就是未经混血，与始祖完全相同的人种。”

“当时有人认为我们是贵族。”李丽菁憋了半天，忍不住透口气。

“这很正常，贵族与皇族外表无法分辨，俗称上族；土族有眉无发，原民则无眉无发。”霜金龙将解释说：“所以有时为了验证是贵族还是皇族，或是天生秃顶，就必须用到寻根岩乳了。”

“这等于是一种社会阶级。”薛乾尚点点头说：“想来与未来的发展大有关系。”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南角王点点头说：“不过事实上皇族与贵族修炼起武技比较快，另外土族寿命仅约五十，原民寿命仅约三十，实在也无法有

大的发展，只能承接着祖传的技艺维生。”

众人又吃一惊，黄吉咋舌说：“三十？不会吧，那原民的人数怎么会这么多？”

“原民五岁即成长完成，每怀孕五月即可生产四人，打仗又不大用的着他们，数千年下来，自然越来越多。”霜金龙将手一摊说。

这可真是奇上加奇，陈信等人已经说不出话，这么说来，当初在城外遇见的左聪一家人搞不好才五、六岁？

这时玄浪龙将由殿外走入，对南角王说：“启禀父王，医官明日就能将寻根岩乳配出，足够十余人份使用。”

“那今日就请诸位稍作休息。”南角王说：“我也会将这件事传书禀告皇上，不过对于时间上的矛盾……”

“我倒有个解释。”薛乾尚忽然说：“不同的宇宙，有时会有不同的时空，不过这也是一种假设，还必须看到记载才能作定论。”

这下轮到南角王等人听不懂，南角王摇摇头说：“霜金，带他们去休息，安顿好客人之后回来一趟。”

霜金龙将领命，随即将众人引入内城与宫城间的客舍，安排好个人的房舍之后，吩咐几个额上有眉的士族照顾众人，随即告退。

略作盥洗之后，众人自然而然的聚在陈信房中，大概是男性自然手脚较快，这时陈信屋中除了小毛莉之外，还没有别的女性，众人正问起薛乾尚刚刚提到宇宙时空的事情，薛乾尚点点头说：“简单来说，要是两千年前的时空前进速度比地球慢许多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的人族祖先会在数十日内到达，后来又不知道为什么速度又变慢了许多倍，使的地球也许经过一、两百年，这里却过了两千多年。”

那雷可夫听了紧张的说：“那这样说来，我们回去的时候，地球岂不是过了很多年吗？”

薛乾尚一听，摇摇头叹了口气，还没回话，谢日言已经忍不住说：“那雷可夫，说反了。”

“什么？”那雷可夫一时还没想明白。

薛乾尚这才解释说：“可能我们在这里数十年，回到地球却只过了数年或数百日而已。”

“喔……”那雷可夫这才放下心来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也许这样能解释，为什么到了这里，会收不到地球的讯号。”练长风恍然大悟的说。

这也有道理，陈信说：“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就会比较充裕。”

“不过实在想不透。”薛乾尚说：“比地球时间过的慢还好解释，也许当时这部分的宇宙运行的速度太快，不过现在比地球快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还不简单？”黄吉得意洋洋的说：“现在这个宇宙的运行速度变慢了嘛。”话中大有居然连你薛乾尚也不明白的味道。

“黄吉。”陈信只好说话：“没这么简单。”

“是吗？”黄吉眨眨眼有点意外。

“对。”薛乾尚说：“就算这里运行的速度完全停止，也不会比地球慢上多少……不过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实在不够多。”

“了解这么多做什么？”李丽菁性子急，动作也快，正好走进来说：“怎么了？”

“老婆大人来了。”那雷可夫连忙伺候李丽菁坐下，一面温柔的说：“丽菁，洗澡洗的舒服嘛？”

“还好……”李丽菁忽然一顿说：“那雷可夫，你哪里不对劲了？”那雷可夫虽然惧内，但也向少没事献殷勤，李丽菁自然立觉有异。

“没什么……”那雷可夫奸笑两声说：“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这时赵可馨、舒红等人也走了进来。

那雷可夫望望几位女孩接着说：“这里的时间过的比较快喔……”

“那又怎样？”李丽菁没好气的说。

那雷可夫接着说：“说不定我们回去地球的时候，才过不到几个月，到时候我们两个在抱着六个孩子回去，爸妈岂不是乐坏了？”那雷可夫还没说完，已经开始向后溜。

只见李丽菁脸马上红了起来，跳了起来骂：“谁要帮你生六个？”一面追打那雷可夫，一面咬牙骂：“六个怎么抱？”

那雷可夫一面逃窜一面说：“那时小毛莉也大了，让她帮忙抱两个，就算八个……哎呦，陈信他们难道不帮忙？……哎……别打了……”眼看房中太小，那雷可夫无处逃窜，已经被牢牢抓住。

众人哄堂大笑，那雷可夫的哀嚎声夹在笑声中显得格外凄凉，陈信忍笑着说：“丽菁，饶了那雷可夫吧……要是真的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一定帮。”

李丽菁一瞪陈信，甩开那雷可夫说：“不用了，谁要生这么多，叫日言他们快一点才是。”

科芙娜的笑容忽然僵住，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哪知谢日言居然点点头说：“子女六名，并无不可……”

啥？那雷可夫揉揉挨揍的头皮走过来问：“你们真要生这么多？”

谢日言点点头说：“不过现在行旅之中，颇有不便，还是静待来日……”科芙娜连忙手肘一撞谢日言，低声说：“别说了。”

“好个静待来日！”那雷可夫鼓掌说：“吾等共勉之。”

众人笑闹未停，忽有一面貌清秀的土族人在门外出声说：“对不起……”随即将头探入说：“在下林升，是殿中随侍，霜金龙将交代，诸位若是有兴，在下可以引诸位一游宫城。”

众人自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离开宫城，反正也闲闲无事，众人就在这位林随侍的引领之下，逛了一下宫城东、西两边的花园，两个花园都呈狭长型，宽百公尺，长四百公尺，假山流水，奇花异果，加上一些没见过的温驯动物，笼罩在这个星球的迷离月光之下，倒也使的大家流连忘返。

不过这里毕竟不像在地球，除了陈信之外，大家几乎都觉得还是需要回去运运内息，所以不久之后，众人回归寝室，一夜无话。

第二天，以寻根岩乳查验了众人，那是一瓶瓶小瓶的铁灰色乳状物，需要以鲜血相试，据说皇族鲜血滴入会呈蓝色，贵族滴入则会转呈绿色，众人还真的都是蓝色，这下众人对皇族与地球人相同之事又多了一份信心，南角王随即爽快的答应替他们安排入都城。不过第三天消息传来，天广皇在两日前就已率左督国王徐东平，以及现为定盟护国使的皇储出发前来南角城，大约在六日后才会抵达，传命要南角王通知众人在此等候。

陈信等人虽急于想知道记载的内容，但是对方的要求又似乎不易拒绝，加上若要进去皇宫中观看史前记载，自然必须经过天广皇的同意，只好耐着

性子等待。

众人现在身分没有问题，南角王干脆让林随侍带着众人城内城外逛，六天之中，连龙将也没见过一个，林随侍说，应该是为了天广皇即将到来而忙碌，而北校场也赶工搭建起座椅与棚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今天是天广皇将要到达的日子，众人现在已知道不能以地球的时间计算，只好换用这里的历法，据林随侍说，这里也称纪元，一年有十五个月，每月三十天，每天只有二十一个半小时，众人私下还在纪元前加了个梦幻，依照陈信等人的说法，现在是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九月二日。

这里的春季由七月开始，因为地近赤道，所以四季之中只有冬季三个月，其他三个季节都是四个月，也许因为如此，最大型的庆祝日不是定在过年，却是定在五月中旬，想来与地球新年定在冬季有同样的原因。

不过这里除了木材之外，居然没有其他的燃料，无论是煤、天然气或石油都没有，难怪一直没有高科技的发展，除了一些地方运用风、水或是地热制造了一些农家的工具之外，连生火煮饭都需要砍材供应，这也是众人百思不解的地方。

除了这些之外，这些日子陈信等人也略为了解这里的风俗习惯，与一些禁忌，当然也闹了不少的笑话。

既然今天天广皇要来，众人自然乖乖在房中等候传见，结果到了晚上林随侍才传来消息，天广皇今日公务繁忙，等到明日晚间，天广皇将会在北校场大宴南角城的所有兵将、士绅，到时将会与众人会面，众人无可奈何，只好等到次日，在作打算。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九月三日]]

终于到了晚间，众人在赤炎龙将、霜金龙将两人邀请之下离开客舍，陈信将两只蝠虎留在屋内，与众人穿出宫城向北的大门，前往北校场。

一到北校场，只见一大片的人头，闹哄哄的声音向众人直撞了过来，场中数万人正喧闹着，不知有多少排的桌椅，不过看来还没将北校场占满，场中东面的人衣着虽然较为华丽，不过似乎都是平民，其中大部分不是土族就是原民，而西半部却以军队为主，其中大多是贵族与士族，当然还是以土族人数最多。

陈信等人被安置在校场北方两公尺高的高台右侧，那边有两排面向西方的座位，霜金、赤炎两位龙将在陈信左方作陪，而左侧这时却走来八人落座，陈信等人认识的只有玄浪、青木两位龙将，其他六人与他们服饰类似，看来是同一阶级。

而高台中央靠北又高了一公尺，上面只有一席四个位置，想必是天广皇与南角王等人的座位，却不知另外两位是谁？

第十九章 小试身手

高台上一有人落座，台下也慢慢的安静下来，就再这时，校场北端的大钟铛铛的响了起来，悠扬的钟声往四面八方传出，足足响了九声，将场中所有的声音都压制下来，只听一个宏亮的声音叫道：“皇上驾到……”

霎时，所有的人全部都站立了起来，同时放声呼唤：“恭迎皇上……皇上圣安……”直是声震天地。

陈信等人自然没叫，不过也顺应时态的站了起来，一面东张西望的打量，不知天广皇会由何处现身。

这时只见内城城门上方的城墙，慢慢的走上了四个衣飘飘的人影，四人突然同时一跃，直往七公尺下方的高台落了下来，刹时间四人已经点尘不惊的落在最高的高台上，陈信为为一惊，落下七公尺虽不难，不过要加速就不简单了，还要在接触地面的一刹那静止下来，足见这四位至少都勉可御气而行，虽然一时看不出来到底有多高明，不过陈信心里知道，自从到了这个星球之后，除了自己之外，这种功夫还没有一个人办得到。

台上四人依序落座，只见中间偏右的那人张口说：“诸位请坐。”声音虽不甚大，但是却远远的向外传了出去，首先坐了下来，打量打量上面的四人，中间坐的自然是天广皇，体高肩厚，还颇有些福态，头顶的皇冠式样比南角王的王冠还复杂，年龄似乎比右侧的南角王年长了些。

而天广皇左侧有两人，第一位是个比天广皇年纪还大的长者，发须已苍，相貌清瘦，穿着一身袍服，颇有飘逸出尘的味道，另一位是个青壮年人，虽身着甲冑，与龙将等人的服饰又不相同，腰旁挂着一把厚背宽刀，正面容严肃的打量下方的军民。

霜金龙将低声向众人介绍，除了天广皇、南角王一看便知之外，天广皇左侧老者是左督国王徐东平，统帅旋风、骤雨两位龙将，身着甲冑的青壮年就是现为定盟护国使的皇储，也就是未来的皇上，麾下也统帅了两位龙将，分别是裂岩龙将与拔山龙将。

这四位龙将加上直属天广皇宇宙洪荒四大龙将中之二——定宇龙将、碎宙龙将，六人现在正坐在对席，由玄浪与青木作陪。

这时天广皇开口，先对台下众人说了一番劝勉的话，接着说：“……数千年来列强环伺，我族为异族所迫，不得不整军经武，令异族不敢入侵，南角王功绩素着，威振边疆，一心护国，长保南疆平安，朕实感喜悦，今日麾下诸将士兵，各有封赏。”

话声一落，下方的军民立刻欢呼了起来，天广皇过了片刻，双手一挥止住欢呼声说：“南疆重地，所有带甲之士一向不得饮酒，今日破例每人赐酒一杯，以慰诸将之辛劳。”

天广皇随即伸手举杯，一饮而尽，场上数万人同时乾杯，陈信心知不妙，自己这一群人中，除了黄吉与方青芬之外，都不知道酒为何物，而自己却是尝过一次苦头，正想劝阻，但是众人手快，转眼间七、八人的呛咳声已经传了出来，陈信不禁摇头苦笑，幸好自己早有经验，运内息于喉舌，化掉了这杯酒。

天广皇话一说完，各式精美菜肴有如流水般的端了上来，台上台下也跟着吃喝起来，薛乾尚找到机会，问一旁的霜金龙将说：“龙将，皇上怎么会突然到南角城来？”

霜金龙将摇摇头说：“小老弟，你也知道数日前蛇人大军忽然出现，我们自然急讯通传，后来才明白只是蛇人中的内乱，不过皇上大概不放心，还是率了军队来看看。”

薛乾尚点点头，不再接话，这时赤炎龙将忽然说：“诸位的事情，王上已经向皇上禀明，基本上应该是别无问题。”

“这还要多谢两位的引荐。”陈信说。

“别这么说，几位都是皇族，日后富贵不可限量。”霜金龙将说：“等一下会有每季一次的升级较试，到时拿出真功夫来，皇上一高兴，诸位说不定立刻就被封赏。”

陈信讶然问：“何谓较试？”这可没听说过。

“这是临时决定的。”霜金龙将回答：“本来是在每年十月、十四月、三月、六月的八号各举办一次的，不过皇上来了之后，临时决定要将今年十月的较试提前举办，顺便看看南角城的训练状况，加上这次连都城的军队都来了，可算是十分盛大的较试。”

“我们不是来求富贵的。”薛乾尚一笑说：“对这个没有兴趣。”

“别客气了。”霜金龙将说：“单凭这位谢小兄弟能与丁大哥打个不分上下，南角城中就没有几人办的到，加上现在皇族欠缺新血……”

这话有些古怪。薛乾尚皱眉说：“什么？”

“没什么……”霜金龙将打了个哈哈带过去说：“年纪大了说话口无遮拦，别见怪，反正等一下自然会请诸位下场一试武技，到时候尽力而为就是了。”

薛乾尚与陈信对望一眼，不禁有些担心，这些人看起来虽然没有恶意，不过话中之意颇为古怪，别要又增加了麻烦。

这时台前的空地已经开始进行操演，一队队的士兵来来去去，表演起战阵攻击的变化，骑队与校队轮番而出，弓马刀枪之技果然十分烂熟。

直过了好一会儿，场上的队伍才退了下去，终于到今晚的重头戏 - 较试。

这时霜金龙将与赤炎龙将向陈信等人告退，说是自己必须在下面安排人员的出场，连坐在对面的八位龙将也离席下台，十位龙将，分占空地的四面，身后各聚集了数十位的军官，看来颇有点互别苗头的味道。

不久之后，几名像是校骑的军官，各持兵器在场上兵兵兵兵的打了起来，校骑比起管带又低一级，实在没有什么看头，数场之后各有输赢，也各有封赏，场边的数万军民也不断喝采，看来这里的此封比凤凰星还盛。

龙将既然不在身边，众人说话也比较自在，眼见数场之后，场中慢慢变成管带级的将领出手，薛乾尚这才凑到陈信身旁低声说：“陈信，我看这下麻烦了。”

“怎么说？”陈信忙问。

“要是不表现一下，天广皇未必重视我们，想进皇宫中看记载说不定没指望，可是要是出手……”薛乾尚迟疑了一下。

“说不定会得罪人。”一旁的练长风接口说。

“对。”薛乾尚按着说：“还有刚刚提到皇族欠缺新血的事情，我也有些担心。”

“那是什么意思？”练长风刚刚没有听到霜金龙将说的话。

“想来传了两千多年，照理说血缘早该混杂了，比如说贵族、士族与原民就很正常，所谓的皇族应该是刻意保持血统，要是地球上当初来的人不多，或是女性较少，到最后皇族间彼此都是亲戚，容易出问题。”薛乾尚说。

“难不成……”陈信与练长风面色一变，互望一眼，却说不下去，心中的念头却是一样，薛乾尚这话之意，莫非他们会找自己这群人来配种？这下就麻烦了。

李丽菁忽然在一旁疑惑的说：“你们几个男人在偷偷咕囔什么？”三人声音都压的极低，连一旁的众人都听不清楚，不过让三人意外的却是李丽菁怎么会忽然冒出这句话？

陈信等人一愣之下回头望向李丽菁，却见她双颊嫣红，身子微微摇晃的望着三人，陈信一皱眉说：“这又是怎么了？”

黄吉呵呵笑着说：“她要跟我拼酒，拼没几杯就这样了。”众人不算军伍中人，所以席前有备酒，没想到黄吉居然拿来整人？

陈信转头一望，却看到后面的那雷可夫与宋庭已经趴了下来，连忙说：“丽菁，你运运内息，就能退去酒意了，黄吉，你……你负责把那雷可夫和宋庭弄醒……丽芙，别再喝了。”却是陈信发现许丽芙也双颊绯红的又倒了一杯，正要灌进嘴里去嘴里去。

许丽芙眼睛向陈信飘了过来，迷蒙着双眼，轻轻抿嘴微微一笑，顺从的将酒放了下去，陈信望见许丽芙这副模样，心不由得加速跳了起来。

这时薛乾尚回过头低声说：“事到如今，只有出战，还必须展现实力，这样对方要是有什么要求比较会多考虑一下，较不易引起冲突。”

这话李丽菁倒是听到了，只见她有点摇晃的大声说：“那有什么问题？等下要是有人找碴，交给我！”李丽菁说醉倒也没醉，只是几杯酒下肚之后热血一冲难免有点没大没小。

“真是志气不凡……”高台上的天广皇忽然望向众人出声说：“这位是……？”

“这位是李丽菁小姐。”没想到南角王只见过众人两面就记住了，只见南角王接口说：“是那位……那雷可夫公子的夫人。”他一时找不到那雷可夫，没想到那雷可夫已经醉的趴下了。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结婚了？”天广皇有点讶异，摇摇头笑说：“可惜。”

李丽菁本来见到天广皇忽然注意到自己，吓了一跳，酒意去了一大半，但是听到天广皇这么说，不禁一瞪眼说：“哪里可惜？我老公哪里不好？”回头一望趴着的那雷可夫，却又不知该如何举证。

众人知道李丽菁虽然与那雷可夫打打闹闹，不过总护着自己老公，不过直接冲撞对方也不大对劲，薛乾尚连忙起身说：“皇上见谅，我们之中许多人未曾饮酒，失态请勿见怪。”

“无妨。”天广皇点点头说：“我倒想见识见识所谓地球上的功夫，难得这位小姐有此雅兴……”天广皇忽然扬声说：“定宇龙将，派个人出来，与地球的俊彦交手。”

陈信与薛乾尚一愣，对方会派出什么样的人根本无法估计，这下变成被动，两人反而不知如何是好，而李丽菁性子一起，更是天不怕地不怕，干脆一跃入场说：“来就来。”

虽然李丽菁并没有运足功力，不过这下横越也足有十公尺，四面数万人都是识货的，同时爆起了一阵喝采声，东方场边的定宇龙将见状一愣，迟疑了一下，回头对刚刚才获得胜利的一位身型魁梧的军官说：“吴管带，你去好了，小心一点应付。”

吴管带属于力大招猛型，见状点点头，紧了紧手中握着把大刀，缓缓的踏着大步走出来，吴管带这时心中想着，对方轻身功夫不凡，自己不能与对方斗快，必须以拙胜巧，以拙胜巧，以慢打快，量对方劲力不及自己。

陈信等人刚刚都见过吴管带的功夫，心里都放下了一大半的心，对方

还不是李丽菁的敌手，但是没想到李丽菁忽然转头一个飞身又回到台上，一撇嘴说：“别开玩笑？跟他有什么好打的？”却是有点不屑。

吴管带一入场中没见到人，却听到了李丽菁说的话，不禁火大的大吼一声说：“别以为轻身功夫好就有用，有能耐就下来让我见识见识！”李丽菁岂受得了撩拨？回头瞪目一叫：“就让你见识见识！”只见李丽菁猛连续三个翻身，往吴管带的头上滑去，在空中带起一道炫目光芒的同时，长剑已经拔了出来，一整片剑影往吴管带头上压了下去。

吴管带眼一花，连忙向后猛退，起刀盘头一护，现在别提什么见招破招、以力取胜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要紧。

要知道李丽菁虽有五分酒意，但是与对方的功夫毕竟有好一段距离，只见叮叮当当一阵乱响，李丽菁忽然拔身飘回说：“没意思，不打了。”只见她两个腾跃，已经翻上了高台。

这时吴管带才停下动作，不明白对方为什么忽然跑了，正要庆幸的时候，忽然见到自己的刀身变成坑坑洞洞、惨不忍睹，上半身的衣服也有些支离破碎，吴管带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大败亏输，只好一个低头，回身往自己的阵营中走去。

薛乾尚见状起身说：“我们这场倚仗兵器之利，不能作数，尚请吴管带见谅。”

吴管带只好尴尬的一笑点点头，算是接受了对方的道歉，不过自己心里明白，要不是对方不想伤人，自己根本来不及防范，也不用提武器的好坏了。

同样在东边的碎宙龙将这时哈哈一笑说：“果然厉害，萧副将，你去试试，看看贵宾们肯不肯赏脸应战。”

萧副将是一名女子，面貌还算娟秀，不过却生了个倒吊眉，看了颇为不搭，见碎宙龙将点到自己，不作声的点点头，提着长剑就往外走去。

副将是龙将身边的副手，有时功夫还不弱于龙将，对方这下派出副将来，等于是派出精锐了，陈信思索一下，望向科芙娜说：“科芙娜，看能不能打个不胜不败的……当然别受伤。”

这场比赛要再赢，对方只怕龙将又要出来了，这样下去没完没了，所以陈信才对科芙娜说，科芙娜点点头回答：“我知道了。”转头将长剑交给谢日言，空着手走下台去。

萧副将儿科芙娜空手下来，面色一变说：“你……”

“别误会。”科芙娜说：“凭藉武器的犀利胜之不武，乾脆借一把剑给我，或是我俩空手相搏？”

萧副将眉头一舒点点头，将手中的剑往后一扔，摆出招式说：“来者是客，出手吧。”

“接招。”科芙娜不再客气，揉身往前扑去，两方接没数招，科芙娜已经浑身冒出光华，看来对方的能力果然不凡，两人气劲相接，碎碎的气爆声不断响了起来，只见场中人影闪动，光华绕动，气劲四散，飞沙走石，好一场拼搏。

谢日言不禁有些担心，坐不住的站起身来，这时那雷可夫才刚被弄醒，醉眼惺忪的望向场中，一时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疑惑的说：“怎么打起来了……翻脸啦？”顺手将背后的长棍拔了出来护身，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躲。

李丽持这时已经清醒大半，猛然将他一把拉住说：“你急什么？喝没两杯就学狗爬了，还好意思大呼小叫。”

宋庭这时也醒了过来，正在头痛，忽然听到李丽菁这一句话，惭愧的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坐在旁边的方青芬向他望了一眼，轻轻劝慰两声，转头又望向场中的战斗。

陈信注意到这些日子方青芬似乎对宋庭又逐渐开始关怀，这倒颇令人欣慰，希望他们有好的结局。

这时场中两人掌腿齐施，一片灰蒙蒙的战团由东滚到西，又由西滚到东，直是不分胜负，因为这是近身相斗，彼此间必定无法完全防守到对方的攻击，不过两人的护体劲力都还充足，被对方击中都还承受的住，这样打下去，就看谁的功力先消散，不过场中两人似乎照此耐性，忽然间，两人同时向外一跃，分站两旁，冷冷的对视着。

萧副将也许因为倒吊眉的因素，面色格外难看，而科芙娜以前本就是冷冷的面孔，现在与众人熟络，才偶有微笑，这时面对强敌自然也不会露出笑容，两人对视片刻后，萧副将忽然说：“别浪费时间，拿出绝学吧。”

“正合我意。”科芙娜双手前举护胸，正要施出腾龙指，忽然想到陈信说的话，心头一软，将指劲一散，双手运动，一面前扑一面推出阴阳回旋掌。

这时萧副将也正往前扑，右手握拳，猛然一拳向前擂了出来，只听洪洪发发的声音随拳而出，一股劲力直穿过回旋掌劲的中心，轰的一声击到科芙娜身上，这拳与之前的力道大不相同，科芙娜马上被击出数公尺外，内俯一震，面色一片惨白。

不过虽然回旋掌劲中心被穿过，但那本是劲力发出后最弱之处，所以一点也不影响回旋的速度，萧副将的拳力击中科芙娜的同时，这股劲力也将萧副将团团裹住，打的一声爆裂开来，萧副将全身衣衫碎裂，头发凌乱的跌下地来，好不容易才没跌倒，不过内俯受伤更是不轻。

这时碎宙龙将已经扑了出来，一落地却发现科芙娜身前已经站着一位年轻人，正全身腾起光焰，面色铁青的望着自己，此人速度居然比自己还快？碎宙龙将心里一凛，正色说：“别误会，这场算打和。”随即将身后大氅解下，披在衣衫凌乱的萧副将身上。

这人正是谢日言，自己老婆受伤了哪能不急，刚刚要是碎宙龙将稍有异动，只怕腾龙掌已经发了出去，管他一次去掉大半内息？这时听碎宙龙将这么一说，也知道自己误会，于是对碎宙龙将一礼说：“内人受伤，在下失礼了。”随即将科芙娜扶了回去。

许丽芙虽有些醉意，但见状也连忙抢上前去，运功替科芙娜治疗，见到谢日言这般情深的模样，不禁颇有感触，眼眶忍不住红了，又望了陈信一眼，陈信看在眼中心中不禁有些自责，对谢日言说：“日言，是我不对……”

谢日言摇摇头说：“不……没你的事……”谢日言一时不知该如何措词，顿了片刻还是没说完。

这一场打下来，场边数万军民都不敢大声说话，直到结束才不免议论纷纷起来，碎宙龙将身旁的萧副将大大有名，在二十年前的北疆战事中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一拳击出，连北方皮粗肉厚的熊族也无法与抗，没想到这个冷冷的小姑娘硬挺一拳，不但仍能直立不倒，居然还将萧副将打的如此狼狈？

南角王更是万万没有想到，虽然赤炎腕翁相金两位龙将报告时，说这些年轻人夫似都还不错，不过也只知道其中有个谢日言能与赤炎龙将打平，

不过据说那时赤炎龙将心有顾忌，并没有施出独门绝技，所以并没有完全放在心上，没想到今日一见，这些小夥子一个比一个强，不过这些人中只有首领陈信未带刀剑，想来只是位高权重，功夫未必见长。

这时天广皇自然更加意外，只见他鼓掌说：“这场真是精采万分，可惜最后两人不慎受伤，算是美中不足，两人各赐五百金，好好调养。”

萧副将勉强站出队伍行礼说：“多谢皇上。”

科芙娜当然懒得理会，不过为避免大家难做人，只好依样画葫芦的行礼如仪。

天广皇呵呵一笑说：“免礼……萧副将的破玉拳大大有名，不知这位科芙娜小姐的招数如何称呼？”原来那招叫破玉拳？看来这里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两手绝活，薛乾尚回覆天庆皇的话说：“禀皇上，叫做阴阳回旋掌。”

“哦？”天广皇忽然摇摇头说：“这位小姐的师傅必定不凡，怎么没有一起来呢？”

“师傅？”李丽菁嘴快的说：“我们功夫都是陈信教的……”四面一阵哗然，李丽菁这才发现似乎说错话了，连忙坐下闭上嘴巴。

南角王自然知道自己先前的推想又错了，不敢相信的望向陈信，见陈信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为何会是众人的师傅？

陈信连忙解释：“我只是常与众人讨论，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师傅，而且……”

陈信正想说还有几位师傅另有其人，不过这时天广皇一笑插口说：“公子不必过谦。”陈信只好住嘴，只见天广皇接着说：“朕实在想亲眼见到陈信公子的功夫，不过……却不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陈信一听大叹倒楣，这招叫做请将不如激将，一定有人上当，果然场下忽有一人踏入空地，对天广皇一礼说：“拔山龙将愿见识陈信公子的高招。”

这人深目高鼻，肤色较黑，体型异常硕大，身高足有两公尺余，不愧号称拔山，这时正两手空空的站在中间，目光炯炯的望着陈信，看来他们知道兵器不如陈信等人，所以乾脆不拿兵器出场。

陈信无奈之下，正要出场，薛乾尚忽然凑过来低声说：“等一下，黄吉对付得了吗？”

陈信一愣回头说：“当然可以，不过……我不应战好吗？”事实上除了台上的四人之外，黄吉应该都没问题，陈信是想对方指名自己，自己不出去会不会有点奇怪？

薛乾尚点点头说：“没关系的。黄吉大哥！”

黄吉将刀放下，对陈信笑笑说：“交给我吧！”随即一跃而出大嚷说：“大块头，我陪你过两招。”

那人听到黄吉这般无礼，双目一瞪大手伸出，想给黄吉一点教训。黄吉面露微笑的侧头一让，伸手向上一勾，想捉住对方的手臂；但是拔山龙将体型虽大，身手却一点也不缓慢，小臂往上举起，手肘直往黄吉的手腕撞去。黄吉顺势变爪为擒，往对方肘部的麻筋拿去；拔山龙将一愕之下，硬生生的将手肘往外一扬，手掌下落击往黄吉的脉门。

黄吉跟着手掌方向一转，与对方手掌一撞，砰的一声，两人同时向后退开。

这瞬间的交击中，两人都只用单手，在一转眼间过了数招，都有点佩

服对方，不过比起灵动来说，黄吉的天禽身法毕竟还是稍胜一筹，拔山龙将虽没吃亏，但是真的没想到对方对小巧擒拿也颇为拿手，不禁打量了黄吉数眼。

黄吉见对方的铜铃大眼猛盯着自己不说话，忽然间童心大起，伸出舌头作了个鬼脸，拔山龙将一看，火上心头，双手凝聚内息，大喝一声：“接我的拔山掌！”

拔山龙将吆喝完之后，忽然由下而上一拔，只见一股真力将地面撞开一道宽约半公尺的宽沟，恍似风雷乍起，所有碎石不断扬起，连同这股劲力一起向前方的黄吉卷去，黄吉见猎心喜，也跟着大喝：“看我的……无敌激光斩！”两手垂直由上而下的劈往这股气劲。

只见两片掌大的光片忽然离开黄吉的手掌，逆着拔山龙将的掌力破开，一阵气流摩擦的尖锐声响同时传出，拔山掌气劲被劈成三片，碎石四面一散，在黄吉的护体内息之下，消失了作用。

不过黄吉的激光斩可是威势不减，光芒虽较为黯淡，但仍余势尚存的往拔山龙将的双腿袭去，拔山龙将见状向后一个大翻身，但激光斩还是由腿上擦过，划开了两道血痕，直往天空飞出数公尺，才逐渐消失不见。

拔山龙将站直身子。见对方双手又各有一片光华，正得意的望着自己，心知对方聚力如此之快，刚刚要是多发一次，自己就算完了，于是不再发话，向台前一拱手，转身退了下去。

场边又是采声不绝，虽然这一场结束的如此快速，不过威势比起上一场却更为惊人，自然赢得满堂彩，而黄吉向四方挥手答礼片刻，这才施施然的回座。

到此，几位龙将均知不是黄吉的敌手，更别提要挑战陈信了，除非台上的四人出马，不然肯定见不到陈信的身手。坐在最左侧的定盟护国使皇储刘方忽然出声说：“父皇……”

而相貌清瘦的左督国王徐东平却忽然起身插口说：“陈信公子麾下果然人才济济，在这时候出现我国，正是天降神兵，乃国家之幸、皇上之幸、万民之幸。”

天广皇微一沉吟，微笑说：“左督国王此言正是，今日餐饮欢聚，不谈国事，明日晚间在内城另行设宴款待诸位，到时必各有封赏。”

陈信只好躬身应是，之后台下也没人下场比拼，不久之后天广皇等四人便即离开，赤炎龙将与霜金龙将也上台来告知众人可以先行退席，不然底下数万军民会不敢离开，陈信等人自然知趣的随两位龙将往内城走，回到客舍中，各自修练内息。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九月四日]]

清晨，众人又齐聚在陈信的房中，李丽菁对昨夜挑起事端十分愧疚，拉着脸色些苍白的科芙娜连说对不起，赵可馨在一旁排解说：“丽菁，就算你没有说他们也会想办法试试我们的。”

“可馨说的对。”薛乾尚说：“其实我蛮担心今晚的夜宴。”

“又怎么了？”黄吉嚷嚷说：“难不成他们会下毒？”

“不。”薛乾尚说：“当时那位皇储似乎想要出手，左督国王忽然打断了他的话，用的理由虽然复杂，不过简单说来，他是提醒天广皇，我们出现的正是时候。”

“没错。”练长风发现自己越来越佩服薛乾尚了，怎么都是他说了之后才

想到。

怎知那雷可夫在一旁疑惑的说：“他说了什么？”练长风这才发现还有人反应更慢，只好告诉那雷可夫左督国王最后说的话。

至于陈信，基本上不太会去思考薛乾尚已经做出结论的事情，点点头说：“所以呢？”

“所以今日夜宴，想必有不好拒绝的要求，我们要小心，这群军队南下，说不定别有用意。”薛乾尚说。

莫非天广皇想打仗？众人一下子都静了下来，自己一群人果然是天降神兵？

薛乾尚见大家的模样劝慰说：“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无须庸人自扰。”

宋庭忽然摇头不解的说：“我们总算达成不让陈信出手的目的了，不过究竟是为了什么？”

陈信自己也不甚清楚，望向薛乾尚，薛乾尚点点头说：“这样对方不明白我们真正的实力，一方面比较不敢对我们打主意，另一方面，也不会因为陈信功夫太高而遭到忌视，增加不必要的困扰，其实后面那一点，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陈信功夫超过我们许多，对方是知道了，八成会有地位受威胁的烦恼，如果又已经明白了我们真正的实力，要对付我们一定在十成把握之下才敢进行，那时我们就危险了，要是陈信不曾出手，对方摸不清楚我们的实力，就算忽有异动，我们说不定还有机会……”

“咩……”那雷可夫听的头大了，半开玩笑的说：“这么深谋远虑啊？下次不用解释了。”不过宋庭却觉得，那雷可夫似乎在讥刺自己不信任薛乾尚，面色不由微变，但一转念又怕是自己多心，也不好再问。

陈信略为思考一下说：“其实只要时间久了，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但是那时我们应该也逐渐的了解对方……这样吧，晚上我们来个先发制人，我先拒绝他的封赏，再试试他的口风。”

“也只好这样了。”练长风同意的说。

众人各自回房，陈信不由得思索起来，现在在这种状况之下，自己许多的能力都失去，想护到大家也力不从心，是不是该想办法增强自己的能力呢？现在内部能量累积不易，外发能量又容易涣散，攻敌的功夫腾龙掌几乎已是极限，自己除了能多发几掌之外，短时间内对更强的出招方式也没有头绪……除了……

陈信忽然想到，现在对宇宙间游移的能量还勉强能控制，自己曾想到灵活运用这些能量的可能性，不过当时为了其它的修练方式分了心，现在既然没有其他的路子，干脆试试这个方法，于是陈信由早到晚，一个人坐在房中，思索着外在能量的所有可能性。

到了晚上，依然是霜金龙将领着众人往宫城走，又不知穿过了多少重门叠户，才到了一处中型的房舍，众人就座之后不久，天广皇、左督国王、南角王与皇储定盟卫国使依序走入房中，众人连忙起身施礼，一番客套之后，才在各自的席位就座了下来。

这时菜肴开始端了上来，陈信见到其中又有酒，连忙说明不用，天广皇也不勉强，命一旁的仆役以茶带酒，放到了陈信等人的桌前。

互一礼敬之后，陈信首先说：“禀皇上，不知何时可以让我等观看史前记载？”

对方众人一愣，倒是没想到陈信这么直接的提了出来，天广皇一顿之

后点头说：“这是小事，不过必须由朕亲自领诸位去看，所以还要请诸位稍作等待，等……诸事停当之后，朕自然会帮这个忙，不过添在本为同族，朕还有一些事情请诸位帮忙。”

好个诸事停当之后？陈信与薛乾尚对望一眼，薛乾尚说：“还请皇上说明。”

左督国王接口说：“诸位与皇族同文同种，现在既然来到牧固图大陆，日后也会在此久居……”

“我等并未打算久居。”薛乾尚打断对方的话说：“虽然现在我等并无交通工具，不过日后必定会离开这片陆地。”

天广皇眉头一皱，没想到薛乾尚会这样说，只见左督国王眉头一扬说：“那诸位来此，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是为了祖先的遗命而来。”薛乾尚说：“但是祖先的遗命并未完全说明，所以我们必须一看记载方能决定，当然，无论是完成交办事项，或根本没有讯息，我们都会回去地球。”

“那万一诸位十年、二十年都没法回去呢？”左督国王紧跟着问。

“那我们就会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想办法回去。”薛乾尚仍不肯透露卓能的事情。

“且住……朕来作个折衷。”天广皇忽然插口，两人自然安静下来，天广皇接着说：“史前记载说实话朕也并未阅读……不过记载上的遗命要是容易、或是清楚，这两千年来列祖列宗想必已经办妥，朕只知道还有一件事尚未完成。”

“皇上请说。”陈信接口。

天广皇双目一扫众人，平静的一字一句的说：“八、族、合、一。”

八族合一？是真是假？陈信等人面色大变。这岂是容易达成？

第二十章 晴雨由心

天广皇接着道：“历代先祖传下来的只有这句话，相信其他的种族也一样，所以从一千多年前，各族人口增加到一个程度，就相互争战不断，我可以以我的皇位作宣誓，我说的字字是真。”天广皇居然以皇位作宣誓，这下不可能有假。

“你……皇上不是没看过记载吗？”陈信虽然相信了，但是忍不住问。

“朕是没看过。”天广皇正色说：“不过这句话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传了下来，难道还会弄错？”

“可是……”薛乾尚说：“曾有人说过，记载上八族本为同盟，怎么会……”

“八族合一只是手段。”左督国王说：“目的是为了散于八族的八宝。”

“八宝？”众人又糊涂了，何谓八宝？薛乾尚问：“是指皇族八宝吗？”

左督国王回头一望天广皇，天广皇沉吟了一下，似乎正在考虑该不该说出来，片刻后，这才下定决心的摇摇头说：“皇族至宝中……只有太古算是八宝之一，其他的两剑两刀，只算是神兵利器。”

这下子南角王连色也有些变了，看来连他也不知道这件事，他手中所保有的月华剑只算是神兵利器？那真算是宝物的泰古剑到底有多可怕？

天广皇看看楞住的众人说：“既然连这件事也向各位明说了，朕也希望各位提供帮助，今日朕领三万甲兵到达南角城，正是要看看内乱之后的鳞身族，会不会有可趁之机。”

薛乾尚缓缓地问：“皇上莫非是想攻城掠地？”

薛乾尚这句话问的稍嫌无礼，天广皇面色微变说：“当然不……”随即面色一和的说：“牧固图大陆上六族血脉不同，以现有的人口来说，我们不需要大片无人的空地，所以并不会无谓的兴兵，除非是为了将对方赶尽杀绝。”

“也就是说。”左督国王说：“皇上的目的只是八宝而已。根据情报，不只是我们的军队向下移，木族、海吐族的军队也都向下移动了，翼云族和熊族虽然还没有动静，不过恐怕也难独善其身，看来这十多年来的和平又要消失了。”

“这里……只有六族。”陈信说：“还有两宝怎么办？”

“虽然记载上说两族离开了陆地，不过说不定早已被灭，那两宝，八成已亡佚……不过据说，只要获得五宝，自然能找到其他三宝，所以这件事暂时可以不用担心。”左督国王说。

虽不知道为何获得五宝自然能找到三宝，薛乾尚依然先问重点：“八宝合一有什么用？”

“这也是各位来此的目的——完成先祖遗言。”天广皇说：“可谓不谋而合，当然，也会有合理的报酬……”

“报酬还是其次。”薛乾尚立刻说：“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好！”天广皇说：“我就先封陈信公子为天降护国使，可先提报龙将、副将各左右四名为左右手，其他人职等容后再议，暂时就先随我军行动。现南角城城中共有十部兵马，各部人数虽然不同，但先由每部依编制调出一旅，合成一部，归天降护国使统管，日后随朕返回都城将另有封派。”一旅按编制是五百人，因为将领不足的关系，事实上几乎都有近千人。

天广皇这一大串念了出来，陈信等人不禁傻在那里，南角王眉头一皱传音说：“还不谢恩？”

陈信微一沉吟，躬身说：“多谢皇上……不过，在下拒绝。”

“什么？”天广皇愕然出声。

“陈信公子，这可是仅次于诸王以及两位卫国使的职位。”左督国王正色说。

“感谢皇上厚爱。”陈信说：“但我等众人年岁尚轻，不宜带队，不过……若皇上有需要帮忙之处，我等自然全力以赴。”

天广皇面色一霁，点头说：“我明白了，不过名不正则言不顺，我还是封你为天降护国使，麾下……各六名正副、神将，权限、薪奖比照龙将、副将，暂时无须带兵，遇事时……具有向所有部旅调兵的权利。”天广皇见除了陈信外有十二个人，于是多许下了十二个官位。

陈信还没回答，天广皇半开玩笑说：“陈公子要是再不接受，就太不给面子了……”

陈信无可奈何，只好回头打个眼色，众人一起躬身说：“多谢皇上。”自己这群人，看来是作定天降神兵了。

餐后，回到陈信房中，众人聊起军队的编制，还是薛乾尚最为清楚，他早在数天前就已经做过了解，只听他正在说：“……按编制龙将统帅的叫部，每部十旅，分为风、颱、颶、颶、雨、電、雪、霧、霜，由管带统帅，从风字旁的旅骑乘龙马，又分为十骑队，从雨字旁的旅是以步行为主，各分为十校队，骑队、校队的主管都叫校骑，一队五十人，下面还有军、兵的编制，每个将领都可以在所属中选出副手，还能另行扩充，天广皇本来是打算先给我们一部的兵马。”

“哇……”那雷可夫屈指一算说：“陈信，这下我们忽然少掉至少五千兵马，划不划算啊？”

陈信对那雷可夫翻了个白眼，懒得回答，心想带你们十几个人就一大堆毛病了，带五千人还了得？自找麻烦？

“对了。”黄吉故作正经的说：“有六位神将、六位副神将，大家抽签来分一分吧……”众人又笑成一团。

陈信不管那雷可夫等人如何纷闹，转头对薛乾尚说：“乾尚，你觉得呢？”

“受封的事吗？”薛乾尚点点头说：“这样的结果算不错了，两方都有台阶下。日后天广皇要下命令也才会理直气壮，而要是我们忽然不想干了，照样也没有牵挂……至于八宝的事情……”

舒红凑过来说：“会不会真要打仗啊？”

薛乾尚点点头说：“天广皇会亲自来到南角城，八成就是想入侵鳞身族。”

“不过……”赵可馨接话说：“若先祖遗命真是要集合八宝，我们还真的义不容辞，不过……人族会是那些种族的对手吗？”

“单就蛇族、人族两族来说……”陈信说：“我想蛇族大部分人的武技，其实比人族低下，不过也许是因为天生优势，加上与蝠虎相同的具有先天真气，所以修练的人不多，而人族要是不修练，马上就会被蛇族灭了，所以不断的砥砺，才发展出许多各式各样的绝学。”

“就像要是不练功夫，人类也打不过蝠虎，这是一样的道理。”赵可馨说：“反过来说，蝠虎当中也有高低之分。”

“没错。”陈信点点头说：“现在大家的功力，对付虎王、虎后就尚可一搏，不过对付小刚与小柔，恐怕就差上一筹了。”陈信自己当然不算在内。

那雷可夫听到陈信这么说，冷不防冒出一句话：“它们两个也可以封个神兽之类的。”

众人笑了笑，薛乾尚回到正题说：“所以我们去攻打那些种族……变成是必然的。”

“我想到的是……”陈信迟疑的说：“现在各族该是维持均势，我们的帮助虽有，但也不大，除非……除非我们传授他们武器的制造方法，这样，人族说不定可以横扫大陆。”

薛乾尚与赵可馨微微一惊，同时思索起这个问题，舒红有点惊讶的说：“那不是危险了吗？”

“怎么说？”陈信问。

“他们要是也有这种武器，要是翻脸起来……”舒红摇摇头，没说下去。

陈信沉吟说：“我知道，人族功夫高强的人数不少，我们现在可以倚仗的就是武器，不过话说回来，对方要是集合了五把皇族至宝来找我们麻烦，

日子也未必好过。”

舒红想想也是，点点头没说话。

而练长风眼见薛乾尚与赵可馨都在沉思，微笑的问：“怎么了，两大军师都在伤神？”

这话一说，众人的目光又齐集过来，这下非同小可，必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决定，那雷可夫与黄吉两大活宝不再胡闹，安静的坐过来。

薛乾尚望了一眼赵可馨，首先点点头说：“武器制造方法这件事情……也不是不能说，不过就怕天广皇野心太大，反而造成其他五族的浩劫，六族不同种，又不可能融合，仇恨只有越来越深。”

“天广皇野心很大吗？”方青芬问。

“天广皇野心不大，说不定皇储野心大，皇储野心不大，说不定下一代野心大，总会有这一天。”薛乾尚说。

“那就是说……”陈信说：“不该教？”

“不教……”薛乾尚又迟疑说：“不教又没法达成目标，单凭我们十三人，是无法成功的，不过……我还是不太赞成。”

“六族虽不能融为一族，不过却可能可以和平共存。”赵可馨忽然说：“证诸历史，一千多年来，人族未能统一，八成是因为一直没有一族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若是胜利之后，疆域一统，只要能平等相待，就算日后另有其他种族兴起，依然会是统一的局面。”

“不……”薛乾尚说：“这些虽然没错，不过通常都是等到资源或是土地有不足的状况，才会产生冲突，才没办法不融合。”

“但是这里却因为八宝的关系，虽没那种程度也已经战乱不断了，不然天广皇为何要带数万兵马来南角城？人族人口虽然最多，但我们还是可以看的出来，这里还是处于一极地广人稀的状态，这还不是因为千多年来一直争战不已？”赵可馨面色凝重的说。

“但是我们应不应该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加速这种大规模的毁灭？”薛乾尚面色也沉重起来说：“地球上的人类经过了五、六千年，加上合成人的摧残、无祖的复兴，这才真正的完全融合，没有种族之分，这里才区区的两千年历史，会不会太心急了？”

“提到这里，要是没有合成人，难道人类会完全融合吗？”赵可馨说：“到西元末期，种族的纷争还是不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上没有大规模的毁灭，是不会有大规模建设的。”

“可是合成人的下场又是如何？”薛乾尚说：“何况我们并没有权力随意决定另外一种生物的生死，要是人族的武力忽然增强，均衡之势一被打破，不提六族鲜血洒遍牧固图大陆，要是弄巧反拙，其他五族联合起来，有先进武器的人族未必能够抵挡。”

“先不谈那只是万一，以现在没有这种武器的人族来说，既然已经能在五族环伺中留存下来，若是武器再提升，必定能够势如破竹的一扫牧固图大陆。”赵可馨仍然坚持。

“别忘了人族多半还是靠皇族五宝才撑下来了。”薛乾尚说：“人族、蛇族我们见识过，其他四族可没有，何况我们并不清楚其他种族的状况，举例来说：说不定木族是友善的种族，人族是靠他们帮助才留存的。”

“等……等一下！”陈信嚷了起来：“你们两个吃错药了？”全部的人看着争论起来的薛乾尚与赵可馨发呆，没人说得上话，因为两个人一连串的话

说下来，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加上又头头是道，众人的想法随着两人的言语不断的改变，头都胀了起来。

陈信一嚷之下，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倒是停了下来，两人对望一眼，忽然笑了起来，赵可馨点点头说：“差不多了。”

“是差不多了。”薛乾尚也跟着说。

“什么差不多了？”练长风忍不住疑惑的问。

“你们两个……”陈信忽然想通大叫：“你们耍我？”原来他们吵架是装的。

薛乾尚一摊手说：“该说的差不多都说了，再来就要看你的决定了。”

“这件事确实正反两面都要考虑。”赵可馨坐下说：“我们不能给你最适当的建议，但是这件事又迫在眉睫，只好这样了。”原来他们俩人颇有默契，一人提正面，另一人就事提反面，尽量将各种想法说出来。

“怎么迫在眉睫？”李丽菁问：“不能看看情况再决定吗？”

“大军已至，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谢日言忽然说：“此决定，将影响数万军队于战事发生后……之存活量。”看来他还算清醒，补充了迫在眉睫的意思。

“教他们……那我会不会被留下来啊？”那雷可夫还记得薛乾尚说的话，自己万一被迫留下来制造兵器，那不是完了？

“我当时怕你说溜嘴才这样说的。”薛乾尚说：“因为当时还没决定该不该说，除非我们要自己做，不然只要把方法教会他们不就得了？”

那雷可夫想想又说：“不过也不是谁都学的会的……教和制造都要时间，这次战争一定赶不上了。”

陈信摇摇头说：“要是我们愿意透露，胜算增加太多，天广皇一定会延迟发兵的日期。”

“原来如此……”那雷可夫说：“就算我花上十天教会一百个功夫不错的人，他们一天顶多做好个四、五把，而且大概品质还不怎么样，不过一天也有五百把，城中现在有将近六万兵马，这样……那样……”

“四个月。”薛乾尚转眼就算了出来：“加上会耗掉的一些时间，五个月应该可以完成。”

陈信思考了片刻，忽然对舒红说：“舒红，麻烦你去借一把武器进来，说我们需要，刀剑都可以。”

见舒红点头往外走，陈信又转头说：“那雷可夫，你要是教他们的时候……能不能将品质控制在……大约管带级军官的功力，就能够将普通的蛇人一刀两断……以我们认识的人来说，管带大约就像风书雄大将的功力。”黄吉尚未功力大进之前，差不多也是那种功夫。

“当然没问题。”那雷可夫说：“只要他们能仔细的学，做出来的武器，就算是方彭将军的功夫也能将蛇人一刀两断，普通的蛇人不过是有一些气劲护身，加上鳞身坚韧，只要内息顺利传到锋利处，自然势如破竹。”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陈信摇头说：“要有管带的功夫才能一刀两断，校骑、领军、士兵只能伤到对方就好。”

“唷……”那雷可夫一笑说：“留一手就是了？我懂了，品质控制在……比绿柳刀还差一些。”

这时舒红已经拿着把刀进来，微笑说：“陈信，借到了。”

陈信接过来打量片刻，交给那雷可夫说：“试试看刚刚我们说的。”

“我？”那雷可夫一脸受委屈的模样说：“千万不要传出去这是我做的，太丢脸了。”一面将手放在刀面上，开始施为了起来。

“大家仔细看看。”陈信又交代了一句，又低下头思索了起来，众人对于那雷可夫如何制造倒也颇有兴趣，陈信既然这样说应该也有用意，所以同时注意了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那雷可夫将这把刀一举说：“好了。”既然不要求品质，那雷可夫做的更快了，只见那雷可夫随即运劲一催，光芒微微泛出，内息往刀身传去，果然大约只剩八成。

那雷可夫按着说：“虽然还有八成，不过因为这里没办法以元素变化制造出硬金属，这种质地的武器与你的要求差不多。”

陈信取过刀来点点头说：“这样应该可以。要是我不在……长风、乾尚……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什么？众人一听全部吓了一跳，陈信脑袋出毛病了？马上一连串的问题从十来张嘴冲了出来。

只见陈信挥挥手按着说：“我决定告诉天广皇，我们原来的武器是地球带来的，我们做不出来，但是能帮他们制造这种次一级的武器，然后你们记得速度放慢一点，时间拖久一点，不过大家尽量不要分开，所以你们最好都要学会怎么做，一起帮忙，有事情由乾尚与长风拿主意。”

“你要去哪里？”赵可馨冲口而出。

众人也不示弱，一串问题又要冒出来。陈信点点头，比了个手势，要大家稍安勿躁，接着说：“黄吉。我会将卓能的开启指挥权交给你，除非无法抗拒的状态，必须乾尚与长风两人都同意才能开启卓能号，这件事责任重大，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样的话，黄吉虽能解除卓能防御，但是不会驾驶，不容易有意外事情发生，所以陈信将这个责任交给他。

黄吉见气氛凝重，只好点了点头。

陈信接着说：“也许速度再慢一点，制造时间能拖过六、七个月，最好是天广皇肯班师回朝，这样我们就一起去都城，先研究研究记载上的内容，要是真的不行，我只好趁这几个月的时间，去其他五个种族一探究竟，若真要如此，大家要多保重。”陈信说完一屁股坐下，盘起双腿，双手一摊，准备接受发问。

众人一愣之下，反而不知该怎么问，还是李丽菁开口说：“陈信你别开玩笑。六个月你怎么探的完？”

“对啊。”那雷可夫帮腔说：“要用走的？很远耶……”

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反而不说话了，他两人知道，陈信一定是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才会这样说，果然陈信一笑说：“我下午想通了一件事……能量不一定需要由内发出，外在能量累积足够，自然能做许多事情……”

只见陈信一面说，四面忽然隐隐发出流光，分由四面向陈信集中，没片刻，陈信腰部以下盘坐着的部分，被光影团团围住，陈信*焉然间浮了起来，往上方飘起。

浮在半空中的陈信接着说：“这样，我不用耗费许多内息，依然能到这些事情，以前从没想到，是因为这比起由体内发劲毕竟慢上一筹，不过现在体内劲力补充缓慢，要留着点用。”

众人惊的说不出话来，陈信按着说：“这还是今天早上才忽然想起的，仔细思索一下，这些能量还有不少的用途，有些还是内息无法办到的。”

“什……什么？”舒红好不容易问出了这句话。

“还不是弄得很清楚。”陈信微笑说：“还要整理一下。”

“这不是神仙吗？”那雷可夫皱眉说：“陈怪物，你会不会变身？”

那雷可夫许久没这样叫陈信，众人听了不禁好笑，不过看陈信现在盘坐在一片光雾中，正是传说中神仙的模样，要是陈信说会变身也不奇怪了。

陈信一笑散了光雾往下落，摇头说：“当然不会，我只是觉得，这好像与‘神系玄境，晴雨由意’那两句话有点关系。”

“当真能晴雨由意？”谢日言无时或忘那三十二个字，紧接着问。

“理论上应该有部分可以，嗯……试试看……”陈信思索一下，忽然间抬头往上看，只见上空屋顶下忽然聚集了一片光雾，雾中开始凝结着水气，过了片刻，忽然哗的一声，屋中下起倾盆大雨来，众人吓一跳，惊呼一声，随着先一步窜出的小刚、小柔往门外退。

李丽菁大叫：“哇！我衣服湿了……雨淋到小毛莉身上了，陈信！”正想找陈信麻烦，却看到陈信也跟着跑了出来，正一面有点尴尬的说：“控制还不是很顺……”

“陈信……你干么在屋里试？”薛乾尚苦笑说，回头望望，雨还在下着，正是一发不可收拾。

“一时忘了……”陈信说：“我试试看去掉……”随即将能量集合屋中，热量忽然提高，将所有水气蒸发，一整片的水气马上往外散了出来，众人一面闪开，一面对陈信赞不绝口，忽然间屋顶火光一冒，居然烧了起来。

这下玩笑开大了，陈信不好再闹，迅速的跃起，击出一掌充满寒气的掌力，紫光一亮，将房舍整个笼罩住，转眼烟散火息，还结起了一束束下垂的冰条，陈信落下地来，望望大家，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宫城中的随侍、仆役赶来了十来个人，看着面目全非的房子发楞，陈信向薛乾尚低声说：“乾尚，帮忙解释解释。”

薛乾尚也头大了，屋中地面结了一层薄冰，窗檐、屋檐、屋顶垂下冰条，屋顶又有被火烧过的痕迹，这下要编个什么故事别人才会相信？

“刚刚是怎么回事？”事情一连串的发生，舒红忍不住问。

“没什么。”陈信说：“我还不大习惯，还要多练习。”陈信本来想，这只是借外在能量之力，试着施用元素控制，没想到虽然做得到，细微的地方却颇难拿捏。

“陈信……”谢日言忽然说：“如此一来，岂非可迅速补充卓能所需之能量？”

“对！”陈信这才想到，要是在卓能不断引入引出外部能量，卓能说不定就能藉此吸收，想来所在的时间会短上许多，于是高兴的说：“有机会再试试。”

“大哥……”许丽芙走近陈信，两眼凝视着陈信的眼睛，低声说：“你要一个人去？”

“丽芙，你放心。”陈信心中忽有感慨，许丽芙毕竟一直关心着自己，不过现在当然更不能儿女情长，于是陈信只好强笑说：“还有小刚、小柔陪我。”

不久之后，薛乾尚似乎是说服了仆役，正苦笑的走回，于是众人换到不远处薛乾尚的房中，其实宫城客舍中的房舍，几乎都还蛮宽敞的，所以也无所谓。

众人再商量了一番细节——尤其是那雷可夫的部分特别重要，不但要

注意别一不小心制作得太快，还要注意该如何传授对方，才不会让对方能够自行钻研，从而研究出最为正确的方法。

当然对陈信孤身犯险，众人的意见也是颇多，不过陈信第一个目的，是想先让天广皇班师回去，大家再来研究一下史前记载。事实上到底祖先记载了什么东西，还是要看看才清楚，这样陈信说不定有机会不用一个人去探险，要是不能这样，陈信坚持只有去各族走走才能了解是不是该参予战争，要是有办法，最好是把几个宝物给偷来，这样说不定可以一下子把祖先的留言解决。

众人又聊了片刻，仆役才来禀告，说要请陈信换一间房间，原来那里暂时不适合居住，众人再叙谈了一阵子，决定明日向天广皇禀告，这才慢慢各归各房休息。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九月五号]]

第二天，不再需要这么多人一起去，陈信与薛乾尚、练长风、黄吉、那雷可夫四人，带着那把改造过的刀，前去晋见天广皇，宫城的守卫见到陈信十分恭敬，请陈信在一旁稍候，一层层的传报了进去。

不久后天广皇身旁的一名禁卫统领快步而出，对陈信说：“启禀天降护国使，皇上现正与定盟卫国使练武，皇上指示，今日下午将会召见所有龙将以上的军将，护国使若非有急事，可以到时再一起禀告，若有急事，属下这就带路。”

“这样……”陈信摇摇头说：“那我到时再说好了……谢了。”

陈信转身要走，那位禁卫统领又说：“皇上还有交代，午后会议中，护国使别忘了带同新任神将一起参加。”

“我知道了。”陈信再谢了对方一次，与众人往客舍走去，一面走陈信一面交代薛乾尚与练长风回去决定一下大家的官阶，陈信干脆带着黄吉去一趟众人上岸的海边，准备将黄吉在卓能上的权限增加，这样陈信就算不在，紧急的时候还是能使用卓能。

陈信与黄吉忙了半天才完成，到了中午急急赶回来，众人已经分配妥善，这里既然以武技分高低，正职神将需要六人，理所当然的黄吉、练长风、薛乾尚、谢日言、赵可馨再加上李丽菁，刚好就是原来圣殿较技的前六名。六人随着黄吉与陈信在房中等候通知，等了半天，内城中的通传人员这才姗姗来迟，将陈信等人请入了宫城。

陈信一进入议事大厅，见到堂上天广皇居中，南角王、左督国王、定盟卫国使分站两旁，堂下是十名昨夜就见过的龙将，除了四名原属南角城的龙将之外，其他都是天广皇等人这次带来的，其中定盟卫国使所属的拔山龙将还与黄吉交过手。

陈信等众人一入议事厅，薛乾尚就觉得气氛不大对，对方似乎是已经商议了许久才请大家来，薛乾尚转念一想，八成对方先商讨军事行动的细节，自己这些人毕竟还算是外人，对方有所隐瞒不算奇怪，于是随着众人先向天广皇等人见礼，行礼之后，天广皇首先说：“天降护国使，这六位就是新任的神将？”

“是的，皇上。”陈信说。

天广皇点点头说：“很好、很好，天降护国使，据肯定的情报说，鳞身族中复辟的哲索斯大军已经势如破竹的拿下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这也是因为现在的君王索伦玛的实力不足以控制全境，所以哲索思的军队许多地方

都是不战而下，不过要一面这样下去，我们也没有机会……还好现在哲索思的军队，一南一北的将索伦玛大军堵在悉达山脉与临海山之间的苦鄂平野，眼看大战就要开启了，我们的军队也将随时准备出发，不知护国使有没有什么意见？”

“这么说来……”陈信想想说：“我们要太早出发，就等于扯哲索斯北军的后腿，也就是帮索伦玛一个大忙？”

天广皇点点头满意的说：“所以还要多等几天，等到大战开始再出发，不然就真的便宜了索伦玛。”

“要是我们不去插手呢？”陈信说：“两方的胜负不知如何？”

“其实以拥有的实力来说……”定盟卫国使说：“索伦玛远比哲索斯强上一些，不过哲索斯握有民心，沿途补充实力，加上索伦玛军队中不乏见风转舵之人，要是我们完全不插手，哲索斯八成会复辟成功。”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插手？”陈信忍不住问。

厅中众人面色微变，暗想陈信好不晓事，左督国王摇摇头笑着说：“自然要帮助弱的一方，这样两方打起来损伤才大，我们才会有利可图。”

会不会有点不择手段？陈信皱皱眉头说：“我明白。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是八宝而已，为什么要……”

“难在没有人愿意交出来。”天广皇不以为忤的对陈信说：“要是鳞身族蛇人跑来对我说，要我交出本族之宝，你猜我会怎么作？护国使……说是没用的，只能用武力讨取。”

陈信哑然，天广皇说的也没错，要是真有蛇人不知死活跑来，天广皇不将他宰了也算奇迹。

“其实……”薛乾尚见状插口说：“启禀皇上，天降护国使有使本族实力大为增强的方法，不过护国使也不希望无谓的生灵涂炭。”

“哦？”天广皇意外的问：“如何大为增强？”

薛乾尚一拔长剑，光华一闪而出，众人不知薛乾尚想做什么，正是一阵紧张，只见薛乾尚悠然的说：“要是这种武器能大量制造，不知皇上可有兴趣？”

天广皇目光一亮，对陈信说：“天降护国使，你们知道如何制造？”

陈信只好说：“启禀皇上，我等虽不能制造完全相同的兵刃，但也知道一些法门，可以制造出类似这把刀的武器。”随即将那雷可夫昨天改造的大刀送了上去。

天广皇将刀一拔，微微运劲一催，一片光华四面散开，虽然不如皇族至宝，也不如薛乾尚等人携来的武器，但是单凭内息外扬的状况，天广皇马上知道这把刀的优点，天广皇目光盯着这把刀，缓缓的说：“天降护国使……这种刀……？”

“可以量产。”陈信接口说：“由我等亲日教导百名工匠，只要六、七个月，本城六万兵马即可人手一把。”

“皇上大喜。”左督国王大声说：“如此一来，足可横扫牧固图大陆。”

“六、七个月？”天广皇望着手中的刀，轻声的念，似乎还没拿定主意。

陈信担心天广皇等不及，于是说：“启禀皇上，多等待六、七个月，足以提升数倍战力，我方胜算大增。”

“既然如此……”天广皇大笑说：“我且多等一年，却又如何？”

众人不明白天广皇的意思，一个个讶异的望着天广皇，只见天广皇面

色一凝，严肃的说：“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这间房中的人知道，除了天降护国使所部……”天广皇一笑接着说：“……不，天降‘卫’国使所部，所有人不准再提此事……之前的军队移动计划暂缓，诸位龙将可以休息了。”

果然之前是在商议军队出发的路线，还好陈信刚好来打消天广皇的念头，而一眨眼间陈信又升了一级，从护国使变成卫国使，这样陈信与皇储可以平起平坐了。

十位龙将自然迅速的退下，陈信等人不知天广皇作何打算，不过既然又升自己一级，应该是没有恶意。

天广皇将刀一收，对场中留下的众人宏声说：“明日班师回朝，由天降卫国使所部训练千名工匠，以四个月的时间，迅速的制造二十万份刀枪剑戟，等到大功告成，我们收回八宝，天降卫国使就是第一功臣！”

陈信等人没想到这样顺利的就能去都城，而且这样的话，陈信就不用离开了，薛乾尚打铁趁热的说：“回到都城后，还要请皇上恩准借记载一阅。”

“这是当然。”天广皇说：“既然八宝合一已经有望，我也想要好好的看看记载，此事绝无问题！”

“多谢皇上。”陈信按着说：“不过，要学习制造的工匠，至少必须具有领军以上的功夫，不然恐怕效果不好，要想徵集千名工匠……会不会不大容易？”

“这倒不可不虑……”左督国王说：“启禀皇上，原有的兵器工匠多半由原民担任，功力不足，加上这种技术必须保密，人选必须慎重。”

天广皇沉吟一番，对左督国王说：“这件事就请徐公费心，在都城军队中略作调整，必要时将二皇子部队也招回来，不然真要拖上一两年。”

“臣领旨。”左督国王躬身说。

“其实……就算真的拖上一年又有何妨？”天广皇转念又笑笑说：“本想在有生之年最多收得一宝，如今居然有机会取得八宝，我也不该太急了。”

陈信望见天广皇眼中闪动的光华，想起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的论点，虽然陈信还是留了一手，不让人族学到完整的技巧，但要是四个月或一年后，战端一起，会不会对各族产生无可弥补的伤害？陈信不禁暗暗担心起来，不知道这样到底对不对。

“大家可以退下了。”天广皇定了定神，对陈信说：“天降卫国使，你先留下来，朕还有些事情请教你。”

薛乾尚等人这时心中高兴，陈信不用一个人跑去探险，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想来天广皇也不会有何恶意，于是薛乾尚等人也放心的退了下去。

天广皇见众人离开，对陈信笑笑说：“陈卫国使，你随我来。”

天广皇当先往后殿行去，行不多时，走入宫城内花园中的小道，小道左曲右折，片刻后到了一个立在林中的小厅堂，小厅四面墙壁镂空，像凉亭还多于像一座房舍，天广皇首先坐了下来，对陈信说：“陈卫国使，坐。”

“谢皇上。”陈信坐了下来，说：“南角王好雅兴，这里的布置颇有身在山林的感觉。”四面人声寂然，只有虫鸟之声，陈信感觉有些意外，没想到除了内城中建有花园，连宫城内也是如此，却不知天广皇找自己来做什么。

“确实不错。”天广皇望望四面说：“我要是来到南角城，公余之时，最喜欢到这里来静思。”

“皇上公务繁忙，想来不易有空闲。”陈信有一句没一句的接话。

“陈卫国使……你们为了当年所谓的无祖留下的一句话，飞了许久才来

到这里，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值得吗？”天广皇似乎有点感慨的说。

陈信一愣，摇头笑着说：“禀皇上，值不值得我是没想过，不过既然无祖留下这些训示，我们后世子弟也不该推托，所以我们一心都是想将这份责任完成。”

“希望记载上能找到你们要的东西。”天广皇摇摇头说：“不过朕之前说的也是实话，先祖交代的事情，只有八族聚同、八宝合一，虽然记载中也有提到这件事，不过其它的部分像神话一样，没有哪个君王认真去看的，所以朕连看也懒的看。”

“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陈信说：“能做多少算多少了。”

“脱的意思是说……”天广皇沉吟一下说：“也可能记载上所说的事情十分困难，也许要数百年、或数千年一代代的努力，这样你们也愿意持续下去吗？”

陈信叹了口气说：“禀皇上，首先我们要明白到底有什么样的责任，然后才能在这方面做考量，要是需要地球的帮助，说不定还需要去找人帮忙。”陈信说这些话其实是托辞，地球现在只怕自顾不暇，哪会派人来帮忙，不过陈信不会轻易的下承诺，所以在还不知道有什么事的时候，不愿肯定回答。

天广皇点点头说：“据脱所知，与你同来的十余人，只有两对是夫妻，连卫国使在内，都尚未婚配？”

提这个干么？陈信点点头说：“是的。那两位算是早婚。”

“陈卫国使，朕也不瞒你，千年来，皇族血脉只剩下三族两百余人，通婚来去，彼此间都是亲戚，想要找一个适合婚配的皇族实在不易。”天广皇顿了顿说：“所以除了部分关系够远的皇族之外，几乎都只能与贵族通亲，使的皇族一代代越来越少。”

陈信想起之前薛乾尚提到过此事，心里暗暗叫糟，但是现在又不知道该说什么，陈信只好装傻说：“这确实颇为困扰，似乎贵族比较没有这种烦恼。”

“人族的主力根本就是以皇族为骨干。”天广皇说：“皇族血脉不能断掉，贵族再怎么修炼，最多也只能到达龙将等级的功夫，若是有外敌入侵，还是皇族才能保得人族平安。”

“是。”陈信无言以对。其他种族因为混血的关系，体内经脉颇有改变，修习人类的武技自然颇有不尽之处。

“所以……”天广皇诚恳的说：“回到都城，约有五十名的皇族年轻人，希望能与他们尝试着好好相处……其中有我的几个较小的女儿，和几位较大的孙子、孙女，陈卫国使若是愿意定居下来，就算是日后封王也不在话下。”

真的打配种的主意？陈信虽不讶异，但也觉得十分荒唐，不过对方说的又合情合理，陈信一下子真的答不出话来。

